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

MINGDAI HANYU CIHUI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顾之川著. 一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9
ISBN 7-81041-764-9

Ⅰ.明… Ⅱ.顾… Ⅲ.汉语-词汇-研究-明代 Ⅳ.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667 号

责任编辑:王兴业
装帧设计:刘广祥

出版发行: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475001)
0378-2865100
排版: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室
印刷: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5 千字 印张:11
印数:1500 册 定价:24.00 元

本课题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

代 序*

刘 坚

本论文以明代汉语词汇为研究对象，明代汉语词汇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选题很有价值，可以说，填补了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论文语料十分丰富，能够注意从明代各类文献中搜集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词，联系明代社会实际来进行研究。不局限于个别的具体的词义的诠释，而能从总体上对明代汉语词汇加以考察，既有微观的辨析，又有宏观的把握。比较现有的对明代语词的研究而言，本论文可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

从构建词汇研究的理论框架来说，本论文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对一些词语的阐释仍需进一步推敲，有的章节行文仍需磨勘，表达应该更加精确一些。

本论文总的来说是一篇比较好的博士论文，我认为可以通过并授予博士学位。

---

* 刘坚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这部博士论文从构思到修改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毕业后，先生多次催促本书的修改出版，并答应为本书作序。不料先生因病住院，不能如愿。现用他为这部论文写的评语代序，并祝先生早日康复。顾之川，2000年8月补记。

序

白维国

这篇序本来该由刘坚先生写，他是之川的博士生导师，对之川寄予厚望焉，何况这次出版的正是之川的博士论文，于情于理都该由刘坚先生来写才合适。刘先生本来也答应了写这一篇序，如果能由他来写，会是一篇渊深隽永的妙文。这由刘先生发表过的序文可以推定，并非虚词溢美。可惜天公不仁，刘坚先生不幸罹患脑疾，无法再撰此文，只好由我来代笔。——并非代刘坚先生执笔，刘先生没有授权给我，我也没那份识见和胆气儿，只是说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写序，而时下风气似乎没有一篇名人或准名人的序，博士就不够出书资格似的，于是由我来充当那个用笔代竽的南郭处士，是谓代笔。

之川是1991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师从刘坚先生读博士课程的，我有幸和刘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工作，跟之川自然就相识了。之川为人忠厚热情，学习刻苦努力，以前在大学教过书，又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他完成博士课程和论文本不应存在什么疑问。不过当他把博士论文题目告诉我时，还是令我吃了一惊。我从读研究生课程到在语言所工作，一直是在明清词汇这一块转悠，知道《明代汉语词汇研究》这一题目的分量和难度。

首先有明一代留下的语料极其丰富，爬罗极难。百万言对于先秦语料而言大概是个天文数字了，而对于明代语料而言，就不算什么稀罕。史书如《明实录》恐怕得以千万记，谈迁的《国榷》五百万言，白话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三宝太监西洋记》、三言、二拍，笔记如《万历野获编》、《七修类稿》等，每部也都在七八十万至百万言之间，至于四五十万字、二三十万字的小说、笔记，摭拾皆是，无法枚举，且不说还有浩如烟海的诗、文、词、曲、剧、民歌、鼓词、方志，等等。套一句俗言，老虎吃天，不好下口哩。

其次明代词汇内部构成复杂，析理不易。比如地理层面的，明代留下来的口语文献，除了《山歌》、《夹竹桃》那样少数的方言作品外，绝大部分使用的是官话，我们把它称作框架语言，或者表层语言，而在这样的框架或者表层下面，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写作者的方言倾向。他们留下的语言资料中，哪些是官话成分，哪些是方言成分，属于方言成分的使用区域有多大，把这些区分清楚，难。还有社会的层面，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用语言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官场的，行业的，市井的，村野的，狎邪场所的，秘密组织的，鱼龙高下，五花八门，把这些都董理清楚，亦难。还有社会生活对写作者语言运用的影响。有位研究者告诉我，“二拍”前后的语言是有些差别的，他认为是作者这期间游宦北方的经历使然。这就有问题了：“二拍”中出现的北方话成分，是当时南北通用的官话呢，还是作者个人语言的变化呢。把这些拆理清楚，尤难。

还有，做断代词汇研究，少不了跟与它相衔接的时代

做比较，而相邻时代的语言研究是否提供了做这种比较的基础，也是一大问题。

有此种种，当时我个人是不敢想做这样大题目的。而之川硬是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一题目强攻下来，当他把厚厚的一本论文打印稿交到我的手里时，我不由得暗生感叹：乳兔搏虎，后生可畏！

从论文占有资料看，开列的引用书目有一百四十三种，粗算一下，总字数大约有三千万之巨，这还不包括他必需看的其他资料，可见之川用功之勤。明代著作数量虽多，但是口语程度高低不一，资料的利用价值也就不等。之川选择的是那些口语程度较高、最能体现明代语言本质特点的资料，这样可以做到事半功倍，较好地解决了资料浩繁与时间有限的矛盾。从引用书目看，明代口语程度较高的文献大都包括了，这为他论文的成立构建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在具体的语言资料分析方面，之川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明代新词新义的发掘与解析、明代汉语词汇构成的分析、明代白话文献语言特点的分析等方面。这些构成了论文的主体，体现了论文的价值。我们不可能要求作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浩繁的明代语言资料做全面的具体入微的分析，那是需要众多研究者分头去做的工作。本论文更注重从宏观角度对明代汉语词汇做理性分析，比较全面地描写出明代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构建成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整体框架，这对断代汉语词汇研究或许是更重要些的工作。

明代是汉语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近代汉语的成熟期，经过七八百年的不停磨合，构成近代汉语的诸要元素已经稳定下来，这也意味着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演变从这里发轫，普通话的前身官话也在这一时期成型。可是由于传统国学对历史口语的漠视，以及明代汉语资料浩繁，难于把握，明代汉语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之川的论文为这薄弱环节添加了一道结实有力的粗缏，是应该祝贺他的。

之川研究生院毕业后，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做中学语文教材编审工作，跟汉语史研究的专业距离远了些，但我知道他从未放弃汉语史方面的研究。如今又是六个年头过去，之川把博士论文拿出来发表，相信比我看到的论文初稿更有提高。但是，对这一重大题目的全面要求而言，论文只是构建起一个基本框架，需要添加打磨的地方还有很多，或许穷一生精力也未必能止于至善。好在作者正在富年，来日方长，期望他不断有新的成果拿来给我们看。

2000 年 9 月 10 日

目　　录

代序 ………………………………………………………………… 刘　坚（1）
序………………………………………………………………… 白维国（1）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明代社会与明代汉语……………………………………（1）
　　一、明代社会对明代汉语的影响…………………………………（2）
　　二、明代汉语的历史地位…………………………………………（10）
　第二节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概况…………………………………（13）
　　一、明人的记录……………………………………………………（14）
　　二、清人的整理……………………………………………………（19）
　　三、今人的贡献……………………………………………………（21）
　第三节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26）
　　一、明代汉语词汇与汉语史研究…………………………………（26）
　　二、明代汉语词汇与辞书编纂……………………………………（38）
　　三、明代汉语词汇与古籍整理……………………………………（46）
　　四、本书的几点说明………………………………………………（55）
第二章　明代白话文献………………………………………………（58）
　第一节　明代白话文献的类型……………………………………（58）
　　一、文学作品………………………………………………………（59）
　　二、历史文献………………………………………………………（67）
　　三、会话书…………………………………………………………（68）
　　四、笔记杂纂………………………………………………………（69）
　第二节　明代白话文献的语言特点………………………………（71）

一、语体特点：文言与白话夹杂 ……………………… （71）
二、语言范式：官话与方言共用 ……………………… （73）
三、时间层次：宋元与明代混合 ……………………… （74）
四、词汇成分：汉语与蒙古语杂糅 …………………… （76）
第三节　使用明代白话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79）
一、文字的讹误 ……………………………………… （80）
二、句读 ……………………………………………… （89）
第三章　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上)………………… （92）
第一节　古语词…………………………………… （92）
一、古语词的时间层次 ……………………………… （92）
二、明代汉语吸收古语词的方式 …………………… （99）
第二节　方言词…………………………………… （106）
一、吴方言 ………………………………………… （106）
二、山东方言 ……………………………………… （110）
三、江淮方言 ……………………………………… （112）
四、其他方言 ……………………………………… （114）
第三节　口语词…………………………………… （116）
一、口语词的应用范围 …………………………… （117）
二、口语词的词汇特点 …………………………… （122）
第四章　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中)……………… （128）
第一节　外来语…………………………………… （128）
一、明代汉语外来语的构成 ……………………… （129）
二、明代汉语吸收外来语的方式 ………………… （135）
三、明代汉语外来语的词汇特点 ………………… （140）
第二节　社会习惯语……………………………… （144）
一、行业语 ………………………………………… （144）
二、集团习惯语 …………………………………… （152）
第五章　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下)……………… （160）

第一节 隐语……………………………………………………(160)
一、隐语的类型……………………………………………(161)
二、隐语的成因……………………………………………(170)
三、隐语的语言特点………………………………………(179)
第二节 熟语……………………………………………………(183)
一、谚语……………………………………………………(184)
二、歇后语…………………………………………………(187)
三、惯用语…………………………………………………(188)
四、成语……………………………………………………(190)
第六章 明代汉语的新词新义………………………………(192)
第一节 明代汉语的新词…………………………………(192)
一、新词的成因……………………………………………(192)
二、新词产生的方式………………………………………(202)
第二节 明代汉语语词新义的演变方式……………………(208)
一、引申……………………………………………………(208)
二、连类而及………………………………………………(214)
三、借代……………………………………………………(216)
第七章 明代汉语词义的类聚关系…………………………(220)
第一节 同源词…………………………………………………(220)
一、同源词的时间层次……………………………………(220)
二、同源词的意义对应关系………………………………(223)
三、同源词的成因…………………………………………(227)
第二节 同义词…………………………………………………(232)
一、同义词的分类…………………………………………(233)
二、同义词的词义对应关系………………………………(240)
三、同义词的成因…………………………………………(245)
第三节 反义词…………………………………………………(249)
一、反义词的意义类别……………………………………(249)

二、反义词的词义对应关系 …………………………………… (253)
三、反义词的成因 …………………………………………… (256)
第八章 明代汉语构词法…………………………………… (261)
第一节 词法学构词法………………………………… (261)
一、附加式 …………………………………………… (262)
二、重叠式 …………………………………………… (279)
第二节 句法学构词法………………………………… (283)
一、主谓式 …………………………………………… (283)
二、动宾式 …………………………………………… (284)
三、并列式 …………………………………………… (286)
四、补充式 …………………………………………… (293)
五、偏正式 …………………………………………… (294)
六、变序式 …………………………………………… (295)
第三节 修辞学构词法………………………………… (297)
一、比喻式 …………………………………………… (297)
二、借代式 …………………………………………… (298)
三、夸张式 …………………………………………… (299)
四、敬称式 …………………………………………… (300)
五、谦称式 …………………………………………… (301)
第四节 语音学构词法………………………………… (302)
一、双声式 …………………………………………… (302)
二、叠韵式 …………………………………………… (303)
三、拟音式 …………………………………………… (304)
结论…………………………………………………………… (306)
附录
一、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 (310)
二、词语索引 ……………………………………………… (318)
后记…………………………………………………………… (338)

第一章　绪　　论

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心理等，都会给该时代的语言以种种影响。明代汉语是明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明代汉语词汇又是反映明代社会生活最直接、也最活跃的一部分。因此，要研究明代汉语词汇，就不能不从明代社会与明代汉语及其关系谈起。

第一节　明代社会与明代汉语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封建统治比较长的朝代之一。从 1368 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登基，到 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缢死煤山时止，明代共历 17 世，276 年。这时，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意识形态受到猛烈冲击。欧洲的商船和传教士开始叩击中国的大门。在明代，始终没有出现汉唐盛世那种“威加海内”、“声振环宇”般的辉煌，却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兴旺发达，个性思潮、平民化倾向在封建国家专制政权的束缚下潜滋暗长。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中晚期，各种社会痼疾已充分暴露，使明代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象。特别是隆庆、万历以后，宦官专权，民生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可谓风云激荡，天崩地坼。这样的社会背景，自然给明代汉语以深刻的影响。

一、明代社会对明代汉语的影响

1. 元蒙的影响

公元1280年，以铁木耳为首的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作为游牧民族的元蒙统治者，进入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较发达的汉人聚居区以后，便会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统治者以异常迅猛的势头走向专制与腐化；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元蒙统治者不得不学习他们原本不熟悉的所谓"汉儿言语"，以吸收汉族文化，掌握"牧民之术"。前者决定了元蒙统治者必然采取极端的民族歧视与阶级压迫政策，使汉族知识分子"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①，不得不转向民间，借戏曲的通俗形式以抒愤懑。这在客观上促使汉语文学由庙堂之制转向俚曲俗言，从而间接推动了白话文学的兴起与繁荣。后者更是直接促成了汉语和蒙古语两种语言的相互交流与吸收，自然给汉语以多方面的影响。元代统治者所学的"汉儿言语"，不可能是高深典雅的文言，而只能是当时流行的汉语白话。因为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是要了解汉民族的文化典籍，以掌握"治国平天下"之法术，而不在于汉语语言形式的"雅"与"俗"或"文"与"白"。同时，元代的各种公牍文，大都先用蒙古文写成，然后译成汉文白话。②这样一来，汉语白话就成了元蒙统治者学习汉文典籍，布告牧民的应用文体。这就是"白话讲章"、"白话公牍译文"在元代流行的原因。再从汉人对蒙古语的接触来看，尽管元代统治者"禁止汉人、南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③，企图人为地造成

---

① 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三《感兴诗》。

② 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田中谦二《元典章における蒙文直译体の文章》，《东方学报》，第32册，1962。

③ 《元史》卷九"顺帝纪"。

汉、蒙之间的民族隔阂，但是，事实上这种禁令是徒劳的。因为语言首先是交际工具，不同民族的杂居必然带来不同语言的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互相借用语言成分和结构规则，也是确定无疑的。①另外，明朝建立以后，"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名易姓，杂处民间"②，也给汉人提供了学习蒙古语的机会。不过，由于统治者的禁令，汉人不能公开学习蒙古文，加上其统治时间不长，汉语吸收蒙古语成分不是很多，也是非常自然的。元蒙的统治虽然结束了，但它给明代汉语的影响却经久不衰。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

1）个别蒙古语词被汉语吸收，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宝库。例如，表示车站意思的"站"，汉语原来叫"驿"。元蒙政权建立以后，在各地设立"站"，从此"站"就代替了"驿"。元朝灭亡后，朱元璋曾通令全国，从洪武元年起"改站为驿"，但在老百姓口中却一直用"站"，甚至在明末的奏章里也用"站"，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其他如"胡同"、"把势"、"扎撒"、"火不思"、"搭连"、"撒和"等，不仅在明代是汉语里的常用词③，而且到今天仍然还保留在现代汉语普通话或某些方言里。

更多的蒙古语借词，虽然在现代汉语里早已消亡了，但在明代文献里却是很常见的。如：

那颜 《牡丹亭》47："溜金王患病了，请那颜进。"《邯郸记》14："止不过献象牙，抽豹尾，有甚么去不得也那颜？"《华夷译语·人物门》："官人，那颜。"《武备志》卷二百二十七《北虏考》同。《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那颜帖木儿大怒，呼也先为那颜。那颜者，华言大人也。"正因为如此，明代还首次出现了具有汉外翻译词典性质的《华夷译语》。

---

① 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五"字学类"："元朝主中国日，用羊皮写诏，谓之'羊皮圣旨'。其字用蒙古书，中人亦习之。"

②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四"内夏外夷之限"。

③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2）后置词的借用。明代汉语对蒙古语语法规则的借用也是大量而普遍的。反映在词汇上，便是后置词的借用。如表假设的“呵～时”，表目的、因果的“～上头”，表场所、对象的“行～上”、“里～处”、“～根前”、“～根底”等等。这些后置词，还常常同汉语原有的介词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

此外，明代汉语中还有一批构词能力很强的后缀，如“～答还”、“～煞（～飒）”、“～剌”、“～不剌”、“～不及”等，显然也可以看出蒙古语对明代汉语的影响。①

3）与元蒙有关的词。明代还有一些词语，尽管不是蒙古语借词，但或产生于元代，或与元蒙有关。这些本来就属于元代汉语词汇，只不过在明代继续使用而已。《七修类稿》卷二十一：

> 风俗溺人，难于变也，尚矣。胡元乱华，我国家一洗其陋，宜尽除之。然予尝观纪元诸事之书，多有同于今时者……如取钱之言，初见官府曰“拜见钱”，白手取人曰“撒花钱”，逢年送礼曰“追节钱”，管一事而索钱曰“常例钱”，迎送诸事曰“人情钱”，觅得钱多曰“得手”。

2. 理学的影响

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唐代韩愈、李翱肇其端，宋代周颐、张载承其绪，二程、朱熹畅其流，使理学达于极盛，以致于明初“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②明成祖更将《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不许任何人非议。③因此，理学在明代，沿宋代之余波，出现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空谈性理，向壁虚造，“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④，“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

---

① 详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外来语”。

②③ 陈鼎《东林传》卷二。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过日"。[1]然而，物极必反，理学极盛之日，也就是它接近衰微之时。隆庆、万历以后，理学渐渐步入穷途末路，精神枷锁一旦被打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新景象。理学在明代由显而微，必然会引起社会思潮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自然也会给明代汉语以多方面的影响。

1）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引起人们对语言研究的兴趣。作为对理学的反动，晚明兴起了一股实学思潮。"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唯（方）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2]明末实学思潮的兴起，直接造就了一批考据学家。其中杨慎、陈耀文、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顾炎武等，或考古词，或释今语，或通方言，或解俗语，从而形成了明代学界研究语言的热潮，并直接开启了清代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3]当然，实学思潮对语言学的贡献，主要是推动了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的研究，而不是明代的白话语词研究。但是，它所带来的时代风气，却有利于人们由玄学高论转向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对明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尽管这种影响是相当间接的。

2）"物欲合理"论的张扬，促成了描写"利欲"作品的大量涌现，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汉语白话语词保存了大量的俚俗词、隐语资料。

理学鼓吹"禁欲主义"，不管是"物欲"还是"人欲"，一概视为洪水猛兽，将"男女之大防"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甚至提出"饿死事

---

①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一《顾季时行状》。

② 《四库全书总目·通雅提要》。

③ 嵇文甫《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郑州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任道斌《论明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3。

小，失节事大"的伦理观念。明代列名正史中的节妇烈女，比任何朝代都多。[1]作为对这种"禁欲主义"的反叛，以何心隐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大量倡导"物欲合理"论，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同。顾宪成说："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2]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明代中晚期出现了许多专门表现"物欲""人性"之类的文学作品，如《金瓶梅词话》、《挂枝儿》、《山歌》、《夹竹桃》、《欢喜冤家》等等。正如冯梦龙《山歌·序》云："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这些作品，表现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典正雅言往往不足以摹情写状，因而大量使用方言俗语。正因为如此，就语言研究来说，《金瓶梅词话》的价值是其他明代语言资料所无法比拟的。《挂枝儿》中男女主人公的打情骂俏，《山歌》中所保留的"行院市语"等，都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明代的俚俗语和隐语资料。

3. 文学的影响

在明代以前的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谓"士农工商"，工商业被看成末流，因而那时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英雄豪杰、妖魔鬼怪。这与西方中世纪文学异曲同工。高尔基说："史诗和骑士小说，乃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创作，它们的英雄乃是强夺者。"[3] 明代中晚期，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各地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商埠重镇。城市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勃兴。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俗文学的兴起，与此同时[4]，市民通俗文学渐渐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它一扫台阁体的呆滞沉闷和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因袭模仿，展现出一种活泼泼、火辣辣的生命力。"三言"、"二拍"、《金瓶梅词话》等市

---

① 参见韩南《中国古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叙录》。
③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苏联的文学》。
④ 岑麒祥《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56，第56页。

民文学，都是城市经济日趋活跃的产物。与市民文学相呼应的，便是民歌的搜集与整理。明代民歌受到文人学士的普遍青睐。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说：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气也。今途谔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

《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云：

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空同（梦阳）先生初从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

李开先《市井艳词·序》：

（民歌）有非后世诗文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明代市民文学、民间文学的兴起，也与明代汉语白话的发展相辅相承。

1）促进了汉语词汇的俚俗化

市民文学的主要读者（观众）是普通市井百姓，作者也主要是市井百姓。即便有文人学者的参与，也不得不向"俗"的方向靠拢，否则便没有生命力，"因为它通俗，所以本色自然，朴实无华；因为它流行民间，所以品类繁多，体用广大；因为它出自庶民之手，所以任性而发，最多真声，最能沁人肺腑。"①这种由庶民创作给庶民看的文学，必然要求语言上的质朴俚俗，反映当时的口语实际，从而使明代汉语词汇向俚俗化的方向发展。

2）丰富了汉语白话的表现力

明代以前，不要说传统的文言作品，即便是敦煌变文、禅宗语录、诗、词、曲等作品，反映口语的程度仍很有限，而明代的市民文

---

① 曾永义《说俗文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1页、第17页。

学，在反映口语这一点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充分发挥了汉语的表现力。刘廷玑评论《金瓶梅》的语言时说：

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内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①

曾永义也说：

明人的闹五更、乾荷叶、粉红莲之属，莫不把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灵唱了出来。②

4. 西学东渐的影响

永乐初年，明成祖疑惠帝逃亡海外，欲追查其踪迹，同时也想沟通与海外各国的关系，遂命郑和、王景弘率官兵、水手27800余人，乘“宝船”62艘，由苏浙闽南下，历南洋群岛，至非洲东岸，前后出使7次，历30余国。万历以后，西洋传教士和商人联翩来华，由沿海而内地。他们不仅进行传教和经商活动，而且把西洋的科技、哲学、艺术等都作了广泛的翻译介绍，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西学东渐”。固然，“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科技文化上，但对明代汉语也不无影响。

1）带来了一大批外来语，有的一直使用到现在

如王征所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中的“齿轮”、“滑车”、“风扇”、“螺丝”、“机车”、“起重机”、“自行车”、“轮盘”、“地球”、“重心”、“地平线”、“水库”、“比例”、“载重”等，李之藻、傅济泛合译《名理探》中的“关系”、“性能”、“特殊”、“灵魂”等，徐光启、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中的“几何”等，徐光启译《测量法义》中的“测量”等等。

有的则因所译不妥，后来为新的译名所代替。

---

①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

② 曾永义《说俗文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1页、第17页。

斐西加：是 Physica 一词的意译，见《名理探》，后来改用意译为"医学"。

洛日加：是 Logica 一词的音译，见《名理探》，但该书又用意译法重新译为"名理学"，现在通用音译"逻辑学"。

阿芙蓉：是 Afyun 一词的音译，见《本草纲目》，后来又重新译为"鸦片"。

自鸣钟：是 Clock 的意译，见《远西奇器图说录》，后来又重新译为"闹钟"。

文法：是 Grammar 的意译，见《名理探》，后来重新译为"语法"。

2）科学方法的输入，促进了语言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任何科学上的进步，无不取决于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引入。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语言学曾经长期停留在经验的阶段，而缺乏汉语语言文字学的理论探索，只有具体而微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而没有抽象思辩的语法学。因此，我认为，'西学东渐'对中国语言学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一批新兴外来语的运用，而是它所带来的科学方法对中国语言学家的启迪。例如，在明代以前，人们看不到语音的发展变化，朱熹的《诗集传》在给《诗经》注音时，还动辄说"古音×叶×"。① 到明代中期的陈第，已明确认识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②。明末的方以智，不仅认识到"天地岁时推移，而人随之，声音亦随之"、"乡谈随世变而改矣"，甚至提出了汉字改革必须走泰西文字的拼音化道路。③ 在明代中晚期，研究当时的方言俗语蔚然成风，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不能说与科学方法的启迪没有关系。

---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第 260 页～30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陈第《毛诗古音考·序》。

③ 方以智《通雅》卷首。

二、明代汉语的历史地位

以上我们着重谈了明代社会对明代汉语的影响。事实上，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包含着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因素。明代汉语作为汉语史链条上的一环，无疑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是明代社会历史影响下的产物，更有着汉语内部发展演变的客观必然性。那么，在整个汉语史上，明代汉语占有怎样的地位，其本身又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1. 历史地位

要谈明代汉语的历史地位，就不能不先谈汉语的历史分期问题。

关于汉语史的历史分期，语言学界见仁见智，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不平衡状态造成的。具体说来，就是上古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比较充分，而从东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的汉语研究则非常薄弱，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中间有一千多年的汉语史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汉语史进行科学的分期，自然就困难重重，80 年代以来，晚唐五代至明清汉语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从而使近代汉语作为汉语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首先独立出来。近年来，随着语言学界对汉魏六朝汉语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古汉语"这一提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显然，汉语史的科学分期，必须建立在对汉语史各个阶段语言事实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设想，随着汉语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汉语史的历史分期必将日益合理和完善。但是，我们又不能等到对汉语史上的具体事实进行充分研究之后，再来谈汉语史的分期问题。而只能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语言事实和语言发展规律，作一个初步的划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倾向于汉语史的"四分法"：

(1) 上古汉语：西汉以前

(2) 中古汉语：东汉至隋唐

(3) 近代汉语：晚唐五代至五·四运动

(4) 现代汉语：五·四运动以后

显然，明代是近代汉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近代汉语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时期。

2. 文言与白话

我们知道，汉语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文言，一个是白话。汉语的文言系统形成于先秦两汉时期，汉魏以后，就作为汉语的书面语体使用，而且与汉语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成为一种超时空的语体，一直延用了两千年之久。汉语的白话系统则基本上是人们口语的记录，比较接近人们的口语实际。尽管《诗经》中的"国风"、《论语》、六朝时的佛经翻译、《世说新语》中的言谈问答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实际，但是，直到晚唐以前，文言都还是人们读书著文的通用语体。晚唐以来，文言的这种一统地位才开始发生动摇。首先是敦煌变文、俗讲等用接近当时口语实际的语体写作，这标志着古白话的产生，也标志着汉语史由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的转变。

但是，这决不是说，白话一旦产生，文言马上就退出历史舞台。由于中国文化的稳定性(或保守性)，即使在近代汉语时期，一般的正统文人，总认为白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为了显示其博学典雅，他们在写作时，更喜欢用文言，而耻于用白话。

因此，尽管白话在明代已经进入其成熟阶段，但文言仍与之并行不悖。明人在写作时，用文言还是白话，不仅与作者本人的社会地位、学识修养有关，而且也与其写作目的或读者对象有关。如《皇明诏令》所载的部分诏令，由于皇帝与大臣文化水平都较低，用文言便不易达到宣谕的目的，朱元璋承认"余本淮右布衣"，"朕本淮右庶民"，嘉靖皇帝也说："我也不能深文，这等与你每说，以便那不

知文理者教他省的"。至于一般文人，尽管笔下不避白话和俗语，但内心仍以文言为正统，以白话为不登大雅的。如，冯梦龙可谓明代白话文学大师，编著整理了"三言"、《挂枝儿》、《山歌》等白话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署名，作者却一概署笔名；相反，他用文言写的《麟经指月》、《春秋定旨参新》、《四书指月》、《甲申纪事》、《中兴实录》、《智囊》等著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价值都远不如他的白话作品，但作者却署了真名。冯梦龙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的作者了。

3. 口语与书面语

文言和白话是汉语书面语的两种语体。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只有凭口耳进行交际的口头形式，即所谓口语；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书面语。正如清代陈澧说："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①] 就是说，自从文字产生以后，口语与书面语(言与文)的矛盾便产生了。

明代以前，已有学者认识到言与文的矛盾。早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已提出"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蔽指意"。要求"形露易观"，反对"指意难睹"。[②] 唐代刘知几也发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的质问。[③]明代的言文之辨更是热烈。徐渭论戏曲语言"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④] 袁宗道认为："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⑤]冯梦龙论小说语言，"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⑥]贾凫西《木皮词》唱道："从古来三百二十八万

---

①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一。
② 王充《论衡・自纪》。
③ 刘知几《史通・言语》。
④ 徐渭《南词叙录》。
⑤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二十《论文》、《与冯琢庵师》。
⑥ 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二。

载，几句衙谈要讲上来，权当作蝇头细字批青史，撇过了'之乎者也矣焉哉'。"①这些都说明，口语比脱离实际的书面语更有说服力和表现力。相反，如果不顾谈话对象，硬把文绉绉的书面语引入口语，便达不到交际的目的，赵南星《笑赞》中有一则笑话：

> 一秀才买柴，问曰："其价几何？"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秀才曰："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荷的去了。②

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毕竟是写给有文化的人看的，即使是白话作品，有时也并不完全用口语来写。如《金瓶梅词话》17：

> 不瞒娘子说，小人内为失助，中馈乏人，鳏居已久，子息全无。倘蒙娘子垂怜见爱，肯结秦晋之缘，足称平生之愿。小人虽衔环结草，不敢有忘。

可见，文言不仅存在于书面语中，也见于人们的口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某些特殊场合（如人物对话）之中。

第二节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概况

上文说过，明代汉语是近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中，近代汉语的研究一向较为薄弱。而在近代汉语的研究中，敦煌变文、宋词、元曲的研究又远胜过明代汉语的研究。我们这样说，是就整个汉语史的研究现状而言的。这决不意味着，明代汉语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从明人对当代语词的讲说注释算起，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已经有300余年的历史了。

---

① 关德栋《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第24页，齐鲁书社，1982。

② 《明清笑话四种》，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00 多年来，历代都有学者在这块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不少创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明代学者对明代汉语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提起明代的语言研究，人们往往以"不学无术"、"束书不观"、"向壁虚造"来概括，其实是以偏概全，是很不公平的。全面评述明代语言学研究成就，有待于学界的共同努力。这里仅从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角度加以概述。

一、明人的记录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式微，私人著述之风日盛。其中有不少考释、汇集当时俗语常言的著作；不少笔记杂纂也往往有语词的记录；个别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语词的解释。

1. 俗语辞书的汇集

继西汉扬雄《方言》以后，东汉服虔曾编过一部《通俗文》，久已亡佚。此后，除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其中后四卷讨论了当时的俗语)、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之类的笔记杂纂对俗语偶有涉及外，勒为专书者几乎没有。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出现了一大批汇集考释俗语常言的专书。如陈士元的《俚言解》、张存绅的《雅俗稽言》、陆嘘云的《世事通考》、周梦《常谈考误》、赵南星《目前集》、杨慎《俗言》、岳元声《方言据》、李实《蜀语》、李翊《俗呼小录》、周祈《名义考》以及方以智《通雅》等等。这些著作大都解说字词，偏重引例，分门别类，有如类书。其采辑范围，由经史子集扩大到类书和历代笔记杂著、小说、戏曲以及里巷琐言，包罗甚广。由于是明代人记明代语，故大多数真实可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 通古今之变

明代俗语辞书编著的主要目的，是为明代的某些方俗语词"溯

源”，即通古今之变。正如陈士元《俚言解·序》说：“乡俗常言，多有证据。听者玩熟，而茫无考辨，则古圣察迩言何为哉？”所以，他们往往在词语的穷源溯流上下功夫。如：

阁老 《通雅》卷19：“古曰堂老，今曰阁老。唐以政事堂，故宰相称堂老，两省相谓曰阁老。今则尊宰相为阁老矣。”

利市 《俗言》卷63：“俗语利市，古已有之。《易·说卦传》‘为近利市三倍。’《左传·成公十六年》：‘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俚言解》卷3：“百工起手，或毕工，主人于工价之外，赏给财物，谓之利市。”此外，《目前集》、《雅俗稽言》都分别解释了“利市”，内容大同小异。

2）明四方谈异

记录各地方言俗语，也是此类辞书的主要内容。杨慎说：“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① 所以，他们在记录方言俗语的同时，仍不忘考察该词的前代用例。如《蜀语》：

场 村市曰场。入市交易曰赶场。三六九为期，至午散，犹河北之谓“集”，岭南之谓“墟”，中原之谓“务”。

《方言据》上：

罢（爸） 父谓之罢入声。唐人诗“不如长在郎罢前”。闽人谓父曰“郎罢”。《随隐漫录》吴一斋诗：“新诗却要多拈出，突过郎罢张我军。”江右人亦有此说，不独闽矣。

3）辨俗语

有些俗语词在流传的过程中，意义发生了变化。考察俗语词的古今词义演变，也是这类著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常谈考误·序》说：“《常谈考误》一编，令学者溯流穷源，引申触类，因以洞俗学之非，为考古之渐真，艺林之一快也。”

乾没 《常谈考误》卷1：“今人侵牟财物，尽入于己，世皆名之

---

① 杨慎《升庵外集》卷三。

曰乾，非是。盖“乾没”有射利成败之意。《史记·酷吏传》：‘张汤始为小吏乾没。’如淳注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乾，失利为没。’义可见矣。如师古之说，颇费转折，遂误后人。”按，“乾没”即贪冒。该词在蒋礼鸿先生《义府续貂》中有十分精当的考证。

图书　《常谈考误》卷4：“今人呼私印为图书，非也。盖古人图画书籍，皆有印记。后遂以印记为图书。正如竖碑于某处，必有记铭，后遂以笔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之怪。异无有是正之者。”明代用例见下文199页。

4）记当时俗语

有不少词条记录了当时的俗语原貌，为我们今天的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考索的线索。

乖觉　《俚言解》卷一：“警敏有局谓之乖觉。《水东日记》兵部于肃愍公奏疏，常用此俗语。又谓韩退之、罗隐‘乖角’字，与今‘乖觉’意相反。余谓‘乖’字本非美语。《菽园杂记》：‘今之所谓乖，即古人所谓黠’。韵书‘乖’注：‘戾也、背也、离也’。凡乖者必与人背离。如与人相约、谏君死难，稍计利害即避之以自全，反以不避者为痴。此之谓乖觉耳。”

此外，明代还出现了《华夷译语》那样的辞书，也是值得重视的。

总之，明代俗语辞书中所记录的俗语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时不可忽视的资料宝藏。

2. 笔记杂纂的记录

我们知道，明代的笔记杂纂种类繁多。据谢国桢先生的估计，约在千种以上①。笔记杂纂虽不是语言学专书，但也常常涉及当时的语词问题。如沈榜《宛署杂记》卷七“方言”、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委巷丛谈》、焦竑《焦氏笔乘》、顾起元《客

---

①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

座赘语》、李翊《戒庵老人漫笔》、郎瑛《七修类稿》、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佚名《墨娥小录》、《金陵六院市语》、徐渭《南词叙录》等，都常常涉及明代汉语词汇。

1）释隐语

线 《笑赞》："两贼剜墙既透，入房摸索。一贼被蝎子螫了一下，不禁失声说：'好疼。'那一贼恐怕主人听的，将这贼扭了一把，这贼就打了一拳……把主人聒醒，登时线住。"（作者自注：贼人以捆人为线。）

2）载俗语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笼，以盘为勃兰，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陀，以圈为窟栾，以蒲为鹘卢。"

花交菜 《戒庵老人漫笔》卷三："杭州俗呼黄矮菜为花交菜，谓近诸菜多变成异种。民间常以此詈人，如鱼中之鲳也。"

五郎神 《庚巳编》卷五"说妖"："吴俗所奉妖神，号曰五圣，又曰五显灵公，乡村中呼为五郎神，盖深山老魅，山萧木客之类也。"

溜 《客座赘语》卷一"诠俗"："有所避而倏遁曰溜，不告其人则私取其有，若盗焉，亦曰溜。"

透 《客座赘语》卷一"诠俗"："不知其人之隐曲也，以言探出之，曰透。"

3）记方言

笔记杂纂往往对作者熟悉的方言加以记载，可以作为明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参考。如《宛署杂记》所记北京方言，《客座赘语》所记南都方言，《西湖游览志余》所记杭州方言，《蜀语》所记四川方言，等等。

翻腾　估倒 《客座赘语》卷一："南都方言……好搬弄曰翻腾、曰估倒。"

瓜葛　首尾　《客座赘语》卷一："南都方言……交关人物曰瓜葛，或曰首尾，男女之私相通者亦曰首尾。"

须臾　《戒庵老人漫笔》卷七："须臾即斯须。邹鲁方言。"

瘦混　《宛署杂记》卷十七："物不真曰瘦混。"

3. 文学作品的记录

在明代白话文学作品里，亦可常见到对某些语词的记录。这类材料也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作品正文中的随文释义。如：

剪拂　《水浒》5："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作剪拂"。《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引杭州市语："拜曰剪佛。"

点额　《恒言》26："岂知又跳不过，点额而回。你道怎么叫做点额？因为鲤鱼要跳龙门，逆水上去，把周身的精血都积聚在头顶心里，就如被朱笔在额上点了一点。以此称下第的皆为点额，盖本于此。"

羽化　尸解　《恒言》38："从来仙家成道日，少不得要离人世，有一样白日飞升的谓之羽化，有一样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只是棺中到底没有尸骸，这为之尸解。"

野狐精　《恒言》6："所以至今吴越间称拐子为'野狐精'，有所本也。"

荼毗　《二拍》16："人回来说：'三日之前，寺中师徒已把他荼毗了。'说话的，怎么叫做'荼毗'？看官，这就是僧家西方的说话，又有叫得'阇维'的，总是我们华言'火化'也。"

二是编著者对作品正文中某些语词的自注。如：

光斯欣　《山歌》9"山人"："我只道同僚下降，元来到是你个些光斯欣。"冯梦龙注："光斯欣，市语，犹言光棍。"

会　《山歌》8"汤婆子竹夫人相骂"："一夜子搭个家主婆睏在床上，说道会那了你弗欢喜子个汤家里个。"冯梦龙注："吴俗相呼曰会"。

个星　《山歌》7"借个星"："郎听姐儿借个星，半个时晨弗做

声。白绢汗衫掩子嘴唇迷迷里介笑，线扎羊毛笔定成。”冯梦龙注：“个星，吴语，犹云这种东西也。”

侬也其奴睹咀郎 《型》7：“有一个道：‘侬也其奴睹咀郎！’”陆人龙注：“华言：不要杀。”

使长 《庚巳编》卷1“保平儿”：“（王）问之：‘小河之役，徜相及何如？’（平）安应曰：‘臣欲生致使长耳。’”作者自注：“时国家沿元氏旧俗，诸皇子皆呼使长。”《南词叙录》：“使长，金元谓主曰使长，今世已呼公侯子、王姬。”

按，宋元有“侍长”，奴婢谓主人之称，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6“侍长”条。“使长”当由“侍长”引申而来。

总之，明代文献中保存着大量的明代汉语词汇资料，不仅有原始的记录，而且有初步的归纳整理。这部分资料是很值得重视的。

二、清人的整理

清代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全面勃兴时期。传统“小学”的各个方面，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清代语言学的重点在复兴“汉学”，以与空谈性理的“宋学”相抗衡。无论是古音分部的细密，《说文》注疏的宏富，还是段、王训诂学的博大精深，都跳不出“小学明而经学明”的圈子。对明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来说，反而重视不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甚至在对方言俗语的性质、语言历史观等方面的认识，清人比明人更加保守和食固不化。因此，就语言研究来说，清代无论是白话作品的创作，还是方言俗语的研究，都没有能在明代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例如，同是白话小说，《金瓶梅词话》所保存的方言俗语远非《红楼梦》所可比拟（且不谈其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等民歌，远比华广生整理的《白雪遗音》更趋向俚俗。《字汇》、《正字通》尊重汉语汉字发展的实际，既“从古”、又“遵时”，对明代的通用

俗字进行了规范和整理，也因此深受清人的诋毁。如朱彝尊《汗简·跋》说：

> 小学之不讲，俗书繁兴。三家村夫子挟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以为兔园册，问奇字者归焉，可为齿冷目张也。

可见时尚之一斑。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仍有不少学者，不顾硕儒名彦的“齿冷目张”，对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俗语产生兴趣，并加以整理，其中也时常涉及明代汉语词汇，这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清代有关方言俗语资料汇编的著作，大体可分为两类：即俗语辞书和方言专著。

1. 俗语辞书的进一步扩大

清人在明代俗语辞书编纂的基础上，继续搜罗汇集，勒为专书。不仅数量众多，范围也有所扩大。如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正》、《日贯斋涂说》（见《频罗庵遗集》）、钱大昕《恒言录》、陈鳣《恒言广证》、钱大昕《迩言》、梁章钜《称谓录》、郝懿行《证俗文》、钱坫《异语》、厉荃《事物异名录》、平步青《玉雨淙释谚》、李光庭《乡言解颐》、王有光《吴下谚联》、桂馥《札朴·乡言正字》、孙锦标《通俗常语疏证》、刘淇《助字辨略》、胡式玉《语窦》、郑志鸿《常语寻源》、史梦兰《异号类编》、唐训方《里语徵实》、顾张思《土风录》、外方山人《谈徵》、高敬亭《正音撮要》、北洋陆军编练处《军语》、罗振玉《俗说》、周起予《新名词训纂》、李鉴堂《俗语考源》等等。

以上各书，充其量只能算作方俗语词的资料汇编。编著者只是从古书中抄撮一些清代还在使用的俗语常言，唯一的目的就是寻找俗语俗字的出处或早期用例，因而根本算不上系统的词汇研究。除收录范围有所扩大外，内容上并没有超出明代同类著作的窠臼，而且大多陈陈相因，甚至抄袭雷同，因而大大降低了其学术价值。

2. 方言专著的出现

如果说明代有关方言的著作还仅限于《方言据》、《蜀语》等少数几种的话，那么清代的方言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一是对扬雄《方言》的续补之作，如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张慎仪《续方言新补》、《方言别录》等等。除《方言别录》间或辑录有明代方言资料外，大多是为扬雄《方言》补阙续貂之作，虽间或涉及汉魏六朝、唐宋语词，但对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意义不大。二是对清代各地方言的记录集释，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毛奇龄《越语肯綮录》、张慎仪《蜀方言》、李调元《方言藻》、章炳麟《新方言》、范寅《越谚》等。波多野太郎辑《中国方志所录方言资料汇编》中，汇集了不少清代方言资料。这些著作，虽然也不免"考古以徵今"，但也确实保存了不少明清时期的方言词汇，可以作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参考。

应当指出，清人对方言俗语的汇集整理，固然是着眼于彼时彼地的语词考释，而不是有意识地研究明代汉语词汇，只是因为语言的稳固性，使得一些明代汉语词汇到清代仍在使用，尤其是方言俗谚一类的语言材料更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清人对清代方言俗语的汇集整理完全可以用作今天我们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时的参考。只是使用时我们必须树立明确的时代观念，注意与时代可靠的明代语言材料相互证明。

三、今人的贡献

近现代以来，近代汉语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为标志，近代汉语作为汉语史的一个学科异军突起。随着近代汉语研究的不断深入，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才由明清学者的记录整理阶段走向系统研究的阶段。但是，毋庸讳言，除了个别专书（如《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的词汇研究比较深入之外，真正以明代汉语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论

著还不多见。不过，不少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论著，常常涉及明代汉语词汇。一些明代文献，尤其是白话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也常有明代语词的注释。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今天开展明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明代专书语言词典的编纂

在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明代专书语言词典的编纂。由于这类著作的研究对象确定，编著者又往往能与同时代的其他语言材料比类综合，因而能作出较为准确的解释。

1)《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语，包括相当数量的俚谚、歇后语以及市井隐语等特殊语汇，是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极为宝贵的材料。但由于内容描写上的淫秽不堪，该书长期以来被视为"禁书"。近年来，由于受文学、汉语方言以及近代汉语研究的共同推动，《金瓶梅词话》的语言学价值渐渐被人们所认识，出现了一批《金瓶梅词话》专书语言词典。如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上海市红楼梦学会、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的《金瓶梅鉴赏辞典》(1990)，白维国的《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张惠英的《金瓶梅俚俗难词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章一鸣的《〈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等。其中后三部著作后出转精，成就最为突出。此外，朱星、李之亮、吴晓铃以及日本学者植田均等，都曾对《金瓶梅》的语言作过研究，时有论著发表。

2)《水浒传》

《水浒传》的语言很早以前就曾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本世纪以来，何仲英、王普生、汪馥泉、余嘉锡、许政扬等学者都曾致力于

《水浒传》语词的考释[①]，日本学者也对该书的语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现已出版数种《水浒传》语言词典，如李法白、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胡竹安《水浒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高岛俊男《水浒传词汇辞典稿》（中国语学，224～227，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 38～44，2～10）、香坂顺一《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文津出版社，1992）。其中以胡竹安、香坂顺一的描写解释较为全面详细。香坂先生通过研究发现，《水浒传》的词汇，"是宋代词汇、元代语言、明代词语用法的凑合"，"从中可以窥见明初以前白话文的一些面貌，也给我们考察明初以后的白话文以一定的尺度"。[②]无疑有益于我们利用《水浒传》研究明代汉语词汇。

3）其他专书语言研究

除《金瓶梅词话》、《水浒传》以外，其他明代白话作品的语词也有人研究。如曾上炎的《西游记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从语言的角度，汇释《西游记》一书中的语词意义，尤其是重视明代口语词汇的阐释，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语汇材料。此外，还有苟春生编著的《〈西游记词语〉汇释》、《〈古今小说〉词语汇释》、《〈醒世恒言〉词语汇释》，陈可森编的《〈警世通言〉词语汇释》。但这些著作，仅限于摘录原书中的用例，进行随文释义式的训诂，而缺乏对同类文献中用例的比较研究，有的词条甚至前后重复，因而降低了它们作为专书语言词典的价值。

此外，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吴士文等《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典》、张季皋《明清小说辞典》等，虽不是专为明代小说语词而

---

① 参见何仲英《水浒传释词》、汪菁生《读何仲英先生的〈水浒传释词〉》、《再读何仲英先生的〈水浒传释词〉》，载《教育杂志》第 13 卷，第 6、8、10、12 期。汪馥泉《水浒辞典草稿》，《学术》第 1、3、4 辑。《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

② 香坂顺一《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前言》。

作，也属于同类性质的著作。

2. 明代文献资料的注释整理

由于不少明代白话文献同时又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品，历来深受读者的喜爱，因而不断有新的校注本出版。这些校注者，或具有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力，或谙熟元明汉语语词，因此，他们往往能给一些明代汉语的特殊语汇以准确精当的注释。这些注释材料，尽管只是随文释义，未必能够"验之他卷而通"，但大多能"揆之本文而协"，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欣赏原著，也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时的参考。但是，由于校注者水平不一，其所作注释的参考价值也不一样。就笔者管见所及，对研究明代汉语词汇参考价值较大的有：顾学颉校注的《醒世恒言》，白维国、卜键的《金瓶梅词话校注》，魏子云的《金瓶梅词话注释》，王利器注的《水浒传》，徐朔方、杨笑梅注的《牡丹亭》，黄肃秋注的《西游记》，章培恒整理、王古鲁注释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关德栋校注的《木皮词》、《山歌》、《挂枝儿》以及王季思等注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的明代作品。

3. 其他有关的参考资料

除上述两类之外，还有不少论著，虽然不是直接以明代汉语词汇为研究对象，但却常常涉及明代汉语词汇，也值得引起重视。

1）近代汉语研究

由于明代汉语是近代汉语的一部分，所以，大部分近代汉语研究论著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明代汉语词汇。如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纲要》、《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太田辰夫（江蓝生、白维国译）的《汉语史通考》、香坂顺一（江蓝生、白维国译）的《白话语汇研究》，江蓝生的《近代汉语探源》，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

究》，蒋冀骋、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等。

2）元曲语言研究

戏曲是明代白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剧曲中的宾白，反映明代口语的材料较多。但明代戏曲的语词，不少又是直接继承元曲的，所以元曲语言的研究论著，对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顾学颉、王学奇的《元曲释词》、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等。

3）其他特殊语汇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以某些特殊语汇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常常涉及明代汉语词汇。如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钱南扬《汉上宧文存》，王锳《宋元明市语汇释》，曲彦斌《中国民间秘密语》，《中国民间隐语行话》，任二北《优语集》等等。

综上所述，300 多年来，在明代汉语词汇这一研究领域内，历代学者都曾不断地辛勤耕耘，积极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们今天的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仅同上古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相比，明代汉语词汇研究还比较薄弱，即使与同属近代汉语中的敦煌变文、诗词曲语词研究相比，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是很不充分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论著还只停留在专书语词或某类词语的考释上，而缺乏对明代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明代汉语的词汇面貌究竟如何，至今还不很清楚。再从明代专书语言词典的编纂来说，由于各自为政，释词上未免陈陈相因，有时甚至有雷同之处。这都是我们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微观的，即把现有的词语考释系统化，并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二是宏观的，即在翔实丰富的词语考释基础上，勾勒出明代汉语词汇的整体面貌和总体特征，为近代汉语词汇乃至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服务。

第三节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

明代汉语上承宋元汉语，下接清代汉语，是近代汉语中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所以说，近代汉语的各种语言特征在明代汉语中都有较充分而集中的体现。因此我们截取明代这一汉语史上的横断面，对其词汇面貌进行较细致的剖析、描写，对汉语史研究、辞书编纂以及古籍整理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明代汉语词汇与汉语史研究

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和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载体的汉语，具有十分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数千年来，它经历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今天的现代汉语。可以说，要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都离不开对汉语史的研究。而汉语史研究，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还留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已有的研究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总之，要编写一部翔实清晰的汉语史，尚需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

到目前为止，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历史研究中，最不充分的就是词汇史。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词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同时，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个别词语的考释"，它还应包括对汉语历史词汇演变规律和各个发展阶段词汇系统的

① 《吕叔湘语文论集》，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3。

理论研究。而这一点，更不为以往的汉语史研究者所措意。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我们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逐步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也还仅是汉语词汇史研究这“一点一滴”的一部分。具体说来，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对于汉语史研究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代汉语研究的前提

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语言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在语言学上都有相应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开展语言的断代研究，无论选择哪一段，都不能忽视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既要考虑到它们各自发展演变的历时性变化，又要照顾到它们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的共时性。就汉语史研究来说，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研究。“纵”就是将汉语史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进行断代研究；“横”就是按语音、词汇、语法等内容进行历时性考察，但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承，相互为用的。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从整个汉语史来说，属于纵的研究；但从明代这一历史平面上的汉语来说，它又是横的研究。

1）明代汉语词汇是明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词汇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明代汉语研究的意义除了有助于对汉语史的理论探索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指导人们对明代文献的阅读理解，而这正是通过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来实现的。

2）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是研究明代汉语语音、语法的前提条件

明代汉语作为一种历史语言，我们无法亲身感知，只能通过传世的明代文献来进行研究。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印证，才能确定一种语言现象是否为明代汉语的语言特征。这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明代文献来研究明代汉语，首先就要读懂这些文献资料，否则，明代汉语的研究便无从谈起。正如黎锦熙先生在旧版《辞海·序》中谈到宋词、元曲和明清白话小说对语言研究的意义时所说：

(它们)均系运用当时当地之俗语言创制之新文学作品，……语词句法，今多不解。近来青年读物既多取材于此，训诂不明，何以欣赏？一查字书，则绝不提及；欲加注释，则考证无从。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奇文，以惠学子。

首先，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可为明代汉语语音研究提供材料。

语词是形音义的综合体，而汉语词汇中大量存在的同音通假、音近义通、一词别写等现象，都包含着音和义的某种联系，因而能为语音研究提供材料。如："面善"是明代常用词，义为面熟，但在"二拍"中却写作"面染"。见下文第83页。另一方面，明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方言记音字，如"决"、"绝"、"撅"均有骂义，这也为我们考察明代声母的演变提供了某种线索。

其次，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是明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

在准确理解明代汉语语词的基础上，读懂明代白话文献，是对明代文献进行正确的语法分析的前提条件。比如：如不知道"光斯欣"在明代吴方言里是"光棍"的意思，便会对《山歌》卷九中"我只道是同僚下降，元来到是你个些光斯欣"不知所云；不知道明代隐语的成因，也不一定能理解《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二回中"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山虎儿，汗东山斜纹布"的确切含义。另外，虚词在明代汉语里不仅使用广泛，而且具有不少新的用法，这部分词既是词汇问题，同时又是语法问题。即使从释词的角度来说，词具有两重性，既有词汇属性的分析，又具有语法属性。离开对词的语法属性的分析，就很难对一个词的意义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也从反面说明了词汇研究与语法研究的关系。

2. 现代汉语词汇溯源的津梁

现代汉语是在古代白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现代汉语的基础

性方言——官话，正是在明代开始形成的。① 因此，明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直接源头，可以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溯源的津梁。

1）有助于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

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任务之一，其中也包括词汇的规范化。而词汇的规范化，就是要根据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在人们言语实践中的习惯用法，对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少数分歧和混乱现象进行研究，从中选择一个作为标准，从而建立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标准，舍弃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语中的消极成分，抵制生造词，促进现代汉语词汇的纯洁和健康。与现代汉语词汇有着密切关系的明代汉语词汇，它的基本面貌怎样，哪些词经过发展演变，至今还保存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哪些词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虽然没有，但在某些方言区内还活着，其间生长消息的规律如何，等等，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清楚。而这样的比较，离不开对汉语历史词汇的历时考察，其中也包括对明代汉语词汇深入系统的研究。否则，不仅无从比较，而且影响我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理性认识。

从实践上说，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往往要遵循三条原则，即普遍性原则、需要原则、意义明确原则。而这三条原则的贯彻落实，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探源析流，明其流变。现代汉语的大部分词汇，都可以从明代汉语中找到源头，或可以找到其早期形式，可以说都与明代汉语词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例如，明代汉语表骂詈义，有“骂”、“卷”、“骰”、“决”、“攮”、“搁”、“绝”、“嚼”等词。其中不少属于方言音变，而以“骂”最符合上述三原则。后来，现代汉语就选择了“骂”。又如，明代汉语形容人向后跌倒的姿势，有“仰百叉”、“仰巴叉”、“仰八叉”、“仰刺叉”、“仰刺擦”、“莽刺叉”、“仰刺

---

① 参见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杈”、“仰不刺叉”、“仰搧”、“仰拍”等①，现代汉语就只有一个“仰八叉”。其他如“聒噪”、“絮烦”、“絮繁”、“不即溜”、“滴达”等词，也都按普遍和需要的原则简化为“啰嗦”、“唠叨”了。

2）有助于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

现代汉语研究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而我国的方言十分复杂，其中不仅有语音上的差异，更有词汇上的不同。方言词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普通话吸收什么样的方言词提供依据，二是为人们阅读用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扫除语言障碍。而明代汉语中的不少词汇是流行于各个方言区的方言词汇，当时并没有进人官话词汇系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这些彼时彼地的方言词，有的已被现代汉语吸收，有的还是仅流行于某一方言区，仍没有改变其方言词的地位，只是意义和用法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已。

A. 现代汉语完全保留着明代用法的，如：

时样　明代有二义：(1）指衣服首饰等式样新颖、时髦。《金》72：“原来西门庆毡包内预备着一套遍地金时样衣服。”《通言》28：“叫青春取时样衣服来。”《韩》3：“自虚便戴起一顶方巾，穿件时样衣服，门前贴下一个招牌。”《醋》7：“都氏正在堂前，吩咐成茂唤裁缝来，点几匹时样纱罗做夏衣。”《石》14：“脚上大红绉纱，时样履鞋，白绫袜子。”《型》：“更有没要紧的，且讲甚首饰时样带来好看，衣服如今仔么制度才好，甚么颜色及时。”

(2）指音乐的词曲新颖、流行。《小说》：“阮三独坐无聊，偶在门侧临街小轩内，拿间壁紫玉鸾箫，手中按着宫、商、角、徵、羽，将时样新词曲调，清清地吹起。”现代吴方言仍有此语。

起火　一种带杆的花炮，点燃后能升空。《金》42：“最高处一只

---

① 参见李新魁《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语文建设》，1987年第3期。

仙鹤，口里衔着一封丹书，乃是一枝起火。”同书65：“起火轩天，中微半空黄雾。”《宛署杂记》卷17：“用生铁粉杂硝、磺、灰等为，其名不一。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现代北方官话区多有此称。

B. 现代汉语方言仅保留明代部分意义的，如：

白日撞　白日鬼　白日贼　日里鬼　明代有三义：(1) 大白天行窃的小偷。《小说》40：“莫非你是白日撞么？强装公差名色，掏摸东西。”《山歌》9“杂咏长歌”：“你搭自弗小心，吃个白日撞偷子物事。”《二拍》39：“这是你串通了白日撞，偷了我帽子去了。”又作“白日贼”。《笑得好》：“显者既进门，叱曰：‘是何白日贼匿我门内，想偷东西？’”又作“白日鬼”。《七修类稿》卷二十四“俗言讹”：“宋时指贼人曰白日鬼，见诞谩者亦曰白日鬼。”①

(2) 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鼓》32：“一个叫做方帮，一个叫做李魔，原是那些娼妓人家串进串出、趁水钱吃闲饭的白日鬼。”《韩》20：“有一等指东话西，借南影北，代人嘱托公事，说合婚姻，保卖田产，过继男女的，这便叫做白日鬼。”

(3) 大白天出现妖怪。《韩》9：“张歪头道：‘若是神仙，决不说慌。只有那白日鬼弄着自己空头，趁着别人眼错，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的哄人。’”又作“日里鬼”。《西》32：“八戒道：‘我们造化低，撞见日里鬼了。’”同书82：“八戒道：‘那两个怪，正抬着走，忽然不见，却不是个白日鬼？’”

其中，(1)还保留在现代吴方言里，见《简明吴方言词典》。

嚣　明代有五义：(1) 洋洋自得的样子。《石》5：“虽是名不得成，志不得遂，嚣嚣自得，眼底无人，依然是快活行径。”《三拍》27：“我最怪如今秀才，才一考起，便志气嚣，逞才傲物。”

(2)薄。《西》16：“小小微体能负重，小小薄翅会乘风。”《醋》17：

---

① 亦见于《说郛》卷四、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我想劣妻在天之时，虽只看待弟子嚣薄，其背夫逃走，已属可恨。”《夹竹桃》“轻薄桃花”：“差千差万跌心头，想起情郎嘴薄嚣，真是油里油。”

(3) 虚假，作“虚嚣”或“嚣虚”。《韩》29：“参不透得这些消息，总是话虚嚣。”《隋》12：“（史大奈）见来人脚步嚣虚，却也不在他腔子里面。”《一笑散》：“衣履披仙帽，弄虚嚣，匾竣头磕碎了头脑。”

(4) 掀。《山歌》6“咏物四句”：“姐道，‘我郎呵，你有子铜钱银子，但凭你阁来呵，只没要无钱空把布裙嚣。’”《隋》15：“（罗成）嚣开袍服，取出花梢嚣弩。”

(5)羞。《金》29：“周大人送来，咱不好嚣了他的头。”同书51：“姐姐，你不出去待钟茶儿，却不难为嚣人了？”

其中除(1)引申为“嚣张”进入普通话词汇外，(2)、(5)还保留在现代河南、山东方言里①，(3)、(4)则消失了。

旋 明代有5义：(1)旋转。例甚夥，不烦举。“旋风”、“旋打”以及《金瓶梅词话》29“旋的不圆砍的圆”等等皆由此引申而来。

(2) 温酒器具，既可指名词，又可指用“旋子”温酒的动作。见胡竹安《水浒词典》。《韩》20：“这般天冷，怎的不吃酒？先把上好的旋热些拿来我吃，然后做饭。”

(3) 放。《西》53“八戒旋下行李，厉声高叫道：‘摆渡的，撑船过来！’”

(4) 现，临时，即刻。《金瓶梅词话》中“旋打扫一间屋”、“旋宰了两只小鸡”、“旋剥了衣服”、“旋叫王婆来”等均是此义。《吴下谚联》“眼饥肚里饱”：“有时肚中漫溢，呕而出之，又旋吐而旋叫之。”

(5) 不久。《醉》12：“其时李密，亦是一时豪杰，只为不识时务，不肯降唐，旋就擒灭。”

---

① 参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第74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其中，(1) 现代汉语普通话仍用，(4) 还保留在河南、山东等地方言里。(2)、(3)、(5) 则消失了。

3. 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基础

汉语历史词汇学，要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就必须以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研究为基础，脚踏实地地把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面貌逐步搞清楚，然后才谈得上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考察不同语词间的同源关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进而总结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规律。刘叔新先生认为："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比如近代和现代）的词汇做共时描写，要揭示词汇从早先时期到晚近时期在组织、构成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规律是不可能的。"① 明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以明代汉语常用语词的考释为基础，力求全面勾勒汉语词汇在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基本面貌，包括考察、分析明代汉语词汇之间互相制约、对立、对比等各种关系，这无疑是总结汉语词汇发展历史的出发点或基础，从而为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1) 明代常用词系统的构拟

汉语历史词汇学建立的基础，是各个历史时期常用词系统的构拟，因为只有常用词才能代表一个时代词语的基本面貌和总体特征，而不同时代常用词系统的异同比较，更容易看出词汇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但是，以往的汉语词汇研究往往偏重于僻词僻义的阐释，而在相当程度上对常用词的研究有所忽视。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等都是如此，这也是传统训诂学的弊端之一。即便像《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那样的优秀作品，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指出其偏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第 9 页，商务印书馆，1990。

重偏僻词语、忽略常见口语的偏颇。① 事实上，就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来说，常用词具有更大更直接的重要性；即使从实用角度来看，常用词也应成为词汇研究的重点。正如刘坚师云："我们阅读古籍最困难的还不在于那些从字面到内容都与今天的用语迥然不同的词语（这些词语的意思一般能从字书、辞书、类书中查到），最困难的是与今天的用语字面相同而字义迥异的那些词语，要是简单的望文生义，那就非弄错不可。"② 汉语词汇的断代研究，要对该时代词汇系统的主要部分——常用词进行静态描写和分析，而不能把重点放在僻字僻义的挖掘整理上。惟其如此，汉语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面貌才能更清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点，固然是明代汉语的一般词汇，但基本词汇仍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而且对明代汉语一般词汇的研究，也可以深化我们对明代汉语基本词汇的认识。明代汉语基本词汇搞清楚了，也有助于清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

2）明代汉语新词新义的确立

历史词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词汇的发展变化，而词汇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词的产生；二是原有的词增加或改变意义；三是旧词的消亡。明代汉语产生了那些新词？这些新词是怎样产生的？又有哪些原有的词语在明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尽管回答起来困难重重，但这些却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占有语言资料，仔细观察语词用例，深入考察一个语词在明代前后的历时性变化。

第一，关于新词。

应该说，要确定明代汉语的新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明代以前

---

①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第 14 页、第 25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② 刘坚《中古汉语读本・序》，《古汉语研究》，1992，4 期。

的词汇面貌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尤其是宋元时代的词汇还没有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又不能期望等到明代以前的词汇面貌研究清楚以后才来谈论明代汉语的新词，而应该同时进行，即使开始的时候水平不会太高，也会碰到种种困难，但我们总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认为，确定明代汉语新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反映明代某些特有社会现象的词语，可以确定为明代新词。如“一条鞭法”、“东厂”、“西厂”、“复社”、“东林党”、“机户”、“住坐”（匠人每月服役十天）、“输班”（匠人不上班被罚银六钱）、“超增补澳”等等。①

其次，明代出现的西洋借词，如“教会”、“教堂”、“教士”、“西学”、“西红柿”、“番饼”（银元）、“淡巴菰”（香烟）、“阿芙蓉”（乌香、乌烟、亚荣、合浦融）、“几何”、“测量”、“洛日伽”、“地球”、“自鸣钟”、“文法”、“关系”、“特殊”等等。②

再次，只见于明代文献而尚未发现更早用例的词语，我们也可以暂定为明代汉语的新词。当然，这批新词的确定应特别慎重，既要有明代语言资料的证明，又要尽可能地广泛调查，证明确为明代以前所未见。如：

鼻头　明代吴语称家人、奴仆。徐复祚《红梨记》：“我伴头，昨日还是小娘身边烧汤的龟子，今日做了状元家打站的鼻头。”冯梦龙《笑史·微词部》“张伯起”条：“苏州王氏仆吴一部，富而恣，以赀得官，尝乘四人轿赴姻家席，张伯起恶之。……张曰：‘只一个鼻头，亦用四人抬。吴不终席而去。’作者自注：“吴下称奴为鼻头。”冯氏这则笑话，亦见于清人褚人获《坚瓠二集》卷四、《笑笑录》卷六、《吴

①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 2 页。

② 参见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第 113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中杂识》等。冯氏于《笑府·争座位》条亦注云："吴俗呼家人为鼻头。"《醉醒石》第八回，写江南王大户的奴仆王勤，发迹后横行乡里，故人"方一个笑话，用著两句浣纱曲子道：'府门有神人，头大如车轮。一个呆鼻子，抬他用四人'。"《吴下谚联》卷一"目下一言为定"条云："古称奴仆曰嬖，后人隐嬖为鼻。久之耳熟。又作替身语曰眼下，愈避讳，愈显露矣。昔有贵官执政，一切正言谠论，皆不从。所一奴，出口入，惟言是听。时人为之语曰：'目下一言为定。'目下者，眼下也。张慎仪《方言别录》卷上引《余氏辨林》：'吴俗讳奴为鼻。'"

第二，关于新义。

在任何时代的词汇系统中，新词总是少量的，而继承前代的语词则是大量的。否则，人们的日常交际便难以进行。但是这大量继承下来的语词，如果说几百年间不发生任何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最常见的是，在原词用法的基础上，产生了新义。如：

冤家　明代有5义：(1) 仇敌。《恒言》17："谁知过老本是个看财童子，儿子却是个败家五道，平昔有几件毛病：见了书本，就如冤家；遇着妇人，便是性命。"

(2) 情人的昵称。《挂枝儿》3："为冤家造一本相思账，早晚登记得忙。"《土风录》卷十七："男女有情者曰冤家。"

(3) 夫妻间的昵称，一般用于妻子称丈夫。《挂枝儿》5："等冤家盼冤家，冤家不到。写家书寄家书珠泪抛。千拜上万拜上，我的亲夫知道。"

(4) 对孩子的昵称。《石》3："你父亲出门时，你才周岁，我一则要支持门户，二来要照管你这冤家。"《挂枝儿》1："悔当初与他偷了一下，谁知道就有了小冤家。"

(5) 该死的。《英》14："那孩子慌了，流水般拼命要撑拢来，冤家的竹竿陷在泥中，再拔不起。"同书25："亮祖纵马杀回本阵，方透重围，冤家的马一脚蹬空，便攧倒在地。"

按，上述用法中，(1) 为本义，本作“怨家”，即仇家。《汉书·张耳陈余传》：“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后来写作“冤家”。辞书每举唐代的《朝野佥载》为例，实则六朝亦见。《摩诃般若钞经》卷二《功德品》：“正使于中当死若冤家在中欲共害之，如佛后语无有异，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于中横死。”(2) 当是反语称呼，六朝已见。干宝《搜神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冤家。”(3)、(4) 则是在(2) 的基础上引申而成的。

意思　明代有 3 义：(1) 心意，想法。《石点头》1：“(郭乔)又想道：‘母舅来接我，虽是他一段好意思，但闻他做官甚是清廉，我到广东，难道死死坐在他衙中？’”

(2) 表示心意的礼物。《欢》1：“着文助斟酒，待他识熟了面，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醉》14：“苏家措处些意思聘礼，丈母的要多与妆奁。”

(3) 意味、意义。《金》20：“他爹这两日隔二骗三的，也甚是没意思。”

(4) (因拿不定主意而)犹豫、疑惑。《金》75：“春鸿道：‘我说你叫他来，前边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动。’”又作“意意似似”。《金》25：“贼臭肉，在那里坐着，见了俺意意似似的，待起不起的。”《生》10：“(蓬生道)：‘我和你不去金山上一看，也是个没解的俗物了。’那飞光意思道：‘看看也好。’”今北方话不少地区仍有此语。

按，上述(1) 是本义，《论衡·变动》：“竟自刑赏，意思欲求寒温乎？”(3) 至少在唐代就有了。韩愈《与冯宿论文书》：“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① (4) 则是明代的新义，至今仍保存在北方方言里。

3) 明代语词的消亡

词语的消亡是词汇发展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汉语历史

---

① 《韩昌黎集》卷十七。

词汇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汉语词汇中有相当一部分语词在流行一段时间之后逐渐消失了，这也可为我们研究汉语词汇的消长兴衰提供依据。明代汉语语词的消亡，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A. 所指事物的消亡。如“四夷馆”、“千户所”、“惜薪司”、“红票”、“旗手卫”、“火漆”、“寒审”、“热审”、“提学”、“唱诺”、“万福”、“行院”等。

B. 译名的重新订正。随着“西学东渐”被借用来的外语译名，有些后来又被重新订正，原译名消失。如李之藻译《名理探》所译“斐西加”（医学）、“箱利弟加”（政治学）、“额各诺靡加”（经济学）等等。

C. 异名的统一。如“阿芙蓉”、“亚荣”、“乌香”、“乌烟”、“合浦融”、“片”等，后来统一为“鸦片”。

二、明代汉语词汇与辞书编纂

开展汉语词汇的断代研究，有助于提高语文辞书的编纂质量。吕叔湘先生在谈到《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时曾打过一个比方：

> 这个《汉语大词典》就是古往今来汉语词汇的档案库。比方说有那么五十万个词，每个词有个档案，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原来什么意义，它后来意义有变化，不出现了，不用了，或者只用这个意思，不用那个意思了。每个词写个档案袋，放在这个库里头，放在《汉语大词典》里头。①

王力先生也说：

> 如果为了编写一部汉语大辞典，古人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一）他们只注意上古，不太注意中古以后的发

---

① 吕叔湘《〈汉语大词典〉的性质和重要性》，《辞书研究》，1982年第3期。

展;(二)他们只注意单音词,不大注意复音词。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才能有所成就的。①

可见,一部高质量的辞书,必须反映当代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又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研究为基础。就汉语历史辞书来说,修订本《辞源》(以下简称)《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无论是在立目、释义,还是引例、义项等方面,在我国目前汉语辞书中都是较好的。但是,由于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本身水平的限制,使得它们在不少方面仍未餍人意。以《汉语大词典》为例,该书《前言》说:"这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的汉语语文辞典"。编辑方针为"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着重从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阐述"。但实际情况与这部词典的编辑方针,即吕先生所谓的"档案袋"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如,有些可收或应收的词条找不到,有的义项有缺漏,有的缺乏明代书证或所举书证欠佳,有的释义不当或错误。当然,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很多,其中就包括因不明明代汉语语词的特殊词义而造成的错误。这里以《辞源》和《汉语大词典》为例,从收词、义项、例证、释义等方面的不足,谈谈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对辞书编纂工作的意义。

1. 词条的建立

应该说,《辞源》、《汉语大词典》的收词立目,都在各自编辑体例允许的范围内做得比较详尽和完备。《辞源》收单字 12890 个,复词 84134 条,共计 97024 条;《汉语大词典》收词目达 370000 条,是我国目前汉语词典中收词最多的一种。但是,如果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标准来衡量,仍有不少明代汉语语词没有立目。这就使阅读明代文献典籍的读者无从查考,从面降低了它作为汉语工具书的实用价值。应当指出的是,造成这种状况,并不全是《汉语大词典》编者的失误,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本身的

① 王力《汉语史稿》,第 563 页,中华书局,1982。

薄弱状况造成的。这里仅举数例不见于《辞源》或《汉语大词典》的明代语词，以窥一斑。

皮脸① 明代有三义：(1) 名词，厚脸皮。《金》8："贼淫妇，你舒过脸来，等我掐你这皮脸两下子。"《醒世姻缘传》75："阔嫂道：'是了，舍着俺两个的皮脸替狄大爷做去，紧子冬里愁着没有棉裤棉袄合煤烧哩！'"

(2) 形容词，不知羞耻。《金》35："天下没廉耻皮脸的，不相这狗骨秃没有廉耻，来我家闯的狗也不咬。"《子不语》卷一："将军大怒，骂曰：'世上那得有此皮脸怪耶！'"又作"脸皮"。《小说》22："后生家脸皮，羞人答答地，怎到人家去趁饭？"又可拆开作动宾词组用。《小说》23："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初拍》26："至杜氏起来了，老和尚还皮着脸撩拨他几句，杜氏一句话也不来招揽。"《二拍》22："(公子)看见乞儿每讨饭，讨得来，到有得吃，只得也皮着脸去讨些充饥。"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用法。

(3) 名词，不知羞耻的人。《醉》7："更有那打不怕骂不怕皮脸，三七分钱，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上台礼仪不缺，京中书帕不少。"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方言仍有此语。②

控头 牵拉着头。《金》67："西门庆道：'我控着头睡来。'"《红楼梦》28："才吃了饭，这么控着头，一会子就头疼了。"

化白 讥讽、奚落。《金》81："你在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么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来，你落得为人。"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如："你就会化白个人。"

哈帐 愚蠢、糊涂。《金》58："刚才若不是我在旁边说着，李大姐恁哈帐行货，就要把银子交姑子拿了印经去。"《鼓》11："怪不得

---

① 《辞源》收有"皮面"，但与此义无关。

② 参鲁均泽《鲁西方言词汇》、李申《徐州方言词汇续稿》、曹正一《安庆方言词汇》。

街坊上人叫你做哈哈公子，那里有这样哈帐的？”又作“哈拉哈张”。《三侠五义》117：“偏偏殷显又是个哈拉哈张的人，这些小算盘上全不理会。”

开风　即“开封”的谐音，“开封”即打开封闭的闸门，戏称解手。《西》25：“行者笑道：‘……我才自也要领你些油汤油水之受，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锅里开风，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调菜吃。’”

私肚子　因私通而怀孕。《金》85：“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来，倾在毛司里。”又：“不消几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莲养女婿，偷出私肚子来了。”

2. 义项的确立

义项全面也是一部高质量辞书的基本要求。因为人们在使用工具书时，总希望它所收列的义项尽可能齐全，以便更好地帮助自己解决所遇到的疑难问题。事实上，义项漏略也是一般语言词典所常见的。当然，哪些义项是必须收的，哪些义项是可以不收的，似乎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作为一部大型的语文词典，对词义发展演变内部规律的揭示，又必须靠义项的完备。这里举几个明代汉语常用词的义项不见于《汉语大词典》和《辞源》的例子：

嘴　“嘴”即口，古今皆然。但至少从明代开始，“嘴”产生了一个新的义项，即“食物”，多指零食，而为各类辞书所漏略。①《金》71：“何太监道：‘胡乱与他买嘴吃。’三人磕头谢了。”《西》76：“这是甚麼私房？都是牙齿上刮下来的，我不舍得买了嘴吃，留了买匹布儿做件衣服。”《恒言》13：“妇人道：‘你是收买杂货的，却有一件东西在此，胡乱卖几文与小厮买嘴吃。’”又：“妇人道：‘胡乱与他买嘴吃。’三人磕头谢了。”《歧路灯》32：“你原没啥意思，我给你一串钱

---

① 《汉语大词典》没有这个义项，但立有“嘴吃”条，释为“食物”，不确。“嘴”即食物。

与你的女儿买嘴吃。"

影　《辞源》收有5个义项，《汉语大词典》收有13个义项，但均漏收了明代一个常见的义项"疑惑"、"怀疑"。《金》64："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娇红记》3："我心里有些影他。"《西》49："你在哪里做声？就影杀我也！"①

等　元明以来，"等"在"等待"义的基础上虚化出"使"、"让"义，修订本《辞源》未收此义。《西》28："塔下必有寺院，院内必有僧家，且等人走走。"《二拍》11："秀才不嫌家间淡薄，搬到家下，与老汉同住几日，随常茶饭，等老汉也不寂寞，过了岁朝再处。"《西湖》12："愿这一管箫做个媒人，等我定得这一头好亲事，我便生生世世不敢忘你恩德。"《鼓》35："等他死得好，我家越生得好。"现代河南、四川、广东等地方言仍有此义。

看　《辞源》收有7个义项，《汉语大词典》收有12个义项，其中有"招待"(看客)、料理(看饭)等义，但明代还有一些引申义仍没有包括进去。《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正俗"1："尝一日访东桥。……是时横泾已老病有胜酒矣。少顷，濱海参辞去。送至槛外，命一童子道：'看七老爹出门。'"此为"送"义。《金》54："西门庆看了太医的椅子，太医道：'不消了。'"此处是"让坐"义。

乞　《辞源》收有4义，《汉语大词典》收有9义，但仍缺明代常见表被动的"吃"、"挨"、"受"义。《水》26："高邻休怪，不必乞惊！"《金》2："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这脸上怎乞得那等刮子？"《白兔记》10："今日与你盘缠，迟延少待乞大拳。"《醋》11："一姐问父亲乞打之由，都氏又好似薛仁贵月下双功，关云长单刀赴会的相似，直把自己雄威一五一十说得个天花乱坠。"

且　《辞源》收有10义，其中副词又有3种用法，《汉语大词

---

① 蒋冀骋认为，"意"、"隐"、"影"系一声之转而同源，见《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第13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典》收有8义，其中副词有9种用法，但均漏掉了明代非常常见的一个义项，即程度副词"很"、"非常"。《三遂》4："张三嫂道：'是开彩帛铺胡员外的女儿，年方一十八岁，且是生得好。"《初拍》12："一个头扎临清帕，身穿青绸衫，且是生得美丽。"《金瓶梅》中用例更夥。如"且自白净"(10)、"花家娘子倒且是好"(10)、"烧的这猪头倒且是稀烂"(23)、"口儿且是活"(28)、"且是倒会放刁"(23)、"你倒且是自在"(32)、"这云儿且是好"(39)、"带着且是好看"(39)等等。

活变　《辞源》失收该词，《汉语大词典》收有3个义项，仍不全面。明代有"设法筹措"义。《金》31："就是如今上任见官摆酒并治衣服之类，也要许多银子使，一客不烦二主，那处活变去？"同书67："猛可半夜又钻出这个业障来，那黑天摸地，那处活变去？"又有"挪动"义。《宛署杂记》卷十七："处置曰活变，又曰腾挪。"《金》51："吴大妗子道：'只怕姐夫进门，俺们活变活变。'"

3. 例证的引用

例证是义项得以确立的基础，任何义项都必须从直接的语言材料中提炼而成，这就是所谓"例不十，法不破"，但这决不意味着辞书引用书证便多多益善。辞书引用书证还必须坚持典范性与明确性的统一。因此，例证与义项的关系好比骨骼与血肉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同时又要比例均衡。在例证的选择上，作为源流并重的语文词典，最好能照顾到各个时代。缺乏明代语言的例证，也常常会影响辞书编纂的质量。具体说来，又有三种情况：

1）建立义项而不举例证

水客　"水客"一词见于《汉语大词典》和《辞源》。《辞源》所列第三个义项为："旧称到各处采购货物及代人带信送款的商人为水客。"但编者却没有举出一条例证。其实，明代白话文献就很常见。《金》94："这雪娥看见，只得叫苦，才知道那汉子潘五是个水客，买他来做粉头。"《初拍》2："若是这妇人无根蒂的，等有贩水客人到

达，肯出价钱，就卖了去为娼。”《醉》13：“已是把这妇人卖与水客，只说与他为妻。”

又作“水户”。《醉》13：“至于浙西妇人，当万历丁亥戊子之交，水旱变至，其夫不能自活，暗地里得厚钱，将妻卖与水户。”

2）例证时代太晚

扐揹 《辞源》：“要挟胁迫。扐借作‘勒’。《儿女英雄传》24：‘倒不是送礼，我今日扐揹你娘儿们来了。’”其实，这是明代的常用词，不必引时代太晚的《儿女英雄传》。除“要挟胁迫”外，该词还有“勒索”、“刁难”义。《诏令》3：“庞权等又不知他家有几何，只莽勒揹要钱物。”《西》53：“以后再有取水者，且不可勒揹他。”同书84：“八戒道：‘哥，你勒那个哩？’”《金》87：“李安道：‘勒揹俺三番两次来回去，贼老淫妇，越发鹦哥儿了。’”《生》12：“（拱阳）只为田地门户被人勒揹，没奈何，口渴吃盐卤。”同书19：‘世上有了这件，不知多少索价，多少勒揹。”

又作“揹勒”。《诏令》19：“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开具实迹奏闻，以凭旌表，不许里书人等揹勒刁难。”《西》100：“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揹勒我？”《通言》24：“以后米面柴薪菜蔬等项，须是一一供给，不许揹勒短少。”

3）漏举明代例证

看看 《辞源》于该条第二义项下云：“眼看着。有即将之意。”引例则为刘禹锡诗、辛弃疾词各一例。《汉语大词典》也没有举明代的例证。事实上，这种用法在明代也很常见，只引唐、宋、元的例证，既容易让人误解为唐、宋、元的特殊义项，而且有悖于“源流并重”的编辑方针。《三遂》1：“（永儿）易长易大，看看十岁。”《西》27：“仔细定睛观看处，看看行到身边。”《金》5：“那夫人回到楼上，看看武大一丝没了两气。”《小说》7：“看看天色昏黄，走向村间欲觅一宵宿处。”《韩》26：“又过了几处州县，几个日子，看看将到昌黎县地方。”《挂枝儿》3“心口相问”：“前日瘦今日瘦，看看越瘦；朝也睡暮也睡，

懒去梳头。"《型》9："看看点完，王喜还道：'钱送的迟，想填在后头。'"

4. 词义的解释

释义是辞书编纂的中心工作。释义是否准确，直接关系着一部语文辞书的质量。因此，辞书编纂工作者无不以"释义准确"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误释词义又几乎是任何一部语言词典都不可避免的通病。明代语词被辞书误释的情况也是常见的。有时即便没有误释，但释义不准确也是常有的事。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辞书的质量。

卷 《辞源》收有11个义项，《汉语大词典》收有8个义项，但都没有收明代常用的"骂"义。《汉语大词典》依《金瓶梅词话》第72回中的用例，立"卷骂"条目，释为"破口大骂"，显然是不准确的。其实，"卷骂"与"争差"、"尽皆"、"打从"的构词形式一样，为同义连文。"卷"即骂。从明代至今均有此义。《醒世姻缘传》41："一片声发作，只问说是谁的主意，口里胡言乱语的卷骂。"民国二十三年河北《清苑县志》卷八："改人、卷人，皆骂人之称。"民国二十五年河北《香河县志》卷五同。民国十四年河北《献县志》卷十七："骂人谓之卷。"民国二十年河北《青县志》卷十一："骂詈曰骂街，亦曰卷。"民国二十一年河北《景县志》卷六："俗谓骂人曰卷。"民国十六年山东《济宁县志》卷四："卷，骂也。"民国十三年山西《介休县志》卷十三："詈人曰卷。"现代北方大部分方言都有此语。

嚼 《辞源》收有4义，也漏略了明代常见的"骂"义。《汉语大词典》虽列"骂詈、唠叨"，但举例为沙汀的《困兽记》："横竖让他们嚼一顿了事大吉。"又于"嚼念"条下释为"絮聒、唠叨"。今按，《汉语大词典》所释错误。致误之由在于编者不知道"嚼"即"骂"，《困兽记》之"嚼"即"骂"，而没有"唠叨"义。至于"嚼念"更不是什么"絮聒、唠叨"，而是边"嚼"边"念"，即边骂边数落。《金》12："是那个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妇，嚼他那旺跳的身子。"又，作骂义的"嚼"，

在明代文献里又常常写作"掘"、"决"、"攫"等，并音近义通。参下文第54页"痛决"条。①

乞力 《辞源》失收，《汉语大词典》释为"方言，劳累"。其实，"乞力"即"吃力"。《汉语大词典》所举《荆钗记·会讲》："那大鹏在远方之外飞来，不想飞得羽垂翅折，在半空中停翅而想，说道：'我有些乞力了，莫不要调下去。'"一本正作"吃力"。"吃"写作"乞"，明代文献中常见，见上文第42页。"乞"也可以写作"吃"。清戴名世《南山集·邻女说》："谁可以得嫁？"曰："吾嫁士，吾嫁商，吾嫁工，吾嫁佣保，吾嫁吃丐。"

三、明代汉语词汇与古籍整理

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固然主要是用文言古义写成的。但是，从晚唐五代以来，大量白话语词进入各种古籍，甚至出现了不少完全用白话进行创作的文献，从而标志着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的转变。这些白话语词，或者"非雅诂旧训所能赅"、或者"字面普通而义别"②，给我们阅读使用这类古籍带来种种困难。如果缺乏对这些白话语词的研究，便会直接影响到整理这类古籍的质量。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见于明代口语文献的白话语词进行考释，以求得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古籍整理的主要工作形式，就是对有关古籍的校勘、标点和注释，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使用这些明代口语文献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这里仅从校勘、标点、注释等几个方面，谈谈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对古籍整理的作用。

---

① 波多野太郎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四编，156页、379页、443页、417页，第五编，303页、524页，第八篇，14页、315页。

②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叙言》。

1. 点校

在古籍的流传、使用过程中，郢书燕说、鱼鲁豕亥的现象在所难免，而且时代越远，传写次数越多，致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抱朴子·遐览》有"书三写，鲁成鱼，帝为虎"的话。这就需要将古籍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比勘对照，以审定古籍文本的正误真伪。可以说，校勘是古籍整理的首要任务。王鸣盛说："欲读书必先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① 陈垣云："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② 校勘古籍的内容，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总结为三条：一要发现错误，二要改正，三要证明所改不误。这就要求校勘者不仅要具有扎实而渊博的文献知识，而且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丰富的词汇知识。相对而言，作为明代汉语载体的明代白话文献，其讹误程度还并不十分严重，尤其是近年来所出版本，大多经过名家校勘整理，可信度较高。但也不乏失校、误校之处。其中有些错误，就是由于缺乏明代汉语词汇的知识而造成的。

1）失校

烧把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石点头》11："又有开店的，贩去杀了零星发卖，分明与猪羊无异。老少肥瘦，价钱不等，各有名色。老人家叫做烧把火，孩子家叫做和骨烂。"

按，"烧把火"应为"饶把火"，二字形近而误。"饶把火"即添把火，加把火。饶即"添加"义。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如："别看吃饱了，还管饶碗面条。"《笑史·鸷忍部》"食人"条："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汎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小儿呼为和骨烂（春风文艺出版社本误作"和骨灿"），又通目为两脚羊。"

---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

②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

花根 《金》7:“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扯淡!”

按:“花根”,各本失校,注家往往望文生义、曲为之解。或以为“花子(乞丐)根生成的叫花子”,或以为“乞丐坯子”。其实,“花”乃“苍”,二字因手写形近而误。而“苍”又是“娼”的方言记音字。这里是杨姑娘骂张四为“老娼根”,犹今语“婊子养的”。同书57:“不想金莲正在外边听见,不觉怒从心上起,骂道:‘没廉耻、弄虚脾的臭娼根,偏你会养儿子哩!”

施捏佛施烧香 《金》36:“如今施捏佛施烧香,急水里怎么下得桨?”

按:“施”字各本失校。魏子云注为“到了向佛求施的时候,方始捏佛烧香”,误。白维国《金瓶梅词典》释为“临时、旋”,甚是。“施”即“旋”,二字也是因形近而误植,并不是“施”有“旋”义。“旋”在明代汉语里,有“现”、“临时”、“即刻”义,极为常见。见上文第32页。今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方言仍有此语。如河南商水方言说“旋使驴旋撒和”(即临时抱佛脚)。

鸣咂 浙江古籍出版社《李渔全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69:“西门庆则舌吐其口,鸣咂有声,笑语密切。”按,“鸣咂”失校,当为“呜咂”。“呜咂“即接吻,见下文第239页。

打抽手 春风文艺出版社版《生绡剪》3:“却好奚章甫拉了几个同年,送大座师到扬州。一则要在江都县小座师处打个抽手;二则他先要为娘子,访问他父弟的下落。”按,“打抽手”失校,当为“打抽丰”。“打抽丰”又叫“打秋风”,为明代俗语,见下文第189页。

2) 误校

气不分 《二拍》2:“妙观见说到对局,肚子里又怯将起来;想着说到这话,又有些气不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点校说明》中说:“‘气不分’不可解。联系上文来看,‘分’当为‘忿’之误。‘气不分’即‘气不忿,通俗小说中常见。’因而在该篇的原文中,点

校者改‘分’为‘忿’。

按，“不分”、“不忿”、“不愤”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不烦改字。“分”当读为 fèn，与“忿”、“愤”同音通用。《南齐书·王僧虔传》：“庾镇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诗词曲语辞汇释》卷 4“分(二)”条，列举唐宋诗词及元曲中的用例共 23 条，然后总结道：“是知其字本作‘不分’，而‘不忿’与‘不愤’，则因音近而沿用之，又今口语中尚有‘气不分’、‘气不愤’之语，正本此。”

尖教 《金》73：“你看惩惯的少条尖教的，又来打上辈。”魏子云注：“惯的无法(少条)无天，教出了格(尖出来了)。”

按，“尖教”应是“失教”，形近而误。魏氏不加校勘，而以“尖”之本义释之，不得不强作解人。“少条失教”即没有规矩，缺乏教养。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金》40：“好大胆丫头，新来乍到就恁少条失教的，大剌剌对着主子坐着。”即不误。“失”误作“尖”，还见于同书 23：“吴月娘上楼尖了脚。”也应该是“失了脚”。

入刀 《型》32：“詹博古道：‘待我寻着主儿，一百两之外，与兄入刀。’路工编《明清平话小说选》第一集所收《鼓掌绝尘》第 2 回：“我们如今也不要管他什么生钱不生钱，且把这三锭拿来，和你入刀了。”

按“入刀”应为“八刀”，系形近而误校。“八刀”即“分”的拆字隐语。明代文献常用。见下文第 165 页。

替 春风文艺出版社版《生绡剪》第九回：“那飞泉大笑道：‘我替你都是天医院里子孙，怎么分得内外?’”据该书《校后记》所说的体例，“替”为“明显的错别字”，因而校点者“径改”为“与”。殊不知，此为“替”在明代的常用义，见下文第 107 页。校点者的“径改”，属不明明代俗语词而误校。

货 百花文艺出版社版《醋葫芦》6：“我家有个使女要货，若先生有令亲友处用得，小子急于要脱。”据该书《校点后记》所说的体

例，校点者认为"货"后脱了"卖"字，当补。

按，在明代白话文献里，"货"即有"卖"义。《西》1："却又田园荒芜，衣食不足，只得斫两束柴薪，挑向市廛之间，货几文钱，籴几升米。"同书9："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鲤，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隋》18："也只为粗鄙不能为文，只得习武。想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习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韩》4："若得舍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生心愿毕矣。"《恒言》27："如今急切里寻人，能值得多少？不若先把小的胡乱货一个来使用。"《金印记》7："季子学成文武艺，合当货与帝王家。"

2. 标点

给古籍加标点，也是古籍整理的常用形式之一。孙德谦说："不达用字之法，且有失解之患。……句读既明，而义理亦不难得矣。"① 要给古籍加上正确的标点，固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词汇知识。在明代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如果不懂明代语词的特殊意义和用法，也往往造成标点失误。

1）因不明明代俗语词而误断

歪厮缠　又作"歪缠"、"歪死缠"、"歪思缠"、"歪事缠"、"歪厮胡缠"等。明代常用语，即今语"胡搅蛮缠"。《韩》9：我们真是晦气，一位神仙老爷不见了，倒吃这老头儿在此歪厮缠。"《清夜钟》7："况有了几个钱，便有几个不三不四、歪厮缠的相知来走动。"《石》7："气恼不过，偏要与这梦贼歪斯缠，弄他个不利市。"《隋》8："手下人不识好歹，只道兄别处客人，性格不同，酒后难子算帐，故意歪缠，要先称银子。"《木皮词》："更可笑蘑爪当牲来祷告，不成个体统真是歪缠。"《挂枝儿》5"歪缠"："冤家好大胆，反来歪死缠。"《山歌》8"私情长歌"："姐儿生来眼睛鲜，弗知趣后生死命歪思缠。"《三宝》36："咬海干心里想道：'本待借兵邻国，解脱灾危，怎么又撞遇着这

---

① 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四。

等一个妇人，好歪事缠也。'《金》12："堪笑西门暴富，有钱便是主顾，一家歪厮胡缠，那讨纲常礼数。"

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明清平话小说选》第一集所收明末于鳞《清夜钟》7："那魏鸾要吃要穿，两个歪厮，缠人撺掇，崔佑无件不依。"将"歪厮缠"点断，便显得不知所云了。

吃挣 形容发怔、发呆。又作"讝挣"、"意挣"。元代用例见《宋元语言词典》、《元曲释词》四。《牡丹亭》27："我则见香烟隐隐，灯火荧荧。呀，铺了些云霞帧，不由人打个讝挣。"今河南方言仍有此语。

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平妖传》15："却说媚儿在雷太监家没睡没睬，从这一夜打个吃，挣到朝来觉得昏昏闷闷，自觉精神减少。"点校者之所以将"吃挣"强行点断，显然是由于不明其义造成的。

脚色 即写有姓名、年龄、籍贯、出身、职务等内容的名帖，又叫"脚色手本"，比今天的名片似乎更详细。是当时社交场合所必不可少的。《朝野类要》卷三"脚色"条云："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身履历。"《西》30："若要投我部下，先来递个脚色手本，报了名字，我好留你在这随班点扎。"《石》10："一日，正当理事，阴阳生报道：'府学新到的教授来拜。'王知县看他脚色，乃是汴梁人，年二十八岁，由贡士出身，初授湖州训导，转升今职，姓王名从事。"《生》15："仲夔呈进脚色手本，鄂帅喜他是湖广人，一见收用。"

可见，"脚色"应单独成词。但是，《初拍》2："姚乙道：'在下是徽州府休宁县荪田姚某，父某人、母某人。'恰象那个查他的脚色三代籍贯，都报将来。"显然，"脚色"后当断，"三代籍贯"应下属。①

势要 "势要"在元明汉语中有权势、神通义。元曲《包待制三

---

① 此二例采自白维国《明清白话小说若干标点辨误》，《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

勘蝴蝶梦》:"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西》74:"这魔头果是神通广大,势要峥嵘。"《韩》19:"艄公道:'神仙倒有,只是大人倚着那做官势要,在家中不肯理他。"同书25:"我老爷的势要,谁敢不从?"又作"势耀"。《韩》28:"我们野道人有恁么势耀,济得恁事?"又引申为"有权势的人"。《初拍》20:"(裴安清)一清如水,俸资之外,毫不苟取,那有钱财贿势要?"

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版《水浒》2:"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又同书33:"(慕容达)依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显然是误断。①

等 明代有让、使义,例见上文第4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醋葫芦》10:"以后若再去嫖赌等,孩儿就额角上生个火盆大的发背。"其中"等"亦当属下。

2) 点校不辞

例1,《李渔全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67:"见玳安姑着等搭连,玉箫道:'使着手,不得闲。教他明日来与他就是了。'"按,"使着手"不辞,应为"使着,手不得闲"。

例2,中华书局版《金印记》23:"此间便是我亲帏。愁生喜,喜还悲,心切,切泪交颐。"按,"切泪交颐"不辞,应为"心切切,泪交颐"。

3) 当断不断

例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古今小说》32:"文升嫡侄为嗣,延其宗祀居官清正,不替家风,岂得为无后耶?"按,从上下文看,"延其宗祀"后当点断。

例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醒世恒言》24:"却有第二子晋王广,为扬州都总管,生来聪明俊雅,仪容秀丽。十岁即好观古今

---

① 此例采自郭芹纳《小说断句失误二例》,《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

书传，至于方药、天文地理、百家技艺术数，无不通晓。"按，"天文"和"百家技艺"后当点断。

例 3，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 年版《型世言》12："（王指挥）就备了些礼，是端砚、血竭英石、玳帽带……"按，"血竭"后当点断。

4）不当断而断

例 1，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醒世恒言》8："那女子尖尖翘翘，凤头一对，露在湘裙之下。"按，"尖尖翘翘"是修饰"凤头"的，不应点断。

例 2，《醒世恒言》23："光阴似箭，约摸着往来，有数个月。""往来有数个月"是"约摸"的宾语，"往来"后不应点断。

例 3，《型世言》17："那贼在门边排下许多精锐，都带着盔甲，拿着兵器，耀武扬威。马巡抚吃，他收敛进城。"按，"马巡抚吃"后不应点断，应为"马巡抚吃他收敛进城"。

至于所施标点不当，更是常见，可能是由于点校者的疏忽，或校对的失误，这里就不再多举例了。

3. 注释

给古籍加上简明的注释，便于人们阅读使用，是古籍整理的主要方法，也是我国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之一。① 传统训诂学中的文献训诂，事实上就是古籍的注释工作。古籍注释可以注音、辨字、释义，也可以说明语法、阐发章句义理，而排除古籍的语言障碍，即词义注释，是其中的核心工作，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显然，要给古籍中的词语作出准确的注释，就必须明白该语词在当时的特殊意义和用法。如果简单地以今律古，那非陷入望文生训的泥潭不可。上文我们谈到明代的语言资料，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注释本，但即使是名家的注释，也不免有注错的地方。

把势 《牡丹亭》13："牵弓射弩做人儿，把势；一连十个诺来

① 参汪耀楠《注释学纲要》"古代注释史"，语文出版社，1991。

回，漏地。"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注："把势，这里是装样子。"按，"把势"（又作把式）是蒙古语 baqsi（音译为"八合识"、"八哈失"、"巴合失"、"巴合赤"、"巴黑石"等）的借词，有"老师"、"擅长某种技艺的人"、"内行"等义。① 下文有考。

除误注之外，还有不少以偏概全，或仅得其仿佛，因而造成注释不确的现象。

致仕 《恒言》5："（勤自励）累征安庆绪、史思明有功。年老致仕，夫妻谐老。"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注："过去，作官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告老回家，叫做'致仕'。"如按此注，则"致仕"相当于今天的官员离退休。其实不尽然。官员告老还乡固然可以叫"致仕"②，但明清时"致仕"的决不仅限于年老官员，年轻的官员暂时请告回籍也可以叫"致仕"，《生》8："'但尔年尚幼，尸位贻羞，可请告回籍，以俟老成，再图效犬马可也。'枝仙见此书，就与母亲说：'……李家爹爹有书在此，叫孩儿致仕回去。'"又引申可指用具不起作用。《生》2："我这马桶都告致仕，三日不倒哩！终不然改换天朝，叫别人倒了！"

痛决 《牡丹亭》32："险些些，风声扬播到俺家爷，先吃了俺狠尊慈痛决。"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注："痛快，严厉的责罚。"如此注释，仅得其仿佛。当"狠尊慈"听说女儿在后花园与情人幽会时，究竟是怎样'责罚'的，读者仍不清楚。今按，"决"即骂，"痛决"即痛骂一顿。元明以来常见，字又作"攫"、"嚼"（方言音 juê）、"掘"、"绝"等，并音同字异。《剪发待宾》2："你孩儿拿的个信字来，我当与他五贯长钱，你怎生将他痛决了一场？"《金》12："告师父得知，我从来不

① 参张清常《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国语文》1978 年第 3 期；刘铭恕《现代汉语中的一个蒙古语》，《郑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4 期。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② 此义甚古。《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闵子）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

晓得请人，只会白嚼人，就是一能。"这里"嚼"为双关语，既指"咬"，又指"骂"。《客座赘语》卷一："凭怒而以语诟詈之也曰攫。"《醒世姻缘传》64："我就只说了这两句，没说完，他就秃淫秃秪的掘了我一顿好的。"民国十四年河北《献县志》卷十七："骂人谓之卷，亦谓之掘。"民国二十年河北《青县志》卷十一："骂詈曰骂街，亦曰卷，又曰绝，皆无正字。"

零布 《金》32："应伯爵一见戏道：'怎的三个零布在那里来？拦住休放他进来。'"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零布，不成材料的东西。"按，应伯爵骂三个妓女为零布，显然不可以字面求之。此为隐语。"零布"无需用尺，谐音"无耻"，是应伯爵对这三个妓女的绕弯俏骂。①

四、本书的几点说明

1. 断代研究

上文说到，汉语史划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四个大的阶段，而近代汉语又经历了从晚唐五代到五·四运动约 1000 年的发展演变，才成为现代汉语。这约 1000 年间，汉语词汇的面貌究竟如何，怎样一步一步由近代汉语词汇完成了到现代汉语词汇的过渡，仅靠个别词语的考释或某部专书的语词描写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近代汉语约 1000 年的历史，由若干个阶段组成，只有经过对这若干个阶段汉语词汇研究的"量"的积累，才有可能勾勒出整个近代汉语时期的词汇面貌，总结近代汉语词义演变的规律。而词汇的断代研究，便是这种"量"的积累的一部分。尽管政权的更替不一定能够确切反映词汇的发展变化，但在汉语词汇各个发展阶段的实际面貌还没有得到翔实的研究以前，我

---

① 参《社会科学辑刊》，1989 年第 4 期。

们也只能逐步积累，开展断代的研究。正如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中说：

> 研究古代语言，我以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种文学作品的语言，如元剧；也可以是综合这一时代的各种材料，如元剧之外，可以加上那时的小说、笔记、诏令等等。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所谓纵的方面，就是联系起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诗词曲语辞汇释》就是这样做的。入手不妨而且也只能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做起，但到后来总不能为这一小部分所限制。无论是纵的和横的，都应该有比较广泛的综合。

因此，我们截取近代汉语的一个横断面——明代。期望通过综合明代的各种语言材料，以勾勒出明代汉语词汇的大致轮廓。

2. 重在描写

上文说道，前修时贤对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释词功多而描写词汇面貌少。因此，我们希望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汉语描写词汇学的理论，力求比较全面地描写明代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重点放在明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构成、明代汉语的新词新义、明代汉语词义的类聚关系、明代汉语构词法等问题的静态描写上；同时，对明代白话文献的使用问题，亦酌情论述。

3. 取材范围

本书所说的"明代汉语词汇"，主要是指明代汉语中的白话语词，而不是承继前代的古语词，也不是为数众多的风俗、宗教、职官、典章制度、器物、服饰，以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这是因为，古语词只是明代以前各个时代词汇在明代的残留或借用，尽管数量相当庞大，但并不能反映明代汉语口语的实际，不能代表明代汉语词汇的主流。至于专有名词，也不能代表明代的语言特征，对于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价值也不太大。而白话语词，包括方言俗语、市

井隐语、谚语等，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最具有明代汉语词汇的时代特色，是近代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词汇过渡时期较为活跃的一部分，因而理应成为我们考察明代汉语词汇的重点。

本书对明代汉语词汇的界定，主要依据时代可靠的明代白话文献，并尽可能结合有关方言资料，来确定其为明代语词，并力求使两方面的文献资料相辅相成。因此，对于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以及“三言”个别篇目中的语言材料将审慎使用，宁可引用清初文献的佐证，而尽量不用宋元语言的用例。

4. 引用语料

（1）《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的语言研究成果较多，本书举例尽量引用明代其他白话文献，以与之互相证明。所用《水浒传》的材料，多据胡朴安《水浒词典》；《金瓶梅词话》则多据白维国先生《金瓶梅词典》、李申先生《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

（2）本书所举例证，一般为语文辞书未收，且与今义有别者。或前贤虽已有说解，但释义不尽相同，或为之扩充例证者。为避枝蔓，一般不作说明，只在参考书目中列出。

（3）为避繁琐，本书在释词时，对引用较多的文献使用简称。简称与全称的对照见“附录：一、本书主要引用、参考文献”。也免称回、卷、齣数，而径以阿拉伯数字称之。

（4）本书部分条目使用了河南商水方言的例证。河南商水方言为笔者的母语。

第二章　明代白话文献

明代汉语是历史语言，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明代汉语的语音、词汇或语法，都要以传世的明代文献资料为依据。上文说过，明代汉语是近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也是汉语白话的典范代表。各种不同的明代文献，反映口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对研究明代汉语的价值和作用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口语化程度越高的文献，对研究作为汉语白话时期的明代汉语的价值也就越大。因此，明代汉语研究，必须以明代白话文献为基础。从明代汉语内部来说，对研究明代汉语语音、语法特别有用的资料（如《洪武正韵》、《韵略易通》之于语音），未必对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有用或特别有用；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戏曲之于语法研究，几乎仅限于虚词，但对词汇研究却有很大价值）。那么，就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来说，明代哪些白话文献是必须使用的基本材料，哪些文献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们的语言特点是什么，使用这些白话文献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这是我们研究明代汉语词汇首先遇到的问题。

第一节　明代白话文献的类型

就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可资利用的明代白话文献为数不少。兹按其性质分述如下：

一、文学作品

明代白话文学作品，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口语化程度也较高，对汉语白话具有规范的作用，明代汉语的典范性文献，因而也是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素材。反过来，这类文学作品具有比其他白话文献更广泛的读者和听众，人们阅读或听讲这类作品时的主要障碍也就是词汇。因此，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以这类作品为基本素材，显然也有利于提高研究本身的实用价值。

1. 白话小说

白话小说产生于宋代，最初是在"话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经过宋元时代的逐步积累，白话小说到明代形成一个高潮，成为明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明代白话小说，大抵取材于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内容多为轰动一时，并能给公众以道德感化的事件，叙述方式多为编年史式的从头到尾的敷演故事，即所谓"语多俚近，意存劝讽"，"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① 这就要求语言表达上的口语化，也就是冯梦龙所说的"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② 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渊薮。在第一章里，我们曾提到一些白话小说在记录、保存明代汉语词汇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从白话文献的角度，对明代白话小说作一概述。

《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100 回，署名兰陵笑笑生著。尽管该书的作者、写作年代等，至今都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在明代白话小说中，《金瓶梅词话》的口语化程度最高，却是大家所公认的。其语言基础为明代口语，尤其保存大量的方言俗语、隐语、歇后

① 《初刻拍案惊奇・序》。
② 《警世通言》卷十二。

语等等，是研究明代白话词汇时的珍贵资料。

《西游记》 《西游记》100 回，吴承恩著。吴承恩（约 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今江苏淮安）人。该书以明代官话书面语为基础，也记录了不少“乡谈”、“常言”，尤其是保存了大量源于佛教的外来语，也有不少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就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该书是时代可靠的语言材料。

“三言” “三言”是《古今小说》（后改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① 共 120 卷，每卷均为一篇短篇小说。编著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三言”的编纂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宋元或明代的旧本，冯氏径行采录；二是虽原有所本，但冯氏作了较大的改动甚至改写；三是冯氏自己的拟作。“三言”的语言基础，也是明代官话的书面语。至于其中记录的吴方言词，既不如冯氏自己编的《挂枝儿》、《山歌》，甚至也远不及同类性质的“二拍”。

“二拍” 即《拍案惊奇》（后改名为《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共 80 卷，包括 79 篇短篇小说，卷 40《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则为剧本，显然是为了凑足 40 篇的整数。作者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作者一方面认为“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颇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② 另一方面，作者有感于“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③因而“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④ “二拍”的语言类似“三言”，但方言色彩比“三言”还重。

---

① 或以为《醒世恒言》的作者为席浪仙，见 P. 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第 118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②③ 《初刻拍案惊奇·序》。

④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明代白话小说，还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时代较早的《水浒传》和《三遂平妖传》。

《水浒传》 《水浒传》，120回，是明代出现的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由于该书的作者（编著者？）至今不明，其撰著时代也难以考定。近年来，有关学者从该书的语言特征（主要是词汇和语法）考证，认为该书融合了宋代汉语、元代汉语和明代汉语。因而，就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水浒传》只能作为参考材料。

《三遂平妖传》 《三遂平妖传》，20回，罗贯中撰。罗氏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小说、戏曲作家，他吸取和继承了宋、元以来有关记述王则起义的史料、民间传说、小说故事，以及某些笔记杂纂中的神异故事，然后加以融合、整理成《三遂平妖传》。该书语言类似《水浒传》，代表着明代早期甚至元末汉语的语言面貌。至于四十回本的《平妖传》，由于经过冯梦龙的改编，已经不是该书的原貌。所以，就语言研究特别是词汇研究来说，价值反而不如20回本。

除上述几种之外，明代白话小说还有很多，尤其是万历以后到明末清初，是我国白话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就笔者所知，还有如下一些：袁于令评改的《隋史遗文》、无名氏的《英烈传》、杨尔曾《韩湘子全传》、《熊龙峰四种小说》、周游《开辟演义》、无名氏的《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天然痴叟《石点头》、陆人龙《型世言》、金木散人《鼓掌绝尘》、清溪道人（一说方汝浩）《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于鳞《清夜钟》、梦觉道人编的《三刻拍案惊奇》（实即《型世言》的精选本）、无名氏的《隋唐演义》、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邓志谟的《咒枣记》《飞剑记》《铁树记》、陈继儒的《南北两宋志传》、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周清源的《西湖二集》、西湖伏雌教主的《醋葫芦》、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蕙秋散人编的《玉娇梨》等等。

2. 戏曲

我们知道，元杂剧是研究元代白话词汇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从

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王锳的《诗词曲语辞例释》，到龙潜安的《宋元语言词典》、顾学颉和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莫不以元杂剧记录的口语文献为基本素材。明代戏曲对于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来说，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戏曲是明代白话文献中的重要品种之一，明代白话词语在明代戏曲中有比较充分的反映。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戏曲早在元代已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明代戏曲只是承其余绪、推波助澜而已。从明代文学来说，明代戏曲的成就又远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小说相提并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明代戏曲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就反映当时口语的程度来说，自然也不能与白话小说相比，尤其是词曲部分，陈陈相因的套语很多；但宾白部分的白话程度又远远高于明代其他白话文献。因此，对词汇研究来说，明代戏曲文献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品种。利用明代白话戏曲文献研究明代汉语词汇，首先就要分清哪些词汇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哪些是戏曲中常用的套语。另外，明代不少剧作家又创作了别的白话文献，如冯梦龙、凌濛初之于白话小说，李开先、冯梦龙之于民歌等，可与其戏曲文献相互参证。

明代较重要的戏曲文献有：佚名的《白兔记》、《彩楼记》、《金印记》、《高文举珍珠记》、《梁山五虎大劫牢》、《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徐𤢻《杀狗记》，汤显祖《牡丹亭》，《邯郸记》、孙仁孺《东郭记》，孟称舜《娇红记》，吴炳《绿牡丹》，冯梦龙《精忠旗》、《双雄记》、《新灌园》，阮大铖《燕子笺》，徐复祚《红梨记》，朱有燉《团圆梦》、《豹子和尚自还俗》、《黑旋风仗义疏财》，吴玉虹《如是观》，李开先《宝剑记》、《灵宝刀》，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王玉峰《焚香记》，王济《连环记》，李素甫《元宵闹》，范希哲《偷甲记》，姚茂良《双忠记》等。

3. 民歌

民歌是中国文学中的奇葩，所谓“歌咏所兴，自《生民》始”。①《诗经》中的国风、汉魏乐府、六朝吴歌、西曲等等，都大大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审美内涵与艺术表现力。六朝以后，唐诗、宋词、元曲各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民歌直到明代才大量涌现，甚至被认为是明代文学的一绝。陈鸿绪《寒夜录》引卓珂月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

就语言研究的价值而言，明代民歌大抵自然清新，明白如话，有的直以方言口语歌之。不管是文人对民歌的搜集整理，还是文人的拟作，都比正统的诗词创作更加口语化，因而是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宝贵材料。

《驻云飞》 目前所能见到的明代民歌，最早的是成化七年金台鲁氏刊印的《驻云飞》。② 该书包括《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六种。

《词林摘艳》 该书是金元以来文人的民歌拟作，其中的《黄莺儿》、《罗江怨》、《驻云飞》、《象牙床》、《风人松》等原来就是民间情歌，经过文人整理改编而成。该书有明嘉靖乙酉（1525）年刊本，由于该书刻版极差，错误较多，于嘉靖丙寅年（1566）加以修订，并改名为《雍熙乐府》。

《词林一枝》 该书版式分三栏，上下两栏为元明传奇，中间一栏为民歌，共录时尚楚歌《罗江怨》55 首，还有《闹五更》、《哭皇天歌》等，原书四卷，书名题作《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卷首分

---

①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② 本节对明代民歌的介绍，依据台湾东吴大学应忆鹿教授惠赠之《冯梦龙辑民歌研究》第 13—27 页，学海出版社，1986。附记于此，以表谢忱。

题古临玄黄文华选辑、瀛宾郄绣甫仝纂、闽建叶志元绣梓。①

《八能奏锦》 又名《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六卷，汝州黄文华辑，蔡正河绣梓。刊于1573年，录《罗江怨》20首、《哭皇天歌》20段、《时尚劈破玉歌》30段、《急催玉歌》30余段。其中《罗江怨》与《词林一枝》重复，《哭皇天歌》缺佚，《时尚劈破玉歌》歌咏春、夏、秋、冬四时，及琴棋书画、渔樵耕读、士农工商。《急催玉歌》则为情歌，类似于《挂枝儿》、《山歌》。

《南宫词记》 原名《古今大雅南宫词记》六卷，秣陵陈所闻荩卿梓选，陈邦产大来辑次。此书为南曲散套小令集，保存了不少好的民歌。俞彦《题南宫词记》誉为"使市童蚕妾，闻之而倾耳；韵士才人，味之而会心"。

《玉谷调簧》 原名《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调簧》，五卷，吉州景居士辑。所录大抵为海内妙曲、各色酒令、新兴妙曲、讥妓及耍孩儿歌等。

《摘锦奇音》 原名《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宫腔摘锦奇音》，六卷，徽歙龚正我选辑、敦睦堂张三怀绣梓。该书版式分两栏，上栏载民歌、酒令、灯谜等，下栏录元明传奇。民歌部分有《罗江怨歌》、《时尚急催玉歌》、《酒色财气哭泣皇天歌》、《古人名劈破玉歌》、《娘女问答》、《情女占卦》等。

《徽池雅调》 《徽池雅调》原名《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三卷，熊稔寰汇辑、潭水燕石居主人刊。刊刻年代不详，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蒲泉、群明《明清民歌选》甲集均作万历间刊本，共录《劈破玉调》80首。

《大明春》 原名《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宫宫腔乐府点板曲响大

---

① 《词林一枝》版式分三栏，上下两栏为元明传奇，中间一栏为民歌，故该书并不是明代民歌专集。下文的《八能奏锦》、《大明春》、《徽池雅调》、《玉谷调簧》都是如此。

明春》，封面别题《新调万曲长春》，六卷，程万里选，朱鼎臣集，内容多为相思幽怨的情歌。

《挂枝儿》 “挂枝儿”本是明万历后逐渐流行开来的一种民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俚曲”、贺贻孙《诗筏》卷一、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等，都曾论述过“挂枝儿”。这里所说的《挂枝儿》，是冯梦龙编辑的明代民歌“挂枝儿”专集，又名《童痴一弄·挂枝儿》。据关德栋《挂枝儿·序》称，该书共10卷，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约占现存作品的90%左右。同时还有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状貌的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明清民歌时调集》曾予收录。

《山歌》 《山歌》，又名《童痴二弄·山歌》，也是冯氏编辑整理的吴地民歌集。10卷，共收吴地民歌383首（其中包括冯氏评注中说明有异文的别作3首）。内容与《挂枝儿》相似，纯用吴方言写成。冯氏还为部分特殊的吴方言词加了注释。该书是研究明代汉语词汇的宝贵材料，见《明清民歌时调集》。

《黄莺儿》 《黄莺儿》也是冯氏编辑的民歌集，共40首，内容均为“嘲妓”，一无足取，被研究者认为是冯氏作品中的微瑕。但就语言研究而言，其价值却在其他文人拟作的民歌之上，而与《挂枝儿》、《山歌》相媲美。

至于文人拟作的民歌，更是不胜枚举，其语言研究的价值自然不能与真正的民歌相比。

《夹竹桃》 冯梦龙著，又名《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共收描写“郎情女意”的情歌123首（包括《前叙》1首，《后序》1首）。该书《前叙》说：“三句山歌一句诗，中间四句是新词。偷今换古，都出巧思。”因为是文人拟作，语言研究的价值并不太大。

《一笑散》 李开先著，作者是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该书记录了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些散曲和民歌，语言风格介于《挂枝

儿》与《夹竹桃》之间，保存了一定的明代口语材料。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曾据清康熙年间陆贻典刻本影印。

其他如陈铎的《乐府全集》中的《滑稽余韵》、《月香亭稿》、《可雪斋稿》、《秋碧轩稿》、《梨云寄傲》等，王磐的《西楼乐府》，金銮的《萧爽斋乐府》，冯惟敏的《海浮山堂词稿》，刘效祖的《词脔》，高应玘的《醉乡小稿》，朱载堉的《醒世词》，薛论道的《林石逸兴》，赵南星的《芳茹园乐府》等等。路工编的《明代民歌选》曾予收录，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排印本。

4. 鼓词

鼓词是说唱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说话人的说唱底本，原来也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①明代鼓词今天还能见到的，有贾凫西（1590—1674）的《木皮词》，以及爱莲主人序的《二莲花史》。

明代讲史词话作品很多，如杨慎（1488～1559）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澹圃主人的《大唐秦王词话》等，《木皮词》显然受其影响。该书尽管是讲史，但它运用的却不是历史文献中那种文绉绉的书面语，而是从实际生活中吸取了生动活泼的语言词汇，大量采用当时的口语，适当吸收谚语、俗语、歇后语，乃至富有表现力的方言土语等，这些都增强了它的口语化程度。

《二荷花史》是广东木鱼书中较著名的一种，原作者已不可考。木鱼书是流行于广东的弹词，晚明以来流行于珠江三角洲、西江和南路一带。约有五百部，凡四五千卷②。该书用纯粹粤语写成，是研究明清粤方言的宝贵材料。该书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价值，至今似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

① 明代说唱文学中，还有一种"词话"，如杨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澹圃主人《大唐秦王词话》、《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等等，因与鼓词有别，兹不论。

② 参薛汕《话说木鱼书》、《二荷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二、历史文献

除文学作品外，明代某些历史文献中也保留着不少很好的白话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白话文献的写作年代几乎都在明代早期，受元代汉语甚至蒙古语的影响较深，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一是为我们保留了研究外来语的材料；二是可以通过与明代中晚期白话文献的比较，研究汉语词汇在明代的发展演变。这批文献，大部分已经著录于刘坚师的《近代汉语读本》，而且每种原文前面都有简明精当的"题解"，这对我们认识这批白话文献的语言价值至为重要。

《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15卷，著者不详。该书虽系元代初年用蒙古文写成，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语白话译文，却是明代初年写成的。① 白话译文《元朝秘史》"词语俚鄙，未经修饰"，②"其文俚鄙，未经词人译润"。③ 正因为它的"俚鄙"，才成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宝贵材料。

《皇明诏令》 《皇明诏令》，21卷，收录自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到嘉靖十八年明朝各代皇帝的敕书诏令，其中大部分用文言公牍体写成，也有一部分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如卷二的《戒谕诸司修职敕》、卷三《戒谕武臣敕》、④《谕武臣恤军敕》、⑤《戒谕管军官敕》、《御制军人护身敕》、《申明宋纳祭酒学规敕》、《武士训戒录》，卷五《谕天下武臣敕》，卷十七《天热减刑旨》，卷二十一《宣谕承天

---

① 《四部丛刊》影印本称其所据底本为"影元钞本"，或以为元代刻本。按，此"元"即"元来"之"元"，而非元代之"元"。

② 阮元《揅经室三集》。

③ 钱大昕《元朝秘史·跋》。

④ 明嘉靖本作《武职保身敕》。

⑤ 明嘉靖本作《谕武臣抚恤军人敕》。

府百姓》等。①

《正统临戎录》 《正统临戎录》，一卷，杨铭(原名哈铭)撰。该书记录了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的经过。作者系蒙古人，担任英宗通事，所以该书具有较浓的蒙古语色彩。该书有《丛书集成》本。

与《正统临戎录》性质相近的白话文献，还有李实的《北使录》一卷、袁彬的《北征事迹》一卷、杨暄 的《复辟录》一卷、刘定之的《否泰录》一卷、撰人不详的《正统北守事迹》一卷等等。以上诸书，内容大同小异，口语化程度较高，可与《正统临戎录》相互参证。比较常见的是明万历沈节甫辑、陈于廷刊的《纪录汇编》卷十九，收于《丛书集成初编》，较易得到。

《遇恩录》 《遇恩录》，1卷，又名《刘仲景遇恩录》，刘仲景撰，该书是明太祖召见作者的谈话记录。皇帝说的话不容许随便改动，因而得以反映了当时的某些口语实际。该书收入《诚意伯文集》卷一，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

《李善长狱词》 李善长是明初的左丞相、左相国。洪武二十三年，李氏受胡惟庸案的牵连，被朱元璋杀害。《李善长狱词》就是李善长被杀前的审判记录。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必须用当时的口语写成，因而保存了明初汉语的一些原貌。该书收入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百零四，有《四部丛刊》本。

三、会话书

所谓会话书，是指非汉族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因为他们所学的是当时的口语，而不是文言，所以这些会话书也就成了研究明代

---

① 参江蓝生先生《〈皇明诏令〉里的白话敕令》，《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

汉语词汇的参考资料。

《老乞大》 大约在元代末年，高丽流行着两部汉语教科书，也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会话手册，这就是《老乞大》和《朴通事》。“老乞大”就是“老契丹”的音变，契丹是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因此，“老乞大”就是“老中国”。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老乞大谚解》，是高丽汉学家崔世珍用本国口语译写的《老乞大》，写定时间大约是李朝世宗五年(1423)，即我国明代永乐二十一年。所以，该书的汉语部分，大致反映了明初汉语的一些情况。①

《朴通事》 同《老乞大》一样，《朴通事》的原著者及时代已不可考，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也是崔氏译写的《朴通事谚解》。“通事”即翻译，“朴通事”大约是一位姓朴的翻译，《朴通事》也许就是由他所传，因以人名为书名。该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同《老乞大》一样，“是提供了有关语法、词汇的种种语料”。②

《训世评话》 《训世评话》上、下两卷，也是旧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著者李边(1391—1472)，当时任司译院提调辅国崇禄大夫领中枢府事。他有感于“《直解小学》逐节解说，非常用汉语也。《老乞大》、《朴通事》多带蒙古之言语，非纯汉语，又有商贾庸谈，学者病之”，因此撰写此书。该书反映了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语言特点。③

此外，明代还出现了外汉词典性质的专著，这就是火源洁译的《华夷译语》。该书包括《朝鲜馆译语》、《琉球馆译语》、《满剌加馆译语》等八种，均按天文、地理、时令、人物、通用等分门别类，是研究明代汉语外来语的绝好材料。

---

① 参丁邦新《〈老乞大谚解〉序》，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

② 参罗锦堂《〈朴通事谚解〉序》，同上。

③ 参刘坚师《〈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

四、笔记杂纂[①]

笔记杂纂也是明代文献中数量较多的一种，据谢国桢先生估计，约在千种以上。[②] 在这众多而繁杂的笔记杂纂中，也常常能见到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有用的材料。

1. 个别方言俗语的记录整理

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里，我们曾提到明代笔记杂纂对当时方言俗语记录整理的情况，就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明代笔记杂纂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类文献的作者，大都率意为文，并不是有意识地记录整理明代汉语词汇，而只是在有关的记载中偶尔涉及当时的口语词汇而已。这就需要我们披沙拣金地搜求。

2. 成段白话文字的记录

在有些明代笔记杂纂里，偶尔也能见到成段的白话文字。如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太祖御札"条，有朱元璋写给江阴卫指挥吴国兴的四件御札，"半印勘合户帖"条，记载了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圣旨等，均为白话口语体，可与《皇明诏令》中的白话敕令相比勘。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宣谕"条，记顺天府尹率宛（平）、大（兴）二县知县"召两县耆老面谕之"。因为宣谕的对象是普通百姓，所以就"语随时易"，使用了白话语体。如正德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嘉靖三年、七年、九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三年，隆庆二年，万历四年、五年、十八年、十九年的宣谕，就纯用

---

① 笔记杂纂一类文献，向以"小说"称之。而"小说"一词，古今含义不同，本书未取。

②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

当时的口语。

《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条，记载了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的圣旨，也用了当时的口语。

陆粲《庚巳编》卷九“人妖公案”条，记直隶真定府晋州奏桑冲以男装女魇魅行奸事，基本上也是当时的口语。

第二节　明代白话文献的语言特点

上一节，我们分类概述了明代白话文献。那么，作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本材料，这些白话文献具有什么样的词汇特点呢？

一、语体特点：文言与白话夹杂

上文说过，明代是近代汉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个阶段，也是白话作品大量出现的时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白话在明代已经占据了书面语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在汉语书面语中，白话取代文言这场文体革命，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最后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明代，文言文仍然是明代汉语书面语的基本语体。刘坚师云：“在文言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很少有人用纯粹的白话来写文章。”①尽管我们在上一节列举了大量的明代白话文献，而且很可能还是挂一漏万，但是，这批白话文献，在整个明代文献中，仍然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以文言作为通用书面语写成的文献，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汉语的口语实际。事实上，每一种白话文献反映口语的程度是不同的。尽管这些作品的作者勇于运用白话进行创作，但

---

① 《近代汉语读本·编后记》。

是，这些文献总的特点，仍是文言与白话相夹杂。袁宾《近代汉语概论·文献》，曾以《水浒传》第4回、《三国演义》第15回，以及《北梦琐言》卷三、卷四中的几段文字为例，把近代汉语文献反映口语的情况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充分反映；二是有所反映，但不甚充分，多半是文白相间；三是略有反映，即基本上以文言写作，偶尔使用口语词或口语句子。从明代白话文献来看，这三种类型也是普遍存在的。

1. 同一部文献，文言与白话相夹杂。例如，《皇明诏令》中的文言部分占90%以上，白话部分只占极少一部分。又如，明代的白话小说，不管作者署真名还是署笔名、别名，正文用白话，而正文前的《序》、《叙》、《小引》之类的文字，却一概用文言。

2. 同一个作者，文言与白话相夹杂。冯梦龙固然编辑创作了"三言"、《挂枝儿》、《山歌》等白话作品，但他的《智囊》、《甲申纪事》、《笑史》、《中兴实录》等却都用文言。凌濛初的"二拍"是用白话写成的，但他的《后汉书纂》、《南音三籁》、《谈曲杂札》等也都是用文言写成的。

3. 同一段文字，文言与白话相夹杂。如《皇明诏令》卷十七载弘治四年四月三十日《恤刑敕》：

> 其有情可矜、罪可疑、事无证佐可结正、并枷号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便减等发落。答罪的都放了，毋令淹滞。

又如《清夜钟》卷七：

> 崔佑原只是没帐人，只因魏鸾挑置，所以凌虐王氏，至此夫妇仍旧如故。魏鸾以婢妇不安分，触突主母，自速其死。崔佑淫酗暴戾，几至妻子不得保全，亦是自做之孽。至孝童痛母之不欲生，不惮杀身杀人以生之。这段孝心义气，天地为动。

4. 同一篇白话小说中的同一个人物语言，文言与白话相夹杂。如《醒世恒言》卷十七：

> 过善不信，想道："若在外恁般游荡，也得好些银子使费，

他却从何而来？况且小厮日日送饭到学，并不说起不在，那有这事！"又想道："方亲家是个真诚之人，必是有因，方才来说，不可不信。"便唤送饭的小厮来问道："小官人日日不在学中，你把饭都送与那个吃了？"

下文又叙过善交给方亲家执照时写道：

过善又摸出二纸捏在手中，请过方长者近前，说道："逆子不肖，致令爱失其所天，老汉心实不安。但耽误在此，终为不了。老汉已写一执照于此，付与令爱。老汉亡后，烦亲家引回，另选良配。万一逆子回来，执此赴官诉理。外有田百亩，以偿逆子所费妆奁。

二、语言范式：官话与方言共用

明代白话文献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创作时的语言范式，常常是官话与方言共用。具体说来，就是以基本记录白话口语的官话为基本用语，而间或夹杂一些方言词汇。

1. 官话为本

我国汉语方言复杂的程度为世界语言所罕见，所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①"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②既然"言语不通"，人们靠什么来交际呢？这就是超时空的"文言"。宋元以来，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南北交通的空前频繁，特别是北京作为元明首都，已逐渐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促进了汉民族通用书面语的形成。这种汉民族通用书面语，元代叫"汉儿言语"，明代叫"官话"。明代官话，"以北京上层人士的口语为基础，是官吏、商人以及来往各地的其他人们通用的混合语

① 《礼记·王制》。
② 《论衡·自纪》。

言，相当于英语中的 Mandarin，它的习惯用法广泛灵活，但还远不能算作标准语言。"①因此，明代官话既不同于文言时代的"通语"，又有别于明代汉语的任何方言(包括北京话)，而为各地人们所通用。这就是明代白话文献，特别是明代白话小说的基本语体。从《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到"三言"、"二拍"都是如此。这就是明代白话小说得以广泛流传的基础。我们只要拿"三言"同以苏州方言写的《山歌》、《挂枝儿》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种差别。

反过来，如同但丁《神曲》之于拉丁语、莎士比亚戏剧之于英语一样，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秋、家喻户晓的明代白话小说，又进一步推动了明代汉语的规范化，从而向汉语标准语的方向发展。

2. 间杂方言

我们说，官话是明代白话文献的基本语言，但并不排除作者间或使用一些方言词汇的可能性，如《金瓶梅词话》之于山东方言，《西游记》之于江淮方言，等等。另一方面，这些白话作品反映作者方言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第一，各个作者的文化素养、语言能力不同，对明代官话熟悉掌握的程度也有不同；第二，有些方言与官话比较接近，而有些方言则与官话差别较大。但是，总的看来，明代白话作品吸收的个别方言词，是有限的，也是适当的，并不影响它们在各地的广泛流传。相反，有些方言词语用于明代白话作品，既扩大了这些方言词语的使用范围，同时也丰富了明代官话的词汇宝库。

三、时间层次：宋元与明代混合

明代白话文献，相当一部分存在着时间层次上的问题。也就是

---

① 参 P. 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第 1 页。

说，有些名义上的明代白话文献，并不能当作时代可靠的明代文献来使用。造成这种复杂的情况，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作品时代的模糊性

在文言占据统治地位的明代，白话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有些作者尽管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白话进行写作，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署自己的真实姓名，使得一些白话文献的作者失考。作者既已失考，作品产生的时代便模糊不清了。如《钱塘渔隐济颠师语录》，路工据明刊本收入《明清平话小说选》，因不知作者究系何人，只能根据其语言风格大致确定其写作年代。日本内阁文库存有明隆庆己巳（1569）四香高斋平石监刻本，题"仁和沈孟柈述"；明嘉靖年间晁瑮编的《宝文堂书目》，记载了红倩难济颠的平话，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也记载了嘉靖年间杭州说话人讲济颠的故事。所以，路工在文前的《说明》中说：

此本俚语掺杂，文中有不少诗词，疑为元明之际说话人所用的底本。

2. 对本事的继承性

有些明代白话文献，特别是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本来就原有所本，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的再创造与再加工。如《水浒传》是作者在大量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而水浒故事自南宋以来就在民间流传，"见于街谈巷语"。《大宋宣和遗事》里就有不少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所以，日本汉学家香坂顺一在《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前言》中说：

《水浒》并非施氏一人所写，光凭此书词汇上的差别即可断定。许多人已经指出，《水浒》是一部把许多故事添补而成的小说，添补的技巧相当高明，简直天衣无缝！其实，这种"天衣无缝"，只是就故事情节而言，而在词汇方面，则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露出割断的痕迹。我们可以从《水浒》中发现，宋代词汇、元代语言、明代词语用法的凑合，比比皆是，通书缺乏语言

的一贯性。一般来说，如果把它作为语言研究的资料是很危险的。

显然，我们如果要用《水浒传》研究明代汉语词汇，首先就要区分该书所用语言词汇的时间层次，根据各个时代的语言特征，确定哪些是宋元词汇，哪些是明代词汇。

3. 不分时代的编纂体例

明代白话文献时间层次的混乱，有些是由于作者不区分时代的编纂体例造成的。如，编刊于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是几种收录宋元明话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种，所录除个别篇为明人所作外，大多为宋元话本的原始形态。明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著的“三言”，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一般认为，“三言”的材料来源有三种类型：一是收编宋元话本，加以适当的整理加工，如《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范巨卿鸡黍生死交》等。二是采择历代史传、笔记、戏曲故事进行改写，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三是冯氏自己的拟作，如《老门生三世报恩》、《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三种类型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普遍存在，但就比例而言，前两种改编的比例要比《醒世恒言》大得多。郑振铎《醒世恒言·序》云：

> 大概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

其他如《水浒传》、《三遂平妖传》，甚至《西游记》等，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宋元旧本的某些语言特征。

四、词汇成分：汉语与蒙古语杂糅

汉语词汇与蒙古语词汇杂糅，在明代白话文献尤其是明初的

白话文献中大量存在，这也是我们利用这些资料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关于明代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外来语”部分详细讨论，这里仅对造成这种词汇特点的成因试作分析。

1. 时代的影响

明代承元之后，元代统治者的“工作用语”即为蒙古语。所以元代所有的高文大典、诏书敕令，都是先用蒙古语写成，然后译成汉语白话布告天下的。如果说，古白话自晚唐五代以来，应用范围还仅限于“俗文学”的话，那么，从元代开始，白话则堂而皇之地进入社会高层，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应用语体。当然，元蒙统治者决不是有意推动汉语文体的革命，而是作为汉文化素质较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的现实，使他们不得不如此。但是，这却在客观上推动了汉语从文言向白话转移的进程，也促进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明代官话的形成。在这个背景上产生的明代白话文献，汉语词汇与蒙古语词汇杂糅，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2. 文献的性质

明代白话文献中的汉蒙词汇杂糅，还跟有些文献的性质有关。如《元朝秘史》原本就是用蒙古文字写成，洪武年间译成汉语白话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所谓“硬译”现象。还有的文献写的就是蒙古人的故事，也不可避免地夹杂蒙古语词汇。如周宪王朱有燉作于宣德六年（1431）的戏曲《桃源景》：

> [孤云]这达子，你说番语，我不省得，你学汉儿说与我听。
>
> [净云]官人马不见有，下着大雪，那里去寻那马有。
>
> [孤云]这达子，差着你，你怎敢不去。
>
> [净云]我的达达人，法度行害怕有，便冻煞了，也去山的下坡将马寻有。

3. 作者的因素

明代白话文献中的汉蒙词汇杂糅，还跟这些文献的作者有关。

如《正统临戎录》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杨铭。关于杨铭及《正统临戎录》的撰写过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之颇详：

《正统临戎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明英宗北狩始末。考《明史·艺文志》，有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此书末专叙铭官职升迁之事，当即铭所述也。铭本名哈铭，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至英宗北狩，铭与袁彬俱随侍。及从帝还，赐姓杨。……此书所记，与《北征事迹》略同，而详悉过之。惟首尾俱作通俗语。盖铭未必知书，当时口述，令人书之于册尔。

杨铭以通事的身份口述英宗北狩始末，自然会有较多的蒙古语词汇。即如袁彬的《北征事迹》也因"俱随侍"而间杂蒙古语成分，也是很自然的。

4. 幽默的需要

如果说上述几点是明代白话文献中汉蒙词汇杂糅的客观原因的话，那么，明代中期以后的白话文献中也有这种现象，就不能不归结于作者的主观原因了。这就是，为求作品的幽默生动而加进少量的蒙古语词，这跟今天人们说话作文时忽然来上一句外语一样。如《牡丹亭》47：

[老旦指净介]铁力温都答喇。

[净问贴介]怎说？

[贴] 不敢说，要杀了。

[净]却怎么？

[老旦作看丑介]忽伶忽伶。

[贴]叹俺子生的妙。

[老旦]克老克老。

[贴]说走渴了。

[老旦手足做忙介]约儿兀只。

[贴]要烧羊肉。

如果说，这种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还出于剧情发展需要的话

么下一段中的蒙古语词,就是纯粹为追求幽默生动而使用的了。《清夜钟》卷六:

张千户知得,忙赶将来,却也只好眼睁睁看一看几罢了。闷闷的买了壶酒,寻着陈巧坐了。平日学得番语,吃到醉了,编一个"北清江引"唱道:"泼牟麟背了咱哈豚去,恼的咱没有睡。恩他不肯来,抓也留不得。只索买一壶打辣酥,吃个沉沉醉。

按,"泼牟麟"即泼马,詈称。《韃靼译语》"鸟兽门":"马,抹林。""白马,察罕抹林。""海马,打来因抹林。"①"哈豚"即娘子,《韃靼译语》"人物门":"娘子,蛤敦。"一本"蛤"作"哈"②。"打辣酥"即酒,《韃靼译语》"饮食门":"酒,打剌孙。"③

第三节　使用明代白话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明代白话文献相当繁富,其中少数已由历代学者作过精心的整理,而多数还没有经过整理。其中俗体字、通假字、方言记音字大量存在,错字、衍文、脱文等现象也十分严重,给我们运用明代白话文献研究明代汉语词汇带来诸多不便。即使是已经整理过的部分,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标点、注释也常有失误。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

① "牟麟"又作"抹邻"、"母骥"、"牧林"、"抹伦",是蒙古语 Morin 的音译,元明文献常见,见《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 55 页。

②③ 参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 66 页、第 220 页。

一、文字讹误

明代白话文献大多是通俗文学作品，读者对象以市民阶层
主，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些直接就是民间的创作，如民
鼓词等。作者或编者在创作或编辑时，不得不注意到作品读者对
的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因而使用了大量的俗体字、通假字、方
记音字等。此外，同其他文献典籍一样，明代白话文献在长期的
传、刊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字、错简、衍文、脱文等讹
正是由于作者和刊刻者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明代白话文献中
量的文字讹误，这是我们在使用时首先应该注意的问题。

1. 俗字

俗字是相对于正字而言的。正字是指得到官方认可的字体，
字则是指在民间流行的通行字体。俗字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
又随着文字的发展而发展。在手抄文献（如敦煌写卷）里，俗字
连篇累牍。①即便在版刻印刷发明以后，俗字仍然为广大人民
所喜爱，有些最终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承认，因而成为正字。从这
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字与俗字的矛盾，是与汉字的发展演变
始终的。

在明代白话文献中，俗字也是普遍存在的。为避繁琐，以下
文只标出处，不录原文。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之《清平山堂话本》，其中确为明代
的《风月相思》里，就有如下一些俗字（括号内为现代正字）：

徃（往） 咲（笑） 荅（答） 竒（奇） 瘧（虐） 倚（倚） 臺（台

---

① 参郭在贻《〈敦煌变文集〉校议·前言》，岳麓书社，1990；《俗字
籍整理》，《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顾之川《俗字与〈说文〉俗体》，《语言
学》1991年第2期。

(觉)　盻(盼)　逓(递)　詵(说)　觧(解)　夢(梦)　恱(悦)

)　婣(姻)　投(投)　㬉(裙)　偹(备)　悮(误)　襄(衰)

(侣)　悠(怨)　鹏(鹏)　娟(娟)　殑(殒)　兮(兮)　羙(美)

(收)　畱(留)　鋭(锐)　挙(举)

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容与堂本《水浒传》里，也有如下一些字：

(往)　発(发)　逩(奔)　哥(哥)　賛(赞)　偹(备)　光(光)

(商)　尾(瓦)

2. 通假字

通假字是假借字的一种，即在日常使用的文字当中，不用本来定俗成的字形，而写成另外一个意义虽不相关，但音同或音近的。通假字从上古以来一直普遍存在，在明代白话文献中更为严。从本质上来讲，通假字就是写别字，只不过这种别字具有一定"理据"，即音同或音近。通假字与俗字都是文字书写中的混乱现，但二者又有区别。俗体字与其相对应的正体字所表达的完全是个概念，读音、意义完全相同，只是写法上的不同；而通假字与其代表的本字，表达的完全是不同的概念，读音上可以是音同，也以是音近。它们仅仅是在书写者的笔下，偶尔相互代替而已。另，一个本字可以有若干个通假字，而俗字与正字之间通常只是一一的关系。

明代白话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通假字，几乎可以说是不胜枚触目皆是。正如清人王引之所说："以借字读之，便窒碍难通；以

本字读之，则涣然冰释。"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白话文献中，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作品，使用的通假字是不同的，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这里我们仅以明代白话小说为例，具体分析一下明代白话文献中的通假字。

1)从语音关系考察，通假字与本字之间大致有两种情况。

A. 音同

即通假字与本字的声、韵、调完全相同。如：

交：教(三遂 1/11)　　苏：酥(三遂 10)

带：戴(三遂 13/三拍 21)　　川：穿(三拍 30)

豹：暴(三拍 6)　　荒：慌(三遂 1)

担阁：耽阁(三拍 12)　　马头：码头(三拍 16)

打秋丰：打秋风(三拍 16)

B. 音近

即通假字与本字声、韵相同而声调不同。如：

不题：不提(三拍 1)　　打话：搭话(三拍 18)

阻当：阻挡(三遂 13)　　真宝：珍宝(三拍 22)

到退：倒退(三遂 2/三拍 24)　　闹烘烘：闹哄哄(三遂 12)

一注银子：一主银子(三拍 11)

或者是通假字与本字韵相同，声相近。如：

倍着：陪着(三拍 26)　　扒上：爬上(三遂 10/欢 1)

坍墀：丹墀(三拍 9)　　荡酒：烫酒(三拍 1)

相是：相似(三拍 23)

2)从对应关系考察，则有以下四种形式。

A. a 通 b 式

即通假字与本字是一对一的关系。如：

蓦生：陌生(初拍 27)　　挫过：错过(三遂 13/初拍 23)

---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经文假借》。

东瓜：冬瓜（三遂 5）　　　凛列：凛冽（三遂 2）

宾铁枪：镔铁枪（三遂 16）　魂不赴体：魂不附体（三遂 19）

B. a 通 b、c 式

即通假字与本字是一对二的关系。如：

稍信：捎信（三拍 1）　　　不采：不睬（三拍 5）

花稍：花梢（三拍 28）　　　喝采：喝彩（三拍 5）

C. a、b 通 c 式

即通假字与本字之间是一对二的关系。如：

棹子：桌子（三遂 1）　　　蚤饭：早饭（三拍 21）

卓子：桌子（三遂 10）　　　朝饭：早饭（初拍 2）

勾：够（三拍 20、西 1/5）　转钱：赚钱（金 15/72）

彀：够（三拍 19、西 15/17）撰钱：赚钱（三遂 3、三拍 12）

抄闹：吵闹（三拍 29、牡丹亭 14）

炒闹：吵闹（初拍 17、二拍 34、三拍 24）

D. a、b 通 c、d 式

即通假字与本字之间是二对二的联系。如：

鹘突：糊涂（三拍 22）　　　作踏：糟蹋（三遂 3）

分付：吩咐（三遂 1、欢 4）伏事：服侍（三遂 1）

3. 方言记音字

如果说俗字、通假字还可以从字的形、音、义上找到"理据"的话，那么明代白话文献中还有一种方言记音字，则纯粹是由于方音的相同而相互代替。这是一种特殊的通假字。如果单从形体或意义上看不出记音字与被记音字之间的任何关系，必须联系到作者的方音，才能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面善　《隋》34："叔宝看来有些面善，想起是旧时村学同窗狄去邪。"《高文举》4："我看起二位，真个有些面善一般了。"《醋》12："我道有些面善，原来就是熊先生。"《恒言》3："（美娘）抬头一看那人，有些面善。"《型》9："只见中间一个管哨将官，有些面善。王喜急

促记不起，那人却叫人来请他去营中相见。"《三拍》7："华旗牌得了命，就细看那救他的人，不惟声音厮熟，却也面貌甚善。"《笑倒》"四等亲家"："两秀才同考四等，于受责时曾识一面。久之联亲，于会亲日相见。男亲家曰：'尊容曾于何处会过来？'女亲家亦曰：'便是面善，一时想不起'。"《二拍》17："老姥一见闻小姐举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妆过了，一时想不出。"

在凌濛初笔下，"面善"有时又写作"面染"。《初拍》2："(周少溪)只见一个娼妇，站在门前献笑，好生面染。"同书6："狄氏欲待起身，抬起眼来，原来是西池上曾面染过的。"同书35："(周秀才)又起去叫道：'陈德甫先生，可认得学生么？'德甫相了一相道：'有些面染。'"

按，在明代汉语里，"染"，日母；"善"，审母。二字皆为"言前"韵。据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吴方言"染"字有文、白两读，文读音z(如"传染病")，白读音ȵ(如"染衣裳")。凌濛初是浙江湖州人，属吴方言区，遂将"善"记作"染"字。①

缠染　《二拍》31："(陈喇虎)死后，家人信了人言，道癞疾要缠染亲人，急忙抬出，埋于浅土，被狗子乘热拖将出来，吃了一半。"《型》16："萧季泽料理仲升丧事，不上十余日，不期这疾最易缠染，却又病倒。"《西湖》29："旁边人都道：'这伤寒是个时病，善能缠染。……倘或缠染，为害不浅。'"又："若是时病缠染，此亦天数矣。"

按"缠"、"传"，在明代汉语里，同属禅母，言前韵。所不同的，一为开口呼，一为合口呼。

多　《初拍》1："不要零卖，不要零卖！是有的俺多要买。"同书23："不要说道无颜面见令尊，传将出去，小生如何做得人成？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坏了？"《三拍》9："耿埴也时常做东道，尝教他留些酒肴请董文，道：'不要睬他，有的多把与狗吃！'"同书19："凡人多

---

① 参袁宾《近代汉语概论》，第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有做差的事，大丈夫不妨直认，何必推人？”《如是观》16：“可恨那些官儿，二圣、国仇与你什么相干？多该重处才是。”同书25：“我每多是东京百姓，久没金邦，幸得岳爷奋力大战，杀得金酋连夜北去，我们才得重见天日。”

按，上引各例中的“多”，均为“都”的记音字。据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①，吴方言“多”读 təu，而 əu 与 u 又是同一个音位。因而得以“多”记“都”音。

类似这样的方言记音字还有很多。如：

发醋：发怵（《西》26）　　那动：挪动（《三拍》27）

拗水：舀水（《西》25）　　念年：廿年（《欢》5、《生》17）

动喃：嘟囔（《三拍》27）　　耽茶：端茶（《三拍》29）

插号：绰号（《三拍》7）　　会：为（《恒言》33、《初拍》39）

及不过：只不过（《隋》22）　　仔么：怎么（《三拍》17、《清夜钟》7）

能：然（《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10、12）

4. 错字

在明代白话文献中，错字也是非常普遍的。造成错字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A. 形近致讹

即二字字形相近，刊刻者一不小心，写了错字。如：

错字	**正字**	**出处**	**版本**
怡好	恰好	《欢》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拔转	拨转	《欢》9	同上
决措	决撒	《恒言》25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痾屎	屙屎	《初拍》21	岳麓书社，1988
渐愧	惭愧	《西》3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①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73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梵语	咒语	《英》60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打抽手	打抽丰	《生》3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篮衫	蓝衫	《三拍》1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昧心	昧心	《三拍》22	同上
徽州	徽州	《型》16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吃酒	吃酒	《型》18	同上

B. 音近致讹

即因二字读音相近，刊刻者或点校者不小心写了别字。这种情况与方言记音字颇为相似，二者的区别在于，方言记音字一般与被记字不同音，只是在作者的方音系统里，才与被记字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而音近致讹，纯粹是读音相近而写别字。从出现的频率来说，音近致讹要比方言记音字少得多。

错字	正字	出处	版本
嗅着	诱着	《欢》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衬进	蹭进	《初拍》17	岳麓书社，1988
闻醉	噇醉	《清夜钟》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春设	春社	《初拍》29	岳麓书社，1988
弩嘴	努嘴	《初拍》31	同上
匹体	匹敌	《清夜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何蒙	荷蒙	《英》6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挫过	错过	《恒言》5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华船	划船	《三拍》22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C. 连写致讹

即有些复合词经常可以连写，刊刻时常常意在此而写作彼，又失校对，遂致讹误。如：

父母 《欢》1："他父母日重一日，那里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按，据下文，"他父母"，应为"他父亲"。下文写花林料理完他父亲的丧事后，"不料母亲病重，相继而亡。"

卖办 《欢》1："（三官）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卖办些酒食，拿到花家门首。"同书10："我家有一个短工，挑水劈柴，走动卖办，一应是他。"按，据文意，"卖办"均应为"买办"。

买与 《欢》5："刘玉想道：'大分是强盗劫去，买与他家的了。'"按，据上下文意，"买与"应为"卖与"。

至于刊刻中常见的增笔致讹、减笔致讹、变笔致讹等现象，更是所在多有，这里就不详加讨论了。

5. 脱文

脱文即漏脱了文字，明代白话文献中也很常见。造成脱文的原因，大约有两种。

A. 有意脱文

有意脱文是由于编刊者的主观故意而造成的脱文。明代白话小说常有淫秽性的描写，编刊者为了保持其所编刊的文献在内容上的"纯洁性"，或根据自己的好恶而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删削，以免诲淫诲盗，贻误青年。如金圣叹腰斩《水浒》、《金瓶梅》的"节本"（又叫"洁本"）。《石点头》卷十一的《江都市孝妇屠身》、卷十四的《潘文子契合鸳鸯冢》，都因作品内容上的有伤教化或过于淫秽，而被删除。至于删除的形式，又有两种情况：

一是任凭编刊者的主观臆断及好恶，恣意肆虐，径行删削，而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种删削，内容上固然保持了作品的"温柔敦厚"、"雅正可观"，但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已失其本来面目，而且容易欺骗不知底细的读者，因而不能作为语言研究的材料，如《水浒传》的金圣叹批评本、《金瓶梅》的李渔批评本（又称"崇祯本"），读者如果不与全本相比勘，简直看不出经过了什么样的删削。

另外，如果在一部作品内部采取这种删削的方式，那就更能掩人耳目了。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石点头》卷四《瞿凤奴情愆死盖》："（方氏）忙将手去掩上大门，一霎时弄出许多狂荡来。狂兴一番，两情难舍，恨不得并作一个。"（97页）据与中州古籍出版

社校点本相比勘，在“狂兴一番，两情难舍”之前，还有104字被删除；在“两情难舍”之后，又删削了“紧紧抱住，接唇咂舌”8字。像这一类删削，在章培恒整理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刘耀林等整理的《西湖二集》中，为例甚多。

另一种是删除的文字以□□代替。如岳麓书社1990年版“二拍”中，《初拍》卷六、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六、卷三十四、《二拍》卷十八、卷三十四、卷三十五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削，而删削之处，均以□□代替。

B. 无意脱文

无意脱文是指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因某种客观因素而造成的脱文。有的是原本刊刻质量不高，致使个别字词漫漶不清，后来人们在刊刻时，便以墨钉代之。如《二拍》4：“(张贡生)心中无事自惊惶，日日恐遭他假母怒；眼里有人难撮合，时时任换□□生来。”《恒言》21：“先生道：‘和尚输了，□□□□□□千界。’”顾学颉校云：“据下文，此句应为‘一粒化不得三千界。’”《三拍》25：“受害的凡杭、嘉、严、宋、绍、温、台七府，□□□数百万间，人民数千万，是一个东南大害。”

有的是由于脱简，造成整页文字的脱漏。这种脱简可能发生在一部作品的开头，如路工编《明清平话小说选》第一集所收《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也可以是在作品的中间，如《生绡剪》卷16：“那瓶芳到也是斟酌，心里转道：‘生俚句，见赏于女娘已为奇矣。又复见赏于令主人之娃，岂不殒福！敢问令主人之娃尊表？”其中“心里转道”与“生俚句”之间显然有脱简。还可以是在作品的最后，如《三拍》16：“后来姚明准‘强盗得财杀人’律，转达部官，复取旨处决了。可是(整理者注：以下残失)”。像这种脱文，只有靠别的版本来补足了。

二、句读

同其他古籍一样，明代白话文献的句读，是靠作者记述时的思维层次来显示的，读者只有正确辨明句读，才可以正确理解原文的意思。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部分经过整理校点的明代白话文献，已加上了新式标点。但这些标点仅仅代表着校点者对原文的理解，不见得与作者记述时的思维层次完全符合，因而常常造成失误，这也是我们使用明代白话文献时应注意的问题。

明代白话文献被误断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几种：

1．因误解作者原意而误断

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新 1 版《石点头》2："现有方姨娘做保山，不是我与房下草毛白付。你亲家前年放学归来，可到晚女婿盐商谢客人处，问令爱便知焉。"

按，"草毛"即"毛草"，草率义。"白付"即"告诉"义。校点者显然误解了作者的原意，而在"白付"下点断。据上下文意，应于"草毛"下点断，"白付"属下。①

例二，《清夜钟》8："钱氏早已看破，道：'你做人直致，言语迂疏，怕惹他两人怪，以后也须留心些！'""直致"不词。"直"即直率，上文有云："叔叔是个疏狂不照管的。大兄与高氏嫂的不是处，常去对二兄说，不知二兄随地即传与大兄了；二兄与王氏嫂有差处，常与大兄说，大兄随即说与二兄。"所以钱氏才说他"做人直"。"做人直"必然导致"言语迂疏"，所以应于"直"下点断，而以"致"字属下。

例三，《小说》26："却好见三个客人，两个后生跟着，共是五人，正要收拾货物回去，却从门外进来客人，俱是东京汴梁人，内中有

① 中州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虽于"草毛"下断，但脱"白"字，仍与原意不尽相同。

个姓李名吉，贩卖生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393页）按，"进来"是"三个客人，两个后生"的谓语，"客人"是"俱是东京汴梁人"的主语。当于"进来"后点断，"客人"应属下。

2. 因不明俗语词而误断

在第一章第三节《明代汉语词汇与古籍整理》一节里，我们曾举了类似例子，这里补充一例。

象意　《初拍》32："唐卿一人在船中，象意好做光了。"

按，"象意"，又作"像意"，"像心像意"。明代有三义：(1)高兴。《隋》22："这宇文惠及不过是个蠢才，晓得甚趣，只取一时像意而已。"《小说》10："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与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同书22："唐孺人听见丈夫说子母都发开，十分象意了。"同书17："此后知观来只须留在房里，一发安稳象意了。"《二拍》1："(太守)看见零零落落，纸色晦黑，先不象意。"

(2) 满意，满足。《初拍》2："除非去做娼妓，倚门卖俏，撺哄子弟，方得这样快活象意。"同书13："儿媳两个，到嫌长嫌短的不象意。"《二拍》3："孺人道：'我只为女儿未有人家，日夜忧愁。'妙通道：'一时也难得象意的。'"《醉》9："又是半晌，侧边的道：'你已像意，也该丢了让我罢。'"

(3) 自由自在，纵情。《恒言》8："今后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还像得他意！"同书23："这海陵像心像意，侮弄了许多时节。"《型》24："只是这些土官像意惯了，羞的是谒参上司。"

显然，上引《初拍》32例句中的"象意"是(2)义，此句应作"唐卿一人在船中象意，好做光了。"

3. 当断而未断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白话小说选》下册所收《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即《初拍》22)："却是这些富人，惟有一项不平心，是他本等。"按，"不平心"即不是出于公平之心，见利忘义，赚昧心钱，故下文又说："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别

人的好，争做歹。”应将“不平心”属下，作“是他本等”的主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平妖传》30：“温殿直与众人见殿上空荡荡地，只见哪吒一行人正在殿门，只听得佛殿上有人叫道……”

按，哪吒是殿上的泥塑，“一行人”应指“温殿直与众人”。因此，应在“只见哪吒”后点断。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初拍》27：“是年辛卯，俊臣以父荫得官，补浙江温州永嘉县尉，同妻赴任。就在真州闸边，有一只苏州大船，惯走杭州路的船家姓顾，赁定了，下了行李。”

按，“惯走杭州路的”是修饰“苏州大船”的而，不是修饰“船家”的。应于“惯走杭州路的”后点断。

4. 标点不准确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明清平话小说选》第一集所收《清夜钟》7：“（崔鉴道）：‘列位爷，杀死魏鸾是我，不干他老人家事，只缚了我去。’众人道：‘你这样个小厮，杀得人，官须不信，到官是罪，你替不得的？’”按，“杀得人”后应点问号，以表疑问。“你替不得的”后亦无问意，应点句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初拍》1：“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按，“也办不成甚货”不应点问号，而应为逗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二拍》7：“那女儿只得十来岁，未知什么头脑？见父亲在时往来的，只说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

按，“未知什么头脑”亦应点逗号，而不是问号。①

---

① 本节部分例句，采自白维国《明清白话小说若干标点辨误》，《中国语文》，1983 年第 5 期。

第三章　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上)

从本章起，我们分别讨论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以期揭示明代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与主要特征。

第一节　古语词

除基本词汇外，任何词汇系统都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古语词，用以丰富该词汇系统的表现力。尽管明代汉语已是近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其词汇系统不可避免地要继承一定数量的古语词。因为近代汉语是从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发展而来的，其词汇也必然要吸收一些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词汇中有生命的成分。即使在近代汉语阶段，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汉语词汇作为一个词汇系统也已经不是昔日之旧，但个别词汇在明代继续使用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个别作者为追求典雅，偏爱古语；某些文体(比如戏曲)具有一定的写作程式和相应的套语，也常常使用古语。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古语词在明代白话作品中的比例。

一、古语词的时间层次

从来源上讲，明代汉语古语词来源于明以前的各个时代，因此，这里所谓“古”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正如清人段玉裁所说：“古今

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①我们既然以明代汉语词汇为考察对象，那么，明代以前已经出现的汉语词汇都应该看作古语词。因此，这里所谓"古语词"，既包括上古、中古语词，也包括晚唐到宋元时期的古代白话语词。

1. 先秦

小奚 《恒言》29："后房粉黛，一个个声色兼妙；又选小奚秀美者数人，教成吹弹歌曲，日以自娱。"按，"小奚"即小男仆、小童。实际上就是家庭奴隶。据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奚》，早在甲骨文时代，"奚"即具此义。郑玄《周礼·天官·序官》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以为奚。"

绸缪 《西》38："那寺中的和尚，见他们与太子这样绸缪，怎不恭敬？"《欢》22："后来见本空、了凡绸缪日甚，便是勾尼姑，乃是人人可捉之事。"《小说》19："杨公自与李氏到官舱里同寝，一夜绸缪，言不能尽。"《恒言》23："母大怒，将弥勒痛棰戒训，关防严密，再不得与哈密都卢绸缪欢狎。"《娇红记》10："果得和他半晌绸缪，我也拼着三生守。"《二拍》24："脸儿貼了脸儿，你一口，我一口，吃得甚是绸缪。"按，"绸缪"即缠绵，亲热。《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毛传："绸缪，犹缠绵也。"

君子儒 《绿牡丹》15："前番君子儒，怎变作高阳一酒徒？"按，"君子儒"指见识高明的儒生。《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小星 《石》1："青姐道：'卖身之婢，收备洒扫足矣，安敢争小星之位？'"同书9："贤弟于飞之后，定当在小星之列矣。"《欢》10："妾身当为君之小星，家事数千金，尽归于府。此乃偿令祖亡金之报。"同书16："爹爹原命奴为小星，焉敢越礼。"

---

①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按，上述各例中的“小星”均指妾。此义源于《诗经·召南·小星》。毛传：“小星，众无名者，三心五噣，四时更见。”郑笺：“众无名之星，随心噣在天，犹诸妾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也。”

竖子　《金》97：“谁知竖子多间阻，一念翻成怨恨媒。”《绿牡丹》21：“竖子何足道，良朋肯再过。”

按，“竖子”犹小子。《战国策·燕三》：“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

2. 两汉

阘茸　《金》48：“参照山东提刑所掌金吾卫正千户夏延龄，阘茸之材，贪鄙之行。”

又作“阘冗”。《石》6：“周六又是阘冗不学好的人，总或有搭空地，也未必肯去及时耕种。”

按，“阘茸”(冗)，指卑贱低劣的人。司马迁《报任安书》：“今以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贾谊《吊屈原赋》：“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

缧绁　《欢》16：“先生，想你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恒言》1：“我当初若没有恩人，此身死于缧绁。”

按，“缧绁”本指拘缚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史记·管晏列传》：“越石父，在缧绁中。”同书《太史公自序》：“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月旦　《绿牡丹》20：“漫商量若个高低，月旦从今有定题。”同书27：“昨日覆考呵，关防最明，衡评自清，从前月旦今番定。”

按，“月旦”指品评人物。《后汉书·许劭传》：“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数奇　《绿牡丹》20：“为甚的对春风泣数奇，仰屋梁嘘冷气。”

按，“数奇”指命运乖舛。《史记·李将军列传》：“大将军青亦阴受上戒，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卤簿　《金》70:"夏提刑见他升指挥管卤簿,大半日无言,面容失色。"《小说》22:"举襄之日,朝廷以卤簿送之。自皇太后以下,凡贵戚朝臣,一路摆设祭馔,争高竞胜。"

按,"卤簿"指皇帝外出时的随从仪仗队。应劭《汉官仪》下:"天子车驾次第谓之卤簿。"

行在　《通言》8:"崔宁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当夜失火,不见了一个养娘。"又:"即时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宁到行在歇泊了。"同书20:"后来打听得车驾在杭州驻跸,官员都随驾来临安,计安便迤逦取路奔行在来。"又:"那官人是高邮军主簿,家小都在家中,来行在理会本身差遣。"

按,《绮谈市语·宫殿门》:"行在,都下,日边。"本指天子所在的地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遂囚建诣行在所。"裴骃集解引蔡邕曰:"天子自谓所居曰'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

3. 魏晋南北朝

案酒　《西》20:"今奉大王命,在山巡逻,要拿几个凡夫去作案酒。"《石》13:"众人都来吃他公道,随把袄子换了,沽了两角酒,并些案酒之物,大家吃了一回,各归本营。"《牡丹亭》49[丑]"要果酒、案酒?"[生]"天性不饮。"周祈《名义考》:"今谓折俎曰案酒,谓膍曰下饭。""案酒"又作"按酒"。《西》41:"那唐僧与你做得师父,也与我做得按酒。"《石》9:"看那按酒的,乃是鹿脯、鹅鲊、火肉、腊鹅、青梅、绿笋、瓜子、莲心,共是八碟。"《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古今方言大略":"呼下酒具为添按。"

按,"案酒"、"按酒"均指下酒的菜食。此词产生于魏晋南北朝。陆玑《毛诗草木鸟草虫鱼疏》上"参差荇菜":"荇,一名接余,……鬻其白茎,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齐民要术》卷九"作菹藏生菜法":"茎与水深浅等,大如钗股,上青下白,以苦酒浸之为菹,脆美,

可案酒。"①

白汤 《金》5："那妇人先把砒霜倾在盏内，却舀一碗白汤来，把到楼上。"《锦笺记》20："呀，药在里头番了，如何好？省得师父骂，背他搀些白汤。不效，不干我事。"

按，"白汤"指不加任何佐料的热水。《齐民要术》卷八"脯腊"："作脆腊法：白汤熟煮，接去浮沫。"又"羹臛法"："去大骨，白汤别煮椠，经半日久，漉出。"同书卷九"饼法"："著酪中者，直以白汤溲之，不须肉汁。"

趁 《大劫牢》4："这厮走了也。走到天涯，趁到海峤。不问那里，赶将去。"《初拍》33："不想遇着荒歉，六料不收，上司发下明文，着居民分房减口，往他乡外府趁熟。"

按，"趁"即赶、追逐。此义习见于六朝文献，参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唐宋文献仍常见，参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犯 《金》76："大凡还是女妇人心邪，若是正气的，谁敢犯边？"《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后庭花，一曰尾犯。"

按，"犯"本指侵犯，用于国家，义为侵略；用于个人，尤其是妇女，则是侮辱，奸淫。《搜神记》卷十一"乐羊子妻"条："后盗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经律异相》卷二十三引《生经》："凶众遥见，即生恶心，淫意隆崇，欲以犯之。"

呜 《金》："两个相搂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呜咂有声。"《牡丹亭》12："他兴心儿紧嚥嚥，呜着咱香肩。"同书30："待噙著脸恣情的呜嘬，些儿个，翠偃了情波，润红蕉点，香生梅唾。"《山歌》2"姐儿生得"："小阿姐儿好象五夏六月个星长脚花蚊子，咬住子情郎呜呜能。"

按，"呜"即亲吻，此义习见于六朝，见《中古汉语语词例释》。

---

① 此例采自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词汇例释》"仗酒"条。

倒屣　《绿牡丹》15："急忙倒屣出庭除。(作呼介)钱妈妈，快转来！"

按，"倒屣"即匆忙迎客的样子。《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屣迎之。"

分张　《双忠记》4："倏忽的程期迢，又早分张。"《高文举》7："高文举岂是铁石心肠，为功名权将恩爱两分张。"《牡丹亭》50："老夫国国难分张，心痛如割。"

按，"分张"即分离，王羲之《杂帖》："分张何可久，幼小故疾患无赖。"

4. 唐

选青钱　《高文举》19："辛苦萤窗有数年，看一日选青钱。"《绿牡丹》5："十年铁砚未磨穿，尽道青青万选钱。"同书26："外边人不晓得，见取出白丁案首来，只道我眼花落井水中眠，谁知暗中不识青钱选。"《燕子笺》12："春闱刻日青钱选，把偷香手好生一磨炼。"《恒言》11："下官曾应过制科，青钱万选，莫说三个题目，就是三百个，我何惧哉！"

按，"选青钱"比喻文辞出众。《新唐书·张荐传》："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鹭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

措大　《恒言》35："像阿哥如今随了这穷措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尽心，并不见一些好处。"《初拍》20："我想恁般一个寒酸措大，如何便得做状元？"《绿牡丹》13："这滴溜溜的措大，又没有象简绯袍，莫把眼儿忒放高了。"《三拍》28："(张秀才)是个平地神仙，岂是穷酸措大！"《笑赞·德行》："世间天来大德行都用钱买，这些穷措大何足言也。"《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朕已改考为伯，忝尝失所，况汝穷措大，妥帖固其宜也。"

按，"措大"指那些贫穷寒酸的书生。《朝野佥载》："江陵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资暇集》下"措大"条："措大，代称士流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醋宜作措。"

值得注意的是，“措大”在明代已不限于指书生。《欢》20：“（公子道）：‘娘子可见我两个小使回了么？’商氏道：‘不曾见。’公子道：‘这般措大。’”参见江蓝生先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中《说“措大”》一文。

方面　《诏令》5：“尔等居方面之职，任风纪之司，所辖郡县官吏，其才之贤否，治之得失，必皆周知。”《初拍》22：“我也是方面官员，怎便到此地位？”《石》3：“本朝洪武年间，钱塘人吴敬夫，有子吴惦，官至方面，远任蜀中。”

按，“方面”指官员主管一方政务。《新唐书·倪若水传》：“冗官擢方面，皆以为下迁。”《通雅》卷十九：“任一方曰方面。”

张皇　《型》17：“若是真有胆力的人，识得定，见得破，看定事，做得来到，何必张张皇皇，惊吓里边，张大自己的功？”又：“看项彦臣布置，力能灭贼，不必张皇。”

按，“张皇”即慌张，慌忙。陆贽《兴元论解萧复状》：“今萧复劝朕令幸江陵，表状之中，张皇颇甚。”

5. 宋元

宋元与明代最近，明代不少白话作品或在宋元已具雏形，或是在宋元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因此，宋元汉语词汇较多地保留在明代作品里。明代汉语词汇与宋元汉语词汇也最为接近。

没揣的　《娇红记》41：“瞧着是和非，真和假，没揣的使我心中想。”《牡丹亭》10：“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绿牡丹》12：“风流想像几无剩，只道相看定可憎。这没揣的情肠，教我向何处冷？”

按，“没揣的”即猛然地，无端地。元曲中常用，见《宋元语言词典》、《元曲释词》。

没巴臂　《红拂记》19：“我如今空手没巴臂，半日仓皇，一天憔悴。”《西湖》12：“象《琵琶记》上道：‘脚长二尺，这般说谎没巴臂。’”

又作“没巴鼻”。《平妖传》40：“圣姑姑不得神剑，又失了神刀，

好没巴鼻。”

又作“没把臂”。《二拍》2：没把臂一双窄袖，忒狼犺一对宽鞋。”

按，“没巴臂”(没巴鼻)、“没把臂”即无所凭依，没有根据，宋元白话作品中常用，见《宋元语言词典》。《鸡肋篇》：“熙宁初，有士子上书迎合时宰，遂得堂除，苏长公以俚语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臂使奸邪。’”

铺兵 《西》2：“大众听说，一个个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铺兵，送文书，递报单，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醋》4：“全失者，以铺兵失去紧急公文，及旗牌官失去所赍虎符论。”

按，元代曾设“急递铺”，即专门负责传送紧急公文的驿站。“铺兵”即“急递铺”里的杂役。

元宝 《韩》22：“(退之)叫库中取元宝一锭，赏劳秦济，分付秦济且回家安歇一宵。”《通言》24：“王定没奈何，只得来到下处，开了皮箱，取出五十两元宝四个。”《恒言》37：“算来三十万，要六千个元宝锭，便数也数得一日。”《型》32：“果然时必济去，拿出两个元宝。”《鼓》32：“杨员外又去取了两个元宝送上。”《清夜钟》6：“今圣上不吝帑藏，献一级便骗元宝一个，那一级是临阵得来？”《水东日记》卷十一：“今呼五十两重银锭曰元宝。”

按，《元史·杨湜倖传》：“上钞法便宜事，谓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有偷滥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用之便。”

二、明代汉语吸收古语词的方式

以上我们从古语词的来源考察了明代汉语古语词的时间层次。古语词作为明代汉语词汇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其使用方式上的特点。在明代白话文献里，使用古语词的原词原义固然为其主要方式，但有时也使用古语词的割裂形式；或词形不变，却用

其引申义；有时古语词仅仅作为复音词的一个词素；有的仅仅是用典，从而形成了明代汉语吸收古语词的不同方式。

1. 使用原形原义

即明代汉语中的古语词，与其来源中的用法，从词形到词义完全相同。上一节我们所举的古语词基本上属于这种方式，这里再举数例。

汤 《西》14："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烧些汤来，与我师徒们洗浴洗浴，一发临行谢你。"又："只见那老儿，早具脸汤，又具斋饭。"《初拍》37："仲任纵情好色，荒饮博戏，如汤泼雪。"《欢》3："（月仙）一面又去烧汤，与丈夫洗澡。"

按，上述各例中的"汤"均指热水。此为"汤"之本义。《论语·季氏》："见不善如探汤。"《孟子·告子上》："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

赆 《金》77："西门庆陪他坐的待茶，又送赆礼与他。"又："连尚举人搭他家，就是两分香绢赆仪。"《隋》36："一封是送叔宝赆仪，一封是送秦老夫人菽水之资。"《石》1："此时符县见郭梓中了探花，尽来奉承。闻知起身，水路送舟船，旱路送车马，赆仪程仪，络绎不绝。"《四声猿·狂鼓史》："[判]俺殿主有薄赆，令下官奉上。[祢]小生叨向天廷，要赆物何用？"《生》13："道士辈办斋办饭，送赆送仪，自不必说。"

按，"赆"即为人送行的赠物。《孟子·公孙丑下》："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

少艾 《韩》5："汝年纪小小的，妻子又少艾，如何不思想接续祖宗香火，说出这等绝情绝义的话？"《小说》2："如今田氏少艾，何不就招鲁公子为婿，以续前姻。"《恒言》23："侍嫔道：'重节少艾，帝得之胜百斛明珠。娘娘齿长矣！自当甘拜下风，何必发怒！'"《二拍》20："妻巢氏，妾丁氏，妻已中年，妾尚少艾。"同书35："那两个奸夫见了少艾女子，分外动火，巴不得到一到手。"《庚巳编》卷三

"西山狐"："妪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

按，"少艾"指女子年轻貌美。《孟子·万章上》："知好色，则慕少艾。"

2. 使用古语句的割裂形式

即有些古语词与其来源中的古语词同义异形。明代的用法是由割裂古语而成的。

弄璋 《双忠记》4："你此去不须谦让，凡百承顺，莫思故乡。若得弄璋时节，管取我家门永绍宗支。"《金》31："今日是你西门老爹加官进禄，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该唱这套。"

按，"弄璋"即生儿子。《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郑笺："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

齐耦 《绿牡丹》29："不是韩香，谨辞齐耦，岂敢邀非望？"

按，"齐耦"指门第不相称的婚姻。《左传·桓公六年》："公子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

鱼豕 《绿牡丹》2："略雠鱼豕冀成书，敢言藻鉴凭删取。"

按，"鱼豕"即"鲁鱼亥豕"的缩略形式，指文字形近而传写讹误。《抱朴子·遐览》："书三写，鲁成鱼，虚成虎。"《吕氏春秋·察传》："有读史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似，豕与亥相似。'"

所天 《金》64："相内政而有道，主中馈而无阙。重积学而和睦内眷，尊所天而举案齐眉。"《恒言》17："逆子不肖，致令爱失其所天，老汉心实不安。"《石》2："自来妇人既失所天，唤作未亡人，言所欠惟一死耳。"

按，"所天"即丈夫。郑玄《仪礼·丧服注》："父者，子之天；夫者，妇之天。"蔡邕《女赋》："当春之嘉月，将言归于所天。"明代白话作品中也常见妻称夫为"天"。《高文举》11："[丑云]小姐，怎么叫做'别地天'？奴婢不知道，望小姐教导。[占云]梅香，夫乃妇之天也，

是叫他前妻再嫁一人。"《挂枝儿》10"孤孀"："只得嫁一个并家的新人也，天，你在重泉不要恼。"

3. 使用引申义

有些古语词从字面上看，与其原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从意义上看，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引申用法，即同形异义。

狂且 《三拍》5："如这狂且再来，妹当手刃之，也是轰烈。姐姐不必介意。"同书27："野花艳偏奇，狂且着贪想。浪思赤绳系，竟落青丝网。"

按，"狂且"这里指嫖客，浪子。该词虽源于《诗经》，但这里用的已经不是原义了。《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传："狂，狂人也。且，辞也。"

鲰生 《高文举》13："念鲰生学疏才浅，办赤心报主当先。"同书22："鲰生何幸，披荆得出危丛，沐深恩感无穷。"《绿牡丹》16："空教眼热楼头采，问鲰生可有福堪消在？"《燕子笺》27："鲰生久仰威名，未申展谒，今趋虎帐，殊过龙门。"

按，上述各例"鲰生"均为自谦之辞，犹言小生。其实，在上古汉语里，"鲰生"为詈辞，义为浅薄无知的小人。《史记·项羽本纪》："鲰生教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尽可王也。'《集解》："鲰生，小人貌也。"

泥金 《高文举》7："贤婿今日往京畿，听我从头嘱咐你：此回若得身荣贵，早把泥金报我知。"《绿牡丹》1："正花烛，泥金报至，乐事喜相寻。"同书8："到如今辣后回思，恐断泥金信。"同书29："老师，你好例促新妆，趁泥金报喜初开榜。"《恒言》25："老夫蝉冠虽敝，拱听泥金佳报，特为仁兄弹之。"

按，"泥金"本指书写喜报的金粉。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喜信"："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上引各例中的"泥金"，指用金粉书写的中举喜报。

门墙　《燕子笺》36："门生不才，蒙老师首录，只恐菲劣，有玷门墙。"《绿牡丹》16："闻知阃阁留娇爱，幸门墙不作闲待，愿上温家玉镜台。"同书17："想就是沈翰林要覆试，较门墙只怕太史亲质对。"

按，"门墙"原指建筑物的入口或墙壁，这里引申指师门。《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

梓人　《绿牡丹》2："宙合大社中，当以此作为冠，即付梓人便了。"

按，"梓入"在这里指刻字工人。原义指木工。《仪礼·大射》："工人士与梓人，升自北阶两楹之间。"郑玄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属。"

鹅眼儿　《金》33："谁知你将香炉折爪哄我，受不尽你家虔婆鹅眼儿闲气。"按，"鹅眼"谐音"饿眼"，即凶狠的目光。原本指一种劣质的钱。《宋书·颜峻传》："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个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

4. 只用作复音词的词素

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古代汉语的某些词语已由独立的词变为不独立的(或不独用的)语素了，只作为明代汉语复合词的一个构词成分。

痊可　《如是观》7："[生]元帅贵恙，幸得痊可了些么？[外]咳！怎能痊可吓！"《恒言》6："王臣病了两个月，方才痊可。"

按，"痊可"即痊愈。其中"可"指病愈，六朝时已见。《全晋文》卷二十七王献之《杂帖》："今服药，尽温燥理，冀当可耳。"《南史·王茂传》："遇其卧，因问疾。茂曰：'我病可耳。'"此义明代亦偶有用例。《金》53："可霎作怪，一从许了谢土就也好些，如今热也可些，眼也不反看了。"但更多的是，"可"只作为"痊可"这个复音词里的一个词素来使用。

三推六问　《欢》1："那知县未免三推六问，那老人家又那里受

得刑起，死去还魂，押入牢中，做着一桩疑狱。"《高文举》19："有日审出真情，我把你六问三推。"《自还俗》："则被那做贼的一个个见放着榜州之例，拿住呵怎禁他六问三推。"

又可简称"推问"。《金》9："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问。"

按，"三推六问"（六问三推、推问）即审判罪犯。其中"推"的盘诘、审问义，至少六朝时已常见。《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攸年十三，疑之，谓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有奸。'衢寤，乃推问，果杀人亡命。"明代只作为一个词素使用了。

作伐 《东郭记》7："前日有一官人逢大小姐于此径中，说道亲口许他，特央俺作伐。"《高文举》5："自古道：'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就叫院子作伐，谅必听允。'《绿牡丹》16："二兄这般说，敢有甚么人家，要老夫作伐么？"《小说》5："御史公若不嫌弃，下官即当作伐。"《恒言》7："此来非为别事，特求少梅作伐。"《二拍》2："今日是个黄道吉日，特着老身来作伐行礼。"《醋》5："小可寻得绝妙一门亲事，今日特来作伐。"《玉娇梨》1："杨御史道：'偌大长安，岂无一富贵之子可嫁？小弟明日定要作伐！'

又作"执柯"。《型》18："王太守道：'岂止进而已，意待招他作婿，敢烦先生为我执柯。'

按，"作伐"、"执柯"即做媒。其中"伐"代指媒人，"柯"代指婚姻，均为化用《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5. 用典

即古语词的使用仅仅是一种用典。

鲁酒 《金》67："山前曲径更添滑，村中鲁酒偏增价。"《醋》1："何氏便道：'员外到来，无甚款待，聊备鲁酒，幸勿见嫌。'"按，"鲁酒"即薄酒，劣酒。《庄子·胠箧》："鲁酒薄而邯郸围。"

识荆 《恒言》2："长安城中，闻得孝弟许武之名，争来拜访识

荆。"《二拍》8："幸郑、李二兄为绍介，得以识荆，固快夙心，实出唐突。"

按，"识荆"即初次见面认识。李白《与韩荆州书》："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曳白 《绿牡丹》："曳白难遮丑窘，两英才许赘侯门。"同书17："免教曳白，还他满挥。又非请客，还他切题。"《歧路灯》61：（胡星居）自幼原有三分浮薄聪明，也曾应过祥符童试，争乃心下不通，因曳白屡落孙山。"

按，"曳白"又作"拽帛"。《旧唐书·苗晋卿传》："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唐摭言》15"没用处"："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等主试，禄山请重试。……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帛。"

郎当 《绿牡丹》10："世事竟何常，颠倒到文章。任旁人拍手笑郎当。"《挂枝儿》8"裹脚"："为你身子消瘦了，为你行步好郎当。"《牡丹亭》40："自小疙辣郎当，郎当；官司拿俺姑娘，姑娘。"又："他到此病郎当。"《初拍》26："老和尚刚是日里弄得过，那话软郎当，也没力量再举。"

按，"郎当"即疲惫，没精神。《笑史·巧言部》："（唐）玄宗小字三郎，幸蜀时，过梓潼县上亭驿，问黄幡绰曰：'车上铃声，颇似人语。'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人之颓败及身病摧靡者云郎当。"《客座赘语》卷一："其败事曰郎当。"《碧鸡漫志》卷五："郎当，俗称不整治也。"《建宁县志·风俗》："呼人衰惫曰郎当。古诗有'鲍老郎当舞袖衣。'"

第二节　方言词

方言词也是明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全面研究明代汉语方言词汇，无疑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第一，资料缺乏。明人著书立说，虽各有其编纂目的和主旨，但均没有明确的记录方言的意图。因此，明代文献中的方言资料极其有限，只能披沙拣金地去搜求。第二，明代文献中的方言资料大多是作者率意为文，有时并非作者的母语。如沈榜《宛署杂记》中记录的北京方言，由于作者是湖广临湘人，又长期在河南、江苏等地作官，他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记录北京方言，其准确性也有待于其他文献的印证。第三，由于汉语历史词汇和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薄弱，使我们对明代汉语方言所知甚少。但是，我们要谈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方言词又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现在我们只能根据明代白话文献，同时结合作者的方言背景，看看哪些明代词语（当然是口语词），今天还保存在哪些方言之中。

一、吴方言

在明代白话文献中，以吴方言的材料最多，其中尤以冯梦龙辑的《山歌》、《挂枝儿》保留的吴方言材料最多。《夹竹桃》、"三言"也保存了少吴方言词汇。"二拍"与"三言"的语言风格也相当接近，也是保存吴方言词汇较多的白话作品。其他如《欢喜冤家》、《清夜钟》、《醋葫芦》、《西湖二集》、《型世言》、《三刻拍案惊奇》等白话作品，或故事取材于江浙，或作者为吴语区人，自然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吴方言词汇。

搲　吴方言指硬把东西塞给或卖给对方。《恒言》3："(美娘)将银子搲在秦重袖里，推他转身。"《醋》5："周智那里介意，乘着酒兴，狂歌谑笑，无所不至，将个酒杯搲着成珪，抵死要吃。"《三拍》21："(吕达)苦苦里搲他吃酒，李良雨早已沉醉要睡。"

"搲相知"即硬与人套近乎。《小说》1："大娘子不嫌蒿恼，老身惯是搲相知的。"《石》14："也有张鬼熟搲相知的道：'我辈幸与老兄同学，有缘！'《初拍》32："只是那些不曾识面的，一见了狄氏，问知是铁一妻子，便来搲相知。"

又叫"搲家怀"。《三拍》1："只有夏学，时与他搲家怀说话，他也不大接谈。"《字汇》："搲，强以物与人也。"《嘉定县续志》卷五："俗谓强与人者曰搲。"《常昭合志稿》卷六："强与曰搲。"《东台县志》卷十五、《通州直隶州志》卷一："强与人物谓之搲。"《如皋县志》卷八："搲，强与人物也。"

替　明代有与、和、同义。《山歌》9"烧香娘娘"："请你来再无别事，有一句知心话替你商量。"《初拍》26："我是替你说过了，方住在此的，如何又要我去陪这老厌物？"《三拍》9："哥，今还不曾替哥耍，且桶里躲着。"同书 24："替这些学生，也有说有道，好不和气，怎你道他不好？"《生》9："我替你都是天医院里子孙，怎么分得内外？"

心心念念　即一心想着，一心一意。《金》98："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韩爱姐不下。"《小说》1："谁知陈大郎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通言》1："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一路江山之胜，无心观览，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西湖》8："他一生心心念念只好放生。"又："话说寿禅师虽然坐化而去，他却心心念念要度脱众生。"同书 12："(潘用中)心心念念系着小姐，连别个妇人也再无心观看。"

坐启　苏州一带用于行坐、接待客人的房间。《小说》1："三巧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通言》22："那刘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听得是他声音，连忙趋出坐启。"《恒言》9："王三老连忙随着陈

青到他家坐启内，分宾坐下。”又：“（多寿）抱了书包，从外而入，跨进坐启，不慌不忙，将书包放下椅子之上。”

又作“坐起”。《通言》28：“揭起青幕，一个坐起。”《欢》9：“进到店后，又有一重门里边，有一个坐起，十分精洁。”

主腰　即妇女的抹胸。《山歌》1：“青滴滴个汗衫红主腰，跳板上栏干耍样桥。”《挂枝儿》1“愁孕”：“主腰难束肚子大，这等不尴不尬事，如何处置他？”同书2“变”：“变一个主腰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

又作“柱腰子”。《金》73：“妇人叫西门庆：‘达达，你的柱腰子垫在你腰底下。’这西门庆便向床头取过他大红绫抹胸儿，四折叠起垫着腰。”

通陈　《金》53：“钱痰火通陈起头，就念入忏科文。”《小说》1：“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同书10：“梅氏通陈道：‘村庄香烛不便，乞恕亵慢。’”《通言》22：“庙祝放下琉璃灯来取火点烛，讨文疏替他通陈祷告。”

又作“通诚”，音近义通。《白兔记》4：“[净]请老员外通诚。[外通诚介]……”

按，“通陈”（通诚）即祷告、祝告。

铺陈　《挂枝儿》4“送别”：“到晚要自展那铺陈也，到天明还自要卷。”同书5“杂情”：“今日你向我，明日又向他，好似驿递里的铺陈也，赶脚的马。”《山歌》2“打人精”：“馆驿里铺陈知道你接子多少客，积年皂隶打人精。”《小说》1：“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三拍》26：“他假说芜湖收帐，收拾了铺陈，带了个心腹小郎欢哥，一个小厮喜童，来到庄上。”《欢》16：“晚上，卜吕拿自己铺陈与他同睡。”

按，“铺陈”即被褥等床上用品。

匡　《山歌》9：“当初跟随子织女天仙，弗匡道沉埋得我更个凌替。”又：“两人听得吃生能介一笑，弗匡你介忒要风光。”《恒言》3：

"你是个做经纪本分人儿，那匡你会温存，能软款，知心知意。"《八卦阵》4："谁匡今日，俺众头领都皆得志，定有加官赐赏也。"《如是观》14："命乖劣，不匡道如斯痛切。"《初拍》17："却待要扯到床上干那话儿，不匡黄知观见太素不来，又叫太清来寻他。"同书38："谁匡先上了自家坟，讨得这番发恼不打紧，连家私也夺去与引孙掌把了。"《二拍》9："直到得干戈平静，仙客入京来访，不匡刘尚书被人诬陷，家小配人掖庭。"同书10："方氏大怒道：'你就匡我养不出，生起外心来了！'"

按，上述各例"匡"皆"料"义，"不匡"（弗匡）即"不料"。

赵 《山歌》9"鱼船妇打生人相骂"："并弗是羹碗里头拨拨转，支花野味赵谈春。"冯梦龙注："昔年有赵谈春者，善诙谐。吴语谓没正经曰赵，因曰赵谈春云。"《新灌园·灌园邂逅》："问起村学问，乱嚼咀赵介两句。"《戒庵老人漫笔》卷三："今人以虚罔不实而斥其妄行者，则曰赵。"《太仓州志》卷三、《青浦县志》卷二、《昆山新阳合志》卷一，以及《璜泾志稿》等，都有"妄语曰赵"的记载。

左嫁人 《山歌》9"鞋子"："奉劝姐儿，没要自道是脚力大，就是拖脚蒲鞋还胜子左嫁人。"冯梦龙注："吴语再醮曰左嫁人。"

逼疽疽 《山歌》3"小老公"："老公小，逼疽疽，马大身高那亨骑。"冯梦龙注："逼疽疽，吴语，小貌。"

喇茄 《山歌》3"大细"："姐儿养个大细忒喇茄，吃个情哥郎打子两击大背花。"冯梦龙注："喇茄，犹云怠慢。"

大细 《山歌》9"馒子"："过子年三十夜，拿到圆炉上当个火盆，嘆要我支持拜节个茶汤茶水，嘆要我照管个男儿大细个点心。"又"陈妈妈"："我出身原是湖州个大细，当初跟随子织女天仙。"冯氏于同书卷三"大细"条下注："大细，儿女之称。"《吴下谚联》卷一"大细"："子女多者，统言大男小女，毕竟贵男贱女之意多，一似大属男小属女者，自钱塘妓女苏小小名噪一时，后之称儿女者，讳大小而曰大细。"

支花野味　《山歌》8:"姐儿双手扶郎起来,你弗要支花野味了啲叨。"又"歪缠":"小男儿哭我自然会抱,啰要你进来拿拿坐坐,一昧里支花野昧。"同书9:"并弗是虀碗鱼头拨拨转,支花野味赵谈春。"

按,"支花野味"即没完没了地。

二、山东方言

山东方言在明代已属于北方官话系统。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明代白话著作中,作者可以确认为是山东人的,大概只有李开先、贾凫西、冯惟敏等少数几人,贾氏的《木皮词》,李、冯的民歌、戏曲作品,由于受著述体例的限制,记录的山东方言词语很有限。《金瓶梅词话》虽然记录了不少方言俗语,但因其作者迄无定论,其方言归属自然也就成了问题。就该书反映方言俗语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相信,它基本上是以明代官话创作的,其方言背景是山东方言。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若干个方言词语在今天的流行情况,就推断该书的作者及其所属方言。明代的方言词语发展到今天,可能已进入普通话,也可能还是方言,只流行在某一个地区;反过来,今天的方言词,明代则可能是官话语词。《醒世姻缘传》记录了大量的山东方言词语。该书成书于明代还是清代,学术界还有争议。我们认为,方言词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发展应该较为缓慢。即使是清初的作品,在反映明代山东方言这一点上,差异应该不会太大。

至于产生于明清之际的《醉醒石》,作者署名"东鲁古狂生",但书中却记录了大量的吴方言词语,如"弄"(胡同)、"采判"(采办)、"个"(这),个别篇还有明显的北京方言词,如"毛实(内官家人),而山东方言的色彩并不浓厚。因而戴不凡在《小说闻见录》中推测,"东鲁"只是"古狂生"的祖籍而已。

另外,明代有些方言词,今天很可能也同时流行于别的地区,

甚至在明代就同时流行于不同的地区，这也丝毫不足为奇。因为我们说的某地方言词，只是说某地有该词，并不是说只有某地才有该词。事实上，无论是明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一个方言词语常常同时流行于几个不同的方言区。至于北方话系统内各地区之间具有共同的方言词，更是十分常见的。

侔 明代有“比”义，流行于山东、河南一带。《海浮山堂词·财神冤》：“俺是寻常百姓家，怎侔的威严九棘王？”同书《辞署县印》：“俺本是山林中贫贱，侔不的台阁上英贤。”《醒世姻缘传》3：“那前边伺候珍姨的人们，他都是前生修的，咱拿什么侔他？”

按，“侔”即“比”，“侔不的”即比不上，今河南商水方言仍说“侔不里”、“侔不是”。

刺挠 难受，不舒服。流行于山东、江淮一带。《西》52：“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过身来道：‘刺闹杀我也！’《醒世姻缘传》49：“俺婆婆央他，教他续上我罢，他刺挠的不关怎么样，什么是肯。”同书 9：“休了他，好离门离户，省得珍哥刺恼，好叫他利亮快活，扶他为正。”

打夹帐 指虚报帐目以肥私。《金》62：“与你老人家印了场经，只替他赶了网儿，背地里和印经家打了一两银子夹帐，我通没见一个钱儿。”《醒世姻缘传》1：“媒人打夹帐，家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同书 6：“临买他的时，讲价钱，打夹帐，都是他的首尾。”同书 64：‘白姑子又好打得夹帐，每人足五钱，一会众人各甚喜欢。”《笑史·微词部》“打甲帐：“凡交易事居间者索私赠，名曰‘打夹帐’。马仲良督浒墅关，出羡余市田，以赠学宫。其价稍厚，一时居关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语嘲之云：子路与申张同坐。子路讥申曰‘枨也欲，焉得刚？’枨遂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诉之夫子。夫子曰：‘罪在枨。’用牌大书‘打申枨’三字，送子夏。适子夏丧明，认字不真，惊曰：‘谁人打甲帐！’

爬爬 形容房屋低矮。《木皮词》：“爬爬屋三间当了大殿，衮龙

袍穿着一领大布衫。"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铺衬 指旧布片或零碎布头，流行于山东、江淮、河南一带。《醒世姻缘传》92："家人媳妇道：'拿着给我奶奶做铺衬去，叫俺奶奶赔陈奶奶个新袄。'"《聊斋俚曲集·增补幸云曲》7："有补补丁的，拿虱子的，洗铺衬的。"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又作"补衬"。《西》41："那包袱也无什么值钱之物，左右是和尚的破褊衫、旧帽子，背进来拆洗作补衬。"

没捆 《醒世姻缘传》88："这骡情管不是你的，不然，你怎么说的都是没打捆的价钱。"《聊斋俚曲集·禳妒咒》卷一："我就从来没有捆，有了钱来要弄鬼。"

按，"没捆"即没准。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韶刀 《金》30："这回连你也韶刀了。"同书51："俺妈越发老的韶刀了。"

又作"韶道"。《醒世姻缘传》97："寄姐道：'韶道呀！人为你报不平，惹得这么等，还有什么喜处，用着这么笑？'"

又作"勺铎"。《客座赘语》卷一"方言"："其不聪敏者曰鹘突，曰糊涂，曰懵懂，曰勺铎。"

又作"发韶"。《醒世姻缘传》72："媒婆道：'你看发韶么？我来说媒，可说这话，可是没寻思，失了言。'

按，"韶刀"、"韶道"、"勺铎"并音近义通。在明代山东方言中，指不明事理、糊里糊涂、傻里傻气。黄肃秋《醒世姻缘传》注："韶，韶刀；发韶，发膘，招摇。"误。

三、江淮方言

同明代其他白话小说一样，《西游记》也是用明代官话写成的，但作者也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不少淮安方言词语。清代吴玉《山阳志遗》卷四："《西游记》)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阮葵

生《茶余客话》卷二十一："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西游记》中的某些方言词，有些至今还流行于江淮地区。①

㧐 "㧐"在《西游记》里有两义：(1)顶，抵，拦。《西》56："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筑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㧐住钯齿。"此义又作"扛"。《西》40："八戒听说，扛住行者道：'哥哥，这等一个小孩子家，你只管盘诘他怎的？'此义又引申为"碰"。《木皮词》："赤壁鏖兵把鼻儿㧐，拖着杆枪可赋的什么诗？"《匡谬正俗》："或问曰：'吴、楚之俗，谓相对举物为刚，有旧语否？'答曰：'扛，举也，音江。彼俗音讹，故谓扛为刚耳，既不知其义，乃有造㧐字者，固为穿凿也。'"《万历野获编·山人》："(黄白仲)曰：'汝日㧐黄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钱耶？'"

(2) 堆，垒。《西》86："那呆子听长老此言，遂将一包稀烂骨肉埋下，也㧐起个坟墓。"又："想是把那个人头认做唐僧的头葬下，㧐作坟墓哭哩。"这两义均保留在现代江淮方言里。

撤 "撤"在《西游记》里可指用带子或绳子拴、捆。《西》32："那呆子就撤起衣裙，挺着钉钯，雄赳赳，径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同书 35："那孙大圣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芦里面，却将他紧紧扣停当，撤在腰间，手持着金箍棒，准备厮杀。"同书 50："那呆子把钉钯撤在腰里，整一整青锦直裰，斯斯文文，直走入门里。"今江淮、河南等方言仍有此语。

宾郎 《西》53："老君将'金钢琢'吹口仙气，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带，系于琢上，牵在手中。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拘儿，又名'宾郎'，职此之谓。"

厌钝 不顺利，倒楣。《西》20："那老儿，你这们大年纪，全不晓

---

① 本节举例，参见廖大谷等《〈西游记〉中苏北方言词语汇释》，《苏州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事，我出家人远来借宿，就把这厌钝的话虎唬我。”

又可分用。《绿牡丹》28：“脾胃燥时偏要钝，因缘缺处几时完？”《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忧事为钝事。”《生》4：“早来接我一日，就没这节厌事。”

“钝”又作“屯”。《娇红记》49：“想生前缘分屯，谅死后两情殷。”《西》15：“只因累岁屯邅，遭丧失火，到此没了下梢。”

四、其他方言

此外，还有些明代文献反映了明代其他一些地区的方言。虽然记录的多为一鳞半爪，偶尔涉及，也是明代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宝贵材料。

1. 北京方言

明代文献中明确记录北京方言的，似乎只有沈榜的《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二”云：“辇毂上民，声音可入律吕。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宛署杂记》对这种“不可晓”的“里巷中言语”有简略的记载。

1）名词

主人呼雇工曰汉海，雇工称主曰当家的，弹唱人曰倒邋匠，代替人曰挂搭僧，痴人曰傻子，总角曰扬子头。水桶曰稍，树节曰圪(疙)搭，驴骡曰头口，鼠曰夜磨子，狐曰毛大户。

2）动词

扰害曰鬼浑，又曰鬼打锿。修边幅曰张志，又曰拿堂。倩人干事曰累及。追随曰钉(今作“盯”)着他。上市曰赶集。

3）形容词

不明白曰乌卢班，不明亮曰黑古董，语不佳曰胡诌，话不诚曰溜答，语迸出曰二乎诚。语琐碎曰饶道，话多曰急哩咕吉。

在“土俗”篇里，作者也记录了一些方言词语。如：“宛人呼雇工

人为年作，至十月初一日则各辞去。谚云："十月一，家家去了年作的，关了门儿自家吃。"

有的方言词则可以与其他文献相印证。如："内官家人曰猫食。"《醉》8："就叫他在家出人，认作侄儿，其实是个毛实。"同书9："上交的是一辈权势：监厂内官毛实、生事府卫勋戚管家。"

2. 南京方言

记录明代南京方言最可靠的材料是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该书在记述南京风物掌故时，常常涉及到南京方言。另有"辨俗"、"诠俗"、"方言"、"谚语"、"父母称谓"等考释南京方言的专条。如"诠俗"条：

抽取人之财物曰"秋"。詈人之傲而难制曰"牛"、曰"驴"。诮人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也曰"散"，或曰"酥"，或曰"妒"，或曰"矮"。

"方言"条：

其俊快可喜曰"爽俐"，曰"伶俐"，曰"乖角"，曰"踢跳"，曰"倦霤"（秀溜），曰"活络"。好搬弄曰"翻腾"，曰"估倒"。自矜尚曰"支楞"，曰"峻嶒"。交关人物曰"瓜葛"，或曰"首尾"，男女之私通者亦曰"首尾"。

3. 蜀方言

记录明代蜀方言的著作，最可靠的当推李实（1597－1674）的《蜀语》。①该书记录了四川特有的方言词语563条，共约万言。如：

人跃入水底曰打没头，犹吴人之谓打没青也。

以物还原主曰土退。

谓人村曰山巴土猱。

男巫曰端公。《大明律》：凡师巫假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

① 《蜀语》虽著于清初，但李实自1643（崇祯十六年）赴任长洲（今苏州）令后，一直未再回过四川，故其所记当为明末蜀语。

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扇惑人民。

按，称男巫为端公，清代亦然。唐甄《潜书·抑尊》："蜀人之事神也，必冯巫，谓巫为端公。"今四川农村仍有此语。

竹篱笋曰笆。

按，《字汇》："笆，竹篱。编竹围之，即俗所谓笆篱。"《俗书刊误·俗用杂字》："竹篱曰笆，音吧。"

4. 粤方言

明代粤方言的资料，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似乎只有《二荷花史》。该书是所谓木鱼书中较著名的一种，完全用粤方言写成，记录了不少粤方言的特殊词汇。如：

巨地　他们，她们。《夜吊小青》："纵然才色都全了，又怕巨地钟情未必深。"《春游遇美》："摇来系在横塘曲，巨地就整衣妆共上船。"

哩下　眼下，目前。《春游遇美》："哩下劝你抛开且莫论。"又："哩下踏青多下奉香人。"又："哩下点（义为怎）得识她名与姓。"《步访桃源》："哩下我思量到你边。""独系我姊哩下唔曾便。"

点　义为怎，怎么。《步访桃源》："老母点知还又丧。"《闺阁谈心》："聚散人生知点样？"又："你话点能一世共得同房？"

第三节　口语词

口语是与书面语相对而言的，因为二者的词汇特点不同，其应用范围也不相同。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确切了解明代口语词的全貌，但明代某些白话文献，口语化程度较高，为我们了解明代口语词提供了材料。

一、口语词的应用范围

上文说过，明代通俗文学的兴起，使广大下层普通民众逐渐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主体，而描写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必须使用他们的日常口语。各地的风物民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般也是用人们约定俗成的口语词来指称的。

1. 反映各地风俗民情

闹嚷嚷　《宛署杂记》"民风"1："岁时元旦，……戴闹嚷嚷，以乌金纸为飞鹅、蝴蝶、蚂蚱之形，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

撒帐　《西》23："却只是仓卒间，不曾请得个阴阳，拜堂撒帐，你可朝上拜八拜儿罢。"《高文举》10："禀过恩相，待媒婆回去取撒帐本，才好撒帐。"《黑旋风》3："山人，着夫人去卧房中去撒帐。"《宛署杂记》"民风"1："妇进房，令阴阳家一人，高唱催妆诗，以五谷及诸果遍撒，号曰撒帐。"

按，"撒帐"作为一种婚仪，自宋代相沿而来，只是所撒的物品有所不同。宋代除撒彩果外，主要是撒金钱。《东京梦华录》卷五："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谓之撒帐。"《轶暌车志》："太山府君家撒帐钱，大如盏，四十鬼不能举一枚。"①

走百病　《金》24："经济把因走百病被人剜开门，不见了狗，坐在当街哭喊骂人。"《宛署杂记·民风》："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避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五杂俎》卷二："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日游观，谓之'走百病'。"

赶趁人　《西湖》2："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撮弄、鼓板投壶、花弹

---

① 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三，中国书店，1985。

蹴踘、分茶弄水、踏滚木、走索、弄丸、弄盘、讴唱、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道术戏法、吞刀吐火、烟火、起轮、走线、流星火爆、风筝等样，都名为'赶趁人'。"

暖房　《金》61："叫两个妓者，咱每替他暖暖房，耍一日。"《红梅记》33："今朝谢诸兄贺郎，三日后再来暖房。"《蜀语》："婚先日而宴曰暖房"。《西湖游览志余》："迁居而邻友治具过饮曰暖屋，亦曰暖房。"《歧路灯》53："只是连日温居暖房的客，许多应酬。"

按，"暖房"指贺新婚或乔迁的宴会。此指后者。至迟宋代已有此俗，见《梦粱录》卷十八"民俗"。《辍耕录》卷十一："今之人宅与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谓之暖屋，或曰暖房。"

乞巧　《通言》8："郡王道：'摩候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寻常间又无用处。'"《恒言》26："元来七夕之期，不论大小人家，少不得具些酒果为乞巧之宴。"《西湖》5："杭州风俗，每到七月乞巧之夕，将凤仙花捣汁，染成红指甲，就如红玉一般，以此为妙。"《金印记》22："今日是七儿夕佳节，领三老官人之命，着我拿几贯钱，到街坊上买五色丝线、各样果品，以供穿针乞巧之需。"

按，"乞巧"为农历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之夜，青年女子以穿针向织女"乞巧"，以占卜一年的巧拙。《恒言》26："你道怎么叫做乞巧穿针？……因此世人守他（织女）渡河时分，皆于星月之下，将彩线去穿针眼。穿得过的，便为得巧；穿不过的，便不得巧，以此占卜一年的巧拙。"

2. 记录人民衣食住行

海青　《牡丹亭》40："俺如今有了命，把柳相公送俺这件黑海青穿摆将起来。"《山歌》4："新做海青白绵绸，吃个喜虫哥咬破子个两肩头。"同书6："结识私情象海青，因为贪裁吃郎着子身。"《欢》10："至于色衣、青色海青，一应俱有。"《三拍》16："我又寻了一领又蓝又青，一块新、一块旧的海青。"同书30："穿一领不青不蓝海青。"《生》6："睡到五鼓，爬将起来，拿了被包，又将自己青布海青裹

上，用绳结好，急急背了出门。"《秕言》："吴中称衣之广袖者为海青。"

烧刀子 《隋》55："听得说秦王赶了许多路，不曾午膳，送的两瓶烧刀子、小米饭。"《西湖》33："一日，这刘妇人的丈夫佣工回来，带了些佣工钱而回，买了些烧刀子，吃了上床而卧。"《型》9："（崔科）一到，要他酒饭吃，肉也得买一斤，烧刀子也要打两瓶请他。"同书31："大六月吃上许多烧刀子，一醉竟醉死在驿里。"《如是观》9："咱们吃的无非是打辣酥、烧刀子、麸面饭。"《醉》9："晚间买些烧刀子，有钱买鱼肉荤腥，没钱生豆腐葱蒜。"同书12："晓得这人是好酒的，晚间买了三分烧刀子，二分牛肉，请他吃。"

又作"烧刀"。《牡丹亭》9："狠烧刀险把我嫩盘肠生灌杀。"《负曝闲谈》30："挨次到江家兄弟，江家兄弟拿手按着杯子，推说不会呷烧刀。"《乡言解颐》卷二："茶水要勤，烧刀任灌。"《吴下谚联》卷二："恭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清音入耳，依稀短笛之声；香霭袭人，仿佛烧刀之味。"《宛署杂记》"民风"1："烧酒曰烧刀。"今东北有些地方的方言仍称白酒为"烧刀子"。

嗄饭 《欢》9："正将整的嗄饭留下，把残的拿两碗与那使女去吃。"同书10："只见巫云送一壶酒，几碗嗄饭，齐齐整整摆下。"《初拍》27："吃到中间，嗄饭中拿出鳖来。"同书37："满前嗄饭，多是些肥肉鲜鱼、壮鸡大鸭。"

又作"下饭"。《西》20："你师父是我拿了，要与我大王做顿下饭。"《石》10："每日烹调下饭，将其元煮白汁薰洗，无不神效。"《清夜钟》7："自此又只买些熟肉儿，酒店里拿些现成下饭，打些酒，两个自吃。"《名义传》卷十一："今谓折俎曰案酒，谓腥曰下饭。"今浙江台州一带仍有此语。

胡梯 即楼梯。《金》82："春梅恐怕羞了他，连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小说》38："正要上楼，却好春梅关了门，走到胡梯边。"《通言》28："只见青青手扶栏杆，脚踏胡梯，取下一个包来，递给白

娘子。"《初拍》34："弯弯曲曲，走将进去，方是胡梯。"《清夜钟》7："崔佑领他到胡梯边，叫且莫家去说。"《歧路灯》43："慧照笑微微的打楼花门伸头望下看着，也不说话，范法圆早引的胡梯下。"

3. 表现下层社会日常活动

下层社会各界群众丰富多彩的日常活动，如经济贸易、生产劳动、百工技艺、礼尚往来，娱乐游戏等，一般都是用生动形象的口语词来表达的。

打鬼 一种儿童游戏。《宛署杂记》卷十七："正月十六日，小儿多群集市中为戏。首以一人为鬼，系绳其腰，群儿共牵之，相去丈余，轮次跃而前，急击一拳而去，名曰打鬼。"

斗草 一种游戏。《牡丹亭》8："闲煞女郎贪斗草，风光不似斗茶清。"《娇红记》7："我们瞧他在也不在。不在时，去园内或斗草，或打鞦韆，或寻个乖小使，大家耍子去。"同书28："便做道间斗草，喜寻芳，忙拾翠。"《金》19："当下吴月娘领着众妇人，或携手游芳径之中，或斗草坐香茵之上。"《二荷花史》1："见人斗草穿芳径，又见紫骝嘶过绿杨烟。"

斗分子 指众人按股凑钱。《水》24："众邻舍斗分子与武松人情。"《小说》3："我们斗分子，与你作贺。"《石》3："亲邻斗分子作贺，到大大里费了好些欢喜钱。"《三拍》1："不一日，举殡日子到了，众人斗分子祭奠。"《鼓》35："众人听说妓家的东道，都欣然斗下分子。"今河南方言仍有此语。

写 预订。《通言》11："那徐用却自有心，听得说有个少年知县换船到任，写了哥子的船。"《二拍》20"（巢大郎）竟连夜赶到丹阳，撞见乡里正在丹阳写轿，一把扭住，讨取前物。"《乡言解颐》卷二"寺观"条："定戏谓之写戏。"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4. 展示多彩社会人生

口语词往往比书面语词更直接、更准确地摹情状物，更生动、更形象地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因而更便于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

人生和世俗百态。

方头 指顽固不化的人。《南村辍耕录》卷十七："俗谓不通事宜者为方头。"《七修类稿》卷二十七："今人言不通时宜者为方头。旧见《辍耕录》引陆鲁望诗曰：'方头不会王门事。'……'有头强方心强直，撑住颓风不量力。'观二诗之意，方头亦为好称。若以为恶语，是末世之论也。"《证俗文》卷十七："不通时宜者曰方头。"元代写作"方头不律"、"方头不劣"、"不劣方头"、"不律头"，见《元曲释词》一。

胡柴 即胡扯。《西》41："你在这里满口胡柴，绰甚声经儿！"同书68："你这和尚，甚不知礼，怎么敢这等满口胡柴！"《初拍》39："却是脱不得乡气，满口胡柴的，多是不囫囵的官话，杜撰出来的字眼。"《石》2："船上又笑道：'满口胡柴。'苍头道：'胡柴倒没有，只有柴胡。'《南词叙录》："胡柴，乱说也。今人云'被人柴倒'，即此字。"

钻刺 即投机钻营。《恒言》2："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刺，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初拍》10："那韩子文是个穷儒，那有银子钻刺？"同书22："一日得了刺史之职，就有许多人来钻刺投靠他。"《醋》17："（昴星道）适值如来演成此经，正欲上呈陛下，因便着臣赍来，并非钻刺等弊。"《西湖》7："若是要做高官的，都要呵脬捧屁，异常钻刺，方得官爵。"《醉》7："但奈他钻刺不过，凭著这说不省道不省毒心，更有那打不怕骂不怕皮脸，三七分钱，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上台礼仪不缺，京中书帕不少。"同书14："为学生帮赌、帮嫖、帮钻刺，也可留得身定。"

白话 明代有二义：(1)聊天，闲聊。《西湖》12："那时小姐还在楼下与母亲诸眷闲谈白话，虽然如此，却一心记挂着轿前吟诗之人。"《型》3："那李二娘一见便道：'向日杨亲娘说周亲娘标致，果然标致得势！那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醉》13："以后董文甫常去探望，琼琼极忙，也毕竟与他白话一白话。"《鼓》37："表弟，事不宜迟，只管白话，到耽误了工夫。"《生》4："只有一个本府江油县县丞，

是脱洒任达的，常到庵里盘桓白话。”按，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2) 空口说白话，光说不干。《韩》20：“你这人不来烫酒伏侍，只管闲白话，不象个做生意的人！”《鼓》37：“你晓我杨东翁不比别个乡先生，开口定用一名水手，白话定弗能彀。”

动火 垂涎别人的钱财。《小说》1：“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初拍》10：“那王婆接着，见他是个穷鬼，也不十分动火他的。”《二拍》1：“他虽不好古董，见说了值千金，便也动了火，牢牢记在心上。”同书4：“但有心上不象意或是眼里动了火的人家，公然叫这些人去搬了来庄里分了，弄得久惯，不在心上。”引申为垂涎女色。《初拍》26：“老和尚道：‘你动火我的徒弟么？！”《二拍》：“小道人……一眼偷觑着他容貌，心内十分动火。”《二拍》35：“那两个奸夫见了少艾女子，分外动火，巴不得到一到手。”今宁波话仍有此语。

二、口语词的词汇特点

1. 写法灵活，重在记音

口语词是出于口达于耳的，所以它重在记音。书写形式则比较灵活，往往有若干个不同的写法。

仰八叉　仰剌椤　仰百叉 均为一词，即仰面向后跌倒。《金》99：“被刘二向前一脚，跺了个仰八叉。”《王矮虎》3：“仰剌椤阶前直倘（躺）。”《醒世姻缘传》20：“季春江出其不意，望着晁思才心坎上一头拾将去，把个晁思才拾了个仰百叉地下蹬挣。”

另据《元曲释词》，元曲中还有“仰剌叉”、“仰剌擦”、“养剌叉”、“仰不剌叉”等变体。

歪辣骨　歪剌骨　瓜拉姑　歪落骨　歪剌姑　歪剌货　歪剌 均指不正派的女人。《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北人詈妇人之下劣者曰歪辣骨。”《醋》7：“人道你一时那得病来，原来为着这个歪

辣骨，这般哄我！"《金》24："这搓刺骨待死，越顿恁样茶上去了。"《目前集》："抓拉姑，不正之妇也。"《清夜钟》7："那有把结发夫妻撇下在这厢，与那歪落骨缠。"又："你怎骂得他？他歪落骨，你不是歪落骨！"《二拍》14："如今你心爱的县君，又不知是那一家歪刺货也。"《醉》9："我今日为你好，倒着了个歪刺姑气。"《四声猿·狂鼓史》："你临死时和些歪刺们话离别，又卖履分香，待怎的？"又："不想这些歪刺们呵，带衣麻就搂别家。"

2. 尽量使用常见字

人们在记录（书写）口语词的时候，尽可能使用常见字，而不用那些冷僻古怪的本字，以便于记认，通俗易懂。借字与本字之间，一般是同音关系。

胡 《金》25："就是石头路刺儿里迸出来，也有个窝巢儿；枣胡儿生的，也有个仁儿。"同书67："待要说是梅苏丸，里面又有胡儿。"又："我的儿，你肚子里枣胡儿解板儿，能有几句儿？"

按"胡"即槲。《集韵·没十一》："槲，果中实。或作核。"

撒 《金》51："因说韩道国：'你好老实。桌儿不稳，你也撒撒儿，让保叔坐。只相没事的人一般儿！'按，"撒"即榝。《俗语考原》："几案四足有不平者，以小木垫，谓之榝子。"

蒿 《金》89："我把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妇毛都蒿净了。"按，"蒿"即薅，义为拔。《说文》："薅，拔去田草也。"明代文献中也有用本字的。《西》14："有劳大哥送我师父，又承大哥替我脸上薅草。"《新方言》卷二："今山西、淮西、淮南皆谓刈草为薅草。"今河南方言亦有此语。

3. 流行范围更加广泛

从应用范围来讲，方言词也就是口语词的一种。只是方言词往往只在某一个地区使用，是某个特定地域的口语词；而口语词则不受地域的限制，往往在更广泛的地域之内流行。当然，在不同的地区，书写形式还可能有所不同。

搭剌　搭拉　嗒喇　指物体自然下垂的样子。《金》2："通花汗巾儿袖中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西》39："搭拉两个耳，一尾扫帚长。"《醒世姻缘传》95："正说着，半闭了眼，搭拉了头。"《宛署杂记》卷十七："物之下垂曰嗒喇。"

另据《元曲释词》，元曲中还有"荅剌"、"剌搭"、"剌达"等写法。

狼犺　郎伉　朗伉　明代有四义：(1)粗重的、笨重的。《西》42："你虽然认得他，他却不变大的，如狼犺大象，恐进不得你门。"同书47："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象。"同书67，那妖怪神通广大，身体狼犺。"《初拍》1："若不是海船，也着不得这样狼犺东西。"同书5："皆因船只狼犺，行李沉重，一日行不上百来里路。"《二拍》6："把家中细软尽情藏过，狼犺家伙什物，多将来卖掉。"

(2) 不好的，不雅的。《西》22："若论赌手段，凭你在高山云里，干甚么蹊跷异样事儿，老孙都会；只是水里的买卖，有些儿榔杭。"《客座赘语》卷一："不雅训曰朗伉。"

(3) 鼓鼓囊囊的。《二拍》36："虑恐入城之际，囊里狼犺，被城门上盘诘，拿一个大锤，隔囊锤击，再加蹴踏匾了，使不闻声。"

(4) 贪婪的。《三拍》6："一个重开肉食店，狼犺主顾肯令轻回？一个乍入锦香丛，占得高枝自然恣采。"

提溜　提留　滴溜　即提，拎。《金》67："我不管甚么徐内相、李外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溜在监里坐着，不怕他不与我银子。"同书95："那活宝溺的裤子提溜不动。"《醒世姻缘传》57："晁思才狠狠的在脊梁上几个巴掌，提留着顶搭飞跑。"《宛署杂记》卷十七："提曰滴溜着。"

4. 高效能产，表现力强

与书面语词相比，口语词还有高效能产，表现力强的特点。以口语词"打"为例，《说文》训"撞"，《广雅》训"击"。唐宋以来，凡触物皆可谓打。到明代，以"打"为词根的复音词大增。据白维国先生的《金瓶梅词典》，仅一部《金瓶梅》，其中"打"字就有9个义项：(1)摇

在腰上,引申指随身携带。(2)切;割。(3)购买。(4)举;提。(5)摘掉;除下。(6)断送;破坏。(7)触动(心事)。(8)交往。(9)从;自;由。还有以"打"为词根的复音词达85个,如果再加上其他明代文献中的用例,"打"在明代汉语里,除以上9个义项外,至少还有以下义项:

(1) 通"搭",加上,连在一起算。《牡丹亭》18:"三个打七个,是十个。"

(2) 关押,囚禁。《木皮词》:"挑唆的无道昏君把他拿,打在南牢里六七载,受够了那铁锁与铜枷。"

(3) 画。《牡丹亭》3:"刚打的鞦韆画图,闲榻著鸳鸯绣谱。"

(4) 谱曲、度曲。《红拂记》5:"你把那新打的曲唱一个。"

(5) 打探、打听。《红拂记》19:"你止住在此,我与你打个消息来回你。"

至于以"打"为词头的多音词,就更多了。参下文第265页。

有的口语词,原本意义单一,因为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率很高,便不断扩大其内涵,产生了新的引申义,也增加了它们的表现力。

奢遮　哰嗻　唓嗻　在宋元文献里,"奢遮"有二义:一是副词,相当于"很";二是形容词,相当于"出色"。见《宋元语言词典》。明代文献里除此之外,还有更丰富的引申义。

(1) 厉害,形容程度深。《山歌》2:"结识个姐儿忒奢遮,听渠咦讨荷包咦讨鞋。"《初拍》3:"也只是怕逢着哰嗻似他的吃了亏。"同书39:"随你哰嗻伶俐的好汉,但是一分信着鬼神的,没一个不逢着他道儿。"《娇红记》45:"看香消玉减,病体哰嗻。"《牡丹亭》32:"是不提防他来的哰嗻,吓的个魂儿收不迭。"

(2) 能干,有能力。《三遂》14:"二人如此奢遮,不怕大事不成。"《山歌》4:"别人只道是 多年尊长空来往,啰道老人家原有老奢遮。"《三拍》16:"你是个哰嗻的人,明日与你十来个银子,到苏州

盛家母舅处，搀贩些尺头来，也可得些利息。"

(3) 杰出，了不起。《水》17："你便奢遮杀，只做得个缉捕观察。"《恒言》17："过善只因是个爱女，要觅个奢遮女婿为配。"《初拍》34："元来那王尼有一身奢嗻的本事。"

(4) 本事，才能。《二拍》39："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纵有奢遮的一概不用。"又："懒龙既有这一番奢遮，便自藏埋不住。"

没搭撒　没搭煞　没挞煞　没傝僽　没答煞　没答飒　明代有三义：

(1) 没道理，不应该。《西》39："老官儿这等没搭撒，防备我怎的？"同书56："师父，你没搭撒，你供我怎的？"《鼓》12："你说来都是那没搭撒的话儿，这样一匹不识人的畜生，不过带去卖得三五两银子，终不然就彀我们一生发迹？"同书32："哥哥又来说得没搭撒，终不然坐在家里，那银子肯滚进门来？"《小说》39："后来做了一场没挞煞的笑话。"《石》4："大相公好没挞煞，既娶来家，是你的人了，怎说领了去的话？"

(2) 没正经，荒唐。《金》57："哥，你日后那没来回、没正经、养婆儿、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也好。"《初拍》16："又过了两日，那老儿没搭煞，黑暗里已自和那婆娘摸上了。"《清夜钟》8："叔冕身边，有两个最没搭煞、疏狂的酒友乐君、相国祚。"《红梅记》5："后生家没搭煞，一个人在世间，那里不见些美色来？"《石》6："此人原有名有表，因做人没挞煞，不曾立得品地，所以人只叫他是周六。"

(3) 不谨慎，没分寸。《蜀语》："不谨曰没傝僽。"《恒言录》："今吴人以不谨为没傝僽"《宝山县志》卷十四："没傝僽，俗言不谨。"《崇明县志》卷四："没答煞，不知嫌也。"《通州直隶州志》卷一、《如皋县志》卷八："没答煞，不知嫌忌也。"《东台县志》卷十五："不知嫌忌谓之没答飒。"

失张失智　心神不定，失魂落魄的样子。《恒言》16："陆五汉已晓得杀错了，心中懊悔不及，失张失智。"《初拍》29："怪道他连日有些失张失智，果然做出来。"同书30："他平日何等一个精细爽利的人，今日为何却失张失智到此地位。"

又作"没张没致"。《初拍》13："却值文宗考童生，六老也叫赵聪没张没致的前去赶考。"

第四章　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中)

第一节　外来语

借用外来语是丰富词汇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汉文化对域外文化或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表现之一。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因中西交通而涌入中土的中亚语词，有些至今还活在汉语里。如"苜蓿"、"蒲桃"、"安石榴"、"师(狮)子"、"璧流离"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大批源于梵语的外来语进入汉语，带来了汉语词汇的历史性转折。唐宋元时代的民族战争，特别是元蒙入主中原近百年，使汉语吸收了不少源于蒙古语、突厥语的外来语。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宝库，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深远的影响。

任何时代的词汇系统都是该语言历史词汇的结晶。明代汉语中的外来语，是它以前汉语外来语的缩影。其中既有来自中亚诸语言的外来语，又有源于梵语、突厥语、蒙古语的外来语，而后者又构成了明代汉语外来语的主要部分。

一、明代汉语外来语的构成

1. 蒙古语

蒙古语作为元代统治者的母语，在元代曾经给予汉语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洪武帝开国后曾有意消除这种影响，其中也包括语言文字方面的影响。《七修类稿》卷二十一"酒钱元俗"条云：

风俗溺人，难于变也，尚矣。胡元乱华，我国家一洗其弊，宜尽革之。

甚至民间以"元"为讳，也成了明令禁止的对象。《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国初讳用元字"条云：

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十四：

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干支，而不用元旧号。又贸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国号，如南宋写"金"字俱作"今"字，曾见宋列帝御书及妃后翰墨皆然，则又不共戴天仇也。①

但是，语言具有社会性，蒙古语一旦作为外来语被吸收进汉语词汇，便成为全民语言的一部分，而不以任何阶级和集团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到了明代，蒙古语固然因元朝的灭亡而逐渐式微，但在各类明代文献里仍很常见，成为明代汉语外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牙不　又写作"牙步"、"哑步"、"哑不"、"阿卜"、"耶步"，均为蒙古语"走"，元明文献中常见，见《元曲释词》、《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兹补举明代文献中的用例。《如是观》4："[净、丑白]煞，不必

---

① 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

多讲，快些耶步吓!”又:“扯了他耶步!”“快些耶步!”同书9:“秦状元耶步，太子有宣!”同书14:“造化这老儿，拿去罢，耶步、耶步!”《庚申外史》至正十一年:“赫斯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华言走也。”《华夷译语·人事门》:“行，牙不。”

《元曲释词》于“牙不”条下，并列“牙不约而赤”作为异体，似不妥。“牙不”训走、行;“约而赤”(又作约而只、约而兀赤)则训去、离开。“牙不”与“约而赤”固然常常连用，意为“走开”、“走去”，但不是一词。《诚斋乐府·桃园景》:“他道是打剌苏兀该啊，约而兀赤。”

哈喇　又写作“哈剌”、“哈剌儿”、“哈喇儿”、“哈兰”等，蒙古语为“杀”、“杀死”。元明文献中常见，见《元曲释词》、《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牡丹亭》47:“[老旦指净介]铁力温都答喇。[净问贴介]怎说?[贴]不敢说，要杀了。”《拜月亭》3:“闲戏耍，被他拿住，铁里温都哈喇。”罗懋登注:“胡人谓杀为哈喇。”可见，《牡丹亭》之“答喇”(亦见于《紫钗记》28)，当为“哈喇”之误。《如是观》6:“免伊洗荡，免伊哈喇。今日既扶椽辘门，今日既扶椽辘门，哪，特赐青衣一袭，恩宠遇加。”《双忠记》12:“若城池地方官军都来弃甲投降便了，若不归顺，不拘老幼，都与我哈喇了。”

2. 梵语

梵语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入汉语的。自从汉明帝时“白马驮经”以来，梵语系统的佛教经卷传入中国。佛典的翻译、注释，佛经教义的宣讲、普及，曾使中国一度出现“梵唱屠音，连檐接响”的局面，自然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不少梵语词汇。后来随着佛法在中国的日益深入人心，发扬光大，一大批梵语词在汉语中扎下了根，从而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如:阎王、知识、智慧、青眼、因缘、庄严、烦恼、方便、觉悟、天堂、地狱、刹那、魔法、慈悲、无常、解脱、功德等等，已使人们不大能分得清是外来语还是汉语本土词语了。某些佛

教观念、佛教用语已凝固为成语、俗谚，进入人们的日常交际。①有的梵语词作为根词派生出一系列的新词，有的产生出一些引申意义和用法，都使它们成为汉语基本词汇的一部分。

波查　《牡丹亭》55："波查，花阴这答，一般儿莲步回鸾印浅沙。"《高文举》16："一路波查，且喜来到京华。"《如是观》6："遭不幸，受波查，南囚、奚里不争差。"《红拂记》17："自那日波查，死别苍茫，可怜割舍。"《隋》15："叔宝答应会射箭不打紧，受许多的波查。"同书20："稍不如意，这些收礼官苛克起来，受许多的波查。"《生》12："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开门用着他。世间劳碌无休歇，谁能七件免波查。"

又作"波喳"：《金》6："可怪狂夫恋野花，因贪淫色受波喳。"黄元吉《流星马》3："黄廷道狡佞奸猾，背义走路远波喳。"

又作"波吒"。《灵宝刀》19："望相公详察，诉不尽这波吒。"《豆棚闲话》3："可见苏东坡只为这口不谨慎，受了许多波波吒吒。"

又作"驳杂"。《水》4："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金》53："我前日原许的，只不曾献得，孩子只管驳杂。"

按，"波查"、"波喳"、"波吒"、"驳杂"均为困苦、苦难、折磨义。是梵语词。佛经以"波查"状忍受寒冷时的痛苦呻吟声。较早的用例见于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檀越　《金》8："此一篇议论，专说这为僧戒行，住着这高堂大厦，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钱粮。"《小说》4："向蒙张大官分付，实望你家做檀越施主，因此用心，终不成要害你兄弟生命？"同书24："诸位看灯檀越，布施灯油之资，祝延福寿。"

按，"檀越"指施主，本于梵文 Danapati，即"檀那"。《西》93："忆

---

① 参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昔檀那须达多，曾将金宝济贫痾。"《金》57："故此特叩高门，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开疏发心，成就善果。"《翻译名义集》："檀那，又称檀越，檀即施也。此人行施，则越贫穷海矣。"《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梵云陀那钵底，译为施主。陀那是施。钵底是主。而言檀越者，本非正译，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转名为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舍，自可越度贫穷。"

罗刹 《西》59："这芭蕉洞虽有，却无个铁扇仙，只有个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娇红说》5："那婆娘，生的罗刹样，是件不停当。"《三拍》26："只因家中都是罗刹婆，鬼子母，把他眼睛越弄得饿了，逢着妇人，便出神的看。"《西湖》34："果然海外草头王，真是中国恶罗刹。"《七修类稿》卷二"罗刹江"条："今人止知钱塘江风涛甚险，故名为罗刹江。不知其江之中，旧有数石，横截江涛，舟楫经此，多为所坏，因呼为罗刹石，故江亦名之。"

按，"罗刹"实梵文 Rākṣasa 音译之略，原为印度土著民族名，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后，遂成为恶魔的代名词，慧林《一切经音义》卷25："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由此引申为丑陋、凶险。

3. 其他语

除蒙古语和梵语外，明代汉语中还有不少来源于其他语系的外来语。明中叶以后的西学东渐，带来一大批西洋语词，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契丹语、女真语、突厥语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汉语，这就使明代汉语外来语的成分变得相当复杂。可以说，明代是汉语发展史上吸收外来语数量最大、吸收语种最多的一个时代。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远未能充分开展，以致于明代外来语的使用频率、同化过程，以及给明代汉语词汇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等等，至今我们还不太清楚。这类外来语，通常散见于各类作品，使用频率不同，语源也不一样，因而要进行全面的研究，殊非易事。

1)契丹语

契丹族活动于辽河上游一带。公元十世纪初，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到明代，契丹作为一个民族逐渐衰微了，但契丹语却有个别语词保留在汉语里。

曳剌 又作"曳喇"、"拽喇"、"拽剌"、"曳落河"等。义为兵卒。《杜丹亭》47："[老旦]那古里谁家？跑番了拽喇。怎生呵，大营盘没个人答煞。"又："[老旦]曳喇曳喇哈里。……[净]气杀我也，那曳喇哈的什么？[贴]叫引马的去。"《怒斩关平》4："[夫人]曳剌那里？[曳剌上，云]夫人，唤曳剌做什么？"明高启诗："莫笑书生怯，能当曳落河。"

按，"曳剌"系契丹语。《辽史·百官志》2："走卒谓之拽剌。"王国维《古剧脚色考》："曳剌，本契丹语，唐人谓之'曳落河'。《旧唐书·琯房传》："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辽史》作'拽剌'，《百官志》有拽剌军详稳司、旗鼓拽剌详稳司，千拽剌详稳司、猛拽剌详稳司。又云：走座谓之拽剌。《武林旧事》作'爷老'，其所载官本杂剧，有《三爷老大明乐》、《病爷老剑器》二本，当即辽之拽剌也。元马致远《荐福碑》杂剧中尚有曳剌，为胥役之名，此即《辽志》走卒谓之拽剌之证。"

2)突厥语

胡博词 《金》1："勾引的这伙人，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扠儿机，口里油似滑言语，无般不说出来。"同书34："看见那小姐生得标致，就生心调胡博词、琵琶，唱曲调戏他。"

又作"琥珀词"。《通雅》卷三十"乐器"："火不思，即今之琥珀词也。……智见今山、陕、中州，皆弹琥珀词，其制似之，盖浑不是之转语也。"《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俚语"："今乐器中，有四弦长项圆鼙者，北人最善弹之，俗名琥珀槌(疑当为'词'之误)，而京师及边塞人又呼胡博词。予心疑其非，后偶与教坊老妓谈及，曰此名'浑不似'。"

此外，还有"火不思"(《元史》卷七十一)、"胡不四"(《山居新话》)、"虎拨思"(《译语》)、"胡拨四"、"虎拍思"、"琥珀思"(《两般秋雨庵随笔》)、"虎拨思"(《北征事迹》)等异称。据Herbert France《山居新话译注》考证，这个词是突厥语 Qubuz 的音译。①

3)波斯语

佛郎机 波斯语 Firangi，印度斯坦语作 Farangi，阿拉伯语作 Frangi 或 Afrangi。据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这个名称的语源出自对"法兰克"(Frank)的不正确的读法。② 明代有三义：(1)泛指欧洲人，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职方外纪》卷二"拂郎察"条："以西把尼亚(Espana，即西班牙)东北为拂郎察，……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佛郎机，而铳亦沿袭此名。"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的《坤舆图说》所载亦同。

(2)指葡萄牙人。《明史·佛郎机传》："佛郎机，近满剌加，据满剌加地，逐其王。"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三"兵器"："正德丁丑……驀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

(3)称来自西方的大炮。《三拍》5："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预将喷筒裹作人形，缚在马上，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又将神机铳、佛郎机随火势施放，大败北兵。"《万历野获编》卷十七"火药"条："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同书卷三十"红毛夷"条："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用彼所用诸炮。"《明史·兵志》四："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

---

① 参 H. Franke：Beitrage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Das Shan ku sin-hua des Yang Yu，wiesbaden，1965.

②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筹海图编》卷十三"兵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佛郎机"条所载亦同。

（4）阿拉伯语

祖母绿　一种宝石。《通言》32："开匣视之，夜明之珠约有盈把。其他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醋》3："有脚的一发会卖，不拘金猩狮子、玉猫儿、西洋红、祖母绿、花心俏簪、掩鬓、倒插都卖得。"《二拍》5："当面前一粒猫儿眼宝石，睛光闪烁，四围又是五色宝石镶着，乃是鸦青、祖母绿之类。只这顶帽，也值千来贯钱。"《型》24："珊瑚七尺映波红，祖母绿光摇动。"

又可省作"母碌"。《牡丹亭》21："少什么猫眼精射，母碌通明差。"胡侍《墅谈》"祖母绿"条："祖母绿即元人所谓助木剌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绿，其价极贵，而大者尤罕得闻。成化间，官里以银数千买得四两重者一块，以为希世之宝。"

马坚先生认为，"祖母绿"系阿拉伯文 Zumunrud 之音译。①

二、明代汉语吸收外来语的方式

以上我们考察了明代汉语外来语的来源。显然，外来语是明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它从什么时代由何种语言传来，为什么传来和怎样传来等等，而是"要研究它是怎样被同化，也就是说，它是怎样服从或适应借方的

① 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 27 页，语文出版社，1989。

语音系统（包括音节构造）和语法结构（包括构词法）的，它的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引起了借方的规律性，说明词汇中发生的现象及其原因，揭示个别词语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和人民的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① 就明代外来语而言，我们不仅要通过研究，揭示保留在明代文献中的外来语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要揭示这些外来语对汉语词汇体系以怎样的影响，以及它们与明代这段特定历史的关系。明代外来语与明代历史的关系，这里暂不讨论，只就明代汉语吸收外来语的方式，分别举例说明。

1. 音译式

音译式即把外来语连音带义同时吸收过来，也就是用汉语直接译写外来语。这种外来语中的汉字，仅仅用作记音的符号，而与其本身的含义并没有关系。

罟罟　朱有燉《元宫词》：“侍从皮帽总姑麻，罟罟高冠胜六珈。”又：“要知各位恩深浅，只看珍珠罟罟冠。”《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俚语”：“元人呼命妇所带笄曰罟罟，盖虏语也。”

又作“罛罟”。《剪灯余话》卷四“至正妓人行”：“银环约臂联条脱，彩线搂绒缀罛罟。”

又作“姑姑”。《旧京遗事》：“高皇帝驱逐故元，首禁元服元语。今帝京元时辇毂所都，斯风未殄；军中所带火帽，既袭元旧，而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

按，“罟罟”、“罛罟”、“姑姑”均为蒙古语 KulKul 之音译。②

音译式又有全译和节译两种：

---

①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第 94 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② 参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 296－313 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张永言《语文学论集》，第 241 页，语文出版社，1992。

1）全译式①

译词	原词	词义
把都儿	Bādur	勇士
虎儿赤	Hogurči	乐手
虎剌孩	Qulalai	盗贼
兀剌	Ula	鞋
台吉	Taiǰi	太子
撒袋	Sadai	箭袋
把撒	Sasa	再
		（以上蒙古语）
比丘	Bhikchu	僧
比丘尼	Bhikchuni	女僧
头陀	Dhatu	行脚僧
檀那	Tâna	施主
菩提	Bodhi	觉，智
悉昙	Sidha	字母
支那	Cina	中国
摩沙	Macha	豆
		（以上梵语）

2）节译式

译词	原词	词义
撒八	Sabala	忠勇的
乞塔	Kitat	汉人
孛知	Bojibe	舞
莎可	Sügegel	骂

① 本节举例，蒙古语据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梵语据任继愈《宗教词典》。

牙不	Yabuba	走
土实	Tüšimel	官员
		(以上蒙古语)
波罗蜜	Pāramitā	度彼岸
舍利	Sarira	佛主焚烧后之结晶物
罗刹	Raksasa	恶魔
三昧	Samādhi	正定,寂静
和尚	Upadhyaya	男性出家者
沙弥	Srāmanera	初出家者
袈裟	Kasaya	法衣
刹	Laksata	佛寺
忏	Ksama	追悔
劫	Kalpa	灾祸
		(以上梵语)

2. 意译式

意译式即不用外来语的语音形式,而是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创造出一个表示外来概念的新词。因此,严格说来,意译外来语所产生的新词,已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语了。正如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说:"译意的词,因为利用原语言里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①

就明代汉语外来语而言,利用意译式的主要是梵语。

根器 指人的气质、禀赋。佛家把人的禀性比作木,曰根;根能生,犹如器之促进增上作用。《小说》29:"那月明和尚只为这节上,识透他根器不坏,所以立心要度他。"《通言》2:"因他根器不凡,道心坚固,师事老子,学清净无为之教。"《初拍》28:"只要有好根器的人,不可在火坑欲海恋着尘缘,忘了本来面目。"

---

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82。

慈悲 怜悯。佛教称菩萨给予众生欢乐曰慈，拔其苦难曰悲。《西》1："万望师父慈悲！既然有姓，再赐个名字，却好呼唤。"同书17："菩萨看了，心中暗喜道：'这孽畜占了这座山洞，却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此有个慈悲。"

供养 佛家以资养三宝，奉香花、灯明、饮食等为供养。《水》1："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英》5："说毕，进内打点素斋，供养长老。"

供应僧人的饮食亦叫"斋供"。《西》13："及鸡方鸣，随唤从者，却又惊动寺僧，整治茶汤斋供。"同书29："悟能啊，不知你在那个村中逢了善友，贪着斋供。"

法师 梵文Dharmacarya的意译，指通晓佛法并善于讲解，以及致力于修行传法的僧人。《西》11："当日对众举出玄奘法师。这个人自幼为僧，出娘胎就持斋受戒。"同书12："陈玄奘大阐法师，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长安城化生寺开演诸品妙经。"《二拍》34："任生紧闭双目，只不开言，太尉叫去神乐观里请个法师来教解。"

3. 所谓"描写式"

还有些表示外来事物的词语，因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只好另造一个新词来记录这些外来的事物或外来的概念，有时只是在多少可以比较的中土事物上加上"胡"、"洋"、"番"、"佛"等。这类词，有的学者称为"描写式"。① 在汉语史上，这种吸收外来语的方法很早就有，如"胡椒"、"安息香"、"波斯枣"之类。明代仍用这种方法。

胡神 指佛祖。《西》11："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

番语 即外语。明代多指蒙古语。《清夜钟》6："(张千户)闯闯

---

① 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30页。

的买了壶酒，寻着陈七巧坐了。平日学得番语，吃到醉了，编一个《北清江引》。"

番回 本指回教徒，因系阿拉伯人，也可泛指外国商人。《牡丹亭》21："[净]叫通事，分付番回献宝。"又："[净]和尚，替番回海商，祝赞一番。"

番鬼 对外国人的蔑称，犹言"洋鬼子"。《牡丹亭》21："小僧广州府香山嶴多宝寺一个住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

胡人 外国人。《二拍》36："隔得几日，有一个波斯胡人特来寻问，见了王甲道：'君身上有宝物，愿求一看。'"《初拍》1："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人店中坐定……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姓个古怪姓，是玛瑙的玛字，叫个名玛宝哈。"

倭夷 指日本人。《西湖》34："话说嘉靖三十一年，沿海倭夷焚劫作乱，七省生灵被其荼毒。"

三、明代汉语外来语的词汇特点

1. 词无定形，记音为主

由于外来语主要是以译音的形式进入汉语的，也就是说，汉语的构词材料仅仅是作为记录外来语原词语音的记音符号。按说，音译式的外来语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才便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但在明代，既没有这么一个统一的标准，人们在使用这些外来语时，自然也就信笔而书，因而也就形体各异了。

音译式外来语占明代外来语的绝对多数，我们在训释时首先就要注意到这些词的记音性质。尽管它们词无定形，却都可以以读音为线索将它们贯串起来。

哈敦 《剪灯余话》4："胡元运祚俄然歇，远遁龙荒弃城阙。宫里遥冲朔漠尘，哈敦暗哭穹庐月。"

又作“哈嗷”。《黄孝子寻亲记》4：“你们都要奋勇当先，掳掠金银哈嗷，满载而归。”又：“叫把都儿，就此杀进城去，有美貌哈嗷掳来与我受用。”

又作“哈豚”。《清夜钟》6：“泼牟麟背了咱哈豚去，恼的咱没有睡。”

又作“虾吞”。《五福记》14：“今日无事，不免领了众部落，带了众虾吞，到青龙山打猎一番，有何不可。”

按，“哈敦”、“哈嗷”、“哈豚”、“虾吞”等异体，均为蒙古语 Qatun 的音译，义为娘子。《鞑靼译语·人物门》：“娘子，哈敦。”

虎刺孩　《宋大将岳飞精忠》3：“谁想拐子马大乱，岳飞这虎刺孩好是英雄。”又：“这虎刺孩越英雄了，俺三个人敌不住他一个，可怎了？”

又作“虎辣孩”。《东窗记》：“哇吃惯在马上养，长大叫做虎辣孩。”

又作“忽刺海”。《流星马》3：“强盗忽刺海，走到那里去，将皮绦缚了，见俺万户去。忽刺海，忽刺海！”

按，“虎刺孩”、“虎喇孩”、“虎辣孩”、“忽刺海”诸异体，均为蒙古语 Quiaai 的音译，义为盗贼。又，今内蒙古西部方言称骗子为“胡拉盖”，当为“虎刺孩”之遗。

洒银　《如是观》3：“真洒银！打辣酥，吞了吞，娇娇马上做成亲。”

又作“撒银”。《桃源景》：“额多额兀堵儿，马失铜亦填，乞塔呵哈，撒银打辣苏讷悟有。”

又作“煞寅”。《剪灯余话》4：“煞寅院本偏蒙赏，喝采箜篌每擅场。”

又作“洒缨”。《燕子笺》5：“琵琶数声，响叮当琵琶数声。因花舞裙，颤笃速团花舞裙，洒缨时，喳了些打刺苏酣不醒。”

按，《元史》作“赛因”，《元朝秘史》作“撒因”，另据《元明戏曲中

的蒙古语》、《元曲释词》三，“洒银”还有“赛艮”、“赛音”、“塞因”、“赛银”、“撒赢”、“洒濅”诸异体等，均为蒙古语 Sain 的音译，义为“好”。

2. 常用简称

外来词一旦在汉族聚居区流行开来，就很容易被汉语所同化，即按照汉语词汇的构词规则和词法特征对这些外来词加以改造、加工，使之更像汉化语词。其中最常见的加工方式就是简化，即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构词材料记录这些外来语。

上文我们在谈外来语词的音译时，曾有“节译”一类。这种节译其实也是一种简化，只不过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简化而已。外来语词经过一段时间的通用之后，还会发生进一步的简化。

赛　上文所举“洒银”及其变体均为蒙古语的“好”。因“洒银”又作“赛因”、“赛银”、“赛音”等异体，流行既久，人们干脆就将“赛因”简称为“赛”。《小说》26：“当日沈秀侵晨起来，梳洗罢，吃了些点心，打点笼儿，盛着个无比赛的画眉。”《石》12：“六一官，你虽在风月场中走动，只怕眼睛从不曾见这样绝赛的少年妇人。”《如是观》6：“[小生]来的好象母后、梓童！[付]皇帝老婆。[丑]赛，赛！”《聊斋俚曲集·学究自嘲》：“吃的是长斋，今年更比去年赛，南无佛从今受了戒。”方龄贵先生“颇疑或是‘赛因’，即‘撒银’的省音，为从蒙古语借用之词”，甚是，今徐州方言仍有此语，如说：“这个人的字真赛！”“你看他画的赛不赛！”①

罕　明代以前，北方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均可称“可汗”（或“可罕”）。《北史》卷九十八：“于是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明代亦然，不具引。元明文献里，“可汗”（可罕）也常常被简化为“罕”、“汗”、“寒”。《畏兀儿馆译

---

① 参《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 217 页。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第 664 页。

语·人物门》："皇帝，罕。"明人所编《元史》卷一《太祖纪》中的汪罕，列传或作"王罕"。《至元译语·人事门》："皇帝，罕。"《北狄广记·鞑靼制度》："谓其长曰可汗，亦曰寒。"《警世阴阳梦》卷二十五："这个老奴酋叫做努尔哈赤。自从作乱以来，未尝有这样大败。老奴酋，鞑子们称呼他是老罕。"

3. 多用引申义

外来语被汉语吸收以后，有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使用原词原义，而常用其引申义，而且借用时间愈久，这种情况就越普遍。

无常 本是梵语词，指世间万事万物的迁流不定。《弘明集》卷十三引晋郗超《奉法要》："少长殊形，陵谷易处，谓之无常。"《大智度论》卷二十三："一切有为法无常者，新生新灭故，属因缘故。"明代文献中仅用其引申义。

（1）名词，勾人灵魂的鬼。《英》64："睁开了一双鬼眼，白多黑少，竟是那讨命的无常。"《小说》31："阎君得旨，便差无常小鬼，将重湘勾到地府。"《醋》12："小鬼俱是蓝靛身躯，勾人便是无常。"又："冥府勾人，原有旧役一名，唤为无常。"《西》29："三魂七魄，倏忽阴司，已作无常之客。"

（2）动词，死。《西》1："众猴闻此言，一个个掩面悲啼，俱以无常为虑。"《小说》10："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牡丹亭》14："一旦无常，谁知西蜀杜丽娘有如此之美貌乎？"《双忠记》1："看无常一到，便须分手。"《闹铜台》2："若是太保不肯，我就在此寻个无常也。"

三宝 （1)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此为本义。《小说》30："你如今虽是个男子身，长成不信佛、法、僧三宝，必然灭佛谤僧。"《西湖》7："华严和尚高声说法道：'既明所业，当回向三宝。'"

（2)特指佛法。《鼓》10："只因这寺中先年有个住持和尚，唤启聪，专一恋酒贪花，玷污清规，不事三宝，不修戒行。"《西湖》7："宋太祖视之，则片片皆旃檀香也，方知果是圣僧显化，遂起崇信三宝

之心。"

(3)特指僧人。《牡丹亭》21:"三宝唱三多,七宝妙无过。"《欢》14:"看你僧人是三宝分上,准了你保。"

三昧 本是梵语 Sanadhi 的音译,指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金》63:"黄僧官为首座,引领做水陆道场,诵《法华经》,拜三昧水忏。"引申为精髓、要诀。《绿牡丹》4:"是卫夫人法帖,果然书家三昧。"

第二节 社会习惯语

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常有一些特定的语汇,从而形成以社会分工为标志的行业语;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交场合,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习惯用语。这两类语汇,都可以算作社会习惯语。

当然,严格说来,隐语行话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习惯语。因其具有不同的成因和使用方法,我们将在下章专门讨论。这里只就社会分工的角度,讨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习惯语。

一、行业语

1. 农业

庄家 即农民。《诏令》3:"将军比做庄家种田的一般,比说道,百户管一百二十一名军,便是种一百二十一亩田,都勤紧的庄家有饭吃的。"《隋》7:"马是饿极的了,见了青柴,一口扑去,将卖柴的老庄家一交扑倒。"《小说》26:"两个挑粪的庄家打从那里过,见了这没头尸首挡在路上,吃了一惊,声张起来。"《通言》11:"那苏雨是朴实庄家,不知委曲,一径走到县里。"《石》3:"法林见他认真悔过,将

他来历盘问一番，知是个老实庄稼人。”

回买　指农民赎回自己的土地。《小说》22：“某等官户止该田若干，其民户止该田若干。余在限外者，或回买，或派买，或官买。回买者，原系其人所卖，不拘年远，许其回赎。”

趁工　贫苦农民受雇与富户，即打短工。《小说》22：“丈夫撇奴不过，只得在左近人家趁工度日，奴家独自守屋。”《恒言》20：“张权心下着忙，与浑家陈氏商议，要寻个所在趁工几时，度过荒年，再作区处。”又：“此时王员外家火已是做完，张权趁了若干工银。”《初拍》19：“平日专在船上趁工度日，埠头船上多有认得小人的。”

粮长　指农村负责征收税粮的小吏，始设于明初。《英》79：“太祖因题为郑义门，推作粮长。屡以事入觐，上必细询近来风俗并年岁丰歉。”《恒言》20：“有一人姓张名权，祖上原是富家，报充了粮长。那知就这粮长役内坏了人家，把房产陆续弄完。”《西湖》33：“用起刑法，果是一个粮长与范典有仇，买盗妄扳。”

2. 手工业

明代的手工业比较活跃，尤其是纺织、陶瓷、矿冶、造纸、印刷等，各种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大为发展，自然也产生了一批专门词语。

机户　特指以纺织为生的专业户。《小说》3：“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又：“难得一个识熟机户，闻我灸火，今日送两个熟肚与我。”同书26：“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下有一机户，姓沈名昱，字必显，家中颇为丰足……专靠织造段匹为活。”又：“却说沈昱是东京机户，轮该解段匹到京。”《东窗梦语》：“成化末年，值水灾……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布，备极精。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

潞绸　山西潞州所产的一种丝绸。《隋》8：“雄信复进书房去，封程仪三两，潞绸二匹。”《醉》10：“倒是张推官不见他来，差一个人

带二十四两银子，两匹潞䌷，并自己候书，林、黄二位书札，来寻他。"《挂枝儿》9"大脚"："小脚生得特即溜，剪一双弓鞋面，费了一匹潞䌷。"

博山炉 一种著名的香炉。因炉盖上的造型似传闻中的博山而得名。《隋》4："（唐公）坐到二更时分，欠伸之际，忽闻得异香扑鼻，忙看几前博山炉中，已烟消火冷。"《绿牡丹》20："且添些香儿在博山炉内，待我把他诗稿再看一香。"

3. 商业

发卖 即销售。《石》1："郭乔到了广东，先叫郭福寻一个客店，将货物上好了发卖。"《西湖》33："话说湖州一个百姓洪二，腰缠重资，要到苏州置货物到湖州发卖。"《生》4："祖业是云南收金刚钻，今有此物二十余斤，要到浙江发卖。"

发市 指第一桩买卖成交。《三遂》9："我有钱也不争这一文，今日未曾发市。"《金》2："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卖了一个泡茶，直到如今不发市。"《通言》24："自从三叔回家去了，如今谁买这物？二三日不曾发市，怎么过？"《初拍》1："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以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生》16："就是三日不发市，捆定要买鱼买肉，一家受用。"

又作"发利市"。《生》4："那翠环自留左环，三日不发利市，急将起来。"

出脱 明代有五义：

（1）出手，卖掉。《隋》7："怎么在这个所在出脱病马？"《小说》2："你若加二肯折，我将八十两银子，替你出脱了一半。"同书27："更兼买臣不争价钱，凭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别人容易出脱。"《木皮词》："你看，这两个老头儿，把天下出脱的利速不利速？"《型》31："不如卖了他，又有盘缠，又省安家。出脱了这寒气婆，我去赚上他几百两。"《生》1："我去寻个店家，替你一总出脱了罢。"

（2）饶恕，开脱罪责。《小说》15："王琇思量半晌，只是未有个

由头出脱他。”《通言》11：“且苏爷夫妇都受他活命之恩，叮嘱儿子要出脱他。”《大劫牢》1：“多亏了刑房司吏，出脱某杀人之罪，改做误伤人命。”《西湖》33：“江虎棍活人活证，怎生抵赖？一一招承，遂一刀决了，方才出脱了罗长官之罪。”

(3) 使脱干系。《隋》30：“就是樊建威心上甚过不去，要出脱他去，那刘刺史也不肯放。”同书32：“只要你尽心奉养我老母，我出脱了你，我一身承认了。”《通言》7：“好兄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这桩官司，出脱了秀童。”同书12：“吕公骂道：‘好人家儿女，嫁了反贼，一时无奈，天幸死了，出脱了你。’”

(4) 处理掉，用掉。《恒言》34：“元来白铁自那夜担着惊恐，出脱这尸首，冒了风寒。”《西湖》33：“遂问以淫妇奸夫之罪，追出原银，尚未出脱。”

(5) 依靠，指望。《鼓》12：“夏方道：‘孩儿，你莫轻觑了他，我和你一生发迹，明日都要出脱在他身上。’”

经纪 明代有四义：

(1) 名词，商人。《欢》11：“话说关西一个经纪，唤名蔡林。”《笑赞》39：“老王是个大经纪，他专要合天下的百姓做买卖。”《木皮词》：“不如把这个天下，早早拥撮给别人，做一个不出钱的经纪。”《嘉定县志》：“经纪，俗称小本营生者也。”《南村辍耕录》：“今人以善能营生者为经纪。”《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称善能营生者为经纪。”

又作“经纪人”。《水》24：“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三遂》12：“经纪人都做不得买卖，推番了架子，撞倒了台床，看的人越多了。”《小说》36：“我与你二两银子，你一文价卖生萝卜，也是经纪人。”

(2) 名词，生意，买卖。《金》76：“他跟客人淮上来家这一年多，家中胡乱积赚了些小本经纪。”《小说》2：“你也是呆话，做经纪的，那里折得起加二？”《通言》3：“却不想小经纪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

吃饱饭。"《恒言》3:"你做经纪的人,积攒不易,还要三思而行。"

(3) 名词,牙侩,买卖双方的中间人。《金》60:"崔本专管收生活,不拘经纪、买主进来,让进去每人饮酒二杯。"《英》20:"张士诚系泰州白驹场人,原是盐场中经纪牙侩。"《通雅》卷十九:"今人称牙侩为经纪。"

(4) 动词,做生意,做买卖。《水》103:"他从小随父亲在房州经纪得利,因此就充做本州两院押牢节级。"《小说》28:"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从幼跟随父亲出外经纪。"

牙人 即"牙侩"。《三遂》3:"近日有个官人照顾我,借得些本钱,问牙人见买一半,赊一半,便不猜疑了。"《恒言》35:"(阿寄)与牙人算清了帐目,收拾起程。"《初拍》1:"才住定了船,就有一伙惯候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同书40:"城中有卖柴牙人某人,是我侄,可一访之,便可寻我家了。"《生》7:"话说猪客姓穆,号敬萱,是湖州收猪牙人。"

又可以"牙人"所在的"牙行"指称。《小说》1:"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

"牙人"所收取的佣金为"牙钱"。《隋》8:"你若是引我去,卖了这匹马。事成之时,送你一两银子牙钱。"

4. 军事

军士 士卒。《诏令》3:"因此上这等军士,但遇着厮杀,便在官人而前。"《英》2:"家藏一面镜子,有人要照,只须对镜焚香,镜中就现出官吏、庶民、军士等模样。"

又作"军丁"。《娇红记》16:"[杂扮守城军上]……俺们是把守成都的军丁。"

又简作"军"。《诏令》3:"比说道百户管一百二十一名军,便是种一百二十一亩田。"又:"要水吃呵,明知有水,军不将来。"《双忠记》3:"一个军口含一个盐梅,最有涎唾。"

夜不收 军中的哨探。《西》70:"寡人曾差夜不收军马到那里

探听声息，往来要行五十余日。"《隋》13："边关夜不收、马兵官将、巡逻回风人役进。"《三宝》46："元帅吩咐夜不收上崖体探。体探了一番，齐来回话。"又："夜不收去了好一会不来，张狼牙急性起来。"《清夜钟》6："因他会番语，着他带领一名夜不收日夜出哨，打探敌情。"《如是观》3："因未知宋室虚实，着俺扮作南朝夜不收模样，打听他的河津关隘有无把守，如何防御。"《双忠记》25："小军是夜不收，打听贼将尹子奇事迹，特来报与元帅知道。"《水东日记》卷三十一："军中探听贼中动静消息，及专备急干使令之人，如宋时西边所谓急脚、急步者，今蓟湘谓之健步，西北二边称夜不收，军中侦事者之称。"

细作　明代有三义：(1)哨探。《诏令》3："指挥王祯，并无这般关防，受了财，把打细作的都放了。"《隋》45："东都虚实虽已探得，却被拿了一个细作，闻已斩首，我等急急逃回。"《小说》32："若放我南归，愿作金邦细作。"《闹元宵》5："俺和这个兄弟，先进城来探听光景，做一番细作。"

(2) 奸细。《诏令》3："内有等会使船的百姓，常过去倭国里做细作，引将倭人来打劫百姓。"

(3) 特指敌军的谍报人员。《三遂》5："一个月前，这里捉了两个细作。"《英》49："此行不数日间，即当获一伪周细作，元帅可以正理析之。"《恒言》19："前锋哨探，见一个汉子，面目雄壮，又无包裹，躲向树木中面去，料道必是个细作，追入林中。"《红拂记》28："[军人拿德言见科]禀元帅，有细作在此。[生]你莫不是奸细么？"

按：《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杜预注："谍，今谓之细作。"可见唐代已有此义。

5. 医药

生药　未经炮制的中草药。《三遂》8："只怕卜吉你逃走了时，生药铺里没买处。"《小说》26："内中有个姓李名吉，贩卖生药。"又："却说当时同李吉来杭州卖生药的两个客人，一姓贺，一姓朱，有些

药材，径到杭州湖墅客店歇下。”同书33：“我不来买生药，一个人传语，是种瓜的张公。”《金屋梦》42：“开了个生药铺在县前，十分的好胜。”

赎 特指买药。《三遂》3：“明日叫爹爹出去赎帖药吃。”《金》5：“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却交大娘自去赎一贴心疼的药来。”《通言》20：“当初兀自赎药煮粥，去看那张彬。“《恒言》27：”那老妪央人去请医诊脉，取出钱钞，赎药与他吃，早晚服侍。”《三拍》1：“我们着了气，到外消遣便罢了；他发得些在肚中，若还成病，又要赎药。”《型》10：“娘子，从今这药不须赎了，吃来无益，不如留这些钱财与父母及你养赡。”《欢》1：“何不赎一服通经散，下了此胎？”《醋》6：“前日许多来说，院君只是不允，为何偏要赎着这贴贵药？”

买毒药也叫“赎”。《通言》24：“我央王婆赎得些砒霜在此，觑便放在食器内，把与他两个吃。”

天行时疫 流行性传染病。《小说》29：“柳宣教感天行时疫病，无旬日而故。”

又作“天行证候”。《大劫牢》2：“我这店里下着一个客人，害了一场天行证候，房宿饭钱都少下。”

又作“天行时气”。《清平山堂话本·合同文字记》：“又过半年，忽然刘二感天行时气，头疼发热。”《本草衍义》6：“腊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毒，治天行时气。”按，“时气”唐代已有用例。《王梵志诗校辑》卷五：“人人发善愿，远离时气病。”

又作“时疫症”。《恒言》29：“因染了时疫症，把本钱用完，连几件破家伙也吃在肚里。”

又简称“时症”。《欢》12：“不期这年五月间，时疫솔染。这汪礼夫妻并云生妻子，一齐病起，三人相继而亡。”

又作“时病”。《通言》28：“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个毛巡检，合家时病死了。”

6. 教育科举

西宾　塾师的代称。《牡丹亭》3:"往年何事乞西宾,主领春风只在君。"《绿牡丹》1:"谢子西宾,为主人借韵吟诗,遂作空群。"《通言》38:"奈何此妇正在妙龄,酷好不厌,仍与夫家西宾有事。"《三拍》3:"今日西宾,自应上坐了。"

又作"西席"。《三拍》3:"若贤侄不弃,薄有几间书房,敢屈在寒舍作个西席。"同书27:"此人青年笃学,现考优等,堪备西席。"

另外,大户人家的"幕宾"也可叫"西宾"。《金》58:"后边独自收拾一所书院,请将温秀才来作西宾。专修书柬,回答往来士夫。"

超增补廪　明代科举制度,生员分附学、增广、廪膳。如成绩优等,可由"附学"跳过"增广"而直接补为廪生,叫做"超增补廪"。《牡丹亭》4:"自家南安府儒学生员陈最良,表字伯粹,祖父行医。小子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通言》18:"(鲜于同)八岁时曾举神童,十一岁游庠,超增补廪。"

又可简称为"补廪"。《通言》11:"(徐继祖)十三岁经书精通,游庠补廪。"同书18:"是年之秋,学道按临,鲜于公力荐神童,进学补廪。"《欢》2:"提学即时将三元取了案首,登时补廪。"

场　明代可特指科场。《娇红记》2:"我一向要遣你去问候,奈你进场无暇,今场事已过,你可乘暇去走一遭。"同书3:"俺因孩儿幼小,意欲唤二甥到任所同理诸事,为他方读书进场,迁延未果。"《欢》10:"若是打了三十板,性命难存,怎么进场?"《水东日记》卷二十五:"尝观场屋文字,无疵者绝少,岂亦迫于揭晓,而改订不及欤?"

"观场"即参加科举考试。《牡丹亭》4:"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

鹿鸣宴　乡试后举行的庆功宴。《小说》23:'赴鹿鸣宴罢,驰书归报父母,亲友贺者填门。"《三拍》12:"顺天府中吃了鹿鸣宴,离家远,也不回去,仍旧在西山里习静。"《石》1:"忙忙去吃鹿鸣宴,谢座师,俱随众一体行事。"《生》12:"那修士吃了鹿鸣公宴,两行旗帐,

问着鼓乐，迤逦行来。”

按，“鹿鸣宴”又作“鹿鸣筵”，以宴会上歌《诗经·小雅·鹿鸣》而得名。《新唐书·选举志》：“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

坐监 指乡试考中者入国子监读书应考。《通言》31：“此人姓殷名盛，同府通州人，当初与可成同坐监、同拨历的，近选得浙江按察使经历。”同书32：“却说柳遇春在京坐监完满，束装回乡。”《欢》12：“(汪尚文)到南京监里纳了监生，倒也与秀才们不相上下，就往南京坐监。”《生》10：“其时淮安府有个花阁老的孙子，叫做花正色，号伯朱，是个白木监生，来在南京坐监，等考积分。”

时艺 即应试的八股文。《恒言》21：“七岁能作古诗，九岁精通时艺，十岁进了府庠。”《绿牡丹》20：“多应是抄时艺，倩友为，偷传递。”

又作“时文”。《通言》18：“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

二、集团习惯语

1. 官场

官司 官府。《水》15：“既没官司禁治，如何绝不敢去？”《平妖传》26：“地方人道我逼他下井，捉了我解到官司。”《英烈传》2：“如不肯随我的，听你们日夜开河，受官司苦楚去。”同书6：“且送官司，再作道理。”《通言》10：“盼盼所居燕子楼遂为官司所占。”

官箴 做官的名声。《通言》18：“此一臣者，官箴虽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明言》12：“见任屯田员外，日夜留连妓馆，大失官箴。”《石》1：“但恐差人跟随，未免招摇，有碍母舅之官箴，反为不妙。”《三拍》5：“你为大臣之子，不知顾惜你父亲官箴、自己行检，强思污人。”同书4：“况为官的怕坏了官箴，没奈何

就中遮掩。"《欢》6："若一撩乱起来，非惟有玷家门，亦且官箴坏了。"同书17："况你官箴有玷，连李嫂反污了清白。"

拜匣 拜帖匣，亦可装银两、笔砚等。《欢》7："（陈彩）叫一小使拿了拜匣，随过河来。"《初拍》10："急在拜匣中取出来，一配，却好是一个盒儿。"《三拍》1："叫小厮一拜匣捧定，来见师母。"《绿牡丹》5："苍头，不要跟我，你把这拜匣且拿回家去。"

头踏 官员出行时的仪仗队。《西》12："行勾多时，来到东华门前，正撞着宰相萧瑀散朝而回，众头踏喝开街道。"《牡丹亭》8："休头踏，省喧哗，怕惊他林外野人家。"《小说》15："刘知远头踏，约有三百余人，真是威严可畏。"《恒言》29："远远望见知县头踏来，急忙进来通报。"《初拍》30："只见前驱探马来报，副大使头踏到了。"《生》12："只见一班头踏，吆吆喝喝的，抬着宗师出来。"同书13："这杨五跃马闯道前去，一时见头踏整齐，欲得回避，奈马四足如飞，收煞不定。"《蜀语》："仪仗曰锴。"

2. 司法

苦主 明代有二义：(1)被害人。《三拍》1："富尔谷道：'小人是苦主。'"《鼓》32："且问你凶身是什么人？苦主是什么人？"

(2) 被害人的家属。《小说》26："苦主有了，只无凶身。"《鼓》32："仍断银十两，与苦主李氏烧埋。"《生》6："次日原差曹升，押苦主魏官寿，同到李家掘尸。"

应捕 指在官府里负责缉捕罪犯的衙役。《小说》26："本府发给各处应捕及巡捕官，限十日内要捕凶身着。"《初拍》11："只见一班应捕拥将进来，带了麻绳铁索，不管三七二十一，望王生颈上便套。"《二拍》1："一面商量收拾盘缠，去常州分辨，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

仵作 负责验尸的衙役。《隋》11："金、童二人买通了仵作，张奇致命处做了砖石撞伤。"《小说》26："一日，文书到府，差官吏仵作人等将三人押赴本驴上，满城号令三日。"《三拍》33："明日相验，仵

作看见伤痕，不是新伤，是血污两三日，报将出来，如何是好？"《清夜钟》8："仵作俱已讲了银子，必为遮盖。"

三法司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合称。《诏令》14："太监牛玉传奉圣旨：说与三法司，刑狱是重事，不可枉了人。"《通言》24："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偶与畜生面庞厮像，假充畜生来家，哄骗我财物。可叫小厮拿送三法司问罪！"《恒言》27："三法司官不敢怠慢，合同拘到一干人犯，连桃英也唤至当堂，逐一细问。"

刑部与大理寺又合称"两法司"。《诏令》17"天热减刑旨"："如今天气暄热，两法司、锦衣卫见监囚犯，笞罪无干证的，便放了。"

宁家 特指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小说》26："沈昱并原告人，宁家听候。"同书 40："差四名民壮，锁押张千、李万，追寻沈襄，五日一比，店主释放宁家。"《欢》10："二作俱妙，讨保发放宁家。"《三拍》1："姚利仁无辜，释放宁家。"同书 2："这是孝子，我这里不监禁你，只暂在宾馆中，待我与你申请。其余干连暂放宁家。"

3. 行院

梳拢 嫖客设法使雏妓首次接客。《醋》14："日前曾有几位乡宦客商，将千数聘金要求梳拢，老身只恐不终，所以不肯受聘。"《清夜钟》6："(陈赛儿)不惟姿色出众，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张千户意思要梳栊他，口里却说身边没钱。"

又作"梳栊"。《通言》31："原来妓家有这个规矩，初次破瓜的，叫做梳栊孤老。"同书 24："他家还有一个粉头，排行三姐，号玉堂春，有十二分颜色。鸨儿索价太高，还未梳栊。"《三拍》5："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他梳栊，又得几百金，到后来再寻个二姐夫，也可得百十两。"《醋》15："便姐妹也罢了，偏又寻这个光棍老狗，把个人过一千遭的丫头，充作含花梳栊。"

又作"梳笼"，《金》68："是原梳笼我的那个南人，他一年来此做买卖两遭。"

又作"梳弄"，《多》59："小行货子家自从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

供唱去。"《恒言》3："偶然有个金二员外，大富之家，情愿出三百两银子，梳弄美娘。"

闯寡门 嫖客逛妓院不愿花钱。《金》11："专在院中闯寡门，与小娘传书寄柬，勾引子弟。"《三拍》8："先时在馆中两个人把后边拱他，到后渐渐引他去闯寡门，吃空茶。"同书21："两个笑了，便去闯寡门。"《醉》1："只怕你乖而不来，不怕你来而使乖。故此再没有闯寡门的。"《金陵六院市语》："闯寡门者，空谈而去。"

私窠子 暗娼。《金》98："原来不当官身，衣饭别无生意，只靠老婆赚钱，谓之娼妓，今时呼为私窠子是也。"《小说》3："原来这家是隐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窠子，是不当官吃衣饭的，家中别无生意，只靠这一本帐。"《鼓》34："却是二爷带着一个私窠子，在那里同员外吃酒哩！"同书35："你敢是想他去年正月间牵那个私窠子来的好情么？"《五杂俎》："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又有不隶于官家，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

上厅行首 官妓。《小说》15："只因烧这薪材，却教郑州奉宁军一个上厅行首，有分做两国夫人，嫁一个好汉。"同书29："妾乃上厅行首，姓吴，小字红莲。"《通言》33："且说乔俊在东京卖丝，与一个上厅行首沈瑞莲来往。"《初拍》22："王赛儿本是个有名的上厅行首。"《闹元宵》2："此间有个上厅行首李师师，乃是当今道君皇帝所幸。"

又可简称"行首"。《小说》12："内中有三个出名上等的行首，往来尤密。"同书29："次日，假以化缘为因，直到抱剑营柳行首门前。"

篾片 嫖客的帮闲。《挂枝儿》8"灯笼"："亏杀那篾片儿帮得好，因此心火上又浇油。"《生》8："篾片行中，件件俱换新腔，者骨董却用不着。"同书10："今正听得留客，火辣辣的，带着十数个家人篾片，到翠儿家里吵闹。"《金屋梦》42："结识了十个精篾片，吃得嚼得撒夜顽。"

4. 江湖

1）星相

报君知 算命先生的手板。《小说》1："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作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初拍》1："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挂枝儿》10"占卦"："闷恹恹独坐在房儿内，猛听得房儿外打一下报君知。"《乡言解颐》卷三"卜"："今之瞽者，亦假歌唱而兼掐算，有唱求财望喜之歌者，有以木槌击小钹者，名为报君知，乡人不知，但曰打铛铛碰点儿。"

黄道 指吉日。《西》68："今日乃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多官议出黄榜。"《英》53："次日，正是黄道吉辰，敕令世子张权朝。"《牡丹亭》41："呈御览定其卷首，黄道日传胪祗候。"《二拍》2："明日正是黄道吉日，师父只管行聘便了。"

2）强盗

响马 指在路上打劫行人的强盗。《隋》4："你看都门外不上数十里之地，怎容得响马猖獗？"同书27："若是响马，莫说劲弓短刀，这些所费不多钱，一匹马却也要百十两银子……故北边响马，以是有本钱强盗，必定是大户方做得。"《小说》40："明日是济宁府界上，过了府去，便是大行山、梁山泺，一路荒野，都是响马出入之所。"《恒言》37："也有说道，莫非穷极无计，交结了响马强盗头儿？"

啸聚 聚众造反。《诏令》3："广西都指挥耿良交结布政司府州县官生事科敛，害得百姓荒了，连处啸聚。"又："不是天与的皇帝，强逼百姓聚起来，这个号做啸聚的贼。"《隋》48："闻这两人在少华山啸聚，却也是义气汉子，不似酒色之徒。"《黑旋风》1："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偻㑩，啸聚在此八百里梁山。"《自还俗》："自从当日郓城县夜间杀了阎婆惜，一向逃避，啸聚山林。"《醉》2："各寨尽行焚毁，以断后人啸聚。"

又作"哨聚"。《附》18:"我们没奈何,同些不得第的人,哨聚此山,待时而动。"

剪径 抢劫过往行人。《西》14:"我等是剪径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东郭记》16:"俺弟兄两个剪径为业,数日生意不济。"《附》28:"我与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你剪径不过要银子,如今银子已都撇在长叶林,却又来追我怎的?"《通言》37:"这座庄,前临剪径道,背靠杀人冈。"《西湖》6:"脸上搽着些黑墨,手里拿了两把板斧,躲在树林里耀武扬威的剪径。"又:"红巾原是杀人贼,假说杀贼即红巾。剪径李逵成李鬼,搽些黑墨便为真。"

又作"剪路"。《西》57:"前日在山坡下打杀两个剪路的强人,师父怪他。"

短路 即截道。《附》27:"山东遁北一带,若是短路的,拿了条杠子,闪在道儿上,两边土墙缺里遇着孤客,也做了些营生,但止好劫个单行孤客罢了。"《通言》24:"那伙人不是好人,却是短路的。"《六院汇选江湖方语》:"短路的,乃剪径打劫。"《一笑散》:"只为王魁短道儿,这的是旁州样子。"

5. 贸易

细丝 指足色银锭。《小说》4:"那尼姑贪财,见了这两锭细丝白银,眉花眼笑。"同书24:"三官茶罢,就要走,故意搁出两锭银子来,都是五两头细丝。"《恒言》3:"日大日小,只拣足色细丝,或积三分,或积二分,再少也积下一分。"又:"袖中摸出这秃秃里一大锭放光细丝银子,递与鸨儿道:'这一锭十两重,足色足数,请妈妈收着。"同书18:"举目看时,不是别件,却是腰间细两头翘凑心的细丝锭儿。"《酌中志》卷十六:"逆贤擅政,久废不造,只以细丝分赏。"

又作"蔽丝"。《恒言》3:"九妈见他说要话,却又回嗔作喜,带笑而言道:'那要许多!只要得十两敲丝。'"

又作"敲纹"。《鼓》37:"表兄,有这样事,馆到弗曾夺得到手,先丢了二钱敲纹。"

又作“纹银”。《隋》6：“一日该时银一两，九折算，净该纹银二十七两。”《三拍》27：“只是你忒老实，怎都是纹银？”

水丝　一种成色低劣的银子。《通言》15：“你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三拍》26：“尔辉满心欢喜，拿了封银子——十七两摇丝，三两水丝。”

等子　即戥子，作来称金银或药物的器皿。《西》73：“内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称出一分二厘，分作四分。’”《牡丹亭》49：“兼且小生看书之眼，并不认的等子星儿。”《恒言》3：“卖油的多少银子，要架天平？只把个五两头等子与他，还怕用不着头纽哩。”

有时也用“戥子”。《生》1：“大斗量进，小斗量出。戥子有几样，秤砣定两个。”

解库　即典当铺。《三遂》1：“家中开三个解库：左边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古玩之物。”《小说》36：“小的去解库中当钱，正遇那主管，将白玉带卖与北边一个客人，索价一千五百两。”《醋》3：“梳洗一完，便换件道袍，去解库中看做交易。”《恒言》7：“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着四个伙计掌管。”《西湖》12：“母舅张镇是个富户，开个解库，无人料理。”《南词叙录》：“解库，今之典铺。”

6. 宗教

明代有所谓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教的专门用语早已进入全民语言，佛教用语已见上文“外来语”部分。这里仅举有关道教的若干用语。

风鉴之术　即相面的法术。《西湖》5：“那时湖北有个道士皇甫坦，极善于风鉴之术，李道延接皇甫来于帅府，就叫这几个女儿出来都拜皇甫坦。”

又作“风角鸟占”。《小说》22：“有一术士，号富春子，善风角鸟占。”

羽士　即道士。《隋》46：“魏徵道：‘此人羽士，无意功名，贻书而去。’”《恒言》29：“他道世无识者，遂绝意功名，不图进取，惟与骚

人剑客、羽士高僧，谈禅理，论剑术，呼卢浮白，放浪山水，自称浮丘山人。”

黄庭　道教的经典。《西》1：“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同书45：“那些小道士俱遵命，两班儿摆列齐整。当的一声磬响，齐念一卷黄庭道德真经。”《双忠记》10：“早起焚香礼太清，昼长端坐诵黄庭。”

黄婆　道教炼丹术称脾脏。《东坡集》续集卷十一：“脾能母养余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西》23：“木母金公原自合，黄婆赤子本无差。”

第五章　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下)

第一节　隐　　语

隐语，又叫黑话、行话、秘密语。《文心雕龙》卷三："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隐语的本质特点，就是由于某种原因，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东西故意说得不明白。①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来，隐语大致相当于"同行语"或"社会习惯语"，属于社会方言的一种，也是民族共同语的一种变体。

隐语在明代以前有多种称谓。宋曾慥《类说》卷四引唐佚名《秦京杂记》云："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鏁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通名市语。"另据《封氏闻见记》卷十、《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文镜秘府论》南卷、《唐语林》卷五、《蹴踘谱》、《猬谈》等文献，隐语还有"查语"、"叉语"、"查谈"、"俏语"、"锦语"、"鹘伶声嗽"等异名。

明人称呼隐语，主要通行的是市语。如《猬谈》："金、元阛阓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明代记载这类市语的专书，就笔者所知，有《梨园市语》、《四平市语》(见《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金陵六院市语》、《中原市语》(见《墨娥小录》卷十四)等。

但是，明人所谓的"市语"并不全是隐语，有时还指类似于暗号的手势。如《古今小说》卷24："一时，只见三儿下楼，以指住下唇，

① 参《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82年，第117页。

思温晓得京师人市语，恁地乃了事也。”

此外，明人还有所谓“方语”、“隐语”、“声嗽”、“俏语”、“黑话”等等，均为行业性隐语。

除行业性隐语外，还有因避讳或语言游戏而产生的语词变体，也具有一定的隐密性，这里也作为隐语一并讨论。

一、隐语的类型

明代隐语不仅数量多，而且使用广泛。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对隐语进行分类。如，按隐语所属的行业或社团，可以分为绿林隐语、行院隐语、巫卜星相隐语、赌博隐语及一般隐语等等；按隐语的内容，则可分为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衣服、器用、饮食、数目、通用等，《绮谈市语》即据此分为19类，《行院声嗽》据此分为18类，《江湖切要》据此分为34类；按照隐语的构成方式或修辞方法，则又可以分反语、藏词、拆字、歇后、拟人、拟物、谐音、借形、切口、借代等。当然，隐语还可以进行别的分类。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明代汉语隐语材料，这里按隐语的构成方法或修辞方式进行初步的分类。

1. 反语

反语即反话，即正话反说，语词的深层意义与表层意义正好相反。

稳善　本意是稳妥、妥当。江湖中反其意而用之，可指打劫客商，图财害命。《水》37：“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张名横，绰号船火儿，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通言》11：“徐能却怕兄弟阻挡他这番稳善的生意，心中默默不喜。”

行好心　本指做好事，江湖上可指抢劫害命之类的坏事。《西》14：“我等是剪径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大名久播，你量不知。

早早的留下东西，放你过去；若道半个不字，叫你粉身碎骨。”

净桶　本应是干净的桶，却常用来指装粪便的马桶。《西》69：“不多时，腹中作响，如辘轳之声不绝，即取净桶，连行了三五次。”《欢》11：“又搬出一个净桶道：‘要嫁女儿，也有在此。’”《生》12：“有人请他吃酒，预先一日，不离净桶。”

鹦哥儿　“鹦哥儿”即鹦鹉，鹦鹉善学舌。用于称人，本应善于辞令，有时反用其意，指人不会说话。《金》87：“李安道：‘……贼老淫妇，越发鹦哥儿了。’”

光天　本指光明正大，有时又可指隐密。《欢》9：“亏杀你做得光天得紧。我明日就开了店，免得别人笑我。”

2. 藏词

藏词即所谓歇脚语，说话时故意隐去本字，而以相关的词出现。

驴马畜　“驴马畜生”之藏词，隐指生日。《金》14：“今日是你的驴马畜，把客人丢在这里，你躲房里去了。”

二十四　“二十四气”之藏词，隐指气、生气。《金》53：“西门庆政走过房来，见门关着，叫小玉开了，问道：‘怎么悄悄的关上门，莫不道我昨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么？’”

樱桃小　“樱桃小嘴”之藏词，隐指女人的嘴。《挂枝儿》：“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

秋胡戏　“秋胡戏妻”之藏词，隐指妻。《金》23：“你家第五的秋胡戏，你娶他来家多少时了？”又：“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只嫂子是正名正顶轿子娶将来的，是他的正头老婆秋胡戏。”

号啕痛　隐指哭。《金》76：“看见画童儿哭，便问：‘小大官儿，你怎的号啕痛，剜墙拱？’”《醒世姻缘传》3：“不消去查，是你秋胡戏，从头里就号淘痛了。”

结发　隐指“妻”。《西》60：“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之水。”《石》2：“（谢能博）因丧了结发，就在扬州寻亲。”

一妻一 隐指妾。《醋》1："那些娶两头大、七大八、一妻一，莫说成员外，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

按，《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七大八"亦隐指"小"，亦即妾。时有"七大八小"之语。

油盐酱 隐指醋。《醋》10："谁不知本宅老娘有些油盐酱？这三戏俱犯本色，岂不惹祸？"

犬马 隐指劳。《生》8："尔年尚幼，尸位贻羞，可请告回籍，以俟老成，再图效犬马可也。"

管家黄 隐指"狗"。《生》11："也是罪恶贯盈该出世，拦腰一口管家黄。"

巧言令 隐指色子，即赌博时掷的筹码，源于《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歧路灯》20："希侨道：'也罢，夏贤弟，掏出你的巧言令来。'逢若撩起衣服，解开顺袋，取出六颗色子，放在碗里。"

还有一种更隐晦的藏词，只指出经常与之连用的位置。

酒下 隐指"色"，即"女色"，因"酒色财气"常连用而得名。《生》15："（黄中）只是有两着毛病：既喜三杯矣，兼之酒下焉。又喜的病还好医：淡黄瓮熟，便是玉液；躐蹋村姑，看作单眉细眼。"

云从 隐指雨。《西》："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点，众神祇渐渐收回。孙大圣厉声高叫道：'那四部众神，且暂停云从，待老孙去叫郡候拜谢列位。'"

像这种类似于文字游戏的隐语，在明代的笔记杂纂中也有所记录。冯梦龙《笑史·文戏部》"歇后诗"条云：

> 有时少湾者，延师颇不尽礼，致其师争竞而散。或用吴语赋歇后诗嘲之曰："少湾主人吉日良（时），束修且是爷多娘（少）。身材好象夜叉小（鬼），心地犹如短剑长（枪）。三杯晚酌金生丽（水），两碗晨餐周发商（汤）。年终算帐索延席（赖，百家姓有'索咸席赖'句），劈拍一声一顿相（打）。"

相传嘲监生诗云："革车买得截然高（帽），周子窗前（草）满腹包。有朝一日高曾祖（考），焕乎其有（文章）没分毫。"

《七修类稿》卷四十九"谚语歇后诗"条云：

海盐天宁寺僧明秀，都纲职也。攻诗字，奔走势利。尝上一达官诗，犯其所忌。被责，便下军人。王茂元嘲以歇后谚语："有个利市仙（官也），天宁不毒不（秃也），因上七步成（诗也），打出周而复（始也）。"言虽鄙俚，因僧致戏，颇得规诫之意。

3. 拆字

为了某种表达上的需要，将一个词按字形拆开来说，用作隐语。

子女 即"好"。《金》68："爱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儿'子女'一节，说与西门庆。"

木边之目，田下之心 即"相思"。《金》83："金莲每日难挨绣纬孤枕，怎禁画阁凄凉，未免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通言》38："本妇便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见。"

又作"木边之目，心上之田"。《娇红记》18："小姐一向害的是木边之目，心上之田，如今做的提灯就火了。"

马扁 即"骗"。《醋》8："也是成珪不舍翠苔之心，况又着了妻子的马扁，只被都氏冷笑得个嘴也歪了。"同书11："都飙道：'你的本事，难道只会马扁？还有那"嫖"、"赌"二字，将欲瞒谁？"同书12："（裘屹）原来也是个光棍出身，滥图青衿名色，实是积年马扁。"

又可进一步拆为"马户册"。《娇红记》5："四座诸宾请弗喧，听我两人念脚色。我祖号为戈十贝，我父号为马户册。"

色系子女 即"绝好"。《金》4："王婆又道：'这雌儿风月如何？'西门庆道：'这色系子女不可言。'"同书23："老婆摇头说道：'后边惜薪司挡住路，柴众。咱不如还在五娘那里色系子女。'"

心上刃，寸边而 即"忍耐"。《西》26："处世须存心上刃，修身切记寸边而。常言刃字为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

才丁　即“打”。《醋》9：“郗氏那肯放过一些，左手揪住耳朵，右手捻着胡须，拖到中堂，只要才丁。”又：“何不家下自立例规，不遵就骂，不守就打，一五一十，自己才丁，岂不爽快？”同书19：“其后追索不还，反把家主才丁。”

八刀　即“分”。《白兔记》4：“自今以后，诚诚志志，志志诚诚，停一会香金钱与老哥两个八刀。”《杀狗记》12：“[净]我与你讲过了，七锭以外，都是我的。不是我一个人要，还有那一位官人要八刀的。”同书14：“烂小人，难道我就独得了不成？少不得都拿出来八刀。”《鼓》11：“众土工看了，个个满心欢喜，只道掘着一个肥窖，大家都有些八刀。”同书32：“且把这三锭拿来，和你八刀了。”《醉》7：“乡绅说分上，与他八刀，一时也像相厚。”

十疋　即“走”。《醋》6：“（王婆）便拽开脚步，一道烟的十疋，不在话下。”

女傍之石　即“妬”。《西湖》11：“虽然如此，柳氏却有一种病痛，是犯的‘女傍之石’这病，却也再解不得。”

贝戎　即“贼”。《金》2：“闲常也会做牵头，做马泊头，也会针灸看病，也会做贝戎儿。”《西湖》1：“惯贩私盐活计，贝戎不耻微踪，骰盆六五叫声凶，破落行中真种。”

又可进一步拆为“戈十贝”。《娇红记》5：“我祖号为戈十贝，我父号为马户册。”

言乍　即“诈”。《生》6：“一日，起个五更，要到嘉兴府里告张状子，思量言乍一个财主。”下文又说：“肚里有些七上八落，不知此主钱财诈得到手否，心怀忧虑。”同书15：“里长四年，哄到言家，大肆‘言乍’。”

言寸　即“讨”。《生》8：“那管家道：‘小人有计在此，事出无奈，惜不得体面，不消动得等子银剪，两人言寸而归’。”

4. 歇后

歇后语由引子和注释两部分组成，有时故意隐去注释，只有引

子，遂成隐语。①

壁里安柱 隐指“终也要朽”。《西》2：“祖师道：‘若要长生，也似壁里安柱。’悟空道：‘师父，我是个老实人，不晓得打市语，怎么谓之壁里安柱？’祖师道：‘人家盖房，欲图坚固，将墙壁之间，立一顶柱。有日大厦将倾，他必朽矣。’”

眼里火 即见一个爱一个，隐指淫荡。《金》9：“世上妇人，眼里火的极多。”同书19：“你不知，淫妇有些眼里火，等我奈何他两日，慢慢进去。”《挂枝儿》2：“风月中那在乎年纪少，老成人历练过手段儿高，着人知趣千般妙，不弄轻浮态，只凭恩爱交。那眼里火的相交也，纵好杀也不到老。”《山歌》1：“姐听情郎刚上得楼，弗知个星闲神野鬼哪里听着子了嗅把住后门头。戳破子个灯笼个个眼里火，惯赌囊家要捉头。”《初拍》17：“元来人生最怕的是眼里火，一动了眼里火，随你左看右看，无不中心象意的。”《金陵六院市语》：“眼里火，见者便爱。”

5. 拟人

因把物比作人而形成隐语。

陈妈妈 特指行房后用以揩抹秽物的绢布。《山歌》9：“陈家妈妈有人缘，风月场中走子几呵年……我出身元是湖州个大细，当初跟随子织女天仙。弗匡道沉埋得我更个凌替，吃个姐儿扯到身边。淹流到那个时节，弄得我忒弗新鲜。”《醋》7：“正待用着陈妈妈的时候，成珪摸着口口，湿搭搭的，知是那家话了，便向袖里摸出一条白绉绸汗巾，轻轻拭净。”《欢》9：“二娘欣欢，就立起身，走到铺边，将那陈妈妈取了，悄悄的调在黑暗处。”《金陵六院市语》：“溘嫖呼为高二，烘人比之刘洪，行经号为红官人，用绢呼为陈妈妈。”

又作“陈姥姥”，历荃《事物异名录》卷十六：“古者女子嫁，则母

① 这里仅讨论利用歇后这种修辞方法而造成的隐语。属谚语的歇后语，见下文第187页。

结帨而藏之，盖以用于秽亵处，而呼其名为'陈姥姥'，即严世蕃家所用淫筹也。"严氏淫筹，《笑史·汰侈部》云："严氏籍没时，郡司某奉台使檄往，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众，有知者掩口曰：'此秽巾。每与妇人合，辄弃其一。岁终数之，为淫筹焉。'

王鸾儿　隐指男阴。《金》86："你再敢不敢，我把你这王鸾儿割了，教你直孤到老。"

五姑娘　隐指男子手淫。《欢》23："花生听了，那物直矗起来，不免五姑娘一起动手。"

汤婆子　冬天盛热水取暖的器具。《挂枝儿》8："你两人各自去行时运，冷时节便用汤婆子，热时节便是竹夫人。"《山歌》8："汤婆子说道：'我骨格重你两两，我价色多是你十分。'"

又作"汤婆"。《金》67："如意儿就知他在这房里歇，连忙收拾伸铺，用汤婆熨的被窝暖洞洞的。"《挂枝儿》8："只为西风生嫉妒，因此冷落把奴疏，别恋了心热的汤婆也，教我尘埋受半载的苦。"《西湖》11："又有夜壶，还有竹夫人、汤婆子这样的名色，也要引坏他那不良的心肠。"

又作"汤家里"。《山歌》8："一夜子搭个家主婆困在床上，说道会，郁了你弗欢喜子个汤家里个。"

竹夫人　夏天用来取凉的器具。《挂枝儿》2："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同书8："竹夫人原来从凉妇，骨格清，玲珑巧，我是有节湘奴。"《山歌》8："姐道郎呀，寒寒冷冷护子你多少脚，郁间倒捉个竹夫人做子小家婆。"

婴儿　姹女　道教称铅为婴儿，汞为姹女。《西》19："婴儿姹女配阴阳，铅汞相投分日月，离龙坎虎用调和，灵龟吸尽金乌血。"《韩》4："婴儿姹女得黄婆，自然匹配了。"

6. 拟物

因把人比作物而形成隐语。

瘦马　隐指将被卖到行院或与人作妾的女子。《恒言》1："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不知作何结束？"《三拍》12："扬州地方人家都养瘦马，不论大户小户，都养几个女子，教他吹弹歌舞，索人高价，故此娶妾的都在这里讨人。"《陶庵梦忆》卷五："扬州人日饮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驵侩，咸集其门，如蝇附膻，撩扑不去。"《五杂俎》卷八："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直，谓之瘦马。"《歧路灯》53："后来他做了官，五六十岁，还在任内娶了两个瘦马院的人。"

酸丁　隐指贫困潦倒的读书人。《娇红记》5："难道我这样一位俊俏公子，倒弱似那吃黄菜的酸丁？"《鼓》32："却说那些秀才，个个都是酸丁。"《石》10："不是我夸口说，任你夫人小姐，落到我手，不怕飞上天去，那希罕你这酸丁的婆娘？"《行院声嗽·人物》："秀才，酸丁。"

又作"酸黄齑"。《初拍》10："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爱女，嫁与那酸黄齑、烂豆腐的秀才，没有一人不笑他痴。"

刷子　隐指寻花问柳的风流浪子。《金》2："这刷子踅得紧！"《闹元宵》5："看来我是个刷子，他也是个痴人。"《山歌》9："记得去年大年三十夜，捉我千刷万刷，刷得我心悦诚服。"《南词叙录》："勤儿，言其勤于悦色，不惮烦也，亦曰刷子，言其乱也。"

7. 谐音

即利用同音字借此言彼，以成隐语。

南风　即"男风"，隐指男色。《金》36："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南风。见书童儿唱的好，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褚人获《坚瓠五集》卷三："美男破老，男色所从来远矣……闽、广、两越尤甚。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侍酒，以为盛事，俗呼为南风。"

但明代也用"男风"。《牡丹亭》23："鬼犯是有些罪，好男风。"《石》10："（周玄）一向原是附名读书，近被赵成设计哄诱，做了男风

朋友。"《初拍》34："我便与他男风一度也使得，如何肉在口边不吃？"《三拍》30："这陈代巡是福建人，极好男风。"《西湖》11："那不知趣的男儿，偏生耽恋着男风，我断断解说不出。"

壬子日　即"认子日"。《金》50："薛姑子教月娘：'拣个壬子日，用酒吃下去，晚夕与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气。'

卖豚　"豚"谐音"臀"，隐指男色。《醋》13："你若要吹箫唱曲，有那赛绵驹，唱得阳春之调，歌得白苎之辞，弹丝击管，无不擅长，更能卖得一味好豚，又比子都出色。"

乱代头　"乱代"谐音"卵袋"，詈辞。《初拍》34："你道怎地叫做'乱代头'？昔人有嘲诮和尚说话道：'此非治世之头，乃乱代之头也。'盖为'乱'、'卵'二字，音相近。"

"卵袋"即阴囊。《西湖》1："然在吴越王未遇之时，安身无处，这个卵袋，不值一文钱。"

水高　"高"谐音"羔"，"羔"本指小羊，引申可指受孕。《西》55："那女怪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荤，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邓沙馅？'"今河南商水方言管某些动物（如羊）的交配叫"搭羔"。

8. 借形

因形体相近而以此代彼，形成隐语。

㒵　即今入，日。《字汇补》："㒵，古文财字。"俗借其字形，隐指性交。《金》13："我这里与你两个观风，教你两个自在㒵捣，你心下如何？"同书15："哥如今新叙的这个表子，不是里面的，是外面的表子，还把里边㒵八。"

干方　可隐指"千万"。《继世纪闻》卷二："逆（刘）瑾用事，贿赂公行。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干'，即一千之谓；云'一方'，即一万之谓。后渐增至几干几方。"

9. 切口

即以反切的方法构成隐语，多见于明代笔记杂纂。如《西湖游

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音，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笼”，以“盘”为“勃兰”，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陀”，以“圈”为“窟栾”，以“蒲”为“鹁卢”。

《俗呼小录》亦云：

“精”为“鲫令”，“团”谓之“突栾”，“孔”谓之“窟笼”，“圈”谓之“屈栾”，“蓬”谓之“勃龙”。

10. 借代

即借有关的事物以指代，形成隐语。

左边的　隐指男阴。《水》25：“郓哥道：‘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金瓶梅》第5回中有同样的句子。俗传真武帝足下有龟、蛇二将，龟在左，蛇在右，故称男阴为龟。《石》1：“相书上说得好，‘龟头有痣终须发。’”《乡言解颐》卷三、《吴下谚联》卷二均有此语。因以“龟”之所在“左边的”代指男阴。

长条　隐指“银子”，因其形状为长条形而相代。《挂枝儿》5：“夫赠诗以帨，本冀留箧中，永以为好也，而岂意其旋作长条赠人乎？”

二、隐语的成因

1. 避讳

因某种语言禁忌、避讳而使用隐语，是明代隐语得以大量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细分之，避讳又因所避内容的不同而有别。

1）避亵

尽管早在先秦，孟子已有“食、色，性也”的论述，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对“性”和“男女”一类的话题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在通俗文学作品里，人们仍不愿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些问题。遇到

非说不可的时候，就使用各种各样的隐语来代替。即便是诸如《金陵六院市语》、《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行院声嗽》一类与风月有关的专著也不例外。至于一般的文学作品，使用隐语以避亵更是很自然的了。

a. 有关性器官的

子孙桩　蚌壳楦　隐指男阴。《石》4："孙三走到厨房，取过尖刀，将这子孙桩、蚌壳楦，一刀割坏，半连不断，昏倒在地，血污满衣。"

不语先生　"不语兵"本指江河流水，可以淹没敌人。宋人文莹《玉壶清话》卷三："既不克，又欲增兵。丞相奏曰：'陛下有不语兵千万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悟，丞昭以马策指涉。"因男阴亦有"放水"的功能，故以"不语先生"代之。《金》61："你腊鸭子煮到锅里，身子烂了，嘴头还硬。见放着不语先生在这里，强道和那淫妇怎么弄耸到这早晚才来家。"

不便处　阴部。《金》79："到次日，下边虚阳肿胀，不便处发出红晕来了，连肾囊都肿的明滴溜如茄子大。"《小说》36："这一块皮上许多短毛，须是人的不便处。"《三宝》92："吴红莲原是有心算无心，借着捱肚皮为名，一向捱着和尚不便之处。"

巴子　隐指女阴。《金》2："王婆道：'他家卖的拖煎河漏子，干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奉天通志・礼俗・方言》："按省俗亦谓女阴曰巴子，故常用以骂人。"

人道　可隐指男阴。《石》4："孙三郎夜托一梦，说自己割坏人道，得罪祖宗，阴灵不容上坟，可将我火化便了。"

b. 有关性行为的

不三不四　隐指男女关系。《恒言》15："静真猜算空照定有些不三不四的勾当，教女童看守门户，起身来到东院门口。"同书34："他与丘家只隔得三四个间壁居住，也晓得杨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如是观》5："那太子虽则英雄豪杰，也是个酒色留恋之

人，万一见了夫人就要不三不四起来，那时教我更难为情了。"《山歌》8："我里臭贼听得子一发胆大，连忙对子我被里一钻，就要搭小阿奴奴不三不四，不四不三。"

人事 隐指男女性事。《石》4："那凤奴年已一十五岁，已解人事。"同书6："除却劈芦做席，只晓得着衣吃饭，此外一毫人事不懂。"

又可隐指性事用具。《金》19："初时蒋竹山图妇人喜欢，修合了些戏药部，门前买了些景东人事、美女相思套之类，实指望打动妇人心。"

盘桓 可隐指男女欢会。《欢》3："过了两个月日，每夜盘桓，真个爱得如鱼得水，如胶投漆。"同书11："田氏道：'如此也使得，待我家去，取了必用之物到此，方可盘桓几时。'"

有时也可隐指同性恋。《欢》23："花生谑笑说：'止今晚与令姐姐欢娱，明朝止好我与你在船里盘桓。'"《三拍》30："何知县就也着了迷，着库上与他做衣服，浑身都换了细绫。每日退堂，定要在书房中与他盘桓半日，才进私衙。"

c. 有关性乱的

扒灰 隐指翁媳通奸。《金》33："那旁多口的，认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吴下谚联》卷一："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

又可简称为"扒"。《金》33："连娶了三个媳妇，都吃他扒了。"

秫秫 隐指娈童，男色。《四声猿·雌木兰》1："这花弧倒生得好个模样儿，倒不像个长官，倒是个秫秫。明日倒好拿来应应极。"《金》50："玳安道：'贼村秫秫，你今日才吃屎？'

2）避秽

大小便因其污秽，也常常引起人们的避讳，而使用隐语来指

称。

里急 想要解手。《小说》2："（金孝）一日挑了油担出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拾得一个布裹肚。"同书40："走了几步，又里急起来，觑个茅坑上自在方便了。"

登东 即"解手"。《小说》2："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因登东，解脱了裹肚，失了银子，找寻不见。"同书9："也是唐璧命不该绝，正在船头上登东，看见声势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同书40："我只登了个东，被蛮子上前几步，跟他不上。"《通言》5："五日前侵晨到陈留县解下搭膊登东，偶然官府在街上过，心慌起身，却忘记了那搭膊。"同书28："若是白娘子登东，他要进去，你可另引他到后面僻净房内去。"

净手 即"解手"。《老乞大》上："这般黑地里，东厕里难去，咱们只这后园里去净手不好那？"《诏令》3："霸王见樊哙奋然威怒，用心看着樊哙，汉高因面净手，起身逃去了。"《金》83："却表秋菊在后边厨下，睡到半夜里起来净手。"《通言》28："只见白娘子真个要去净手，养娘便引他到后面一间僻净房内，养娘自回。"

五谷轮回之所 隐指厕所。《西》44："那里面秽气畜人，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这个弼马温着然会弄嘴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甚么'五谷轮回之所'！"

水火 隐指大小便。《小说》23："（刘素香）数日之间，虽水火之事，亦自谨慎，梢人亦不知其为女人也。"《通言》21："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门先寝，自家只推水火，带了刀棒绕屋而行。"《初拍》19："（小娥）水火之事，小心谨秘，并不露一毫破绽出来。"《二拍》17："亦且终日相处，这些细微举动，水火不便的所在，那里妆饰得许多来？"同书25："（那贼）只得耐心伏着不动，水火急时，直等日间床上无人时节，就床下暗角中撒放。"

五谷轮回的关头 隐指肛门。《石》14："那一个却又戴巾帻穿道袍，将一个五谷轮回的关头，膀胱泄气的臁口，当了泻火受胎的

门户。"

3）避凶

失败、灾祸、疾病、死亡常被看作是不吉利的事情，人们也不愿意明说，而改用隐语。

剪拂　绿林中称下拜行礼。因"拜"与"败"谐音，为避凶而称"剪拂"。《水》5："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作'剪拂'。"同书6："智深说姓名毕，那汉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行院声嗽·人事》："拜，剪拂。"《说唐》22："大凡强盗见礼，谓之剪拂。"《通俗编》卷三十八引《杭州市语》："拜曰剪拂。"

细疾　指小病。《金》3："卓丢儿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来得了个细疾，白不得好。"

上床　隐指病重。《欢》1："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上床了。"

宾天　隐指死。《隋》24："这干呆妮子，皇上已是宾天了，适才还是这等围绕着，不报太子知道。"

山高水低　隐指死。《型》10："只是你若有些山高水低，你兄弟又无一个，姊姊又嫁着穷人，叫我更看何人?"《石》4："磨折已久，如今奄奄有病，万一有些山高水低，我必然也有话说。"

长往　隐指死。《石》2："那知会试北上，竟为长往。"同书9："书拳此时，明知是鬼，全无畏惧，说道：'我只为功名羁滞，有爽前约，致卿长往。'"

晏驾　隐指皇帝的死。《隋》1："直至周主晏驾，幼主庸懦，他羽翼已成，竟篡夺了周国，改号大隋。"同书60："太子建成忌他功高望重，怕唐主晏驾后他有异心，与元吉商量，要害却秦王，方得无患。"

物故　隐指死。《隋》38："但我累战以来，士兵稍疲，军兵亦多物故。"《如是观》9："不幸我父物故，喜得儿夫得中武状元，除授江南游击。"《绮谈市语·举动门》："物故：死。"

呜呼哀哉　因古代祭文多以“呜呼哀哉”结尾，故得以此隐指死。《小说》28：“黄老实在访庐州，不上两年，害个痢症，医药不痊，呜呼哀哉。”《初拍》22：“谁想老母受惊太深，一病不起，过不多两日，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又可简称为“呜呼”。《欢》1：“他父亲一日重一日，那里医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

4）其他避讳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金钱和偷窃也常成为避讳的对象。

水手　明代可隐指贿赂官员的银子。《型》6：“寻了他一个过龙书手陈爱泉，是一名水手。说道此妇泼悍，要求重处。拿进去，只见这通判也明白，道：‘告忤逆怎么拿银子来？’”《三拍》6：“汪涵宇恐怕拘亲邻惹出事来，又送了一名水手。”同书26：“只这样做，又费了两名水手。”《醋》9：“由你贴骨疗疮的人情分上，枉自费了几名水手，只当得鬼门上占卦。”《鼓》37：“你晓得我杨东翁不比别个乡先生，开口定用一名水手，白话定弗能彀。”

有时也可指官员之间互赠的银两。《型》18：“止是抚院司道间有些助丧水手银两，却也展转申请批给，反耽延了许久，止够得在本县守候日用，路上盘缠。”《三拍》12：“（窦主事）随着妾出来拜谢，送两名水手作赆礼，凤仪坚辞。”

白米　隐指行贿的白银。《金》26：“西门庆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与夏提刑、贺千户。”同书75：“荆都监又向袖中取出礼物来递上，说道：‘薄仪望乞笑留。’西门庆见上面写作白米二百石。”《治世余闻》卷二：“（奉命者）搜得一帙纳贿簿首进之，簿中所载，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通计数百万石。黄米即金，白米即银。上因悟广赃烂如此，遂籍没之。”

业障　隐指银钱。《金》43：“应伯爵因记挂着二人许了他些业障儿，趁此机会好向他要。”

富贵　隐指银子。《附》12：“叔宝叫佩之，国俊富贵不离其身，

把盘费的银子谨慎在腰间。”《二拍》36：“镜子虽不得见，这一套富贵也勾我下半世了。”

露白 隐指金银珠宝被人看见。《欢》6：“只说某日拿了几百两银子去纳监，在王家露白，即起不良之心，登时杀取。”《二拍》36：“此镜乃我寺发迹之本，岂肯轻易露白？”《生》16：“目下路上干系，财不露白。我们的银子，都捆在货内。”今河南方言仍有“财不露白”的说法。

穿窬 隐指偷窃。《醋》20：“我恰寻得一个好友，善为穿窬。”又：“穿窬不利，抢火必有所得。”何景明《躄盗》：“躄盗者，一足躄，善穿窬。”按，此义源于《论语·阳货》：“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欤！”

2. 保密

除避讳之外，保密也是使用隐语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多半是一些特定的社会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故意使用一些“不足与外人道也”的隐语。这类隐语，又叫“黑话”。

走州府 隐指趁机私匿钱财。《通言》37：“当时茶市罢，万员外在布帘底下，张见陶铁僧这厮栾四五十见钱在手里。万员外道：‘且看如何’？元来茶博士市语，唤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语说‘今日走到余杭县’，这钱，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钱，余杭是四十五里；若说一声‘走到平江府’，早一日尚三百六十足。若还信脚走到‘西川成都府’，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

线道 隐指肉。《小说》36：“这汉与行院无情，一身线道，堪作你家行货使用。”《事林广记》续集卷八：“肉，线道。”《行院声嗽》：“肉，线。”“肉，线老。”“肉店，线铍。”

推牛子 强盗管他们的猎获对象叫“牛子”。《绮谈市语·人物门》：“村人：和老，牛子。”“推牛子”即杀人。《通言》37：“（焦吉）走入来道：‘哥哥，你只好推了这牛子休！原来强人市语，唤杀人做‘推牛子’。”又：“焦吉道：‘我几回说与我这哥哥，教他推了这牛子，左右

不肯，把似你今日不肯，明日又不肯，不如我与你下手推了这牛子，免致后患。'"

国老　隐指甘草。《小说》33："公公道：'好甘草，性平无毒，能随诸药之性，解金石草木之毒，市语叫做'国老'。"《乡言解颐》卷三"医"条："幼时至其店，见东西两药匮，大书'将军府，国老家'六字，问之，曰：'将军'者，大黄也；'国老'者，甘草也。"

另外，鬼神的谶语，因为"天机不可泄漏"，也常用隐语。《初拍》19：

> 只见一个夜间，梦见父亲谢翁来对他道："你要晓得杀我的人姓名，有两句谜语，你牢牢记着：车中猴，门中草。"……隔得几日，又梦见丈夫段居贞来对他说："杀我的人姓名，也是两句谜语：禾中走，一日夫。"

下文李公佐解道：

> "车中猴"，车中去上下一画，是"申"字，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田出两头，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一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春申，足可明矣，何必更疑？

又如《西湖》33：

> 周爷夜间睡去，见一人披头散发跪而哭道："小人的冤家非桃非杏，非坐非行。望爷爷详察。"……富阳县将驴夫名数送来，中有李立名字。周爷见了悟道："非桃非杏，非坐非行，非李立而何？"

3. 机巧

明代隐语的另一个成因，是出于人们说话时的机巧，即为增强说话时的风趣而故意使用所谓的"俏皮话"。正如钱南扬先生所说："盖人民以为寻常说话，未免平淡无奇，这种话就成了他们的词藻，

用以丰富他们说话的内容，表现自己的智慧，度量别人的智慧。”①上文我们所举的反语、藏词、拆字、歇后、拟人、拟物、谐音等，都是为了追求机巧而临时使用的隐语。如，表示“男人的配偶”这一概念，明代白话文献中既有传统的“妻”(妻子)、“夫人”、“令正”、“尊阃”，又有“院君”、“安人”、“孺人”、“恭人”、“老婆”等新兴的称谓，而“秋胡戏”不过是一种机巧的俏皮话而已。同样，把“嘴”说成“樱桃小”，把“绝好”说成“色系子女”，把“马桶”说成“净桶”，把“气”说成“二十四”等等，都表现了说话者的风趣幽默，生动机巧。这里再举数例。

做吕字　隐指“接吻”。本来，表示接吻这一动作，明代白话作品里有“亲嘴”、“咂嘴”、“做嘴”、“亲亲”等。因“吕”字为两口相就之形，故有此称。《通言》38：“(朱秉中)挨身相就，止做得个吕字儿而散。”《恒言》15：“大卿上前拥抱，先做了个吕字。”

又作“写吕字”。《醋》19：“陈婆故意走开，两人连连写了几个吕字，就把知心话说。”《行院声嗽・身体》：“做口：吕儿。”

卖良姜　意即挨冻受冷，“良姜”谐音“凉僵”。《金》75：“我不往后边在明间板凳上卖良姜，我与绣春厨房炕上睡去。”今河南方言中仍有此语。

又作“卖凉姜”。《醒世姻缘传》6：“你看爷说的话！我不图实卖，冷风淘热气的，图卖凉姜哩！”

丁香　隐指女人的舌头。《金》16：“两个口吐丁香，脸偎仙杏。”《小说》4：“用双手儿搂定郎腰，吐出丁香送入郎口。”《西湖》22：“邹师孟看不尽那房中繁华及金玉古玩器皿，遂解衣就寝，云情雨意，两相交会，口送丁香，腰摆杨柳。”《绮谈市语・身体门》：“舌，丁香。”

引申为女人舌头所带的香味。《小说》23：“忒杀太颠狂，口口声

① 钱南扬《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151页。

声叫我郎。舌送丁香娇欲滴，初尝甘露，非蜜非糖滋味长。"同书38："玉体靠郎怀，舌送丁香口便开。"

按，"丁香"本为生长于南方的一种香料树，一名"鸡舌香"，因借指带香味的"舌头"。

精神　隐指文人收取别人的馈赠。《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士润笔"条："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清羊绒罢。'"作者自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

三、隐语的语言特点

从隐语的成因我们可以看到，隐语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同一个概念，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隐语。从表达效果来看，隐语又充满着智慧的火花，能够增强语言的趣味性。同时，作为明代汉语词汇的一种，隐语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呈现出复杂的一面。

1. 隐密性

隐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作者总是不愿意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是采取曲折隐晦的表达方法。因而，隐密性是其主要特点。它就像"密码"，要想准确地破译，必须首先了解其对应关系，像上文我们所举的"走州府"、"推牛子"、"国老"等，单从字面上根本无法索解。如，《诚斋乐府·乔断鬼》中有一段裱背匠的市语：

> [末云]："且住，再听他说些什么？"
>
> [净云]："大嫂，你收了银子了？将前日落了人的一个旗，两搭荒资，把那青资截一张荒资，荷叶了，压重处潜垛着，休着那婆子看见。"
>
> [贴、净云]："你的嗽，我鼻涕了，便去潜垛也。"

[末云]："小鬼，他说的都是什么言语？我不省的。"

[小鬼云]"他说'旗儿'是绢子，'荒资'是纸，'青资'是刀儿。'荷叶了'是包裹了，'压重'是柜子，'潜垛'是藏了。他说：教他老婆将那落的人的绢子纸，用刀儿截一张纸包裹了，柜子里藏了，不要他娘见。那妇人说'鼻涕了'。省得了，便去藏也。"

[末云]："他的市语声嗽，我也不省得，你如何省得？"

[小鬼云]："小鬼自生时，也是个表背匠。"

当然，有时人们使用隐语，仅仅是为了"扭捏聪明"，欺侮外行人而已。如《生绡剪》9：

却有那上海知县姓周名睦，号太和，浙东人氏。看他中氏异注《本草》，倒也扭捏聪明，便倾心道是医门才子。那《本草》怎的？姑道一二：恋绨袍(陈皮)、苦相思(黄连)、洗肠居士(大黄)、川破腹(泽泻)、觅封侯(远志)、兵变黄袍(牡丹皮)、药百喈(甘草)、醉渊明(甘菊)、草曾子(人参)。如此之类，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

2. 地域性

隐语的地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方言区内，往往有一批外地人不懂或不完全懂的词语，只有熟悉该地方言的人才能理解。如《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憨大，暗换易物曰掬包儿，粗蠢人曰杓子，朴实曰艮头。自称鹹言：杭俗浇薄，语年甲曰"年末"，语居止则曰"只在前面"。语家口则曰"一差牙齿"，语仕禄则曰"小差遣"，此皆宋时事耳。

二是同一件事，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隐语。如《石》14：

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大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

州人叫“调先生”，大明律上唤作“以阳物插入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事是为鸡奸事。

3. 趣味性

隐语常常使用修辞手法，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或意内而言外，或利用巧妙的暗示，使人领悟到它的机巧。适当地使用隐语，无疑能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表现力。

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神水　隐指眼睛。《通言》19：“衙内用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神水，则看了一看。”

又作“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瞳人”。《小说》33：“两个媒人用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瞳人，打一看时，只见屋山头堆垛着一便价十万贯小钱儿。”

又作“五轮八宝玩着两点神水”。《金》6：“（阴阳）用五轮八宝玩着两点神水定睛看时，见武大指甲青，唇口紫。”同书63：“这韩先生用手揭起千秋幡，用五轮八宝玩着两点神水打一观看。”

4. 复杂性

作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明确性应为起码的要求。但是，隐语故意变着法子打哑谜，含义模糊，用法复杂，是隐语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主要原因。有些甚至只能在极小的社会集团或群体内使用。

隐语的复杂性表现在两方面：

1）同实异名。同一个意思，不同的社会集团（包括行业的和地域的），可能有不同的隐语，最典型的莫过于数字隐语了。《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 有所谓四平市语者，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

《行院声嗽·数目》：

一，孤；寒。二，对；利。三，春；淀。四，宜；组。五，马；摇。六，篮；猱。七，星；鞋。八，封；敲。九，远；穹。十，收；捷。

《绮谈市语·数目门》：

一，丁不勾；孤。二，示不小；对，三，王不直；春。四，罪不非；山。五，吾不口；马。六，交不×；篮。① 七，皂不白；星。八，分不刀；封。九，馗不首；远。十，针不金，收。

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所载“杭州市语”条，②记杭州各商行所用的数字隐语是：

米行　一子，二力，三削，四类，五香，六竹，七才，八发，九丁，十足。

丝行　一岳，二卓，三南，四长，五人，六龙，七青，八豁，九底。

绸缎行　一叉，二计，三汐，四子，五团，六羽，七落，八未，九各，十汤。

线行　一田，二伊，三寸，四水，五丁，六木，七才，八戈，九成。

铜行　一旦，二贝，三某，四长，五人，六土，七木，八令，九王，十合。

药行　一羌，二独，三前，四柴，五梗，六参，七苓，八壳，九草，十芎。

典当　一口，二仁，三工，四比，五才，六回，七寸，八本，九巾。

故衣铺　一大，二土，三田，四东，五里，六春，七轩，八书，九籍。

① 原文漫漶，此据《行院声嗽》补。

② 钱南扬《汉上宧文存·市语汇钞》案：“翟氏此篇，恐亦沿袭明人语，不始于清初。”

道家星卜　一太，二大，三蒙，四全，五假，六真，七秀，八双全，九渊。

杂货铺　一平头，二空工，三眠川，四睡目，五缺丑，六断大，七皂底，八分头，九未丸。

优伶　一江风，二郎神，三学士，四朝元，五供养，六么令，七娘子，八甘州，九菊花，十段锦。

江湖杂流　一留，二月，三汪，四则，五中，六人，七心，八张，九爱，十足。

如此复杂的数字，正如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中所说："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徒以惑乱听耳"。

2）同名异实。同样一个隐语，则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如：

线　赵南星《笑赞》："贼人以捆人为线。"《绮谈市语·拾遗门》："吊，线。"

登东　（1）隐指解手，例见前；（2）隐指山。《江湖切要·地理类》："山，登东。"

鲍老　（1）指盗贼。《金》21："鲍老儿，临老入花丛，坏了三纲五常，问他个非奸做贼拿。"

（2）隐指"焦燥"。《行院声嗽·人事》："焦燥，鲍老。"

（3）隐指"面"。《行院声嗽·饮食》："面，鲍老。"

狂且　（1）隐指浪子，例前见。（2）隐指风。《江湖切要·天文》："风，狂且。"

第二节　熟　　语

熟语是指一些现成的固定词组或句子。熟语像词一样，能以现

成的形式和固定的意义用于语言之中。在明代白话文献，尤其是明代白话小说中，熟语的运用是相当广泛的。不仅用于摩情状物，说明事理，而且因其常用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显得通俗简练，生动活泼，因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明代汉语熟语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成语等。

一、谚语

谚语，又叫"俗语"、"俚语"、"鄙谚"、"野语"。《汉书·五行志》："谚，俗所传言也。"唐陆德明《礼记·大学》"释文"："谚，俗语也。"可见，谚语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结构相对定型的语句。

1. 明代谚语的来源

1）来源于民间口语

明代谚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世代口耳相传，得以逐渐流行开来的。其主要标志有"常言"、"常言道"、"俗语"、"俗话说"等等。

常言 《石》4："常言踏了爹床便是娘。"

常言道 《西》31："常言道：男子无妻财无主，妇女无夫身落空。"《小说》1："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山歌》3："常言道：踏子爷床便得亲娘叫。"

俗语 《初拍》1："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作布。"

俗语说 《初拍》17："俗语说得好，若要俏，带三分孝。"

俗语云 《西》31："俗语云：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

也有直接用在句子中，不加任何标志的。如：《三拍》27："公布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且备饭！'"

2）来源于古书

古代杰出人物著作里的某些语句也可能成为谚语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标志主要有“古人云”、“自古道”、“自古云”等等，如：

识时务者呼为俊杰　《西》41：“古人云：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按，语本《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胜败兵家之常　《西》52：“自古道：胜败兵家之常。”《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35、《封神演义》52均有此语。按，此语出自《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一年”：“胜败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

行不由径　《西》61：“古语云：行不由径。”按，此语出自《论语·雍也》：“有澹台明灭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也作“行不从径”。《列子·说符》：“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

3）来源于佛教

明代谚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佛教的，或者是跟佛教有关的。如：

《欢》3：“自古道：众生好度人难度，宁度众生，莫度人生。”

《西》31：“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

《双忠记》32：“俗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西》80：“自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说》29、《欢》16均有此语。

《西》50：“常言：道化贤良释化愚。”

《西》72：“常言道：远来的和尚好看经。”

有些谚语则反映了对佛教的污蔑，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如：

《西》23：“那呆子道：‘胡说！胡说！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

丑。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饿鬼，那个不要如此？'"

《小说》30："那东坡志在功名，偏不信佛法，最恼的是和尚。常言：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恒言》26："故谚语有云：佛在心头坐，酒肉穿肠过。"

2. 谚语的特点

1）多用对句

明代谚语大多两两相对，读起来琅琅上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至于两句之间，则不要求对仗工整，前后两句的关系则有：

a. 并列式

《小说》12："小娘爱俏，鸨儿爱钞。"

《西》73："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三拍》4："闲时不烧香，极来抱佛脚。"

《三宝》64："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b. 偏正式

《西》22："遣泰山轻如芥子，携凡夫难脱红尘。"

《隋》6："家贫不是贫，路贫贫杀人。"

《欢》1："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

c. 递进式

《欢》9："由你奸似鬼，也要吃老娘洗脚水。"

《小说》20："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西》7："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d. 条件式

《高文举》5："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小说》40："若要不知，除非莫为。"

2）口语性强

由于谚语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自然是使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日常口语。反过来说，如果使用那些文绉绉的书面语，也就不可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行开来，当然也就不成其为谚语了，即使是来

自古书中的谚语，也必然是经过了改造加工，使其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像“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山靠山，在水吃水”(《生》15)，“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好马不吃回头草”(《石》6)，“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枕边告状，一说便准”(《初拍》20)，“一日不识羞，三餐吃饱饭”(《高文举》4)，“媒人口，无量斗”、“一不做，二不休”、“捉贼见赃、捉奸见双”(《欢》1)等等，至今仍然活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之中。

3) 写法较灵活

谚语虽是现成话，但不同的作者可能会有不同的写法，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这也是谚语能为广大群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有的可调换个别字。如《小说》1 中的“羊肉馒头没的吃，空教惹得一身骚”，在《恒言》25 中作“羊肉馒头没得吃，空教惹得一身膻。”《二拍》14 则作“馒头不吃惹身膻”。

有的则改变了说法。《恒言》20：“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西湖》6 则作“清官出不得吏人手”。

二、歇后语

歇后语在明代白话作品中，使用也是相当广泛的，明代甚至有专门搜集歇后语的专书出现。如《六院汇选江湖俏语》、《六院汇选江湖方语》、《市语声嗽·中原市语》、《新奇灯谜·江湖俏语》等。

歇后语的基本格调，是俏皮、幽默，富于风趣。如：

十二月贩扇——背时的买卖。

朱八戒的母亲——怪精。 (《江湖俏语》)

荷包内鬼叫——腰(妖)精。

船家烧纸——为河(何)。 (《江湖方语》)

买干鱼放生——不知死活。

隔宿猪头——冷脸。(《中原市语》)

歇后语常用比喻、谐音等修辞方法。如：

大海里翻了豆腐船——汤里来，水里去。(《西》61)

猫咬尿胞——空喜欢。(《金》41)

瞎子吹箫——摸(莫)管(《中原市语》)

苏木水染街——紫地(子弟)

姑媳守寡——没公(工)夫 (《江湖方语》)

有些谐音只是彼时彼地方言读音相同。如"三朝染出布——假青(亲)。"青"、"亲"同音。"青目"即"亲目"，关照义，例见下文第228页。有些歇后语今天已不易理解，但在明代却是很常见的口语词。如：

混堂里汗巾——杂人用。

其中"混堂"即浴池，"汗巾"即洗澡用的毛巾。《恒言》1："赵二在混堂内洗了净浴，打扮得帽儿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碗灯笼前来接亲。"《二拍》39："懒龙说罢，先到混堂把身上洗得洁净，再来到船边看相动静。"《七修类稿》："吴人甃大石为池，名曰'混堂'。"《嘉定县续志》卷五："混堂，俗称浴池也。案，《明史·职官志》有'混堂司'，"宦者掌沐浴之事"。

三、惯用语

惯用语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固定词组，也是明代汉语中一种极常见的熟语。

发昏章第十一　对昏迷已极的谑称。《水》26："(西门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金》94："这刘二那里依从，尽力把经济打了个发昏章第十一。"《恒言》36："(卞福)询问家人，方知被老婆卖去久矣，只气得发昏章第十一。"

又可简称"发昏"。《恒言》6："王留儿见叫，乃道：'原来官人住在这里，教我寻得个发昏！'

吕太后的筵席　比喻危险的筵席。《自还俗》3:"这斋饭比不得战钦钦、心怯怯吕太后的筵席。"《恒言》39:"大凡僧家的东西，赛过吕太后的筵宴，不是轻易吃得的。"《初拍》30:"若是说话的人，那时也在深州地方与李参军一块住着，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自然拦腰抱住，劈胸揪住，劝他不吃这样吕太后筵席也罢，叫他不要来了。"《绿牡丹》12:"[净]这不是好意请人。[丑]分明是吕太后筵席。"

又引申为诱人上当的圈套。《三宝》23:"这番奴诈败假输，奉承我九口飞刀的术法，这吕太后的筵席好狠哩!"

打秋风　去远处向有交情的人索要钱财。《牡丹亭》13:"[生]坐食三餐，不如走空一棍。"[净]怎生叫做一棍?[生]混名打秋风哩!"同书 46:"有秀才来打秋风，则索报去。"《通言》25:"他自不会作家，把个大家事费尽了，却来这里打秋风。"《石》2:"多分到那处打秋风，羁留住了。"

又作"打抽丰"。《隋》32:"柴嗣昌是通家弟兄，原是要来拜谢叔宝，打他抽丰做路费。"《恒言》29:"适值有个江南客来打抽丰，送两大坛惠山泉酒。"同书 36:"恰好有一绍兴人，姓胡名悦，因武昌太守是他的亲戚，特来打抽丰。"《初拍》22:"那衙门中人见他如此行径，必然是打抽丰，没廉耻的，连帖也不肯收他的。"《生》10:"有个公子姓郜名维邛，字秀甫，来到南京，在他年伯处打抽丰。"

又可作"秋风"。《生》1:"肚饥了就要秋风一顿，东荡西荡，荡了年半有余。"

按，《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俗以干人云打秋风。"《常谈考误》卷 4:"俗以自远投人干求钱物者曰打秋风。"

飞过海　指官员靠行贿快速晋升。《恒言》36:"元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都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选一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

三不知　明代有三义：(1)突然。《金》13："那西门庆三不知正进门，两个撞了个满怀。"《常谈考误》卷二："世俗以人忽然而至曰三不知而人。"《雅俗稽言》卷三十四"三不知"条："世俗于事之忽然者辄曰三不知。"

(2)令人意想不到地。《恒言》27："焦氏道：'想是路上触着臭气了。'李承祖道：'也不曾触甚臭气。'焦氏道：'或者三不知，那里觉得！'"同书36："他既不肯接客，留之何益！倘若三不知，做出把戏，倒是老大利害。"《石》2："南村夫妇恐怕三不知做出事来，反担着鬼胎，昼夜防守。"

(3)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金》53："方才待走进来，不想有了几杯酒，三不知走人大娘房里去。"《恒言》17："过迁在家无聊，三不知闪出去，寻着旧日这般子弟，到各处顽耍。"

踹浑水　乘机占女人的便宜。《西湖》33："有个江虎棍一向看上这刘妇人，又见此妇与罗长官通奸，屡屡要来踹浑水，此妇再三不从。"《三拍》28："那同寺的徒弟、徒孙，不免思量踹浑水、捉头儿，每每败露，每每称窠，全无定名。"同书29："这悟通中年时，曾相与一个菩提庵秋师姑，年纪仿佛，妙智也去踹得一脚浑水。"

又作"踏浑水"。《欢》1："花林有一朋友，名叫李二，要去踏浑水，二娘不肯，后来被他撞破了。"

又作"蹓混水"。《恒言》23："迪辇阿不善蹓混水，朕亦淫其妻以报之。"

四、成语

呵脬捧屁　比喻拍马屁。《西湖》3："那时西湖上的人又一齐都称赞他是个才子了，都来呵脬捧屁，极其奉承。"

又作"呵脬捧卵"。《初拍》29："到得忽一日榜上有名，掇将转来，呵脬捧卵。"

又作“呵卵捧脬”。《娇红记》5：“农工商贾都不做，呵卵捧脬为第一，惯依豪门使声势，常走富家骗衣食。”

又作“捧脬呵卵”。《娇红记》34：“豪奴恶少尽相交，同调：捧脬呵卵不辞劳，身靠。”

又作“捧腿呵卵”。《三拍》12：“却不学这些假山人，假墨客，一味奴颜婢膝，捧那臭腿，呵大卵胞，求荐书东走西奔，钻管家如兄似弟。”同书21：“再看如今，呵卵胞、捧粗腿的，那一个不是妇人，笑得你？”

又作“呵脬捧腿”。《生》7：“随有一伙呵脬捧腿的，也就狐假虎威，那小人气焰一发热腾腾当不得了。”

吃醋捻酸 《型》24：“这岑氏偏是吃醋捻酸，房中养下几个鬼见怕的丫头，偏会说谎调舌。”

又作“吃醋拈酸”。《连环记》26：“一个人送得来不明不白，使我父子在家吃醋拈酸，是何道理？”

又作“吃酸”。《牡丹亭》19：“则是娘娘有些吃酸，但是掳的妇人，都要送他帐下。”

又作“捻酸”。《牡丹亭》47：“便许他在那里，你却也忒捻酸。”《夹竹桃》“杖藜携酒”：“来迟去慢姐心烦，等待郎来就捻介个酸。”

类似的还有“吃寡醋”，指因占不到便宜而吃醋。《挂枝儿》5：“只恨吃寡醋的傍人儿，把我的缘法儿断送了。”《醋》14：“大官人便吃寡醋，却不道先有吴山，后有十庙。”《疗妒缘》1：“吃寡醋姑嫂谈心，奉严旨鸳鸯分别。”

第六章　明代汉语的新词新义

以上我们从词汇系统的角度，讨论了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从明代汉语词语的丰富多样，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它不同于以往的词汇面貌与特征。这里，我们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探讨一下明代汉语出现了哪些新词新义，以及这些新词新义的成因和产生方式。

第一节　明代汉语的新词

一、新词的成因

1. 新事物的出现

近300年之久的有明一代，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副业、手工业、商业和国内外贸易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学术文化颇为发达，郑和下西洋、西学东渐等等，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步。跟经济、文化的进展相适应，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促使一大批汉语新词的产生。

1）有关典章制度的

一条鞭　明代田赋制度，嘉靖时始行于地方，万历初张居正执政，逐渐推行于全国。《明史・食货志》："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费，量为增添；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

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入泮 “泮”指古代学宫前的泮水，明代把学童考取县学为生员称为“入泮”。《恒言》20：“文秀带病去赴试，便得入泮。”《醋》14：“此位相公，就是我杭城都绢的令孙，目今入泮在此。”《初拍》11：“王生虽是业儒，尚不曾入泮，只在家诵习。”《二拍》4：“那张廪生有两子具已入泮，有财有势，官府情熟。”《欢》17：“后来江文先进了学，两个小儿子同入了泮。”《鼓》35：“那陈进听人来报说孩儿入泮，一家喜从天降。”

甲科 明代俗称进士。《二拍》4：“这段话文，乃是四川新都县有一乡宦，姓杨，是本朝甲科。”

又作“科甲”。《欢喜》10：“后来妻妾各生男女，子孙俱遵十戒，都发科甲。”今四川成都有“科甲巷。”

又作“甲第”。《二拍》3：“他自登甲第，在京师为官一年有余”。

又简称作“科”。《初拍》12：“有一个姓王的公子，本贯浙西人，少年发科，到都下会试。”《二拍》1：“他肯点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

牙牌 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只是发放范围仅限于朝臣士子，唐宋时叫“鱼符”。《金》70：“（朱太尉）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珑带，脚靸皂靴，腰悬太保牙牌、黄金鱼钥。”《万历野获编》卷十三：“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为别耳。”《菽园杂记》：“凡在内府出入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

白粮 明初都南京时，就近向苏、松、常、嘉、湖五府征白熟粳米十七万四十余石以供内廷，糙米四万四千余石以供各部府，称为“白粮”。《水》111：“吕枢密道：‘你将来白粮怎地装载？’”同书115：“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县，要刷洗村坊，着科敛白粮五万石。”《邯郸记》13：“逐队写着某路白粮。”《恒言》20：“且说王员外因田产

广多，点了个白粮解户。"

2）有关风俗的

火把节 从明代起，云南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为火把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风俗"："今滇中以六月念八为火把节。是日，人家缚茭芦七八尺，置门外爇之。至夜，火光烛天，又用牲肉细缕如脍，和以盐醯生食之。问其源，则是日为洪武间遣待制王忠文说元梁王纳款，不从，为其所醢。以此立节，亦晋人禁寒食，楚人投角之意也。"

庙市 明代京师每月三次在城隍庙前的集市贸易活动。《二拍》3："京师有个风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谓之庙市。凡百般货物俱赶在城隍庙前，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挨挤不开，人山人海的做生意。"

3）有关礼仪的

催妆 婚礼前数日男方送彩礼给女家。《欢》1："又未择日，尚未催妆，须由我家料理停当，方可完姻。"《客座赘语》卷九："今留都初缔结姻，具礼往拜女家曰谢允；次具仪曰小定；将娶，先期具纳币，亲迎之日往请曰通信；纳币曰行大礼；将娶前数日具仪曰催妆。"

按，此礼俗源自唐代，据说是古时掠夺婚的遗迹。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谓北朝婚礼，夫家领人挟车至女家，高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上车始止。只不过到明代，已完全演变为一种礼俗了。

手本 明代人拜见客人时所用的名刺。《隋》4："住持率僧人，具红手本贺喜。"同书36："（叔宝）又附一个手本谢来管道：'自己母子皆病，彼此相依，不能离家，有辜德意。"《西》16："都出来！开具花名手本，等老孙逐一查点！"《二拍》4："金宪正在时刻挂心，算计必克。忽然门上传进一个手本来，乃是'旧治下云南贡生张寅禀见'。"

又作"脚色手本"，见上文第51页。

4）有关职官的

番子手　明代北方专指捉拿盗贼的差役。《通言》15："江南人说阴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生》3："神庙勃然大怒，密差数十番子手去扭拿。"

又作"翻子手"。《俚言解》卷二："京卫校尉缉捕奸盗及一切非常之变谓之翻子手。……京都称翻子手，外县谓之应捕。"

土兵　乡兵。《水》24："土兵搬将酒肉上楼来，摆在卓子上。"《隋》28："那五十个土兵，都是小人儿。听得这句话，都嘁嘁察察乱嚷起来。"《小说》39："奉了郡檄，点起土兵二百余人，望麻地进发。"

按，《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土兵之役，始于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以营伍兵少，而延安、庆阳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于战斗，宜选民兵之壮者，编成什伍，为土兵。"《涌幢小品》卷上："成化二年，陕西抚臣卢祥之言，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

5）有关机构设置的

锦衣卫　明洪武十五年始设的皇宫禁卫军。成祖后兼管巡察缉捕，逐渐发展为特务机关。《遇恩录》："当令锦衣卫同内官引去文华殿见。"《正统临戎录》："锦衣卫指挥使杨铭，正统十三年二月内，同父杨只，随同金吾左卫指挥使王喜，往瓦剌公干回还。"《西》62："那国王急降金牌：'着锦衣卫快到金光寺取妖贼来，寡人亲审。'"《韩》18："韩愈这厮唐突朝廷，欺毁贤圣，着实可恶。着锦衣卫官校绑至云阳市曹，斩首示众。"《恒言》27："那些人家闻得李雄年纪止有三十来岁，又是锦衣卫千户，一进门就称奶奶，谁个不肯。"《型》12："不期过得一日，圣旨又着拿送锦衣卫。"

又简称"锦衣"。《西》68："太监叩头道：'奴婢乃司礼监内臣，这几个是锦衣校尉。'"同书78："只见'假唐僧'出门施礼道：'锦衣大人，陛下召贫僧，有何话说？'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与你进朝

去，想必有取用也。'"《万历野获编》："景陵陆武惠，领锦衣最久。"

西厂　明成化十三年设置的特务机关。《型》17："适值汪直开西厂，荼毒缙绅士民，项尚书上书疏奏劾，反为中伤，廷勘削籍。"《明史·职官志三》："提督西厂，不常设，惟汪直、谷大用置之。刘瑾又设西内厂，寻具罢革。"

会同馆　负责接待外交使臣的机关，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西》68："不多时，转过隅头，忽见一座门墙，上有'会同馆'三字。唐僧道：'我们进这衙门去也。'行者道：'进去怎的？'唐僧道：'会同馆乃天下通会通同之所，我们也打搅得。'"

钦天监　负责天文、历法的机关，因以称钦天监的官员。《挂枝儿》7："一声声只怨着钦天监，你做闰年并闰月，何不闰下了一更天？"《山歌》2："世上官员，只有钦天监第一无见识。"《型》17："每日黑云罩在御营顶上，非风即雨，人心惶惑。钦天监道：'天象不吉。'"《歧路灯》61："弟彼时被京中一个徒弟——现做钦天监的漏刻科，写书来催弟进京，那里讨闲工夫与他用事。"

2. 专门词语的泛化

有些新词的产生，源于某些专门词语。这些专门词语，或含义比较曲折隐晦，或应用范围比较狭窄。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其含义和用法逐渐为人们所理解，从而进入一般词语的行列。

1）源于戏曲的

瞧科　在宋元戏曲里，"科"指演员的表演动作、情态，"瞧科"即看的动作。到明代汉语里，"瞧科"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看、观察。《初拍》26："他是个小厮家，就到人家去处缠着嘴闲话，带着眼瞧科，人都不十分疑心的。"同书40："李君是个聪明有才思的人，便瞧科在眼里。"

又引申为"看出"、"看破"、"明白"。《金》48："金莲听了，恐怕婢子瞧科，便戏发讪。"《初拍》6："街上人看见这个人踪迹可疑，已自瞧科了几分。"同书26："杜氏见要他房里去，心里已瞧科了八九

分。"《二拍》2:"妙观接着,看见老嬷这般打扮,手中又拿着东西,也有些瞧科。"同书10:"亏得莫大郎是个老成有见识的人,早已瞧科了八九分。"同书28:"程朝奉早已瞧科,就中取着三两多重一铰银子,塞在李方哥袖子里。"

收科 在宋元戏曲里,"收科"指戏曲结束前的动作,一般是绕舞台走圆场。明代则指劝解,打圆场。《小说》5:"王公听得发作,便来收科道:'客官不须发怒,那边人众,只得先安放他。'"《通言》22:"刘妪见老儿口重,便来收科道:'再等女儿带过了残岁,除夜做碗羹饭起了灵,除孝罢了!'"《清夜钟》7:"老周却来收科道:'嫂嫂,罢!……'"《二拍》3:"那妙通老尼便来收科道:'小娘子,你的心事说不能尽,不如我替你说一句简便的罢!'"又:"妙通便收科道:'老猾人,姻缘分定,而今还管甚侄儿不侄儿,是姓权是姓白?'"

2) 源于行院的

挨光 男女偷情。《金》3:"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初拍》26:"老和尚便挨光,说得句把风话,没着没落的,冷淡的当不得。"《二拍》3:"酒罢,送入洞房,就是东边小院桂娘的卧房,乃前日偷眼妄想强进挨光的所在。"《三拍》26:"杭州一个秀才,年纪不多,也有些学问,只是轻薄好挨光,讨便宜。"

又作"做光"。《初拍》2:"若非是有人在面前,又非是一面不曾识,两下里就做起光来了。"同书17:"谁知黄知观是个色中饿鬼,观中一见黄氏姿容,与他说话时节,恨不得就与他做起光来。"《二拍》7:"谁晓得借酒为名,正好两下做光的时节。"

又作"调光"。《山歌》2"研光":"姐儿见子有情郎,好似云游僧投入斋堂,咦像染房里画石贪色块,研子多多少少光。"

又作"调光"。《明言》23:"元来调光的人,只在初见之时,就便使个手段。凡萍水相逢,有几般探讨之法。做子弟的,听我把调光经表白几句。"

3）源于科举的

出恭　源于明初场屋制度中的出恭入敬牌。《诏令》3"洪武十年学规"："每班须给出恭入敬牌一面，责令各班值日生员掌管。凡遇出入，务要有牌，若无牌，擅离本班及敢有藏匿者痛决。"后来，便用"出恭"代解手。《牡丹亭》7："先生，学生领出恭牌。"《西》86："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带师父出恭去了。'"《明言》18："老王千户带个贴身伏侍的家人，叫做王兴，夜间起来出恭。"《通言》5："偶然去坑厕出恭，见坑板上遗下个青布搭膊。"《恒言》7："钱青此时无可奈何，只推出恭，到外面时，却叫小乙与他商议。"《欢》3："文甫一时间肚疼起来，到船头上出恭。"《醋》2："慢慢又饮了一会，周智起身到船尾上出恭。"

4）源于蹴踘的

出尖　本为蹴踘术语，汪云程《蹴踘谱》："三入定位，一入当头，名出尖。"明代则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争胜，占先。《隋》21："好胜之心，人皆有之。内中就有一个出尖的人道：'等我上去。'"《二拍》39："发起喊来，就有那地方游手好闲几个揽事的光棍出尖，伸拳掳手道：'果是贼道无理！我们打他一顿，拿来送官。'"《金屋梦》42："架着个汉子到处里出尖，一家子大大小小，谁敢把他遮拦。"

又引申为"出色"、"出众"。《恒言》1："此时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张婆出尖了。"《石》3："此人虽则庄家出身，粗知文理，大有材干，为人却又强硬，见官说公事，件件出尖。"《清夜钟》6："他容貌已自出尖（原本误作"尘"），看那纤纤玉笋，往来在冰弦中，尤自可爱。"

5）源于方术的

提罐　偷银子。源于方士以方术骗人钱财。《初拍》18："只要先将银子为母，后来觑空儿，偷了银子便走，叫做'提罐'。"《二拍》18："（甄监生）被这些弄了几番喧头，提了几番罐子，只是不知懊悔，死心塌地在里头，把一个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

黄白之术　方士烧炼金银的方术。《初拍》18："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炼汞之人，专一设立圈套，神出鬼没，哄那贪夫痴客，道能以药草炼成丹药，铅铁为金，死汞为银。名为'黄白之术'，又叫得'炉火之事'。"《二拍》18："（甄廷诏）生来有一件癖性，笃好神仙黄白之术。"

因以"黄白"代金银。《隋》40："一大盘酒器，一大盘首饰，俱是黄白之物。"《小说》1："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同书23："老尼遂取出黄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还官人，以为路资。'"《二拍》20："又与商妾把家里遗存黄白东西在箱匣内的，查点一查点，及逐日用度之类，商量依计而行，习以为常。"《生》4："金贩再三跪禀，免不过又收些黄白之类。"

6）源于市语的

白物　即银子。《通言》5："打开看时，都是白物，约有二百金之数。"《恒言》16："今日先有十两白物在此，送你开手。事成之后，还有十两。"《初拍》24："开他行囊来看，看见搭包多是白物，约有五百余两，心中大喜。"《二拍》1："太守见了白物，收了顽涎，也不问起。"同书13："打将开来，果然满箱白物，约有四五百两。"同书21："盛彦到船相拜，见船中白物堆积，笑道：'财不露白，金帛满舟累累，晃人眼目如此！'"同书26："总计所得，足足有两千余两白物。"

按，《绮谈市语·玉帛门》："银，白物，艮物。"

图书　印章。《英》73："（李文忠）获元太孙的里八喇并后妃、宫嫔、王子里罕、国公答失帖木儿，及宋元所传玉玺、玉册、玉圭、玉斝、玉斧、玉图书等物。"《醋》4："成茂那哩？快与我唤个刻图书印的先生来！"《二拍》1："逐页翻翻，一直翻到后面去，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生》14："生员却有暗号，有一方名字图书，是铁线朱文'宜英之印'。"

按，《绮谈市语·器用门》："印，图书，章。"

3. 明代对外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对外交通相当活跃，其中既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前者如郑和下西洋，后者如西方传教士及商船来华。另外，明代还曾发生了土木之变、倭寇入侵等事件。所有这些，都促使了一些汉语新词的产生。

福禄 即"斑马"。《三宝》99："黄门官宣读祖儿法国进贡：玉佛一尊、佛袈裟一袭、金钱豹十只、福禄十只……"又："阿丹国进贡：……花福禄五对。"《明史·外国传七》："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所贡有狮子、麒麟、驼鸡、福禄、灵羊。"又："不剌哇所产有马哈兽，状如獐；花福禄，状如驴。"

回回教 即回族人信奉的伊斯兰教。《七修类稿》卷十八："回回祖国，《世统正纲》以为大食，《一统志》以为默啜那国。据其教，崇奉礼拜寺。四夷惟天方国有其寺，或实天方也。入中国乃隋时，自南海达广。其教有数种。"《明史·外国传七》卷三百二十六："阿丹，在古里之西，……王及国人奉回回教。"《三宝》86："只是不设酒，回回教门禁酒也。"

降真香 又名"白鹤香"，原产于西洋，明代始入中国。《三宝》86："只见单上计开：……降真香百匣"（原注："烧之能引白鹤"。）同书99："万岁爷又问道：'白鹤香是怎么？'元帅道：'其香烧在炉中，香烟结成一对一对的白鹤冲天，故名白鹤香。"①

广疮 即杨梅疮，本由国外传入，因广州为明代重要的通商口岸，故民间称为"广疮"。《通言17："常言道，乐极悲生，嫖出一身广疮。……不够半年，疮毒大发，医治不痊，呜呼哀哉，死了。"《三拍》21："不上半月，只见遍身发癞，起上一身广疮。"

缅铃 一种性事用具，源于缅甸，明代传入中国。《恒言》23："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万

---

① 《戒庵老人漫笔》卷三"降真香"条所述"降真香"，似为别种。

历野获编·补遗》卷三："今滇中文武上下以缅铃相馈遗。"又《补遗》卷四"缅甸盛衰始末"条："又制缅铃，为媚药中第一种，其最上者值至数百金。中国珍为异宝。"《五杂俎》："今滇中又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

又作"勉铃"。《金》16："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唤作勉铃，南方勉甸国出产的。"

海贼　明初江浙及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常为倭寇骚扰，当地与倭寇勾结危害地方者为海贼。《二拍》15："忽一日，江老正在家里做活，只见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将进来，喝道：'拿海贼'！"《型》22："不期牢中有几个海贼与外边的相应，被他进去一搜，搜出器械。"《三拍》7："沿途闻得浙西、南直都有倭寇，遂巡进发，离了省城叫船。将到崇德，不期海贼陈东、徐海又率领倭子杀到嘉、湖地面。"

4. 新观念的产生

新观念的产生，也需用新词来反映。

海底眼　指隐秘、底细。《西》34："小妖见说着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认作一家人。"《恒言》13："王观察见他说着海底眼，便道：'这厮老实，放了他，好好与他讲。'"《初拍》19："(申春)晓得哥哥平日有些海底眼在他手里，却不知其中就里。"同书36："员外见他脸色红黄不定，晓得有些海底眼，且不说破。"《二拍》5："而今是钦限要人的事。衣领上针线斗着海底眼，如何容得宽展？"同书13："今见如此说出海底眼来，心中惊骇道：'是丈夫明白告诉的？'"同书21："王妻见说出海底眼，急走出衙心，拉了进去。"

有些原本就存在的事物，由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也可能用新词来表示。

鞑子　明人对蒙古人或女真人的蔑称。《牡丹亭》41："痴鞑子，西湖是俺大家受用的。抢了西湖去，这杭州通没用了。"《小说》17："却说邢知县到了邓州顺阳县，未及半载，值金鞑子分道入寇。"《恒言》3："正行之间，谁想鞑子到不曾遇见，却遇着一阵败残的官兵。"

《如是观》21："把这些女子留下，将这些臊鞑子赶出去!"《型》12："如今圣上杀鞑子，正要你去做前锋哩。"同书 17："我是中国随驾官，被鞑子拿去，逃回的。"

又作"达子"。《正统临戒录》："每人着四个达子看守，夜晚绑缚有。"《牡丹亭》23："原有十位殿下，因阳世赵大郎和金达子争占江山，损折众生。"

又作"鞑虏"、"臊子"、"羯奴"，轻蔑义就更明显了。《恒言》3："叫天叫地叫祖宗，惟愿不逢鞑虏。"《型》17："看这些臊子，每日不见一粒大米，只是把家里养的牛羊骡马，又或是外边打猎捉来的狐兔黄羊、獐麅熊鹿，血沥沥在火上炙了吃。"又："这些臊子与鞑婆、小鞑，骑了马山下跑来跑去。"又："只是我怎为羯奴管马，到不如死休。"

按，据《明史·鞑靼传》，鞑靼本为靺鞨别部，后为蒙古的别称。元朝灭亡后，其宗族走漠北，去元之国号，称鞑靼。明初文献多称为"达达"。《元朝秘史》："众达达百姓，合不勒皇帝管着来。"《诏令》3："教他去镇守幽州，与达达厮杀。"

二、新词产生的方式

1. 旧词赋予新义

有些词从字形看，古已有之，但从词义看，新义与旧义毫不相干，应该看作是明代的新词。这类新词，仅仅是借用了汉语中原有的形式而已。

叆叇　本义为乌云遮蔽太阳，《一切经音义》卷六引《通俗文》："云覆日为叆叇"。明代又可用来指一种西洋眼镜。《三宝》50："元帅读罢了书，国王递上一张进贡的礼单，元帅接过单来，只见单上计开：珍珠十颗、叆叇十枚。"（原书自注："状如眼镜，观书可以助明，价值百金。"）同书 99："万岁爷道：'叆叇是个甚么?'元帅奏道：

'眼镜之类，观书可以助明。'"《留青日札摘抄》卷二："提学副使潮阳林公有二物，如大钱形，质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歧路灯》44："只见水陆正殿内，坐着一个半老教读，脸上拴着叆叇镜，在桌上看书。"

桃之夭夭 本以桃花的艳丽比喻新娘的年轻漂亮。《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明代则指逃跑。《恒言》3："两个商量出一条计策来，俟夜静更深，将店中资本席卷，双双的桃之夭夭，不知去向。"

有时径作"逃之夭夭"。《醋》7："正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是逃之夭夭，一溜而回。"《型》17："弃都司带着残兵逃之夭夭了。"同书24："不若且逃之夭夭，不要坐在这里等他拿去。"

又作"跑之夭夭"。《韩》5："开了门，大家跑之夭夭，没要紧在这里讨舌头的便宜。"

2. 变换组合方式

1）同义连用

即两个同义词常常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

祭赛 即祭祀。《二拍》2："巨野县有个秣芳亭，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时，祭赛田祖先农、公举社会聚饮的去处。"

亦可单用"赛"。《英》12："（通渊）曾到江边金龙四大王庙中赛神。"《通言》15："过了几日，备下猪羊，抬往城隍庙中赛神酬谢。"《初拍》19："我意欲将此鱼此酒再加些鸡肉果品之类赛一赛神，以谢覆庇。"《二拍》2："直待诸戏尽完，赛神礼毕，大众齐散，止留下主会几个父老，亭中同分神福。"

疑影 即猜疑，怀疑。《水》35："宋江听了，心中疑影，没做道理处。"《金》25："我倒疑影和他有些甚么查子账。"《恒言》13："太尉夫人道：'我也有些疑影。……'"

又可单作“影”，例见上文第42页。

货卖　即卖。《三遂》6：“因贩皂角前往东京货卖回来，行到板桥八角镇五十里外大树下。”《二拍》3：“老汉收拾得，所以将来货卖度日。”又可单用“货，”例见上文第49页。

2）替换部分词素

兜收　收揽，打圆场。宋元时作“兜笼”、“兜罗”，见《宋元语言词典》。明代作“兜收。”《恒言》34：“赵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处。”《三拍》2：“王俊听得慌了，忙去请了族中族长王道，一个叫做王度，村中一个惯处事的单邦、屠利、魏洪一干人来，要他兜收。”同书3：“王、陆二人，在中兜收，只一百六十两赎了。”同书29：“妙智定要打他，法明出来兜收。”《生》7：“老沙见他兜收，便掇进去道：……”

有时这种替换是临时性的，新词与旧词并行不悖。

馒首　即“馒头”。《三宝》98：“或投以馒首，或投以果实，口授之以去。”同书17：“老爷要小人钉这个碗，须则是饮小人以酒，饱小人以肉，又饱小人以馒首。”《恒言》18：“里面托出一大盘抛梁馒首，分散众人。”《诸佳丽》：“况尊嫂必在此多受饥了，去到小僧房内吃点素饭、大饼、馒首，点心点心罢。”

按，“馒头”至少在宋代已出现。《倦游杂录》卷四十：“今人呼煮面为汤饼，唐人呼馒头为笼饼。”明代亦可称“馒头”。《平妖传》27：“再去蒸笼内捉一个馒头与他。瘸师接得在手里，又捻了一捻，问任迁道：‘哥哥！里面有甚的？’任迁道：‘一包精肉在里面。’”

博钱　即“赌钱”。《型》22：“任敬道：‘冒失鬼！且住着，待咱想。怎轻易把性命去博钱？’”

直气　即“正气”。《二拍》16：“其时郡中有个刘八郎，名元，人叫他做刘元八郎，平时最有直气。”《欢》8：“念三为人直气的，听见香姐如此薄情，好生忿恨。”

碌乱　即“忙乱”。《通言》20：“碌乱了半夜，周三背了包裹，倒

拽上门，迤逦出北关门。”

一金　即“一声锣”。《二拍》20：“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按，以“金”代锣，因锣是由金属制成的。“鸣鼓而攻”、“鸣金收兵”，明代小说中常见。《醋》7：“成珪重鸣金鼓，再整旗枪，摆开阵势，又战一回。”

3）增加词缀

料然　即“料”。《诏令》3：“安从进见官军来的猛，料然不济事，自家把火烧死了。”《恒言》27：“那桃英、月英自有奶子照管，料然无妨。”《型》24：“他料然脱身不得，便满饮这杯，把杯劈脸望岑璋甩去。”

3. 简缩

常例　即“常例钱”。《隋》28：“这秦琼因受响马常例，买闲在来爷节度府中为官。”同书29：“齐国远不认得叔宝，讨起拦路的常例来。”同书35：“或是狠打狠骂，逼索些常例。”同书36：“一到该仓，这些官吏斗级，需索常例，憎嫌米色。”《通言》4：“若或泄漏风声，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诈害民财。”《二拍》26：“开本花名册子送来，秀才廪粮中扣出一个常例，一同送到，一件事就完了。”

又作“长例”。《欢》8：“（崔福来）报了花名，试了气力，免不得衙门便费了些长例，收录在营。”

按，《七修类稿》卷二十一“酒钱元俗”条：“管一事而索钱曰常例钱。”

犯由　即“犯由牌”，指处决犯人时书写罪状的木牌。《水》27：“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通言》20：“周三不合图财杀害外父外母，庆奴不合因奸杀害两条性命，押赴市曹处斩。但见犯由前引，棍棒后随。”

也作“犯由牌”。《三遂》13：“只见犯由牌前引，棍棒后随。”《隋》38：“叫军政司写了犯由牌，道：‘通夷纵贼，违误军机者斩，犯

人秦琮。'"《小说》38："但见犯由牌前引，棍棒后随。"

按，"犯由"在宋元仅指罪状。《武林旧事》卷二："其前列荷校囚数人，大书犯由，云：'某人为合抢扑钗环，挨搪妇女。'"《西厢记》4："若问著此一节呵如何诉休？我便索与他个知情的犯由。"

量酒 即"量酒博士"，酒保。《明言》15："史弘肇看着量酒道：'我不曾带钱来，你厮赶我去营里讨还你。'"同书36："妇女在宋四公根底坐定，教量酒添只盏来。"《通言》12："吴教授同量酒入酒店来时，不是别人，是王七府判儿，唤做王七三官人。"《金》98："陈三儿那里往来做量酒。"

按，《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凡分茶酒肆，卖下酒食品厨子，谓之量酒博士。"明代亦作"酒博士"、"量酒人"。《通言》16："用这酒博士到店内，随上楼梯，到一个阁儿前面，量酒道：'在这里。'"同书20："周三人去时，酒保唱了诺。……便教来坐地，教量酒人添只盏来。"

不郎不秀 即"郎不郎，秀不秀"，义为不上不下，没有出息。《留青日札摘抄》卷四："元时称人以郎、官、秀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

又作"不稂不莠。"《竹叶舟·收秀》："一身无室无家，半世不稂不莠。"《三宝》11："门里闪出一个不稂不莠、不三不四、不上串的腊梨头来。"

"郎不郎，秀不秀"明代文献仍常见。《醋》3："不想功名迟钝，老大无成，做了个郎不郎、秀不秀，把祖宗遗家业消费大半。"《绣襦记》："弄得来郎不郎、秀不秀，难道到得你一世无成。"《初拍》22："你这样人，种火又长，拄门又短，郎不郎秀不秀的。"《土风录》卷十三"郎不郎秀不秀"条："子弟无所事事谓之郎不郎秀不秀。按，明季汤廷尉《公余日录》云：'元明间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郎，一曰秀。郎曰某几郎，秀曰某几秀。秀则故家右族，郎则微裔末流，是则不郎不秀，犹云不上不落也。'"《醒世姻缘传》17："读书个个望公卿，几

人能向金阶跑？郎不郎时秀不秀，长衣一领遮前后。”

还有一种简缩，是将两个同义词加以浓缩而成。

左近 即“左右”，“附近”。《小说》22：“丈夫拗奴不过，只得在左近人家趁工度日。”《通言》5：“忙到坑厕左近伺候，只等有人来找寻，就将原物还他。”《型》24：“岑璋道：‘赵兄差往好边？’赵能道：‘就在左近’。”

积棍 犹言“积年光棍”。《醋》9：“胡抽分道：……妇人，那假印是谁擅用？”都氏道：‘丈夫成珪通同积棍周智二人合谋用的。’”

按，“积”即“积年”，义为“老手”。《西》46：“八戒听说，与沙僧微微冷笑道：‘还不知道他是会吃桃子的积年哩！’”“棍”即“光棍”，指地痞，无赖。《恒言》27：“那哥哥叫做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初拍》12：“谁知这人却是扬州一个大光棍，当机兵、养娼妓、接子弟的，是一个烟花的领袖、乌龟的班头。”

又作“棍徒”。《牡丹亭》53：“前日有个棍徒，假充门婿。”

妓弟 即“妓女”、“弟子”的简缩。《通言》14：“我们过驼献岭，九里松路上，妓弟人家睡一夜。”《恒言》16：“张荩见说，吃了一惊，想道：‘除非妓弟家有什么事故？’”同书31：“那几个员外隔夜点了妓弟，一家带着一个寻常间说得着行首。”

“弟子”亦有妓女义。《萍州可谈》：“娼妇，诸郡隶狱官，以伴女囚，近世以迎使客侍宴，谓之弟子，其魁谓之行首。”后因用“弟子孩儿”为詈称。《黑旋风》1：“这个老弟子孩儿，可无礼也！”《宋公明》4：“三位老叔，不干我事，都是那兀颜受那风弟子孩儿使我来。”《二拍》2：“叵耐这没廉耻的小弟子孩儿！我且将计就计，哄他则个。”

千定 即“千万”、“一定”。《三拍》9：“要够一个时辰，邓氏轻轻开门放了，道：‘哥，明日千定再来！’”同书6：“二爷问我道：‘你曾到我家么？’我道：‘不曾。’他说：‘千定要可把家中得知！’”

4. 音变

有些新词是由原词的语音发生音变而成的。

长俊 即"长进"，有出息。《西》44："你们知我笑甚么？笑你这些和尚全不长俊！"《鼓》35："谁知你娶亲之后，把文章两字全不放在心上，可是个长俊习上的畜生么？"同书38："那样的人，是一个鹤形生相，日后到得个长俊。"

"长进"也还在使用。《韩》17："退之道：'汝不学长进，牵爷娘拽头皮，哭也迟了。'"《型》5："邓氏是个不长进淫妇，也该杀的。"

按，《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谚语始"："不长进，亦出《世说新语》。"《土风录》卷十一谓出自《宋书·孝武帝纪》，可谓溯未及源。

插号 即"绰号"。《欢》15："这做差人，插号做神仙老虎狗。"《三拍》7："这徐海号明山，插号徐和尚。"《型》16："请了一个医生来，插号叫做李大黄——惯用大黄。"同书22："一个做响马的，叫做支广，尝时抓得些儿，到一个姓桑、插号'桑门神'家赌博。"

清代有"草号"，当为"插号"之音变。《歧路灯》5："你同弟姓钱，名叫钱鹏，草号儿钱万里。"

"绰号"也在使用。《三拍》9："人见他了得，起了他个绰号，都叫他做三只眼耿埴。"

庄尊 即"庄重"。《西》7："（大圣）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

缠染 即"传染"。例见上文第84页。

缠 即"迟延"的合音，义为踌躇、迟疑。《西》1："那些猴有胆大的，都跳进去了；胆小的，一个个伸头缩颈，抓耳挠腮，大声叫喊，缠一会，也都进去了。"

第二节　明代汉语语词新义的演变方式

一、引申

引申是基于联想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词义发展，同时也是词义演变的一种主要方式。

1. 词类的活用

词类的活用是古汉语词义变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明代汉语中有些语词新义也是通过词类的活用而产生的。

后生　本义为后代子孙。《诗经·商颂·殷武》："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六朝时引申为"年轻人"。《鲍参军集》"三代少年时至衰老"诗："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时。"明代的"后生"有三义：

（1）名词，青年，年轻人。《隋》30："如今都也有两个后生在内，说起，就认得是单员外。"《山歌》8："姐儿生来眼睛鲜，弗知趣后生死命歪思缠。"《生》13："旁边一个后生，看见退还鸭蛋之事，就看着柳如山道：'你真是个呆卵！'"

（2）形容词，年轻的。《醋》3："成茂唱了喏道：'王妈妈，一向不见你，越后生了。'"同书12："怪得恁般后生，我道院君那得诸大儿子？"《初拍》12："望见个花朵般后生妇人，独立岸边。"《二拍》2："娘子花朵般后生，恁地会忘事？"《生》9："年纪后生得紧，莫不是喜欢这些吃的病？"同书13："察院是个后生聪察，停了轿子。"

（3）形容词，不老练，不成熟。《鼓》32："次日，未到天明，老成的、后生的，欣欣然来了二三十。"

按，(2)由(1)引申而来，(3)又是由(2)引申而来。

枪　本为名词，又可活用为动词。《诏令》3："朝廷着高崇文去

喇捕，把活活的拿了，木柜里柜到京城里来。”

掌 本为名词“手掌”，又可活用为动词“用掌打”。《牡丹亭》53：“[外恼介]这贼闲管，掌嘴，掌嘴。”《生》9：“使女们何在？可与我先掌嘴巴五十个，若做一声儿，就升堂大板枷号示众。”

尾 本为名词“尾巴”，又可活用为动词“跟随”、“跟踪”。《隋》50：“每次来攻，又被李密尾在后边。”《小说》35：“我和你尾这厮去，看那里着落。”《醋》13：“你可快去尾随他，不可走了消息。”同书14：“明日要告官司，恐你走了，特着我来尾着。”《二拍》3：“翰林急忙尾在背后，在黑影中闪着身子看那女子。”同书5：“见个小衙内齐整打扮背将出来，便自上了心，一路尾着。”《生》2：“谁料赵家专有四方客商来往，被客贼尾着，知其家中虚实。”

2. 词义的孳乳

有些语词新义的产生，是在原有词义的基础上孳乳而成的。

焦躁 明代有二义：(1)着急，烦躁。《挂枝儿》2：“又谁知半路上风雨相遭，檐儿下躲一回，又怕你的心焦躁。”《石》1：“不期小考利，大考不利。到了三十以外，还是一个秀才，心下十分焦躁。”《型》22：“里边传道：‘不要走了两个贼人，生擒重赏！’这两人听了，好不焦躁。”

(2) 发火，生气。《三遂》3：“闲常时不曾这般焦躁，为甚事打他？”同书5：“只怕胡员外焦躁起来带累我，甚么意思！”《小说》24：“金坛变色焦躁说：‘是何道理？欺我孤弱，乱我观宇！’同书39：“汪革心中十分焦躁，教取火来，把这福应侯庙烧作白地。”《通言》8：“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恒言》22：“先生见太尉焦躁，转身便去。”

按，(1)为宋元旧义，见《宋元语言词典》、《元曲释词》二；(2)为明代新义，系由(1)引申而来。

老 明代有二义：(1)形容词，疲惫，疲乏。《英》76：“三处为犄

角之势，以拒友德，只待他粮完师老，必可取胜。”《型》17：“总督道：‘石城形势我已知道，若说坐困，屯兵五万，日费数千，岂可令师老财匮？’”又：“兵屯城下月余，师已老了。”

（2）动词，使疲惫，使疲乏。《英》47：“他军既然如此，不过欲老我兵耳。”同书62：“友定只是坚壁固守，以老其师。”同书67：“否则彼将老我之师，且外边必有相救之兵，那时反难料理。”同书77：“若要坐老我师，则内边兵粮闻得积聚不多，不知何故如此？”《型》24：“岑 猛自恃险固，他四面固守，以老我师。”

按，“老”本义指年岁大，后引申为衰落、衰败。《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上引《英烈传》和《型世言》中的“师老”显然还不是衰败，而仅仅是“疲惫”，“疲乏”。（2）是在（1）的基础上改变词性而产生的。

开交　明代有四义：（1）离开，使离开。《金》80：“我家人在你这里做小伏低顶缸受气，好容易就开交了罢，须得几十两遮羞钱。”《隋》：“忍到如今，已是塔尖上了，不久开交，熬也熬得他起了。”《欢》9：“那时节寻些事故，不必嚷闹，待我做好做歹，劝他丢开，倒是善开交。”同书17：“到五月初，送了半年束修，好好开交。”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2）分离。《挂枝儿》3：“料想我难忘您只恐你把我丢。我二人的开交也，笑破了千人口。”同书5：“早开交便如脱祸殃，你就是再世的潘安也，我也决不将你想。”又：“要开交就开交，有什么难？”同书8：“镜子儿，一块儿，团圆得妙。没来由，跌破了，两下开交。”《山歌》10：“葫芦老时两开交，东也飘来西也飘。”《通言》22：“到不如早些开交干净，免致担误你青春。”

（3）抛弃，罢休。《挂枝儿》5：“得了手便开交也，只怕那头上的不容你。”又：“早知你便开交也，我也认什么真和假。”《疗妒缘》6：“夫人道：‘就是珍藏，也不过在此寓中，取来就是，何必如此惊慌？一定拿我的送与心上人了，断不与你开交，快快取来便罢！’”

(4) 处理，了结。《醋》9："见你去递息讼，一发拿班做势，与他怎的开交？《欢》9："如此偷将起来，不须几时，也把这行本钱都偷将完了，看你两个伙计怎么开交？"同书 13："倘遇见我良人，怎样开交？"《生》6："染这三匹绵绸，安排些首饰，都是卖田的东西。如今没了，怎么开交？"

按，(1)义元曲中已有，见《宋元语言词典》；(2)(3)均是在(1)的基础上引申而产生的，(4)又是在(2)、(3)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而产生的。

3. 词性的变化

有些原来具有实在意义的词，到了明代汉语里，一部分意义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虚化，其作用只相当于一个虚词，最常见的是由动词、形容词变为副词。

流水　"流水"本指流动的水。在明代汉语里，"流水"主要有三种用法：

(1) 副词，接连不断地。《欢》9："那货流水挑来，银子不时兑去，不上一月之间，增了许多物件。"

(2) 副词，连忙，赶快。《隋》58："夏阵这三百兵，见唐将在阵背后拿了一个人去，吃了一惊，无心恋战，流水退回。"《恒言》27："月英到监门口道出姓名，那禁子流水开门引见玉英。"《欢》9："二官见他一叫，慌张起来，流水放了。"又："二官到家，流水的把店面开张起来。"《型》21："柏清江这番也流水赶起来，道：'有这、有这等事，去去去！'"《醒世姻缘传》66："我流水跑到那里看了一看，疮口象螃蟹似的往外让沫哩。"

(3) 副词，只管。《恒言》18："工人知是家长所为，谁敢再言，流水自去收拾，那晓其中奥妙。"同书 20："今番见父亲流水选择人家改嫁，料想廷秀死是实了。"又："也不管玉姐肯不肯，流水把衣带乱扯。"

干净　"干净"在明代汉语里有两种新的用法：

（1）副词，完全，绝对。《西》18："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同书20："老官儿，你若以相貌取人，干净差了。我们丑自丑，却都有用。"同书67："你若以言貌取人，干净差了。"《恒言》23："夫人干净识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里不轻易看上一人。"

（2）语气词，敢情。《金》28："是谁说他搬起石头来了？干净这奴才没顶着。"同书39："老身干净眼花了？只当着鉴的来？"《生》4："看官，你看干净二千银子，倒托与一个萍水相逢、却又是个半间草披里打坐过日子的和尚。"

正气 明代有三义：(1)形容词，正派，正经。《石》4："可笑这方氏，自己不正气，做下没廉耻的勾当。"又："或是误于不知，娶后方晓得平昔有甚不正气，到家却没甚过失，这叫做人门清净，要留便留。"

（2）形容词，努力，用心。《石》5："莫谁何从此改邪归正，功名上十分正气，风月场尽都冷冷淡淡。"

（3）副词，真正的，真实的。《韩》14："（你）只把那不吉利的山歌唱出来，正气是扁毛畜生，不识一毫世故。"

踏肩 副词，表示动作连续不断。《通言》5："福儿年九岁，善儿年八岁，踏肩生下来的，都已上学读书，十全之美。"《恒言》20："张权自到苏州，生意顺溜，颇颇得过。却又踏肩生下两个儿子。"

4. 指称对对象的变化

有些新义是因指称对象的变化而引申出来的。

潇洒 明代可形容房间的幽雅别致，充满情趣。《娇红记》7："姐姐，你觑他书舍中好清幽潇洒也。似这等锦衾绣褥，更残红数点，落在案上。"同书27："这牙床香帐，锦衾角枕潇洒非常，幽辉可佳。尘不拂而自净，香不熏而自悠，甚人儿消受得也。"又："似此床帐凄清，帘窗潇洒，果是可人也。"

按，据《宋元语言词典》、《元曲释词》四，宋元时"潇洒"主要有二义：(1)形容人的洒脱、轻快。(2)形容环境的凄凉、冷清。显然，

明代新义是由(1)引申而来，只是由指人而变成了指物。

偏僻　明代可形容人的固执。《欢》10："我母亲为人偏僻，错我良缘。今日幸遇君子，以终百年。"

按，"偏僻"在明代以前多形容事物的少有、特异，见《宋元语言词典》。明代则由指物引申为指人。

二、连类而及

有些语词新义的产生，单从语词内部找不出所以产生该义项的"理据"，只是由于这些语词经常与另外的词具有某种联系，因连类而及产生了新义。

逊　明代有两种常用义：(1)谦让。《鼓》33："有几位官长，正在那里逊坐。"《玉娇梨》2："杨御史逊了坐，二人坐下。"又："杨御史要让白公，白公再三不肯……逊了一会，还是杨御史僭了。"又作"逊让"。《玉娇梨》2："白公也还要逊让杨芳，杨芳忙推让道：'年伯在上，小侄焉敢放肆！'"《疗妒缘》："请出许雄夫妇，送他上坐，许雄逊谢，夫人连叫爹娘不绝。"

(2) 请，让。《恒言》4："逊入中堂，侍女将卓椅已是安排停当。"同书 20："众亲眷多要逊廷秀坐第一位。"《醋》6："说的说，笑的笑，敬酒的敬酒，逊菜的逊菜。"《型》11："到得门，谢老与儿子出来相迎，延入中堂，逊仲含上坐。"同书 18："王太守逊周先生看，周先生不肯，推了半日，周先生看了。"同书 22："只见外边拿上两桌饭菜与酒进来，逊那官，那官不吃。"《鼓》40："杨太守扶不及的搀将起来，就逊他坐了。"

按，"逊"本义为"退避"，引申为"辞让"，"谦逊"，即(1)。因谦让时必说"请"，故连类而及，产生出"请"义，即(2)。

落　明代有两种新义：(1)落雨，下雨。《挂枝儿》2："况且晴的日子多，落的日子少，但讨得你真心也，晴也好，落也好。"

（2）实。《山歌》6“算盘”：“姐道郎呀，我搭你上落指望直到九九八十一，哪知你除三归五就丢开。”

按，“落”与“下”因动作相似而同义；“落”与“实”则是动作与结果的关系。

精　明代有“光”义。《醋》7：“（都氏）就将手中竹篦向精屁上刮的一下。”同书9：“二人辩白不迭，早被众皂隶拽倒，一五一十的吃打了二十精臀。”《欢》3：“精赤身躯，朝着天，假装睡熟。”同书15：“玉贞将计就计，竟自精赤。”《四声猿·玉通和尚》1：“你们师父精拳头救火，着了手。”《木皮词》：“他会呼风并唤雨，他能撒豆去成兵。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使了个小的方法弄的他精打精。”《山歌》6：“粽子”：“撞你介个馋痨捉我剥得精出子，一连两个正救了肚饥人。”

按，在明代，“精”最常见的用法是作程度副词，如“精湿”、“精淡”、“精穷”、“精油嘴”、“精光”等。因连类而及产生了“光”义。今河南商水方言管不戴帽子为“精头”，仍为“光”义。

刑法　明代可指刑具。《恒言》13：“当下孙神通初时抵赖，后来加起刑法来，料道脱不得，只得从前一一招了。”《二拍》21：“又把来加上刑法，盛统领没奈何，信口妄言道：即时有个亲眷到湖湘，已尽数付他贩鱼米去了。”

按，刑具本是执行刑法时的用具，径以“刑法”指称，也是连类而及。

与此相似的还有“家法”，例不赘举。

科举　明代汉语中可指“功名”。《庚申外史》“乙亥”年：“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云：‘往应科举未回。’我不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恒言》20：“有了这般志气，少不得天随人愿，果然有了科举。三场已毕，名标榜上。”

按，因为参加科举考试是获取功名的重要途径之一，连类而及，使科举有了“功名”义。

金莲 明代可指女鞋。《娇红记》27:"[见鞋介]你看枕边露出金莲两瓣,夺目生光。便有千镒之金,怎买这双小脚?前丁怜怜要丐他旧鞋,我累次求之未获。如今不免窃了去。"

按,以"金莲"专指女子的纤足,源于《南史·齐东昏侯纪》。由此连类而及,又可指"女鞋"。《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清 明代"清"有"闲"义。《西》18:"那人挣不脱手,气得乱跳道:'蹭蹬,蹭蹬!家长的气受不了,又撞着这个光头,受他的清气!'"同书 26:"却说那观里大仙与三老正然清话,忽见孙大圣按落云头,叫道:'菩萨来了。快接!快接!'"

按,"清气"即"闲气","清话"即"闲话"。因"清闲"常常连用,故得连类而及。

天光 明代有二义:(1)天亮,天明。《西》14:"明早不犯天光就行,万望方便一二。"同书 15:"路过宝坊,天色将晚,特投圣祠,告宿一宵,天光即行。"同书 21:"我们且找上大路,寻个人家住下,过此一宵,明日天光,再来降妖罢。"《山歌》3"一边爱":"你做着弗着做个大人情,放我在脚跟头睏介夜,情愿拨来你千憎万厌到大天光。"

(2)天气,气候。《挂枝儿》2:"早知是这样的天光也,不如不约他来了。"《山歌》1:"六月里天光弗怕掀个冻疮覆,行凶取债再是讨银精。"

按,"光"之有"明"、"亮"义,也是连类而及。

嘴 明代可指"零食",亦是连类而及,例见上文第 41 页。

三、借代

借代是一种修辞手法,本来是临时借一物指代另一物,意义并

不固定。但是，如果这种临时借用被经常使用，就会使某些词产生出一种固定的借代义，从而产生新义。

1. 以某种标志相代

青衿 本为明代生员的制服，因以代指生员。《通言》18："鲜于同自三十岁上让贡起，一连让了八遍，到四十六岁兀自沉埋于泮水之中，驰逐于青衿之队。"《醋》12："原来也是个光棍出身，滥图青衿名色，实是积年马扁。"《绿牡丹》17："多应是学里先生，敢则试芹宫，假向那青衿争气。"《型》18："倒是李郎，虽未进，却大有才气，看来不止一青衿终身。"《生》1："你是个聪明人，若肯一心读书，不似我青衿闲守，毕竟中举中进士的。"

光头 代指和尚。《西》18："家长的屈气受不了，又撞着这个光头，受他的清气！"《欢》11："奴身俱是好人家儿女，也因撞着这两个贼光头，被他藏留此处，就如死了一般。"

黄冠 代指道士。《隋》9："魏玄成虽做黄冠，高岸气骨还在，如何肯俯仰大户，结识无籍？"同书10："就是小弟托迹黄冠，亦是待时而动。"同书46："叔宝笑道：'果是故人！'当日我已料先生断不以黄冠终，果然。"

斯文 本指读书人文雅的气质，又可代指文人。《牡丹亭》21："既系斯文，权请相见。"同书53："是斯文倒吃尽斯文痛，无情棒打多情种。"《小说》16："既是斯文，当以看视。"《通言》6："孙婆听说，笑将起来道：'从不曾见恁般主顾！白住了许多时店房，还要诈钱撒泼，也不象斯文体面。'"《恒言》32："主人最重斯文，说是个单身秀士，并不推拒。"

同袍 本指官员相同的官袍，又可代指官职相同的人。《英》69："他们一来是军令，一来念及同袍最好，便骑马冒雪而行。"《通言》11："高知县傍观，未免同袍之情，甚不过意。"《燕子笺》2："同袍共事，何必太疑憎？"

2. 以所属相代

嘉靖　本是明世宗的年号，因以代指嘉靖年间所发行的钱币。《山歌》8："包扎要二分个雪去，薄光要八厘冰王。噢，弗要介多啊，包扎十个嘉靖，薄光半分冰王。"

军政司　本为明代军中负责日常军务的机构，因以代指军政司的官员。《英》54："遇春大喜，便令军政司计收器械、盔甲。"同书73："忽有一个官儿，口称军政司来说，军粮已尽，只可应今日支用。"《隋》15："却又有一员军政司，掌六十员将官官衔花名卯薄。"同书38："(宇文述)叫军政司写了犯由牌，道：'通夷纵贼，违误军机者斩，犯人秦琼。'"

3. 以所在相代

后场　本指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因以代指后场考试所用的文章。《型》18："到晚间，还逼他读书，叫他看后场。公子笑道：'那里便用得他。'着逼不过，取后场来看，是篇《蛟龙得云雨论》，将来读熟了。"

端溪　本为溪水名，在广东高要县东南，唐以来以所产砚石闻名，世称"端砚"、"端石"。后因以"端溪"代指砚。《娇红记》9："正宜伴端溪醮将玉兔毫，正宜傅鸾笺写出丹凤稿。"《歧路灯》42："这是一个端砚，你拿去当二两银罢。"

枕边灵　谓妻子或情妇的撺掇易生效。其中"枕边"代指妻子或情妇。《水》51："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又带重伤，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负奴家。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这个唤做'枕边灵'。"《小说》38："娇妻唤作枕边灵，十事商量九事成。"

头上的　指"天"。《娇红记》18："你道我忘了呵，则头上的可知道哩。"《挂枝儿》5："得了手便开交也，只怕那头上的不容你。"

4. 以抽象代具体

爪哇国　本来是南洋群岛的一个岛国。《明史·外国传五》："爪哇国，在占城西南"，"一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成祖三

年，遣中官郑和使其国。”《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描写了郑和出使爪哇国的具体经过。但在明代文献里，“爪哇国”常被抽象化，用来指代遥远渺茫的地方。《水》24：“那怒气直钻过爪哇国去了。”《金》12：“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把心已回动了八九分。”《初拍》2：“（汪锡）吃这一惊，把那一点勃勃的春兴，丢在爪哇国去了。”《二拍》1：“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只叫得苦，众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

脚蹋 明代有二义：(1)踩空，脚滑。《韩》17：“我等被你哄了上去，一个脚蹋跌将下来，不死也要做残疾了。”

(2) 露马脚，露风声。《型》21：“爱姐道：‘莫不有些脚蹋？’徐铭笑道：‘我这机谋，鬼神莫测，从那边想得来！’”

按，(1)义较具体，(2)义较抽象。

第七章　明代汉语词义的类聚关系

第一节　同　源　词

同源词是指读音相同或相近，词义相同或相关，而且具有同一语源的一组词。其中，"同一语源"既可以指甲、乙两词具有同一来源，也可以指乙词是由甲词滋生而来，甲词即乙词的语源。这两种情况在明代汉语的同源词中普遍存在。

一、同源词的时间层次

明代汉语同源词从来源上看，既有从古以来就有的，也有后代新产生的。区分明代同源词的时间层次，便于认识其来源与构成，进而加深对其意义关系的理解。

1. 来自上古的同源词

有些词从上古以来一直具有同源关系，明代仍然保留着这种关系。

迎——迓

《西》21："那菩萨整衣出迓，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醉》11："到山门，又是一个老僧，鬓余残雪，而有月光，躬身相迓。"《庚巳编》卷五"胥教授"："今者薄设相邀，小儿适有公事不获奉款。使老子迓宾，诚疏于礼。"

明代更常见的是"迎"、"迓"连用。《西》10："十王出在森罗宝殿，控背躬身，迎迓太宗。"《小说》23："女子听得歌声，掀帘而出，果是灯前相见可意人儿，遂迎迓到于房中。"《鼓》39："那住持长老，急急披上袈裟，出来迎迓。"《连环记》13："董卓一来，公卿将相，下车迎迓。"

因两词同义，有时又可作"迓迎"。《连环记》6："朝廷钧轴吾操总，公卿迓迎，公卿迓迎。"

按，"迎""迓"在上古就是一对同源词，见《同源字典》第187页。明代仍为同源词，二字为影母双声。"①

旋——镟

"旋"在明代有二义：(1)指盛酒的器具。《水》21："取酒倾在盆里，舀了半旋子，在锅里荡热了，倾在酒壶里。"

(2) 用旋子盛酒。《朴通事》卷上："官人们待散也，疾快旋将酒来。"《二拍》40："小的每，旋一杯热酒来，奉敬兄长者。"

"镟"亦有二义：(1)指盛酒的器具。《金》93："把缸内酒用镟子舀出来，火上筛热了。"《三拍》19："及到后来没了，连家中铜杓、镟子、锡壶、灯台，一概偷去。"《庚巳编》卷九"黄村匠人"："(卒)携一镟酒及一熟鸡来，共坐地上食之。"

(2) 动词，加热，烫。《恒言》27："少顷，丫头将酒镟汤(即"烫")得飞滚，拿至卓边。"

按，"旋"、"镟"同音，从上古就是一对同源词，见《同源字典》第580页。《说文》："镟，圜炉也。"《广韵》："镟，转轴裁器。"《六书故》卷四："镟，温器也，旋之汤中以温酒与洎者也。"

暄——暖

《诏令》17："如今天气暄热，两法司、锦衣卫见监囚犯，笞罪无

① 本书所说声母和韵部，皆据王力《汉语语音史》卷上"明清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干证的，便放了。"《金》6："娘子省烦恼，天气暄热。"《剪灯新话》"水宫庆会录"："叙暄凉毕，揖让而坐。""暄凉"即寒温、寒暄，问候语。《恒言》24："时夏气暄烦，院妃庆儿卧于帘下。""暄烦"即热得难受。

《金》67："（如意儿）连忙收拾伸铺，用汤婆熨的被窝暖洞洞的。"《隋》8："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按、"暄"与"暖"也是上古就有的同源词，见《同源字典》第560页。二字在明代同属"言前"韵。

2. 近代汉语新产生的同源词

除古已有之的同源词在明代继续使用外，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时期也都新产生了不少同源词。

惫赖——泼赖

"惫赖"又作"惫懒"，明代有三义：

（1）凶恨，无赖。《西》9："你这厮惫懒！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么咒我？"《鼓》32："说起那些生员，真个惫赖。"《恒言》6："你这蛮子，真个惫懒！"《客座赘语》卷一："人之亡赖曰惫赖。"

（2）可怕的。《鼓》39："仔细一看，见是个惫赖的和尚，到有几分害怕。"《初拍》29："见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异途，也必拣个惫赖所在打发他。"《三拍》7："一则怕大娘子生性惫赖，恐惹口面，不敢去说。"

（3）古怪的，不近情理的。《西》21："八戒道：'这家子惫懒也，他搬了，怎么就不叫我们一声？'"《三宝》9："到了西牛贺洲，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了的跷蹊惫懒。"

显然，(1)为本义，(2)、(3)由(1)引申而来。

"泼赖"在元曲中常见，见《宋元语言词典》、《元曲释词》一。明代又作"泼剌"、"破赖"。《初拍》2："这妮子，昨日说了他几句，就待告诉他爹娘去，恁般心性泼剌！"《贤奕编》卷一："奈何着一个破赖和尚往来哉？"

按，"惫"与"泼"帮母双声，"破"，滂母，声相近；"赖"与"剌"为

来母双声。

落薄——落莫

《三遂》2："在东京城里这个才落薄的胡员外，夫妻二人并女儿叫做永儿，原是大财主。"《白兔记》31："见一个妇女身落薄，跣足蓬头吃折挫，被兄嫂日夜沉埋。"《通言》22："今日虽然落薄，看他一表人材，又会写，又会算，招得这般女婿，须不辱了门面。"《醋》20："小弟如此落薄，便取扰半年三月也不为过。"

"落薄"又作"落魄"。《金印记》23："只是眼下时运不利，暂时落魄。"《石》9："我当年止为落魄，见辱于内父。"①

又作"落泊"。《通言》22："宋金终是旧家子弟出身，任你十分落泊，还存三分骨气。"

《隋》8："这也是肚中饥饿，恕却小人，未免自伤落莫。"又："吾兄落莫在此，吾辈决不忍遽别。"《恒言》17："看他这模样儿，也不像落莫的。"《型》31："是我处繁华，他仍落莫，倒不如贫贱时相亲相爱。"

"落莫"又作"落寞"。《隋》6："君子施恩却不望报，只说秦爷暂处落寞。"《石》6："此时飘零异乡，穷愁落寞。"

按，"薄"与"泊"同音，"莫"与"寞"同音。"薄"与"莫"为"梭波"叠韵，声母相近。

二、同源词的意义对应关系

同源词具有同一语源，按说应该是一对一的同义关系，但由于明代汉语同源词存在着时间层次上的差异，一些古代的同源词，到明代可能已经分化出不同的意义，这就使本来应该单纯的同源关

---

① "落魄"又有豪迈、洒脱义。《庚巳编》卷一："其人身欣然长形，状秀伟，而落魄善饮，日行歌于市。"

系变得复杂起来。

1. 单纯同源词

有的同源词，只有一个意义，而没有同源关系以外的意义。

孟浪——莽撞

《隋》13："恐怕做事孟浪，波及于叔宝，反为不美。"同书29："李玄邃道：'这节事也大孟浪。若不是唐公脚力大，宇文述拿不着实际，几乎把一庄大祸葬在我族兄身上。'"《三宝》43："只因燃灯古佛把个钵盂罩住了我的徒弟，我徒孙孟浪，把个火来烧化钵盂。"《醉》9："独有做不好事的，或出孟浪，或极机巧，事成总归奸盗诈伪，不成不免绞斩徒流。"同书12："他平日晓得些道理，做事不孟浪。"《生》4："我今番不比前遭孟浪，你不须过虑。"

"莽撞"在元曲里又写作"莽壮"、"莽戆"，见《元曲释词》二、《宋元语言词典》。《初拍》12："二客道：'蒋兄惯是莽撞，借这里只躲躲雨便了，知是甚么人家，便去敲门打户。'"《客座赘语》卷一"方言"："不雅驯曰……孟浪，……曰莽撞。"

按，"孟"与"莽"明母双声，"浪"与"撞"江阳叠韵。

扳——攀

明代二字音近义通。《小说》27："若是平常经纪人家，没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通言》1："大人乃上国名公，钟徽乃穷乡贱子，怎敢仰扳？"《山歌》9"山人"："轿夫个个侪做子朋友，皂隶个个侪扳子至亲。"《初拍》8："小可见老丈骨格非凡，必是豪杰，敢扳一话。"

"扳谈"即"攀谈"。《石》10："那周绍原是清客，又好动不好静的，衙门人认的也多，各样道路中人，略略晓得几个。见了赵成，两下扳谈。"

"扳害"即"攀害"。《隋》3："若要咱和同水蜜，扳害良民，满地饭碗，咱心上也过不去。"《欢》3："我家被人扳害，弄得一贫如洗。"又："你为何听信禁子，扳害王仲贤？"

又作“扳陷”。《鼓》32：“那杨亨原是本县一个良民，怎么反把人命去扳陷他？”

按，“扳”与“攀”同属“言前”韵。“扳”，帮母；“攀”，滂母。

2. 多义同源词

有的同源词不止一个意义，除同源关系的意义外，还有别的意义。

即溜——即令

“即溜”又写作“濞溜”、“鲫溜”、“唧噹”、“唧溜”。明代有四义：

（1）机灵，聪明，伶俐。《绿牡丹》6：“书生即溜，把香夜逸句，俏（悄）地先偷。”《醋》6：“只说我女儿不甚唧噹，特地与他伏侍的。”同书14：“怎知都飙即溜，放开脚步，一道烟往馆中去了。”《石》4：“（孙三郎）又且做得即溜，出入并无一人知觉。”《生》7：“尔澄做这奇事以后，一路与人打伙，造得十分濞溜。”《戒庵老人漫笔》卷五：“说人不慧曰不鲫溜。”

（2）小巧，精细。《挂枝儿》9“大脚”：“小脚生得忒即溜，剪一双弓鞋面，费了一匹潞䌷。”《南词叙录》：“唧溜，精细也。”《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秀为鲫溜。”

（3）精，熟。《隋》27：“但闲中无事，将劈柴的板斧装了长柄，自家舞的到也即溜了。”《醋》12：“又添上一个新友，姓詹名直口，独有变卖行中，一发即溜。”《通言》16：‘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他怎么拿得这样即溜？”

（4）顺利，运气好。《白兔记》12：“自恨我好不唧噹，这碗淡饭怎入口？”《金印记》16：“掩耻包羞，自惭迍邅不唧噹。”

“即伶”又作“鲫令”、“急伶俐”。明代有二义：

（1）机灵，伶俐。《山歌》7：“姐儿生来身小眼即伶，吃郎推倒在后庭心。”《夹竹桃》“五湖烟景”：“身材小，眼即伶，先结私情后做亲。”《芜湖县志》卷九“方言志”：“凡人轻狡者谓之即溜，又谓之鲫

令。"《嘉定县续志》卷五"方言"："即令，俗言敏捷也。"

（2）满意。《山歌》2："结识私情只要自即伶，闲人嚼个能当心。"

"即溜"(1)与"即伶"(1)为同源词的本义，其他则为引申义。"溜"与"伶"为来母双声。

糊涂——鹘突

这组同源词产生于唐宋时期，同时又都是叠韵联绵词，意义关系则较为复杂。

"糊涂"有二义：(1)模糊，不清楚。《二拍》39："他现与了我许多银两，拼得与他使用些，好歹糊涂得过。"

也作"糊突"。《水》15："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突。"《牡丹亭》48："似这等糊突迹谜，甚时明白也，天！"

（2）昏暗。《东郭记》4："当不得这枵腹空虚，两眼糊涂，两足趑趄。"《挂枝儿》5"糊涂"："休像那云密密的天儿也，雨不雨晴不晴糊涂得紧。"

"鹘突"有二义：(1)模糊，不清楚。《隋史遗文》第 11 回袁于令批注："官虽糊涂，审语却不鹘突。"《韩》16："若这般含糊鹘突，谁人肯信汝的说话？"《宛署杂记》卷十七："事之依违曰鹘突"。《挂枝儿》1"自矢"："我不比那无情汉，你也不要诈鹘突。"同书 3"空书"："寄情书泪珠儿滴在封皮上，奴亲手拆开看，只见纸半张，俏冤家哑谜鹘突账。"《客座赘语》卷一："其不聪敏者曰鹘突，曰糊涂。"

（2）莫名其妙的，惴惴不安的。《英》15："（太祖）心中正起鹘突，只听得帐门外呀的一声响。"《挂枝儿》3"卖相思"："单相思背地里想，双相思两下里挨。鹘突的相思也，还得鹘突人来买。"《二拍》19："莫继要寻前番梦境，再不能勾，心里鹘突。如醉如痴，生出病来。"

又作"搰突"。《二拍》14："宣教虽然见了一见，并不曾说得一句倬俏的话，心里搰搰突突，没些意思走了出来。"

又作"鹘突"。《隋》24:"他心中鹘突的道:'这分明是太子怕圣上害他,所以先下手为强。'"

"糊涂"(2)是由"糊涂"(1)引申来的;"鹘突"(2)是由"鹘突"(1)引申而来的。"糊涂"(1)与"鹘突"(1)是它们作为同源词的本义。

三、同源词的成因

明代汉语同源词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1. 古词古义的袭用

上文谈到明代汉语同源词的时间层次时,曾举例说明古代某些同源词在明代仍然使用的情况,这里再举几例。

母——妈

这组同源词古已有之,见《同源字典》第104页。《广雅·释亲》:"妈,母也。"《宛署杂记》卷十七:"母曰妈。"《正字通》:"俗称母曰妈。"《通雅》卷19:"江南曰阿妈,或作姥。……皆'母'字之转也。"

按,"母"与"妈"明母双声。

安——晏

《说文》:"安,静也。"《释名·释言语》:"安,晏也,晏然和善,无动惧也。""晏"在明代仍有"安"义。《西》87:"风调雨顺民安乐,海晏河清享太平。"字又作"宴"。《三宝》2:"燥则河清海宴,润则浪滚涛翻。"

按,"安"与"晏"影母双声;"晏"与"宴"同音。

2. 方言的分化

方言的分化,也能造成一些同源词。

波波——馍馍

《金》57:"茶前酒后,早与那和尚们剐上了四五六个,也常有那

火烧、波波、馒头、栗子拿来进奉他。"《型》9："适才拿钱来，原儿要买个波波，不与他，还嫌少？"《醉》9："（王四）一日打从器皿厂前行走，只见一个孩子喊：'热波波、火烧哩！'"又："（女子）拿着十个黄钱，递与孩子，在柳条筐内拣了六个火烧，四个波波。"

《隋》36："又有自己偷盗换馍馍茄茄烧吃的，也有照顾不来被人偷去的。"《醉》9："洗了脸，先买上几个火烧、馍馍，或是甜浆粥，做了早饭。"

又作"饝饝"、"磨磨"。《型》9："那王原只得五岁儿，看了又哭，要买饝饝吃。"《宛署杂记》卷十七："面饼曰饝饝。"《通俗编》引《升庵外集》："饽饽，今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谓之磨磨。"《畿辅通志》："波即毕罗之合声，波、磨叠韵字，故或呼为磨磨，今顺天人称波波，畿南人称磨磨。"

按，"波"与"馍"为"极波"叠韵。"波"帮母，"馍"，明母，声母相近。

饺——角

《正字通》"饺"字条："今俗饺饵，屑米面和饴为之，干湿大小不一。水饺饵即段成式（《酉阳杂俎》）食品汤中'牢丸'，或谓之'粉角'，北人读'角'如'饺'，因呼'饺饵'，讹为'饺儿。'"《通雅》卷三十九"角子"条引《老学庵笔记》："淳熙间，集英殿宴金国人使……第二爆肉双下角子。"今河南商水方言，称水饺为"扁食"，稍大而蒸食者为"角子。"

按，"饺"与"角"同音。

3. 语音的流变

有些同源词纯粹是由于语音的流变而形成的。即乙词是在甲词的基础上通过音变而产生了同源关系。

1）音近

青目——亲目

"青目"大约源于《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

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名义考》卷六："后人有'青盼'、'垂青'之语。人平视睛圆则青，上视睛藏则白。"

明代"青目"有关照，提携义。《通言》18："特携来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欢》7："若得如此青目，弟当犬马报也。"同书9："若二叔肯青目，包你两年之间，随你本利多少，足足一本一利还你。"

又作"清目"。《三拍》20："汉阳原有耨管旧相与主人熊汉江，写书一封，叫他清目。"《型》31："舍亲要求清目，特具一杯奉屈。"

又作"青顾"。《金印记》23："我女深感周全，甚蒙青顾。"

"亲目"则为"青目"的音变，《隋》11："你投他，引进幽州，转达公门中当道朋友，好亲目叔宝。"同书13："解进去的人多了，触本官动怒，一概发下来打，就不好亲目叔宝了。"《鼓》36："今日先人亡过，凡事还望众尊长亲目一亲目。"

按，"青"与"清"同音；"青"与"亲"清母双声，韵相近。

镇日——整日

"镇日"即整日。《挂枝儿》3"自怨"："眼巴巴望着我冤家一面，泪汪汪，镇日里眼不曾干。"《连环记》18："爹行为何，镇日两眉攒；形容憔悴，有时泪双悬？"

又作"镇昏朝"、"镇朝昏"。《娇红记》17："千思万思，镇昏朝因他泪滋。"《挂枝儿》8"蚊子"："镇朝昏，来来往往，尽是口头情。"

至于"整日"，更是常见。《挂枝儿》9："整日里哄人，天哪，谁知人又哄了俺。"

按，"镇"与"整"精母双声，韵相近。

总——纵

明代"总"可作让步连词，义为纵，即使。《白兔记》11："平生不信邪，心正可去也，总然有鬼吾不怕。"《英》42："总有神工鬼力，那有这等奇异？"《四声猿·狂鼓史》1："是石人也动心，总痴人也害怕，羊也咬人家。"《鼓》31："你若无钱无钞，总公子王孙，怎生得

入？"

又作"总使"、"总或"。《恒言》20："总使媳妇已改嫁，明日也该去报谢。"《挂枝儿》8"灯花"："总使明日他来，你做个蝶儿也，先教我隔夜里将他想。"《石》6："总或有搭空地，也未必肯去及时耕种。"

偶尔也可见到"纵使"、"纵然"。《三拍》7："但我杀戮官民，屠掠城池，罪恶深重。纵使投降，中国恐不容我。"《石》4："若没有这点神光，纵然心灵七窍，却便是有天无日，成何世界？"

按，"总"与"纵"精母双声，中东叠韵。

扒——爬

《金》67："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阴，大睡回儿也好，慌的老早扒起来做甚么？"《三拍》6："比及叫得小妹梦中醒，起来拨灯点火，汪涵宇已扒过去了。"《醉》9："一声喊叫，这人连忙扒起。"《生》1："这两个人，倒像蚂蚁。你看，你看，扒将起来一发像了。"

《西》34："那大圣在柱根下爬蹉，忽惊动八戒。"同书43："不是元戎令，谁敢乱爬踏？"

"扒灰"又可作"爬灰"。《金》33："那旁多口的认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连娶三个媳妇，都吃他扒了。"《恒言》23："一旦夫死来南京，突葛爬灰真吃苦。"《木皮词》："从此后朱温家爷们灭了天理，落得个爬灰贼头血染沙。"

"柴扒"又作"柴爬"，即"耙子。"《隋》27："这汉子衣衫蓝缕，脚步仓皇，肩上驮几个柴扒儿，放了柴扒，坐下便讨热酒来吃。"下文又写到："小子家中止有老母，全靠编些竹箕，做两个柴爬养他。"

按，"扒"与"爬"麻沙叠韵；"扒"，帮母；"爬"，滂母。

2）合音

浑——囫囵

《西》19："日食三餐并不丢，夜眠一宿浑无撇。"《红拂记》34："且请从容听话长，解行囊，当年红拂浑无恙。"又："莫不是享荣华，把旧恩情浑撇样（"撇样"即"撇漾"）。"《笑史·非族部》："北人杀小

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外皮皆完，揉软用以盛乳酪酒湩，谓之浑脱。"

"囫囵"在宋元作品中已常见，见《宋元语言词典》、《元曲释词》二。《水》65："你只教人囫囵死，冤魂更不来缠你。"同书119："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平妖传》7："捞起来看，倒是囫轮蛋，象个鹅卵。"《韩》21："倘或有人怜悯是无主孤魂，掘个坑儿埋葬了，我也得个囫囵尸首，煞强如被老虎咬嚼得粉骨碎身。"《鼓》7："舒石芝道：'小子若再回到巴陵，这几根骨头也讨不得个囫囵。'"《客座赘语》卷一："无破败者曰囫囵。"《蜀语》："浑全曰囫囵。"《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物完全者为囫囵。"

按，"浑"表整个儿的，完整无缺的。中古已常见，见《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囫囵"为"浑"的缓读。"浑"与"囫"晓母双声；"浑"与"囵"人辰叠韵。

4. 文字的同音替换

有些同源词，是由于文字上的同音替换而形成的。这种同源词，往往是双音词，而且具有一个相同的词素，另一个词素发生了同音替换的现象。

调嘴——掉嘴——吊嘴

均为耍贫嘴，胡搅蛮缠义。"调"、"掉"、"吊"同音。《西》16："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调嘴，害了大事！'"《石》4："可恨这后生，在那里调嘴。"又作"调嘴调舌"。《金》48："怪短命，谁和你那等调嘴调舌的！"

《西》9："龙王道：'有，有，有！但是一个调嘴口、讨春的先生。'"《醉》9："就是陈一，咱虽比不得待哥哥，也是名色兄弟，不拦这一拦，任他掉嘴。"又作"掉嘴弄舌。"《石》6："况且他是卖席子，你是做豆腐，各人做自家生理，何苦掉嘴弄舌，以至相争？"又作"弄嘴调舌。"《醉》7："谁要你攀今吊古，弄嘴掉舌？"

《金》22："那个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儿，吊个嘴儿？"同书53：

"小奴才，你晓得甚的，别要吊嘴说。"

怨怅——怨畅——怨唱

均为不满、埋怨义。"怅"、"畅"、"唱"同音。《二拍》4："这项银子，是你自己欺心不是处，黑暗里葬送了，还怨怅兀谁？"《型》12："一时急迫所系，或夫妻子母至于怨怅，忧郁成病有之。"

《隋》38："宇文述怨畅道：'我原说奉有密旨，道凡高元、乙支文德来，都执送驾前，原该拿送驾前发落。'"《欢》18："他便想丈夫在家热闷，单衣在家箱中，钥匙又在我处，恐怕要穿，一时焦燥起来，未免怨畅着我。"

《水》31："那两个女使正口里喃喃呐呐地怨唱。"

辱没——辱抹——辱末——辱莫

均为玷辱，使受辱义。"没"、"抹"、"末"、"莫"同音，元曲中已习见，见《元曲释词》三。《杀狗记》11："孙荣待入城中，叩谒豪门，又恐撞着我那哥哥的相识，却不辱没了我哥哥的面皮？"① 《初拍》12："我是在此会试的举人，也不辱没了你。"《恒言》8："姐姐得配此人，也不辱抹了。"《如是观》6："生生的把人辱抹杀，怎禁得风吹雨打！"《黑旋风》1："我与你做个女婿，将你这女儿与我为妻，我也不辱末了你。"《恒言》3："似你恁般才貌，等闲的料也不敢相扳，无非是王孙公子，贵客豪门，也不辱莫了你。"

第二节　同　义　词

什么是同义词，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凡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都应该看作同义同。因此，同源词只

---

① 《水浒词典》、《元曲释词》引例作"辱模"，恐系别写。

是同义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义词应该包括同源词，但并不是所有的同义词都具有同源关系。

一、同义词的分类

和同义词的性质一样，同义词的分类也还没有一致的标准，一般是把同义词分为等义词和近义词。另外，还有所谓修辞同义词，是因使用某种修辞手段而形成的同义关系，与语言系统中词与词的同义关系还不是一回事。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也放在一起讨论。

1. 等义词

有些同义词的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可以互相替换，替换后在表情达意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朗声——抗声

即“高声”、“大声”。《醋》3：“成珪无事可奉承，只得踏出房门，唤个丫环朗声问道：‘红蕖，院君起来，曾送茶未？’”《三拍》7：“(翠翘)且弄琵琶，抗声歌曰……”

消耗——音耗——消息——耗

即“消息”。《山歌》8“囲弗着”：“看看等到月上花梢，杳冥冥全无消耗。”《韩》22：“回首望长安，路远无消耗。”《挂枝儿》3：“东君怪道无音耗，鸟不言，花不语，等瘦了梅梢。”《石》2：“妙惠也欲回乡访问父亲消息，随着艾氏一起同行。”《初拍》23：“一言已定，千金不移，吾已许吾故人了，岂可因他无耗，便欲食言？”

馆谷——束脩

给塾师的报酬。《绿牡丹》2：“虽然赋值千金，只是田无二顷。羞言馆谷，空戴儒冠。”《醋》11：“每每的我对他讲道：‘先生你教书的，只要馆谷罢了。’”《欢》1：“因此送了先生些束脩，竟不读书了。”《醉》7：“吃我家饭，收我家束脩罢了，苦苦来逼人做甚？”

稳婆——收生婆——老娘婆

《醋》13：“（翠苔）忙对何院君说知：‘快接稳婆到来！’”《欢》5：“蒋青分付快请稳婆，须臾已到，恰好瓜熟蒂落，生下一个儿子。”《通言》20：“临盆之时，叫了收生婆，生下个女孩儿来。”《三遂》1：“老娘婆收了，不免做三朝、满月、百岁、一周，取个小名。”今河南方言仍有此用法。

剪径——剪路——短路

《西》14：“我等是剪径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恒言》26：“正待寻路入城，不意遇着剪径的强人。”《东郭记》16：“俺弟兄两个剪径为业，数日生意不济。”《西》57：“前日在山坡下，打杀两个剪路的强人，师父怪他。”《孤本元明杂剧·贫富兴衰》2：“看他穿的袄子布衫靴子帽，则怕有短路的。”《通言》24：“那伙人不是好人，却是短路的。”《六院汇选江湖方语》：“短路的，乃剪径打劫（者）。”

迟延——耽延——耽搁——耽阁——担搁——担阁

《三拍》7：“如若迟延，先打破桐乡，杀了阮鹗，随即踏平杭州，活拿胡宗宪。”《三拍》6：“似此耽延，贯梅三日方殓，颜色如生。”《西》87：“哥哥既要去，不必迟疑，且耽搁我们行路。”《西》76：“我这批上有三十个人，都在这中前后，等我拘将来就你，便有一日耽阁。”《欢》3：“担搁两个月日，将药材卖了一半银子。”《石》5：“此番上京，定过扬州，再不要到琼花观中担阁。”

浑家——妻室——妻小——妻子

《西》19：“丈人啊，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恒言》27：“常有后生儿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尚无妻室。”《金印记》18：“原来是解元的妻小，我与他开门。”《醉》9：“（施材）念妻子是小男妇女，不便独居，把大姐寄居丈人家，自往做工。”

另外，表示“妻子”义的还有“老婆”、“中馈”，前者为口语用法，后者是书面语用法。《金》2：“西门庆道：‘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小说》17：“因遭虏乱，存亡未卜，至今中馈尚虚。”

怨咨——怨望——怨畅——埋怨

均为不满，埋怨义。《初拍》22："那些做经纪的人，有甚情谊？日逐有些怨咨起来，未免茶迟饭晏，箸长碗短。"《诏令》3："（固怀恩）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有仇，奏要杀了云京，朝廷不许他这等，他却怨望朝廷。"《韩》4："那湘子被锁在房中，并没怨畅意思，只是勤苦修炼，坐唱道情。"《小说》1："陈大郎攒着两眉，埋怨婆子道：'干娘，你好慢心肠！'"

喉急——喉极——性急

"喉极"即"喉急"的同音别写，义为性急。《小说》1："你且莫喉急，老身正要相请，来得恰好。"《恒言》4："那老儿便要面红颜赤，大发喉急。"《初拍》31："城里城外人喉极的，齐来投他。"《醉》14："大嫂，仔么这等性急？只因性急，脱去位夫人奶奶，还性急。"

头口——生口——牲口

《元朝秘史》："因这般头口也有，茶饭使唤的都有了。"《通言》4："马是没有，止寻得一头骡，一个叫驴。……只是少一个头口。"《韩》17："出家人十方施主就是囤下的仓粮，两脚奔波就是驰驿的头口。"《宛署杂记》卷十七："驴骡曰头口。"

《隋》55："秦王道：'可有生口么？'道：'适才有一只贼兵失下的羊。'"《恒言》17："张孝基事体已完，算还了房钱。收拾起身，又雇了个生口与过迁乘坐。"《醉》5："这时候那里去作娇，叫轿叫生口？"《生》4："那左环携了百金，雇匹生口，一迳跑到府里。"

《双忠记》13："不许奸人妻女，食人牲口，取人财物，妨人生理。"《二拍》19："梦中什么两国来侵，谁知倒了我两头牲口！"《生》4："又能又气又笑，只得出门，寻个牲口，装上书籍，一齐回去。"

蟋蟀——促织

《庚巳编》卷四"玄坛黑虎"条："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财物。……至冬，促织死，张痛哭，以银作棺葬之。"

肩舆——轿子

《庚巳编》卷一“登科先兆”条：“伯父举进士时，梦乘肩舆入一佛访庐，且草狱词。”《小说》9：“县令打听的实，乃亲到黄家，搜出小娥，用肩舆抬去。”《通言》11：“徐能回家唤了一乘肩舆，教管家的朱婆先扶了奶奶上轿。”《醋》2：“四座肩舆，十六只快脚，一溜风出了涌金门外。”《金》43：“惟乔五太太轿子在头里，轿上是垂珠银顶，天青重沿销金走水轿衣。”

同义词的存在，是词汇丰富的一种重要标志，但等义词却只能造成语言上的累赘，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因而等义词的并存，总是暂时的，不稳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实践，等义词必然发生分化，分化的途径主要有：

第一，保留一个最常用的。其余的全部淘汰，如保留“性急”、“牲口”、“轿子”等，淘汰“喉急”、“喉极”、“头口”、“生口”，“肩舆”等。

第二，重新造一个同义词，以取代过去的等义词。如用“高声”取代“朗声”、“抗声”；用“助产士”取代“稳婆”、“收生婆”“老娘婆”等。“收生婆”“老娘婆”还保存在某些方言里。

第三，等义词随着所指对象的消失而消失。如“馆谷”、“束脩”、“西席”、“西宾”等。

2. 近义词

近义词指意义相近，但用法又不完全一致的同义词。近义词是同义词的主流。近义词的大量存在，是一种语言词汇丰富性、灵活性和精密性的标志之一。

近义词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种种细微差异。为了便于分析近义词的差异，我们使用词义的义素分析的方法。

我们知道，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单位，是词义的微观层次结构项。义素分析法把词义分为理性义和色彩义。理性义即词典中对该词所规定的意义，色彩义即该词所具有的各种附加意义。词的色彩义包括词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等。近义词的理性意义必然相

同，否则就不成其为近义词了。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具有不同的色彩意义。近义词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就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义素。具体说来，就是它们所具有的色彩义素不同。例如：

嗹——吃

《西》47："果子不论米饭面饭，果品闲食，只情一捞乱嗹。"同书54："那八戒那管好歹，放开肚子，只情吃起，也不管甚么玉屑、米饭、蒸饼、糖糕、蘑菇……一骨辣嗹了个罄尽。"

字又作"啋"。《滑稽余韵》"道士"："志诚心无半分，一般的吃酒啋荤。"《金》90："蘸生酱吃半畦蒜，卷春饼啋了两担韭。"

在上引各例中，"嗹"相当于"吃"，都表示进食。所不同的是，"吃"是一般的进食，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而"嗹"除了进食的理性义外，还有色彩义，即毫无节制的狂吃，明显地带有厌恶或戏谑的感情色彩。《集韵》："嗹，食无廉也。"《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善饮食者谓嗹。"

从"嗹"的对象来看，既可以是固体食物，也可以是流质食物，前者与"吃"构成近义关系，后者又与"喝"构成近义关系。《娇红记》5："小十哥，我和你昨日在张二爷家嗹得烂醉，今帅大爷著人来唤，索去走一遭。"《醉》9："昨日嗹了几杯寡酒，今日特来陪礼。"《金》1："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嗹酒。"

至于"嗹口开"为信口胡说，则是其引申用法。《韩》26："这老狗骨头一味的嗹口开，若跟随的在面前听见了，可不羞死人！"

看——见——望——张——相——睃——顾盼——觑瞻——觑——溜瞪——喂眼

这组近义词具有共同的理性意义，即"使视线与人或物接触"。但是，它们又各自具有不同的附加意义，因而使得它们又具有种种细微的差别。

看　在这组近义词中，以"看"最常用，也最有代表性，它不带任何附加义，词义也较宽泛，是这一组同义词的核心词。

见　“见”表示看的结果。《初拍》2：“（吴大郎）揭帐一看，只见兜头睡着，不敢惊动他。”

望　往远处看。《石》4：“方氏先跨出阶头，左右打一望，见没人行走，把手一招，孙三郎急便闪出，摇摇摆摆的去了。”

张　偷看。《型》21：“漏下二鼓，那简小官在床上摸拟半日，伸头起来张一张，不见动静。”《初拍》2：“元来滴珠先前虽然怕羞，走了进去，心中却还舍不得，躲在暗影里张来张去，看得分明。”

相　仔细看。《金》7：“我家侄儿媳妇，不用大官人相。”《三拍》6：“那汪涵宇便起来，一个深揖，头上直相到脚 下，一双脚又小又直。”

睃　斜着眼睛看。《金》2：“妇人便把眼来睃武松。”《三拍》6：“（朱颜）一眼睃去，他堆行李的楼，与母亲房止隔一板。”

顾盼　眼睛来回地看。《金》69：“说话之间，彼此言来语去，眉目顾盼留情。”《庚巳编》卷二“洞箫记”：“美人南乡（向）坐，顾盼左右，光彩烨如也。”

观瞻　向高处看。《西》20：“只见那石崖之下，耸出一座洞府，两人定步观瞻，果然凶险。”同书 37：“（太子）却才举目观瞻，又欲游廊玩景 ，忽见正当中坐着一个和尚。”

觑　偷看，但比“张”具有更强的书面语色彩。《金》13：“不防李瓶儿正在遮隔子外边站立偷觑，两个撞了个满怀。”

涎瞪　眼神不庄重地看。《金》38：“那韩二捣鬼把眼儿涎瞪着又不去，看见桌底下一坛白泥头酒，贴着红纸帖儿。”

喂眼　“看”的风趣说法。《金》75：“好这等的摇铃打鼓散着哩，好与人家汉子喂眼。”《初拍》35：“街市上但遇着卖的，或是肯过继的，是男是女，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也好。”

此外，等义词还常常与近义词交织在一起，使得它们的意义关系更趋复杂化了。如两个人以嘴唇相接触这一意义，明代有以下若干个词：

(1) 呜嘬——呜咂——呜
(2) 做嘴——接唇
(3) 亲嘴——哽嘴——亲亲
(4) 做吕字——写吕字

这四组词，理性意义相同，附加意义不同。每组内部又是等义关系，可以互相替代。其中核心词是"亲嘴"。(1)组保留着较强的古语色彩，(2)组的书面语色彩较重，(4)组是一种风趣的说法。

呜嘬 《牡丹亭》30："酒潮微晕笑生涡，待噷著脸恣情的呜嘬。"

呜咂 《金》4："两个相搂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呜咂有声。"

呜 《牡丹亭》12："他兴心儿紧噷噷，呜著咱香肩。"《山歌》2："小阿姐儿好像五夏六月个星长脚 花蚊子，咬住子情郎呜呜能。"

做嘴 《三宝》46："(女王)一把搂着老爷，叫上一声亲亲，做上一个甜甜蜜蜜的嘴。《型》29："田有获故意闯到圆静房里，抱住一连做了几个嘴。"

接唇 《隋》24："(太子)便把夫人紧紧抱住，求一接唇。"

亲嘴 《挂枝儿》1："大着胆子上前亲个嘴。"《醋》6："(咸珪)便将熊氏一把搂住，连连亲了几个肥嘴。"

哽嘴 《隋》22："就是没有灯的所在，他们也要故意挤住，抠臂捏手，哽嘴摸胸，讨他的便宜。"

亲亲 《三拍》27："(陈公子)一连两个亲亲，伸手去扯小衣。"

"做吕字"、"写吕字"，见上文第 178 页。

3. 修辞同义

除等义词和近义词外，明代汉语中还有所谓修辞同义现象，即因使用某种修辞手段而使本不相同的词之间构成临时的同义关系。只不过使用开来以后，这种临时同义关系也有可能固定化。

金乌——日头

"金乌"喻太阳。《醋》2："不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将次船泊岸

来，一齐起身。”《欢》3：“不觉金乌西坠，巧月在天。”《谐佳丽》4：“不觉金乌西附，玉兔东升，约有更初，来至花园门首。”

“日头”亦指太阳。《元朝秘史》：“泰亦赤兀惕每于斡难河岸上做筵会，日头落时散了。”《乡言解颐》卷一：“日者，太阳之精，谓日为太阳，是矣，又曰日头。”今不少北方方言仍有此称。

至于“太阳”，在明代则可指太阳穴。《恒言》34：“（孙大娘）一闻再旺之语，太阳里爆出火来。”《清夜钟》8：“太爷分付，临后敲时，只得把伯绪起手，铁锤打断背膊，仲帷拳殴太阳。”《醉》9：“陈一不提防，王四一砖向太阳打来，跌晕在地。”

金井——坟

“金井”喻墓穴。《小说》16：“众人拽棺入金井，并不能动。因此停住坟前，众都惊怪。”《石》7：“选下吉日良辰，请堪舆先生定方向，开金井，将小姐棺木，抬到坟前。”

玉箸——泪

“玉箸”喻眼泪。《醉》3：“淑娘见问这句，一时间翠蛾频蹙，玉箸偷垂，一面点头，一边叹气，却不做声。”下文又说：“说罢，从新点点滴滴掉下泪来。”

猢狲——小孩

“猢狲”喻小孩。《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近世嘲学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猢狲王。本秦桧之诗也。秦盖微时为童子师，仰束脩自给，故有‘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

又作“猴子”、“猴儿”，例见白维国《金瓶梅词典》。《土风录》：“给役小僮曰猴子。”

二、同义词的词义对应关系

组成同义词的一组词，其词义可能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可能是各自若干个词义中的一个义项构成同义关系。因而形成了同义词

之间错综复杂的词义对应关系。

1. 单义词与单义词

即组成同义关系的每个词均为单义词，构成一组同义关系。

丁东——妾

《连环记》24："[副]太师爷纳了丁东。[生]嗄，敢是新宠嘎？[副]正是，正是。"

方寸——内心

《英》45："吁嗟一妇女，方寸有天知！"《连环记》27："离思与幽情，恋恋萦方寸。"《玉娇梨》17："苏友白道：'方寸已乱，不敢强留。'"

则声——做声

《白兔记》18："[净]小人打下，只见空中五色蛇，抓住板子，不容打下。[外]不要做声。你曾见甚么来。[丑]小人打下，见空中五爪金龙。[外]不要则声。"《初拍》1："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二拍》1："众人也多懊悔，不敢则声。"《醉》9："阮良却从桌上抢过一把厨刀，道：'做声便杀你！'"

青花田——饥

《白兔记》9："[丑]大官人，肚中青花田了。[净]腹中饥了么？妹子，厨下看点心师父吃。"

母难日——诞日——初度

即"生日"。《西》17："那黑汉笑道：'后日是我母难之日，二公可光顾光顾。'"《名义考》卷五："今人谓生辰曰诞日，又曰初度。"

2. 单义词与多义词

即甲词为单义，乙词为多义，乙词的一个义项与甲词构成同义关系。

调光——研光

"调光"指男女以眉目传情。《小说》23："元来调光的人，只在初见之时，就便使个手段。凡萍水相逢，有几般讨探之法。做子弟的，

听我把调光经表白几句。"

"研光"则有二义:(1)指男女以眉目传情,同"调光"。《小说》3:"吴山初然只道好人家,容他住,不过研光而已。"《山歌》2"研光":"姐儿见子有情郎,好似云游僧投饭入斋堂,咦像染房店里画石贪色块,研子多多少少光。"

(2)占便宜。《韩》3:"那先生姓元,名自虚,号若有,向年是个游手游食研光的人。"

"调光"只与"研光"(1)构成同义关系。

调嘴——调喉

"调嘴"指耍贫嘴。《金》48:"怪短命,谁和你那等调嘴调舌的!"《西》16:"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调嘴,害了大事!'"《石》4:"可恨这后生,在那里调嘴,我们原不该出来观看。"又作"掉嘴"、"吊嘴",见上文"调嘴——掉嘴——吊嘴"条。

"调喉"则有二义:(1)耍贫嘴,同"调嘴"。《初拍》9:"刘氏子大笑道:'我背来是活人,何曾是死 尸?'众人道:'又来调喉!'"同书32:"狄氏笑道:'又来调喉,那里得有个鬼?'"

(2)夸口,吹牛。《隋》34:"却值陶京儿得释放,却在外调喉道:'我是老爷最亲信的人,这没生官儿,却来拿我。'"《二拍》2:"有的说这小伙子调喉,无过是他天性近这一家,又且耽在里头,所以转造转高。"

"调嘴"与"调喉"(1)构成同义关系。

配头——对头

"配头"即对象,配偶。《初拍》2:"我家有个表侄女新寡,且是生得娇媚,尚未有个配头。"《二拍》2:"况且自古道燕赵多佳人,或者借此技艺,在王公贵人家里出人,图得一个好配头,也不见得。"

"对头"则有四义:(1)对象,配偶,同"配头"。《连环记》25:"只是错配了对头,可惜老藤缠着嫩花枝,早已红香褪。"《韩》25:"我家大亲娘是大公子的对头,怎的说没有亲老公?"《小说》1:"莫若趁此

青年美貌，寻个好对头。"《欢》10："若凭老母简择，明日你错配了对头，嫁个庸夫俗子，一世好苦。"

（2）对手。《高文举》21："那包文拯明如镜，清如水，不受人私，不怕权贵，要他才与温阁做得对头。"又："今番遇著这桩事，老包与你是个对头了。"《三宝》23："哪晓得姜老星不是个对头，拨马便走。"

（3）仇敌。《小说》2："田贡元原是石城县中有名的一个豪杰，只为一个有司官与他做对头，要下手害他。"《恒言》20："况昨夜谋的必是对头，是差来心腹。"

（4）证人。《西》30："公主道：'郎君，你差怪我了。我何尝有甚书去？'老怪道：'你还强嘴哩！现拿住一个对头在此，却不是证见？'"

3. 多义词与多义词

即甲、乙两词各有若干个义项，其中只有部分义项构成同义关系。

上下——左右

"上下"在明代有三义：（1）相当，相般配。《高文举》10："闻得新科状元高文举，乃洛阳人氏，才貌兼全，年庚与我女上下，十分称吾之意。"

（2）左右两边。《水》25："两个上下肩搀着，便从后门扶归楼上去。"

（3）尊称衙役。《平妖传》86："告上下，男女有件机密事，特来见观察。"《恒言》24："上下可晓得巡捕杨洪住在何处？"

"左右"在明代则有五义：（1）反正。《小说》17："若司户左右要觅针线人，得我为之，素知阿姊心性，强似寻生分人也。"《三拍》17："荒田没得吃，左右是死数！"《如是观》27："我左右睡不着，不免对天祷告一番！"

（2）至多，充其量。《西》53："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是

个小产，怕他怎的？'

(3) 早晚，终究。《金》34："奴才左右合你家爱娘子。"《韩》11："李万道：'葫芦没了，他醒来时，左右寻着我两人，少不得要还他。'"

(4) 旁边，附近。《金》26："左右闪过四五个小斯，大叫捉贼。"同书78："那平安经过一遭，那里再敢离了左右，只在门首坐的。"

(5) 称衙役，奴仆，《双忠记》5："[外云]左右，叫那乡间耆老进来，我这里有事问他。"同书19："小人是许老爹衙里一个左右的。"《高文举》9："左右，公道难容，岂可以白丁而玷衣冠？"

"上下"(3)与"左右"(5)构成同义关系。

眼——线

"眼"有三义：(1)眼睛。如"眼跳"、"眼纱"、"眼里火"等，不烦举。

(2) 记号，暗号。《石》7："可将程文易义冒中，选用三个古字，以此为眼，切勿差误！"又："只要题冒中，三个古字作眼，此是通场举子不能想到。须切记之！"

(3) 眼线，向导。《三遂》12："温殿直叫过做公的来，交李二做眼，带一行人离了使臣房，取路来客店左侧一个开茶坊的铺里坐了。"《通言》6："当下就带孙小二做眼，飞马赶到北关门下。"《初拍》17："倘不与我同心合意，反又多了一个做眼的了，更是不便。"

"线"在明代有三义：(1)用棉麻丝毛等材料捻成的长缕。《水》24："(王婆)买了些线索，安排了一些茶水，在家里等候。"《小说》22："我见你平日好手针线，对他说了，他要你去教导他女娘生活。"

(2) 捆人。《笑赞》："贼人以捆人为线。"

(3) 眼线，向导，《隋》34："陶京儿道：'我还有一个弟兄更亲近，我指引你去见他。'却与他做线，引见叔谋最得意管家黄金窟。"

"眼"(3)与"线"(3)同义。

三、同义词的成因

明代汉语同义词的形成，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

1. 古语的沿用

同一个概念，本来明代已有相应的词来表达，但有时为了表达上的需要，人们往往沿用古语，这就与明代的常用口语词形成同义关系。

青蚨——钱

“青蚨”本是传说中的虫名，见《太平御览》卷九五〇引汉刘安《淮南万毕术》，后用以代指钱。作为流通货币的“钱”，明代已普遍应用，但明代作品中还常见到“青蚨”，特别是文言色彩比较浓厚的作品。《白兔记》4：“[老旦]取出青蚨数贯。[外]要青蚨何干？[老旦]留与他人作雇钱。”《韩》5：“不论军民人等，收留酬谢青蚨。”《通言》34：“廷章遂题一绝封固了，将青蚨二百赏孙九买酒吃，托他寄与衙中明霞姐。”

也作“青钱”。《娇红记》21：“谢你媒婆，有的是数贯青钱，几匹红绢。”

厮——相

“厮”至少在宋代已有“相”义。《老学庵笔记》：“俗谓南人入京师，效北语，过相蓝，辄读其榜曰‘大厮国寺’，传以为笑。”明代则‘厮’、‘相’并用。《白兔记》8：“感得公公，把我前人，相敬厮重”。《恒言》22：“黄龙山下看相扑，却来这里吃一赌。”《初拍》36：“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黑牛子，是个不本分的人，专一在赌博行、厮扑行中走动。”

“厮”、“相”既可单用，亦可连用。《娇红记》31：“这对轴头儿，两下相厮见，怎得个成双到老年。”同书32：“我与你两心坚，拚今世，待来生，相厮并。”

又作“厮相”。《娇红记》33：“这都是前生怨，即世冤，厮相遇。”

东床——女婿

“东床”代指女婿，源于《世说新语·雅量》。明代仍与“女婿”并用。《白兔记》18：“[外]我如今将二小姐招他做个东床。[净]怎么为东床？[外]女婿为东床。”《小说》27：“众僚属都闻得莫司户青年丧偶，齐声荐他才品非凡，堪作东床之选。”《三拍》23：“姐姐若还未聘，小生不妨作东床。”《高文举》10：“再休想东床稳卧，一凭你梦到南柯。”

武林——杭州——杭

《通言》23：“这首诗，单题着杭州钱塘江潮，元来非同小可。”又：(杭州)南北两山，多生虎豹，名为虎林。后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讳，改名武林。”《三拍》7：“因索其衣装还之，令华旗牌驿送武林。”又：“胡总制到杭，大宴将士。”

2. 方言的分化

同一种事物在各种不同的方言里，由于地域的差别，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有不同的叫法，也能形成同义词。

江洋——响马

《醉》12：“末几，是张江陵新例：南边江洋与北地响马，审实俱决不待时。”

媪——妈

《小说》5：“年纪虽然三十余，兀自丰艳胜人，京师人顺口都唤他做‘卖饼媪’。北方的‘媪’字，即如南方的‘妈’字一般。”《广雅疏证》：“媪为母之异名，又为妇人长老之称也。”

阴捕——番子手

《通言》15：“金满气闷闷地走出县来，即时寻县中阴捕商议。江南人说阴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

矮——矬

《醋》10："常言道：'矮子前莫说矬话。'"《蜀语》："谓人形短曰矮矬矬。"杨慎《俗言》："京师俚语，目形容短矮曰矬。"

又作"矬矮。"《西》2："你这般矬矮，我这般高长，你要使拳，我要使刀。使刀就杀了你，也吃人笑。"今四川方言仍谓人矮为"矮矬矬。"

3. 避讳的影响

明代汉语中的同义词，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受避讳的影响而产生的。一般说来，人们总是不愿意使用猥亵、或听起来不那么文雅的词语，而尽量用婉转、文雅的词语来代替。这就促使大量同义隐语的产生。同一个概念，人们往往借用若干个词语来表达。这若干个词语之间，也就构成了同义关系。例如，表示"死"这一概念，明代就有许多种说法，在上文第174页中，我们曾举了表示"死"的若干不同叫法。这里再举几例。

上路　《恒言》27："苗全又不肯暂停，也不顾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

尚飨　《生》6："魏玉甫已尚飨了，瞎子公婆两个，忙叫阿隆索性把大门闩上，取他财物，剥他衣服。"

又如，表示"解手"这一概念，明代有"登东"、"净手"、"出恭"、"水火"、"开风"等说法。这里再举几例。

上东厮　《恒言》30："且说支成上了东厮转来，烹了茶，捧进书室，却不见了李勉。"

方便　《西》53："那婆婆即取两个净桶来，教他两个方便。"《型》10："舡中内眷，都捉队儿上岸，上茅厮中方便。"

去后　《三遂》12："我半月前，因吃了些冷物事，脾胃不好，肚疼了，要去后。"

表示男女欢会，则有如下一些同义词：

云雨　《挂枝儿》3："昨宵得一个团圆梦，方才云雨罢，醒来被又空。"

行房　《金》42："原来西门庆和王六儿两个在床沿子上行房。"

舞弄　《初拍》17："吴氏见说，淫兴勃发，就同到堂中床上极意舞弄了一回。"

腾那　《二拍》35："今得孙小官在身体上腾那，气便活动，又接着真阳之气，恹恹的苏醒转来。"

颠倒　《恒言》23："颠倒约有两个更次，还像鳔胶一样，不肯放开。"

讲欢　《小说》23："两个讲欢已罢，舜美曰：'仆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凡遇仙。自思白面书生，愧无纤毫奉报。'"

4. 一物异名的结果

语言中常常有一物异名的现象，异名表达的是同一事物，异名之间也就构成了同义关系。

黄莺——黄鹂——春鸟——金衣公子——金陵郡公——鸧鹒

这一组词都是指同一种鸟，即黄莺。《醋》4："张小猫道：'这鸟儿名色颇多，不止呼为黄莺，又名黄鹂，又名春鸟。唐玄宗曾呼为金衣公子，梁武帝曾封为金陵郡公，在《山海经》则曰鸧鹒，疗得一味好妒。'"

鬼撮脚——撮松香——捧粗腿

这组词都指拍马溜须。《醋》10："那都院君偏又不喜侄儿别的，刚只喜的是虚奉承、鬼撮脚，俗话说是撮松香，又名捧粗腿。"

封姨——巽二

均为风神的别称。《初拍》22："须臾之间，天昏地黑，风雨大作。但见封姨逞势，巽二施威。"《韩》19："今欲分付值日功曹，唤巽二起风，滕六作雪。一月之间，倏大倏小，不得暂止。"

"封姨"又作"封家十八姨"。《恒言》4："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封家十八姨，乃风神也。"

大虫——老虎

《搜神记》卷二"扶南王"："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

于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虫。"《三遂》5："这个林子最恶，时常有大虫出来。"《英》50："先前明明赶了个大虫到你后园，你这人家怎么如此大胆，竟闭了门，不许我们来捉。"《双忠记》3："他也不是个大虫狮子，倒是个煨灶灰猫。"《恒言》5："（勤自励）行至中途，地名大树坡，见一黄斑老虎，误陷于槛阱之中。"

第三节　反　义　词

反义词是词义相反的词，即意义上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一组词。① 这就是说，反义词的词义关系必须建立在同一个词义范畴的基础之上。

一、反义词的意义类别

概念是词义的基础，词义是表达概念内涵的。就反义词内部的意义关系而言，明代汉语的反义词可分为绝对反义、相对反义和临时反义。

1. 绝对反义

所谓绝对反义，是指反义词所表达的概念具有矛盾关系，非此即彼，不相兼容，不存在第三种情况。

官妓——私窠子

"官妓"即在籍娼妓。《小说》17："原来宋朝有这个规矩，凡在籍娼户，谓之官妓。"《明史·解缙传》："洪武二十一年封事，言太常非俗可肄，官妓非人道所为。"《癸巳类稿》卷十二引刘辰《国初事

---

① 参谢文庆《反义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迹》："太祖立富乐院乾道桥，复移武定桥，以后各处将官妓饮酒生事，尽起妓女赴京入院，是洪武时制。"

又作"官伎"。《连环记》10："[净]叫官伎们过来。[末]是。官伎们走动。"

"私窠子"则指暗娼。《小说》3："原来这人家是隐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窠子，是不当官吃衣饭的。"《鼓》34："你道是甚么人？却是二爷带着一个私窠子，在那里同员外吃酒哩！"《欢》15："大佛寺前有一个私窠子，十分标致，又不做腔。"

又作"私窝子"。《欢》23："日前问房子，是一个姓巫的私窝子。"

官买——官卖

即以官府的名义进行买或卖。《小说》22："官买者，官出价买之，名为公田，顾人耕种，收租以为军饷之费。"《金》90："来旺盗拐孙雪娥，雪娥官卖守备府。"《欢》15："你今律该官卖，不然，又随风尘了。"

大解——小解

"大解"即大便，"小解"即小便。《欢》3："这是他命犯所招，可可的到这个所在要大解起来。"同书6："家人道：'敢在假山后面大解么？'"《小说》13："因往田中小解，失了伴侣，追寻不着，迷路至此。"《石》5："心里正焦，不道小便又急起来……随向假山石畔，蹲下去小解。"

儿孩儿——女孩儿

"儿孩儿"指男孩儿。《元朝秘史》："大凡结亲呵，儿孩儿便看他家道，女孩儿便看颜色。"

有染——无染

"有染"即有私情。《醋》8："翠苔姐，是你自己不合与员外有染，致有今日之祸。"《恒言》23："却不知珙之果有染也。"《欢》4："夫人有染，清宵打落酒樽中；使女无辜，白昼横推渔沼内。"今河南商水方言管男女有私情叫"有染儿"或"有麻染儿"。

"无染"即没有私情,《欢》22:"了凡持此诗到知客房,以说他,知客起身不语,久之曰:'何偶有私,心原无染。'"

2. 相对反义

所谓相对反义,是指反义词所表达的概念,仅具有对立关系,彼此各处于相反方向的两极,两个反义词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状态。

上溜头——下溜头

"上溜头"即水的上游。《西》43:"师徒在河边,正都商议,只见上溜头,有一人棹下一只小船儿来。"同书98:"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溜头泱下一个死尸。"

又作"上流头。"《西》15:"只见那上流头,有一个渔翁,撑着一个枯木的筏子,顺流而下。"《隋》37:"却又见上流头鼓角齐鸣,是朱猛抢了些民船,自上杀下。"《三拍》18:"却又作怪,上流头早漾下一个人来。"

又作"上流"。《英》13:"却说那普胜的战舡高大,又从上流,乱把石炮打来。"

"下溜头"即水的下游。《西》6:"果一变变作个鱼鹰儿,漂荡在下溜头波面上,等待片时。"同书43:"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们往下溜头找寻去。'"

又作"下流头"。《西》43:"正然走处,接见一个黑鱼精捧一个浑金的请书匣儿从下流头箭如梭钻将上来。"

落莫——亨通

"落莫"即失意、潦倒,见上文第223页。"亨通"即顺利,兴头。《恒言》33:"你是一时运限不好,如此落莫,再过儿时,定须有个亨通的日子。"

3. 临时反义

所谓临时反义,是指词与词之间本来没有反义关系,而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构成了对立关系。

小心——倨傲

“小心”本义是细心，仔细。《恒言》18：“必有甚贵人到此礼佛更衣，祗候们不小心，遗失在此。”引申为谦恭，恭敬，这就与“倨傲”构成临时性的反义关系。《醉》7：“明时，中州有缙绅，姓吕，自己是个孝廉，做人待胜我的极小心，待以下的极其倨傲。”

人轿——骡轿

《西》40：“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甚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甚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

花烛夫妻——儿女夫妻

“花烛夫妻”喻名义上的夫妻，“儿女夫妻”指事实上的夫妻。《欢》9：“王小山是我花烛夫妻，二叔是我儿女夫妻。”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汉语中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反义词，即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反义词，但意义上并没有反义关系。

有账——没账

“有账”即有染，有私情。《牡丹亭》29：“[净]哎也，难道俺与书生有账？”《娇红记》25：“[丑]这官人和那小姐，元是旧有账的。”

又作“有账目”。《型》21：“这妮子，我平日寻寻他，傲杀张致。我与家人、媳 妇、丫头有些账目，他又来缉访我。”

“没账”即无用，没用。《初拍》26：“只如此让了你两个罢，明日拼得个大家没账！”《三拍》23：“大人千万要他玉印，若寻常符录上边的也没账。”《醉》9：“陈大姐道：‘我去没账。’”同书 14：“想是妇人好这把刀儿，他来不得，所以生离，是个没账秀才。”

老郎——小郎

“老郎”有三义：(1)老练。(2)寺庙中粗杂工。(3)前辈说书人，例见《水浒词典》第 264 页。

“小郎”则有二义：(1)对年轻人的尊称，(2)小僮。例见《小说词语例释》第 63 页，不具引。

买嘴——卖嘴

"买嘴"指耍贫嘴,唠嗦。《四声猿·狂鼓史》4:"[校喝云]还不换上衣服,买甚嘴?"

"卖嘴"则指夸口,说大话。《西》84:"八戒在旁边卖嘴道:'妈妈儿莫说黑话。我们都会飞哩。'"《四声猿·女附马》1:"倒也不是我春桃卖嘴,春桃若肯改妆一战,管情取唾手魁名。"

二、反义词的词义对应关系

因为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具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构成一组反义词的每一个词有时不止一个意义,而同多义关系交织在一起,因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词义对应关系。

1. 单义词与单义词

即组成反义关系的一组词中,每一个词只有一个意义,形成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反义词常用于对举,对比的意思很明显。

狡黠——朴鲁

"狡黠"形容人的狡猾奸诈,"朴鲁"形容人的朴实忠厚。《生》14:"吉公想到:'一个何等狡黠,一个何等朴鲁。这个乡人万非己所有而力争不舍如此的。'"

天堂——地狱

佛、道认为人死后灵魂升天堂则享福,堕地狱则受罪。《醋》16:"陛下遑遑然必欲为彼祛除,得无以天堂改为地狱哉?"

伸——缩

《小说》40:"张千、李万面面相觑,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进。"

天庭——地阁

这是一组相面术语。"天庭"指额头正中,即人中;"地阁"指下巴正中。《金》29:"天庭高耸,一生衣禄无亏;地阁方圆,晚岁荣华定取。"《二拍》14:"宣教三杯酒落肚,这点热团团兴儿直从脚跟下冒

出天庭来，那里按纳得住？”《玉娇梨》2：“却喜地阁丰厚，到底不是孤相。”

又作“天仓”。《西》54：“顶平额阔天仓满，目秀眉清地阁长。”

2. 单义词与多义词

在构成反义关系的一组词中，甲词只有一个意义，乙词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其中乙词只有一个意义与甲词构成反义关系。

大娘子——小娘子

“大娘子”指正妻。《金》3：“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说的媒，也是个吴千户家小姐。”《挂枝儿》1“问信”：“愁只愁你大娘子狠，怕又怕令堂与令尊。”同书6“从良”：“男子汉心易变，大娘子醋易吃。”

“小娘子”则有二义：(1)指小老婆，妾。《金》25：“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里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换着做。”《石》10：“那娘道：‘陪老爹睡几夜，若服待得中意，收你做个小娘子，也叫做从。’”

(2) 对年轻女子的尊称，《三隧》4：“员外道：‘且坐，你二人曾见我女儿么？’张三嫂道：‘前次曾见小娘子来，好个小娘子！’”《恒言》25：“愿小娘子不弃，同去赏玩一回何如？”

溜撒——迟夯

“溜撒”有二义：(1)形容人的灵活，伶俐。《西》24：“我想你有些溜撒，去他那园子里偷几个来尝尝，如何？”同书30：“行者见他去了，即差两个溜撒的小猴，跟着八戒，听他说些甚么。”《初拍》19：“谢小娥还亏得溜撒，乘众盗杀人之时，忙自去窜在舵上，一个失脚，跌下水去了。”

(2) 行动敏捷，快。《西》31：“老孙这双眼睛，不管那里，一抹都见，却怎么走得这等溜撒？”

“迟夯”则形容人的愚笨，反应迟钝。《二拍》22：“那些老小们看见银子落地，大家来抢，也顾不得尊卑长幼，扯扯拽拽，磕磕撞撞，溜撒的，拾了大块子，又来拈撮；迟夯的，将拾到手，又被眼快的先

取了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多义词可以分别与不同的单义词构成反义关系。如"生"是个多义词，当表示"存活"义时，它与"死"构成义关系。《挂枝儿》5"负心"："红粉依然映画堂，一负生兮一负死。"

当它表示"生疏"、"陌生"义时，则与"熟"构成反义关系，《西》68："行者道：'若见不得生人啊，我会悬丝诊脉。'"《山歌》1"孕"："我听尔生牛皮做汗巾无人拭得破，只怕凤仙花子绽笑开来。"

又如"大"，当作形容词时，它与"小"构成反义关系。例不烦举；当作序数词时，它又与"次"构成反义关系。《醉》7："大的次的年纪大些，趁着自己做京官，一半银子，一半分上，也进了个学。"

"小人"当表示卑微的人时，它与"君子"构成反义关系。当表谦称时，它与"大人"构成反义关系。例不烦举。

3. 多义词与多义词

在构成反义关系的一组词中，甲词 和乙词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其中各有一个意义相反或相对，因而构成反义词。

撒漫——小器

"撒漫"明代有三义：(1)形容词，大把花钱的，挥霍无度的。《小说》18："多少做客的，娼楼妓馆，使钱撒漫，这还是本分之事。"《恒言》3："本心不愿嫁他，只把个嫁字儿哄他心热，撒漫使钱。"《石》4："(孙三郎)是一个行奸卖俏的伙子，使钱撒漫的老官。"《鼓》33："陈通道：'姓张名秀，是个大撒漫的财主。'"

(2) 名词，大把花钱的人。《三拍》11："(杨堪舆)看见主家虽富，却是个臭吝不肯舍钱，风水将就去得，他便着贊扬道：'不消改迁。'见有撒漫，方才叫他买地造坟。"

(3) 断送，失去。《恒言》33："这便是一句戏言，撒漫了一个美官。"

"小器"有二义：(1)悭吝。《韩》15："湘子道：'大人不要小器，傻

头都在花篮里。若不舍得，依先拿出来还了大人。'”

(2) 小心眼儿。《通言》24：“大哥，你也进来吃茶去，怎么这等小器？”

“撒漫”(1)与“小器”(1)构成反义，其他义项则不构成反义关系。

果报——花报

“果报”本是“因果报应”的缩略，明代有三义：(1)报应。《小说》1：“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双忠记》26：“诚可通幽，善恶分明果报。”

(2) 善报。《石》5：“果报在于后世，花报即在目前。”

(3) 恶报。《双忠记》36：“这是为臣不忠，为子不孝，妻妾殴夫，奴婢欺主，受此果报。”《型》28：“这便是设局害人果报。”

“花报”有二义：(1)报应。《挂枝儿》9“当铺”条作者批注：“讨尽典当哥便宜，应是花报。”

(2) 恶报。《小说》31：“显其花报，以警后人。劝他为善不为恶。”《初拍》32：“我只因见你姿色，起了邪心，却被胡生先淫媾了妻子。这是我的花报。”

“果报”(2)与“花报”(2)形成反义关系；“果报”(3)与“花报”(2)形成同义关系。

明代还有“业报”，即“孽报”，亦为恶报。《小说》37：“只为生前嫉妒心毒，死后变成蟒身，受此业报。”《二拍》14：“你前日瞒得我好，撇得我好，也教你受些业报。”

三、反义词的成因

1. 客观现实的反映

作为词义中矛盾对立关系的反映，反义词首先是客观现实中矛盾对立关系的反映。正如张世禄先生所说：“事物的相对立、相矛

盾的联系，反映到语言的词汇中来，又产生了反义词的现象。"①

阳间——阴间

"阳间"指阳世，人的世界；"阴间"指阴世，鬼神的世界。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两个世界是对立的。《西》10："十王道：'陛下是阳间人王，我等是阴间鬼王，分所当然，何须过让？'"

又作"阳曹"、"阴司"，《西》10："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阳曹侍先君驾前，为兹州令……今在阴司，得受丰都掌判官。'"

阳人——阴人

古人以为男女为天地阴阳所化，故称男人为"阳人"，女人为"阴人"。《三宝》46："郑元帅，你是个阳人，你是个阴人？"《醋》16："黑色属阴，而气则生于暴戾，以阴人而有暴戾之气，其人必多泼悍。占之，当是妒妇气也。"

官身——私身

"官身"指列名官府需当官差的人，"私身"则没有列名官府，也不需当官差的人。《三遂》10："看那一行，有二十余人，都腰带着弓弩，手架着鹰鹞：也有五放家，也有官身，也有私身。"同书11："次日，官身、私身、闲汉都来唱喏。"《三拍》9："嫂子，可怜咱是个官身，脱得空，一定早早回来！"

官妓承应官差也叫"官身"。《恒言》3：'少不得一月之内，又有几日官身。'《欢》14："秀英接了银子，十分欢喜道：'拜上你师父，我还有几日官身，着一空再来会你师父。'"

2. 词义演变的结果

构成汉语词汇系统的单个词，在意义上往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词义系统中的某一个词发生了变化，就有可能影响到别的词也发生变化，从而调整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这种情况也能构成反义词。

---

① 《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第314页，学林出版社，1984。

上梢——下梢

“上梢”本指上部的末梢，“下梢”指下部的末梢，后来经过引申，“上梢”可指事情的开头，“下梢”则指事情的结果，结局。“梢”又作“稍”。《金》38：“谁想你弄的我三不归，四脯儿着地，你撒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高文举》20：“似这等富贵无归，闪得他父子们有上梢来没下梢。”

后来，“没下梢”就特指事情没有好的结果，或结果很糟。《西》15：“只因累岁屯邅，遭丧失火，到此没了下梢。”《韩》19：“你们一齐下船来，只要小心仔细些，不要做顺水推船没下稍。”《小说》1：“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鼓》16：“去了一向，端然弄得个没下梢回来，又亏他收留了你。”

囡儿——孩子

“孩子”本指儿童，不分男女。后来，“孩子”的范围缩小了，特指男孩子，尤其是与“囡儿”对举的时候。《韩》20：“我这三百人家，只会养囡儿，再不养一个孩子。这许多囡儿俱各长成，未曾出嫁，因此唤做三山美女庄。”

3. 外来语的吸收

明代汉语的反义词，还有些是由于吸收外来语而形成的。即外来语与汉语原有的本土语词构成了反义关系。

雏儿——把势

“雏”本为幼鸡。《礼记·月令》：“天子乃以雏尝黍。”因以引申为未经世面的，不老成的。“雏儿”在明代常指女子，尤其常用来指那些行为放浪，可调戏的女子。“把势”则是一个蒙古语借词，义为“老师”，即精通某种技艺的人，见上文第53页。后引申为行家里手，老成的。这样一来，就与“雏儿”构成了反义关系。

《西》32：“那魔是几年之魔，怪是几年之怪？还是个把势，还是个雏儿？”同书77：“行者道：‘等我看他是雏儿妖精，是把势妖精。’”《韩》25：“江五嫂道：‘妈妈是老把势，那个不让你的？我是雏

儿，有甚么好计较？'"《醉》13："乍入港的雏儿，或者朴实可依，都用心去输心输气结纳他，要觅做终身之托。'"又："穆琼琼看董一，相见尚有些脸红，知是雏儿，是个老实人，越有心于他。"

好——歹

"歹"也是一个蒙古语借词。在明代汉语中，"好——歹"也是一对极常见的反义词。《初拍》22："却是这些富人，惟有一项，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别人的好，争做歹。"例不烦举。

至于"好歹"作为一个反义词素构成的复合词，明代不仅常见，而且有多种含义：(1)好和坏。《恒言》3："方才告诉我许多话，说你不识好歹。"《初拍》12："女子慌忙之中不知一个好歹，便出口道：'有烦指引则个。'"

(2)肯定，一定。《初拍》12："好歹有个人出来，必要等着他。"《三拍》20："我就去寻房子，移他出去，好歹三日见功。"

(3)无论如何都要。《大动伞》3："到来日某扮作和尚，武松为行者，将韩伯龙好共歹勾引上梁山去也。"

(4)胡乱，随便。《三拍》17："这妇人阮大料也留不牢，好歹讨了他的罢了。"

4. 尊称与谦称的影响

尊称与谦称也能构成临时性的反义关系，有时对同一个人或事物的称呼，会因尊称与谦称构成形式上的对立关系。

盛价——小价

"盛价"是对别人仆人的尊称。《金》49："休说贤公华札下临，只盛价有片纸到，学生无不奉行。"

又作"盛使"、"盛仆"、"尊使"、"尊价"等。《金》75："昨日盛使到，学生该班，至晚才来家见尊票。"《二拍》17："孟沂道：'半路上遇到一个朋友处讲话，直到天黑才回家，故此盛仆来时问不着。'"《生》1："少年又问道：'尊使那里？'"《吴下谚联》卷三："童生问及尊

价在何处所，麋不能答。寓主代答之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仆。'"

"小价"是对自己仆人的谦称。《西》18："坐定，高老问道：'适间小价说，二位长老是东土来的。'"《通言》24："老鸨听说，问道：'这位何人？'公子说：'是小价。'"

又作"小介"、"小使"、"小仆"。《西》21："却才闻得叫门，恐怕是妖狐、老虎及山中强盗等类，故此小介愚顽，多有 冲撞。"《二拍》17："因半路上不见了先生，小仆直到学中去问。"《生》6："瞎子道：'小使叫做乌三，是徐郎中驮箱的。'"

君子——小人

这对反义词古已有之，但意义与明代有所不同。"君子"本指品德高尚的人，明代多用作对人的尊称。《恒言》37："贱妾虽无容德，奉事君子有年，岂无伉俪之情？"

"小人"本指品质卑劣的人，明代可用于谦称，仍与"君子"相对。《恒言》30："小人到有一计在此，不消劳师动众，教他一个也逃不脱。"《笑史・迂腐部》"诵经称小人"条："燕北风俗，不问士庶，皆称小人。"

第八章　明代汉语构词法

构词法是词汇断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正如蒋绍愚先生所说："构词法属于语法的范畴，但对词汇也关系极大。各个历史时期的构词法的不同，明显地影响到各个时期词汇的面貌。所以，构词法的研究也与词汇研究有关。"蒋先生并把构词法的研究列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①

构词法又因不同的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就词汇史的角度来研究构词法，就要对构词法进行动态的观察分析，不仅要研究某种构词法是如何产生的，也要研究各种构词法的产生顺序。但是，限于条件，目前我们只是以构词法的断代研究为目的，就可以只对构词法进行静态的观察分析，描写该时代词汇内部的各种不同的构词方式，而没有进行"正本清源"，也没有考察各种构词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基于以上认识，本章对明代汉语词汇的构词原则和构词方式进行静态描写，重在词汇结构具体事实的分析，一般不涉及构词法的历史源流，也未与其他时代的构词法进行比较。

第一节　词法学构词法

词法学构词法就是运用词法学的手段和变化形式构词。其构

---

①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第 266 页～267 页，北京大学出版，1989。

词原料中的形态占主要部分。从构词方式来说，又有以下四种。

一、附加式

即用在词根上增加词缀的方法构词。词缀因没有独立的词汇意义，而只有语法意义，是词根的附加成分。附加式又因词缀所在的位置而有三种。

1. 附加前缀

明代汉语常用的词头有“老”、“小”、“阿”、“兀”、“打”等。

老　名词词头，构成名词。

老公　丈夫。《西》55：“我师父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醋》1：“自言家业皆由我，恃己多才凌老公。”

老婆　妻子。《小说》18：“王兴已娶有老婆，在老王千户家。”《金》2：“西门庆道：‘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①

老爹　明代可用于妻子称丈夫。《石》：“花氏道‘……你如今生不出两翅，飞不到天上，到不如从了我老爹罢。’”

老妈　丈夫称妻子。《石》1：“米天禄因向内叫道：‘大恩人在此，老妈女儿，快来相见！’”

老郎　明代有二义：(1)寺院杂役。《水》4：“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直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吃。”

(2) 指说书艺人。《恒言》17：“尝闻得老郎们传说，当初有个贵人，官拜尚书，家财万贯。”

老官　狎男色者。《挂枝儿》9：“大老官才放得手，二老官又拖到家。”

老渴子　隐指好男色者。《石》14：“那些读书人都是老渴子，看

---

① 除“妻子”外，“老婆”在明代还可用来指妾、媳妇，亦可泛指妇女，见白维国《金瓶梅词典》。

见潘文子这个标致人物，个个那(疑当作“眼”)里火闻香嚏气。”

老师　明代有二义：(1)对和尚、道士的尊称。《鼓》39：“下官不知老师在此，夜来获罪殊深！”

(2)门生称座主。《通言》18：“下官暮年淹蹇，为世所弃。受尊公老师三番知遇，得掇科目。”

小　　名词词头，由词头“老”类化而来。

小阿姐　对情人的昵称。《夹竹桃》“淡妆浓抹”：“我里小阿姐儿正是生成一种风流态，淡妆浓抹也相宜。”

小阿奴奴　女子自称。《夹竹桃》“西出阳关”：“明知一向交，只有小阿奴奴人一个，西出阳关无故人。”

小官　男妓。《鼓》33：“陈大哥，勾栏里既没了好妓女，那里有好小官么？”

小郎　犹“小伙儿”。《西》52：“行者笑道：‘这小郎不知世事！那见做贼的好白日里下手。’”

小炉匠　修锁的工匠。《西》25：“八戒笑道：‘好本事！就是叫小炉儿匠使掭子，便也不像这等爽利！’”

小油花　狡猾的人，有亲昵义。《欢》1：“(花二娘)带着笑骂道：‘小油花什么说话，来讨我便宜么？’”

小鬼头　鬼魂。《牡丹亭》55：“[外不理介]青天白日，小鬼头远些，远些！”

小肉儿　对年轻晚辈或下人的昵称。《金》20：“俺不如春梅贼小肉儿，他倒听得伶俐。”

小篆　香炉。《金》67：“王经在桌上小篆内炷了香，悄悄出来了。”

阿　　名词词头，一般用以称人，含有尊敬或亲昵的意味。

阿+名词

阿爹　对老人的尊称。《杀狗记》20：“原来他坐在里边，不免进去。王阿爹拜揖。”

阿公 同"阿爹"。《杀狗记》20："院君累次劝谏，员外并不回心，为此着我来上覆阿公。"

阿母 犹"伯母"。《杀狗记》23："[生]兄弟，你斟的酒，怎么不见了？[丑]想是孙阿母吃了。"

阿妈 妻子，老婆。《三拍》27："书童道：'你阿妈吊死了么？'"

阿老 妻称夫，犹言"老头子"。《通言》22："刘妪道：'阿老见得是，只怕女儿不肯，须是缓缓的偎他。'"

阿舅 明代有三义：(1)母舅。《水》14："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认你做外甥。"

(2) 妻子的兄弟。《二拍》17："俗语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

(3) 北方少数民族称汉朝天子。《笑史·不韵部》"于阗国表"条冯梦龙自注："阿舅，本单于'汉天子我丈人行'语来。"

阿叔 明代有三义：(1)丈夫的弟弟。《水》24："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甚么阿叔。"

(2) 妇女尊称比自己小的男子。《水》25："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时了。'"

(3) 尊称别人的仆人。《金》54："太医下了马，对他两个道：'阿叔们，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药出来。'"

阿正 对别人妻子的尊称。《三拍》20："只是医好了，就要与他作阿正，这使得么？"

"阿"还常用作外来词语的词头。

阿法 《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达达称中国政府为阿法。"

阿路色 《戒庵老人漫笔》卷七："《释名》：银曰阿路色。"

阿＋代词

阿侬 《绿牡丹》1："利责名逋尔自忙，阿侬无暇相偿。"罗斯宁注引《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

其他还有：阿父　阿兄　阿伯　阿哥　阿弟　阿

姐　　阿妹　　阿爷

阿＋形容词　　似乎只有一个"阿呆"。

阿呆　即傻瓜，具有轻蔑义。《醉》1："衙门里也有赞他忠厚的，也有把他做阿呆看。"《生》10："这个阿呆，在此迷花卧柳。"

与上文表尊敬义的"阿"相反，"阿"有时还可以单独表轻蔑义。《生》13："畏他的叫是杨五叔，杨五官，贱他的叫他是杨阿五，杨小五。"

兀　代词词头，由"啊"音变而成。① 明代只限于用作代词。

兀那　《隋》29："伯当望一望后面，指道：'兀那来的不是？'"《小说》11："二人还了茶钱，正欲起身，只见茶博士指道：'兀那赵秀才来了！'"

兀的　同"兀那"。《二拍》2："正待写'亭'字起，听得鸾铃响，一人指道：'兀的不是王秀才来了！'"

兀谁　《三遂》2："员外道：'我出去见兀谁是得？'"《小说》15："(阎招亮)一时间急省不起他是兀谁。"

打　主要用作动词词头，也可用作形容词词头。用在动词之前仍为动词；附于形容词之前既可构成形容词，也可构成动词。

作为动词词头的"打"，大概与"打一V"的格式有关，这种格式在明代是很常见的。

打一抖　三遂》2："永儿去怀中取出紫罗袋儿来，打一抖，抖出一个紫罗册儿。"

打一倾　《三遂》4："(永儿)打一倾，倾出二伯颗赤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

打一观看　《通言》37："(合哥)离不得到那苗忠庄前庄后，打一观看，不见踪由。"

打一望　《石》4："方氏先跨出阶头，左右打一望，没见人行走，

---

① 参见杨天戈《说"兀"》，《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

把手一招，孙三郎急便闪出，摇摇摆摆的去了。”

打一丢 《恒言》14：“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抑，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

这种“打一V”中的“打”当然还不能看作词头。但是，时间一久，中间的“一”脱落后，“打”的词头意味便很明显了。

打叠 收拾，收敛。《闹铜台》楔子：“把朴刀暗中藏，打叠起金银数两。”《隋》2：“知他怪的是宠妾，他便故意只与萧妃相爱，把平日一段好色的心肠暂时打叠。”

打跌 跌到。《西》11：“嫔妃打跌，却如狂风吹倒败芙蓉。”

打量 丈量。《小说》22：“又去丈量尺寸，若是有余，即名隐匿田数，也要没入，这便是打量。”

打觑 暗中察看。《牡丹亭》29：“敢是小道姑瞒着我去瞧那秀才，秀才逆来顺受了。俺且待他来，打觑他一番。”①

打睡 睡。《白兔记》18：“新来军汉刘知远，不知那里偷得一件红锦战袍，穿在身上，在马房中打睡。”

类似的还有很多。如：

打造　　打断　　打想　　打换　　打仰

词头“打”也可以附加在形容词之前。

打挣 即“打怔”，惊呆的样子。《西》13：“唬得个三藏痴呆，伯钦打挣。”

打接挣 即“打睖睁”，发呆的样子。《西》38：“行者揪着耳朵，抓着鬃，把他一拉，拉起来，叫声‘八戒’！那呆子还打接挣。”

打鬼净净 即空荡荡地。《明言》24：“二人随后，也入里面去，只见打鬼净净的一座败落花园。”

2. 附加后缀

---

① 《西游记》第三十五回：“他倒作些笑话儿打觑我！”“打觑”则为“打趣”的记音字。

明代汉语的后缀明显多于前缀，具体使用也很复杂。其中有些后缀，在明代以前的文献中较少见到，在现代汉语里也已经消失。有些后缀虽然常见，但组合方式比较特别，也值得注意。

子　“子”虽然是个常见的词缀，但在明代汉语里，“子”作为后缀，既多且杂。它几乎可以和所有的词相组合。

名词＋子

作为名词后缀的“子”使用非常普遍。加“子”后仍构成名词。

帝子　皇帝。《牡丹亭》21：“天地精华，偏出在番回到帝子家。”

回子　回民。《生》7：“姓沙的都是回子。”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称。

苗子　苗族人。《型》21：“我朝正统中有一位官，姓石名璞，仕至司马，讨贵州苗子有功。”

驿子　驿站杂役。《石》3：“驿子们互相说道：‘这老妈妈真好个福相！’”

戏子　戏曲演员。《生》7：“扮魏监的戏子叫秋三。”今北方不少地区方言仍有此语。

稍子　即“艄子”。《恒言》6：“（王臣）忙教稍子拢船。”

舟子　即“艄子”。《三拍》12：“秦凤仪道：‘怕舟子不能担待。’”

汉子　明代有二义：(1)男人。《木皮词》：“一杯羹说的好风凉话，要把他亲娘的汉子使滚水烧。”

(2) 英雄，好汉。《英》60：“孙权亦是个汉子，便留着他守门也好。”

学生子　即学生。《石》2：“月坡为甚事将学生子这样大难为？”

另外还有一些较常用的，不再举文献中的用例。如：

妻子　舅子　哥子　妹子　老子　脚子　伯子　娘子　花子
哑子　塔子　楼子　牛子　狗子　龟子　状子　禁子　酒子
婊子　故意子　苦恼子　寒噤子　气子(气味)

动词＋子

这种形式仍构成名词。如：

解子　押解人犯的人。《韩》17："你须寻一个会上天的解子，才递得他起身。"

报子　传报消息的人。《牡丹亭》42："[净扮报子上]……禀老爷，有朝报。"

渡子　摆渡的人。《型》22："这个恒福，是灵昌津渡子，也是个河上私商。"

批子　批条。《恒言》31："把批子去我宅中质。"

但也有动词加上"子"仍"为动词的。如：

耍子　玩耍。《西》23："只见那妇人，带了三个女子，在后门外闲立着，看菊花儿耍子。"同书 36："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装塑的那些虾、鱼、蟹、鳖，出头露尾，跳海水波潮耍子。"

形容词＋子

这种形式仍构成名词。

贫子　贫穷的人。《生》12："贫子万人嫌，犹如扑壁蚕。"

陋子　卑陋的人。《生》11："霞本湖泊浅儒，篇章陋子。"

傻子　痴人。《宛署杂记》卷十七："痴人曰傻子。"

呆子　痴人。《笑史·杂志部》："吴人自相呼为呆子，又谓之苏州呆。"《恒言》27："我却专在此寻觅，岂不是个骏子？"《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苏杭人呼痴人为呆子。"

蛮子　对南方人的蔑称。《七修类稿》卷二十七："南人相貌鄙薄，体轻浮，其皆类呼厮役，故称奴婢为蛮子。"今河南方言仍称南方人为"南蛮子"。

酸子　对读书人的蔑称。《二拍》4："何况这一个酸子与几个呆奴，每人只生得一颗头。"

数量词＋子

二会子　精通佛、道法术的人。《三遂》10："真所谓白身经纪，番为二会子之人；清秀愚人，变做金刚禅之客。"同书 17："王则这

家法术，和尚家唤作金刚禅，道士家唤作左道术。若是两家法都会，唤作二会子。"

一顿子 《生》3："四顾无人，两人都一顿子呷喽喽的咦了下去。"

一会子 《生》13："柳如山坐不一会子，正欲收店，只见一位年高长者冒雪而来。"

副词＋子

才子 刚才。《西》14："我才子闪了他一闪，如今就去保他也。"

家 名词后缀，一般用于表人的名词之后，也可用在人称代词、数量词之后。

名词＋家

官家 称皇帝。《如是观》3："千岁爷，那宋官家即位之后，终日耽迷酒色，信任奸邪。"

按，皇帝称"官家"，唐宋时已有。《宋人小说类编》卷三之七引《儒林公议》："太宗尝谓杜镐曰：'今人皆呼朕为官家，其义未喻，何谓也？'镐对曰：'臣闻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诸古谊，深合与此。'上甚说其对。"①

天家 称皇帝。《石》13："你这婢子，身居宫禁，承受天家衣禄，如何不遵法度，做出恁般勾当？"

梁家 梁国。《诏令》3："后来，晋家将梁家地面渐渐夺了，梁家的将也多有疑心起来。"

其他如：

番家 汉家 船家 酒家 奴家

秀才家 后生家 大人家 小人家 孩子家 女娘家 女人家

郎舅家 安人家 别人家

---

① 见《宋人小说类编》卷三之七"称呼类"。

我老人家

代词＋家

儿家 妇女自称。《生》5:“可怜儿家日夜系在臂上,时时不肯放心,正所谓痴情女子负心汉,便是儿家与郎君了。”

洒家 明代大约有三种人可自称“洒家”。(1)和尚。《鼓》39:“那官家,唧咗了一夜,搅乱洒家的魔神,却怎么说?”

(2) 响马。《通言》21:“大王即刻就到了,洒家是打前站的。”

(3) 官员。《水》3:“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生》8:“明年进士,都在洒家身上。”按,此为魏忠贤自称。

伊家 明代有二义:(1)你。《白兔记》30:“教他取你,免伊家泪零。”

(2) 他。《金》52:“负心人,看伊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自家 明代有二义:(1)我。《白兔记》2:“大哥刘知远,二哥郭彦威,自家史弘肇。”

(2) 自己。《娇红记》3:“(他)自家断送了香闺幼女。”

其他如:

你家　　他家　　咱家　　俺家

数量词＋家

两日家 《恒言》33:“他家大娘子,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

一个家 一个个。《木皮词》:“俺也说不尽那英雄豪杰,一个家那昏天黑地的心肠。”

逐日家 《木皮词》:“感动的二十八星宿下天曹,逐日家东征西讨复了汉业。”

日逐家 《西》3:“各路妖王,又有进金鼓,进彩旗,进盔甲的,纷纷攘攘,日逐家习舞兴师。”同书62:“爷爷,我等有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负了屈苦,无处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

也可省“家”。《西》3:“他放下心,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

乐千山。"同书39:"八戒道:'哥哥,这行李日逐挑着,倒也不知有多重。'"

一阵家 《西》37:"(那风)一阵家猛,一阵家纯。纯时松竹敲清韵,猛处江湖波浪浑。"

几番家 《西》28:"我为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尽了平生的手段,几番家打杀妖精。"

半晌家 《西》31:"公主闻此正言,半晌家面红耳赤,惭愧无地。"

价 主要用作数量词的后缀,也可作形容词、名词的后缀。

数量词+价

几多价 《如是观》3:"满道上是短叹长吁,几多价流离痛楚。"

一片价 《如是观》3:"一片价杀气腾腾贯牛斗,真个是神嚎鬼哭遍山河。"

两番价 《娇红记》48:"他两番价违背亲盟,自家断送了香闺幼女。"

几遍价 《四猿声·女驸马》3:"那伙做公的,就假妆作贼的,哄小的搭伴,几遍价,小的不肯去。"

成两价 形容大把地花钱。《金》23:"自此以后,常在门首成两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汉巾之类。"

镇日价 《娇红记》3:"深深院,见帘幕低垂,丝簧迭奏,镇日价歌舞。"

短语+价

天崩地裂价 《初拍》22:"睡梦之中,忽听得天崩地裂价一声响亮。"

捶胸跌脚价 《初拍》22:"其时,深夜昏黑,山门紧守,没处叫唤,只得披着湿衣,三人捶胸跌脚价叫苦。"

象声词+价

丕丕价 形容心跳的样子。《初拍》36:"奶子看了簪,虚心病

发，晓得是儿子做出来，惊得面如土色，心丕丕价跳。"

名词＋价

大碗价 《初拍》32："铁生见说得快活，放开了量，大碗价吃。"

行 名词后缀，可用在名词或代词的后面，是一个源于蒙古语的后缀。

名词＋行

爹娘行 《娇红记》9："我向爹娘行去诉告，休教你没人处恁般来戏谑。"

女郎行 《牡丹亭》7："女郎行，那里应文科判衙？"

侍娘行 《牡丹亭》9："侍娘行，弄粉调朱，贴翠拈花，惯向妆台傍。"

姊妹行 《恒言》3："前门迎新，后门送旧，张郎送米，李郎送柴，往来热闹，才是个出名的姊妹行家。"

禽行 《醉》4："程翁道：'婚姻论财，禽行之道。"

其他如：

爹行 娘行 儿行

代词＋行

代词既可以是人称代词，也可以是指示代词。

咱每行 《元朝秘史》："草尚能如此，咱每行来的人不能教他呵，反不如丛草。"

其他如：我行 俺行 吾行 伊行 他行

指示代词加"行"的，似乎只有"这行"。《西》33："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这行人，就和你比较起来。"

头 名词后缀，可用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面。

名词＋头

饭头 寺院里的杂役。《石》3："又问都管是何人，库房是何人，饭头是何人，净头是何人。"

房头 房屋。《西》36："前后是二百八十五房头，共有五百个度

牒的和尚。”

名头　名声。《醉》3：“汤小春有什么大名头，要冒认他不成？”

厨头　厨房。《欢》15：“宋仁立起身，往厨头取了一对杯，排摆在桌上。”

火头　厨房。《石》6：“丛林中规矩，小食以后，日色中天，火头饭熟。执事者撞钟三声，众僧齐到斋堂吃饭。”

疏头　和尚或道士在诵经前念的祷词。《初拍》35：“晓得有人要写疏头，思量赚他几文。”《歧路灯》43：“我央南门内张进士作了募疏头，张进士说他眼花了，没本事写。”

二婚头　再婚的妇女。《韩》25：“他是有丈夫的二婚头，又是尚书的媳妇，如何一时肯改嫁？”《初拍》33：“杨氏是个二婚头，初嫁时带个女儿来，俗名叫做‘拖油瓶’。”《型》4：“二婚头也要做个腔，难道便说我嫁！”《三拍》24：“无尘道：‘师弟，二婚头，做甚腔！’”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其他如：

库头　牌头　泥头　牢头　话头　妾头　心头　座头

动词＋头

这种形式构成的仍是名词。

望头　希望。《初拍》10：“却毕竟不如嫁了个读书人，到底不是个没望头的。”

招头　告示，招贴。《欢》3：“夜间月仙睡于楼板上，住的房屋贴了出卖招头已久。”

宿头　投宿的地方。《初拍》4：“此去六十里，有杨松镇，是个安徽客商的所在，近处却无宿头。”

叫化头　叫花子。《杀狗记》24：“我晓得多应是孙英这叫化头教他如此。”

行头　服装，用具。《小说》1：“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恒言》12：“先去借办行头，装扮的停停当当。”

形容词＋头　这种形式比较少见。

兴头　得意。《木皮词》："大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传国四十余年，好生兴头。"

老实头　老实人。《初拍》19："申兰平时觉试得他老实头，小心不过的，不消虑得到此。"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者　名词后缀。

妓者　妓女。《二拍》4："不知此间那个妓者为最？"《鼓》12："他两个元是汴京城中数一数二的妓者，一个品得好紫箫，一个唱得好清曲。"《绮谈市语·人物门》："娼妇：妓者。"

行者　小和尚。《通言》6："本寺住持是臣母舅，权充行者，觅些粥食，以延微命。"

道者　道士。《初拍》22："(寺僧)吃了一惊，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一同艄公，到破板船中。"

老　名词后缀，多见于市语。

海老　酒。《行院声嗽·饮食门》："酒，海老。"

盖老　丈夫。《水》24："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山歌》5："姐儿骗我进房门，忽地里盖老归来教我难脱身。"《醒世姻缘传》57："他又有一个妙计，把自己的老婆厚厚的涂了一脸蚌粉……自己也就扮了个盖老的模样，领了老婆在闹市街头撞来撞去，胡唱讨钱。"《金》："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按，此为宋代市语，陈元靓《事林广记》："夫、厥良，盖者。"

孤老　情夫。《恒言》3："小娘半老之际，风波历尽，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两下志同道合，收绳卷索，白头到老。"《清夜钟》7："(魏鸾)撑定这孤老，同坐同吃，还要嫌这件咸，那件淡。"《金》："郑家那小淫妇儿，吃了糖五老座子儿，百不言语，有些出神的模样，敢记挂着那孤老儿在家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今俗谓女所私之人曰孤老，其遗语也。"

其他见于《行院声嗽》的还有：

底老：妻。　插老：簪子。　驮老：牛。

顶老：妓。　爪老：手。　激老：水。

儿　　名词后缀，最常见的是用在名词后，也可在用形容词、动词、数量词、代词的后面。

名词＋儿

杌儿　即“杌子”。《金》28：“这经济走到旁边一个小杌子坐下。”今豫西、山西方言仍有此语。

人芽儿　指“小孩”。《金》17：“等了半日，没一个人芽儿出来，竟不知怎的。”

这种形式极多，如：

人儿　老头儿　媳妇儿　儿孩儿　女孩儿　伯侄辈儿、

鸨儿　雌儿　水儿　官儿　鲍老儿　贝戎儿

心儿　脸儿　眼儿　嘴儿　手儿

狗儿　猫儿　牛儿　马儿　蟹儿　鱼儿

曲儿　诗儿　稿儿　话儿　影儿　笔儿　钗儿　毛片儿

册页儿

爱物儿　安座儿　板壁儿　哑谜儿　假意儿　《昭君怨》儿

半星儿　半头砖儿

形容词＋儿

出尖儿　即出众，出色。《金》46：“你说你恁行动两点戳舌献勤出尖儿，外合里差，奸懒贪馋。”

有时则构成名词。如：

勤儿　即“浪子”。《二拍》4：“见张贡生带了一伙家人东张西觑，料他是个要嫖的勤儿没个帮的人。”

懒儿　《鼓》35：“我妹子还好躲得一步懒儿，你却是老爷时刻少你不得。”

动词＋儿

拿班儿　拿架子。《金》75：“他再记的甚么成样的套数，还不知

怎的拿班儿，左来右去只是那儿句《山坡羊》、《锁南枝》。"

掷掷儿　《二拍》8："直等两下决了输赢会稍之时，郑十方才开声道：'容我每也掷掷儿么？'"

数量词+儿

一帮儿　《金》12："谁知被有心的人听见，两个背地俏成一帮儿算计我。"

一垛儿　《恒言》33："（那小娘子）沉吟了一会儿，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

一会儿　《鼓》34："不要害羞，在这里略陪一会儿，不多时我就转来了。"

几般儿　《西》2："二来也是我昼夜殷勤，那几般儿都会了。"

代词+儿　如，"那些儿"，"这些儿"，例不烦举。

值得注意的是，"儿"有时还可以作中缀。

卯儿姑　士兵。《燕子笺》23："拍手卯儿姑，把如花向帐前奉。"

拨儿马　军中哨探。《燕子笺》24："众军士，且暂扎住在此，待拨儿马到来，探个消息，再作理会。"

猫儿头　做事不利索的人，多指管家。《留青日札》："今言人干事不干净者曰猫儿头。"《七修类稿》卷二十四："元新官出京，有应盘缠同去者，就与管事，谓之猫儿头。"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猫儿头"、"猫儿眼"之类的称呼。

婆儿气　形容唠叨，啰嗦。《二拍》32："朱景先是个无情无绪之人，见了手下旧使役的，偏喜是长是短的婆儿气消遣闷怀。"

生　形容词后缀，可用在形容词、副词后面，仅有少数几个。

形容词+生

好生　明代有三义：(1) 非常，十分。《元朝秘史》："我心里好生不好。"

(2) 好好儿地，用心地。《金》59："小行货子家自从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李侍郎使北录》："你每去脱脱不花王也先那

里，勤谨办事，好生说话，不要弱了国势。"

（3）多半，大都，推测之辞。《庚申外史》"乙亥"条："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

嫩凉生　《牡丹亭》42："初看收泼火，嫩凉生，微雨沾裾。"

形容词后面的"生"，有时还可以重叠。

痛生生　《牡丹亭》44："直恁的活擦擦，痛生生，肠断了。"

按，这种用法的"生"，唐宋之际已见。① 除"好生"在明代使用较广泛，并一直保留在现代汉语某些方言里以外，其余均很少出现，而且似乎也与文体有关。如清代《元洁莹禅师语录》卷八："曰：'几时离彼？'僧曰：'今早。'山曰：'何太迟生？'僧曰：'游山玩水。'"

副词＋生

偏生　明代有二义：（1）偏偏，恰好。《二拍》35："偏生今日他不在书房中，待走到家里去与他说。"

（2）就是。《韩》16："湘子道：'俺偏生不去！'"

怎生　《欢》23："想他是一个好人家，怎生会干这事？"

另外，"生"还可以用在"怎样"之间，更可以看出它与"怎"结合的密切程度。

怎生样　《石》4："谈到武略，便晓得如何行兵，如何破敌，怎生样可以埋伏，怎生样可以截战。"

刺　动词后缀，用在动词后面，仍构成动词。

倘刺　即"躺刺"。《金》35："他便倘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起来。"

拨刺　即"拨"。《金》33："自古木杓、火仗儿短，强如手拨刺。"

其他如：

刮刺　和刺　拉刺　拽刺　搭刺

---

① 参见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第 282 页～286 页，语文出版社，1992。

另外,"刺"重叠后才可以用在形容词后,仍构成形容词,即所谓"ABB式"。

噪刺刺 即"闹嚷嚷的"。《金》33:"平白噪刺刺的,抱什么空窝,惹的人动唇齿。"

涩剌剌 即"涩"。《金》33:"涩剌剌的,吃他作甚么。"

其他如:生剌剌 怪剌剌 热剌剌

"剌剌"作为词缀,还可用在动宾结构之后,仍作形容词用。

唬人剌剌 《金》73:"这春梅啰他一口,骂道:'见鬼的奴才!娘来了罢了,平日唬人剌剌的。"

放羊剌剌 窥探。《金》72:"不争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汉子好在门首放羊剌剌。你为官为宦,传出去什么好听?"

兀剌 呼辣 形容词后缀,用在形容词后,原为蒙古语。

软兀剌 即"软"。《黑旋风》3:"打的他软兀剌的难挣起,悄促无支对。"今河南方言仍有此语。

热呼辣 即"热"。《醒世姻缘传》49:"晁夫人虽是强了他去了,心里也未免热呼辣。"今河南方言仍有此语。

临侵 淋浸 淋侵 形容词后缀,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戏剧作品中常见,也是蒙古语的遗留。

死临侵 要死的样子。《王矮虎》2:"打的他死临侵无处走。"《牡丹亭》36作"死淋侵"。按,关汉卿《诈妮子调风月》4:"交我死临侵身无措,错支剌心受苦。"

睡临侵 昏昏沉沉的样子。《牡丹亭》20:"睡临侵打不起头梢重。"

冷淋侵 冷不丁地。《牡丹亭》48:"?冷淋侵一阵风儿旋,这般活现。"

其他如:

望临侵 恨临侵 判临侵 刺临侵 收留临侵

请淋侵 催淋侵 报淋侵 拎淋侵

笃速　形容词后缀，仍构成形容词。

颤笃速　颤抖的样子。《韩》7："颤笃速心忙意乱，似狗丧家。"《燕子笺》5："琶琶数声，响叮当琶琶数声；团花舞裙，颤笃速团花舞裙。"

又作"战笃速"。《自还俗》："恼得我意獐狂，手脚战笃速，忿气满胸脯。"

慌笃速　慌忙的样子。《黑旋风》1："打的他剌临侵寻鬼窟，慌笃速拜神坛。"

又作"荒笃速"。《自还俗》："我则怕忽剌八小沙弥，顽行者可答扑早把山门闭，因此上荒笃速、气扑扑，走得我无丝力。"

不及　不级　形容词后缀，仍构成形容词，有厌恶的意味。

诈奸不及　奸诈的样子。《水》7："锦儿道：'正在五岳楼上下来，撞见几个诈奸不及的，把娘子拦住了不肯放。"

又作"奸诈不级"。《金》69："家中有几个奸诈不级的人，日逐引诱他在外飘酒，把家事都失了。"今河南方言仍有此用法，如说"苦不及"、"酸不及"、"滑不及"、"赖不及"等。

另外，明代作品中还有一些具有实在意义的"不及"，就不能看作后缀了。《鼓》11："后生连忙上前相见不及道：'公子，可认得小人么？'"同书12："夏虎欢喜不及道：'爹爹，我和你只愁弄不到手，终不然到了沙村，难道肯放他转去？……'"其中"不及"即"不迭"，形容匆忙的样子。

二、重叠式

有些词是通过重叠词素构成的，在形式上又可分为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两种。

1. 全部重叠

即每一个词素都重叠，单音节词素重叠，构成"AA式"，双音

节词素重叠，构成“AABB 式”。

1）“AA 式”

在明代汉语中，“AA 式”占重叠式中的绝大多数。“AA 式”可以构成名词、形容词和副词。

a．名词

回回 指回民。《牡丹亭》23：“若是回回卵，又生在边方去了。”《七修类稿》卷十八：“回回祖国，《世史正纲》以为大食。”

窝窝 一种面食。《金》7：“盒子里挎着乡里来的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个艾窝窝。”

把把 大便。《西》40：“若要尿尿把把，须和我说。”今辽宁部分地区仍有此语。

亲亲 情人的昵称。《挂枝儿》1：“俊亲亲，奴爱你风情俏。”《金》26：“老婆道：‘看来，亲亲，随你张主便了。”

达达 指蒙古。《李善长狱词》：“行至中路，遇达达人爱族保哥等。”

其他如：

馍馍　乖乖　爷爷　爹爹　妈妈　姆姆　伯伯　叔叔　婆婆

姊姊　姐姐　哥哥　娘娘　公公　波波（一种面食）

b．形容词

念念 专心。《西》43：“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

些些 点点，极言其少。《西》51：“称来刚压定盘星，可爱些些受用。”

赫赫　明明　堂堂 《红拂记》32：“驱兵破阵如风雨，早坚城蹲垒，赫赫王灵，明明将命，堂堂师旅。”

生生 活活的。《醉》3：“竟把一个粉嫩的小后生，生生的扭作拐子，夹将起来。”

快快 不乐的样子。《醉》8：“又有一种脸儿强心儿痒，要做不做，人得头筹，心里也快快，忌人要害人的。”

设设 痴迷的样子。《牡丹亭》18："你惺惺的怎著迷？设设的浑如魅。"

其他如：

朦朦 磷磷 呆呆 夭夭 滔滔 巍巍 隐隐 悄悄 轻轻

慢慢 实实 徐徐 薄薄 纷纷 灿灿 远远 耿耿 澄澄

c. 副词

看看 将要，眼看着就。《欢》21："夫妻二人正商议间，天色看看晚将下来，只见朱吉推门进来。"

突突 突然。《英》31："只见一日间，他突突的说：'主公，你见张三丰与冷廉么？"

可可 恰恰。《西》71："我从来不生此物，可可的今宵出丑。"同书93："我与师父只走至十字街彩楼之下，可可的被当朝公主抛绣球打中了师父。"《型》9："那船似蝴蝶般东飘西侧，可可里触了礁，把船撞得粉碎。"

专专 特意。《西》30："因这般想你，专专叫我来请你的。"

其他如：

略略 特特 足足 频频 渐渐 常常 恰恰 刚刚

2) AABB式

AABB式为复合形容词的重叠形式，重叠后仍为形容词。

木木樗樗 痴呆。《西》6："水蛇跳一跳，又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

咙咙踵踵 糊里糊涂。《三拍》9："（董文）咙咙踵踵，自进房去，喜是一上床，便雷也似打鼾。"

痴痴症症 因惊惧而痴呆的样子。《西》11："众臣悚惧，骨软筋麻，战战兢兢，痴痴症症。"

勤勤谨谨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初拍》20："那妇人可怜勤勤谨谨，做了三四年媳妇。"今河南商水方言仍有此语。

猾猾突突 怅然若失的样子。《二拍》14："宣教虽然见了一见，

并不曾说得一句倬俏的说话，心里猾猾突突，没些意思走了出来。”

像这样重叠式的形容词，在明代白话文献里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在小说、戏曲作品中。其他如：

寂寂寥寥　凄凄惨惨　消消停停　闹闹喧喧　袅袅媚媚　轻轻款款

乞乞缩缩　风风势势　淹淹缠缠　心心念念　停停脱脱　喃喃哝哝

楞楞睁睁　纷纷攘攘　丫丫叉叉　赫赫威威　炎炎烈烈　呢呢痴痴

古古怪怪　邓邓浑浑　枝枝楂楂　香香喷喷　挨挨曳曳　郁郁蒸蒸

潇潇洒洒　密密沉沉　冒冒势势　意意似似　影影绰绰　齷齷龊龊

絮絮叨叨　战战兢兢　洋洋浩浩　漠漠茫茫　跄跄踉踉　恍恍惚惚

2. **部分重叠**

部分重叠即只重叠一个词素，既可以是第一个词素，也可以是第二个词素。前者为 ABB 式，后者为 AAB 式，四音节的则为 ABAC 式。无论是 ABB 式、AAB 式，还是 ABAC 式，均为形容词。

1) ABB 式

喜孜孜　笑盈盈　战兢兢　哭啼啼　苦哀哀　厌刺刺　臭剌剌

忙劫劫　慌张张　鏖糟糟　软温温　软怯怯　热烘烘　尘邓邓

焦辣辣　误腾腾　闷恹恹

2) AAB 式这种形式极少。

厌厌闷　《白兔记》28：“想刘郎他那里厌厌闷，我愁烦只为伊。”

3）ABAC 式

这是在 AABB 式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也是形容词的一种构词方式。其中“B”和“C”可以是同义关系：

诚惶诚恐　百伶百俐　涎脸涎皮　乔模乔样

有时“B”和“C”虽不见得同义，但至少词义也相关。

正名正顶　捏神捏鬼　探头探脑　厮抬厮敬

误打误撞　乔眉乔眼　自生自活

“B”和“C”也可以是反义关系。

放死放活　天生天化　随早随晚　做好做歹　闲是闲非

气生气死　不荤不素　奔进奔出

有时“B”只是一个衬音字，不表示实意义。如：

蹀里蹀斜　流里流气　哈拉哈张　扑哩扑喇

第二节　句法学构词法

句法学构词法即用造句法的结构形式构词的方法。在明代汉语中，大部分语词的内部构造具有与句子相一致的结构关系。

一、主谓式

有些词的各个词素之间具有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主谓式主要为名词和形容词。

1. **名词**

路岐　艺妓。《三遂》13：“众位在上，媳妇不是路岐，也不会卖药打卦。”

人从　跟随的人。《元朝秘史》：“凡见马则换易，并一行人从悉

可换马，谓之乘铺马。”

脚蹋　明代有二义：(1)踏空。《韩》17：“我等被你哄了上去，一个脚蹋跌将下来，不死也要做残疾了。”

(2) 比喻出差错。《型》21：“爱姐道：‘莫不有些脚蹋?’徐铭笑道：‘我这机谋，鬼神莫测，从那边想得来?’”

2. **形容词**

股栗　恐惧。《英》24：“只见军中整顿出晚餐，炳文也连啜了几杯闷酒，却有一阵冷风，把炳文吹得十分股栗。”

口敞　信口乱说。《西》77：“你这呆子口敞，延地里就对人说。”

量小　小器。《鼓》34：“聋子道：‘大相公，你却说这样量小的话。’”

手滑　熟悉。《初拍》37：“后来偷得多起来，便叫莫贺咄拿出城市换米来吃，卖钱来用，做得手滑，日以为常。”

其他如：喉急、面善、面染等，均属此类。

二、动宾式

有些词语内部具有动宾关系。动宾式可以构成名词、动词或形容词。

1. **名词**

抹胸　女子的一种内衣。《山歌》2“穿红”：“姐儿生性爱穿红，红裙红袄红抹胸。”《通言》13：“李媒道：‘老媳妇这里有。’便从抹胸内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笺纸来。”同书14：“干娘道：‘老媳妇有在这里。’侧手从抹胸里取出一个帖子来。”

減妆　梳妆匣。《西》34：“后有几个小女怪，捧着減妆，端着镜架，提着手巾，托着香盒，跟随左右。”《挂枝儿》2“变”：“再变个減妆儿也，与你朝朝见。”《恒言》3：“美娘点了一点头，打发丫鬟出房，忙忙的开了減妆，取出二十两银子，送与秦重。”《二拍》3：“桂娘听得，

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来，減妆也不及收，房门也不及锁。”

惊闺　货郎招揽顾客的手鼓。《恒言》13：“冉贵却装了一条杂货担儿，手执着一个玲珑琅珰的东西，叫做个惊闺，一路摇着，径奔二郎神庙中来。”

发背　背上长疮。《庚巳编》卷三“程学士降笔”：“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会试，以言者去国，未几，发背卒。”《生》13：“那欧大逼人罚咒，归家生了一个发背，受尽疼痛，不得做贼。”

有时也指疮。《醋》10：“以后若再去嫖赌，等孩儿就额角上生个火盆大的发背。”

请客　明代有二义：(1)负责筹备酒席的人。《金印记》3：“[小]院子，你与我分付一个请客，一个排筵席。[净]我请客。[丑]我排筵席。”

(2) 一种借题发挥的写作方法。《绿牡丹》5：“[小生背介]他个写些甚么在卷上？多应是请客了。”同书17：“又非请客，还他切题。柳五柳，你该谢我了。”

其他如：

挨光　坐关　抢窝　批首　跳百索　量酒

2. **动词**

设法　积攒，挣。《恒言》3：“世间只有鸨儿的狠，做小娘的设法些东西，都送到他手里，才是快活。”

结果　明代有四义：(1)养老送终。《三遂》1：“奈我和你无男无女，日后靠谁结果？”

(2) 生孩子。《生》17：“不枉我孤孀半世，女儿儿子守到成房结果。”

(3) 杀死。《欢》3：“倒不如结果了他，与月仙做个长久夫妻。”

(4) 使毁灭。《英》2：“须施小计，结果了这个地方。”

顶缸　代人受过。《西》25：“只苦了我们不会变的，便在此顶缸受罪哩！”同书27：“那行者使个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们三个顶

缸？"同书37："行者道：'明日要你顶缸、受气、遭瘟。'"同书81："八戒道：'老猪晦气！先拿我顶缸！'"《通言》18："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鼓》32："我们再同进去，当官禀一禀，拘那杨亨来顶缸，却不是好。"《木皮词》："陈霸先阴谋弱主篡了位，隋杨坚害了他外甥顶他的缸。"

搦战　挑战。《隋》55："金刚已去，敬德还来搦战，要使唐兵不疑。"《英》24："不多时，赵打虎早到阵前搦战。"同书25："明日，亮祖复来搦战。"《小说》6："到第七日，葛周大军拔寨都起，直逼李家大寨搦战。"

其他如：

短路　剪绺　作耗　跳槽　执柯　作伐　交手　浇手　蹚浑水　入马　入帘

3. **形容词**

入港　投机。《醉》3："余琳见说得入港，也假意掉下泪来。"同书13："乍入港的雏儿，或者朴实可依，都用心去输情输气结纳他。"

入韵　入迷。《醋》3："成珪不意进中房，手里捏柄小小春扇，见那绿萼看得入韵。"

复帐　肯大把花钱的。《恒言》3："你如今快快寻个复帐的主儿，他必然肯就。"

如法　如意。《欢》15："那人见他不如法，便作别去了。"

其他如：

阔银　执法　无状　算小　像意　爱小　体意

三、并列式

有的词语内部是并列关系。并列式的各个词素之间，又有同义、反义、偏义、相关等关系。

1. 同义词素并列

1）名词

面脸　当时人们外出时戴的面纱。《隋》19："各人下马，解面脸，拂尘灰。"同书29："众豪杰解面脸，拂灰尘，邀上草楼饮酒。"

寿算　寿命。《西》7："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又："大仙赤脚枣梨香，敬献弥陀寿算长。""算"亦可单用。《恒言》4："张委损花害人，花神奏闻上帝，已夺其算。"《初拍》32："至于贪淫纵欲，使心用腹污秽人家女眷，没有一个不减算夺禄。"按，此义至少唐宋时已有，见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

其他如：

披挂　铺陈　晚夕　争差　头陀僧　划子船　眼目

2）动词

批点　议论。《恒言》3："做娘的抬举你一分，你也要与他争口气儿，莫要反讨众丫头们批点。"又："这番装扮希奇，不敢到昭庆寺去，恐怕和尚们批点。"《山歌》9"鞋子"："我受子介番批点，气子一个黄昏。"

结束　穿戴，打扮。《西》21："老妖结束齐整，绰一杆三股钢叉，帅群妖跳出本洞。"《醒恒言》13："潘道士结束得上紧簇，也不披法衣，也不仗宝剑。"

解当　《恒言》4："（秋先）或遇见卖花的有株好花，不论身边有钱无钱，一定要买，无钱时便脱身上衣服去解当。"也可以分用。《三遂》1："这先生道：'画儿非同小可，要解五拾两银子。'主管道：'告我师，只怕当不得这许多。'"

关支　领取军饷。《诏令》3："关支冬夏布匹，休要了他的。"《三遂》13："近日本州两营官军，过了三个月，要关支一个月请受，他也不肯。"《通言》8："都管领了钧旨，自去关支银两，买办什物，打点完备。"《石》13："力士领旨，关支衣料，于宫中分散，着令星夜做造，不

可迟延。”

又作“关取”。《石》13：“玄宗就令高力士于官库中，关取丝绵绢线，造三千领战袍。”

又作“关”。《诏令》3：“我一月只关一石五斗米，尚不肯背了主人；你做大官，请俸禄，却做这般勾当。”《木皮词》：“满街上拖男领女去关巨桥的粟，后宫里的秀女佳人都跟了虎贲。”

又可单用“支”。《三遂》14：“王则道：‘这米只有伯石，两营共有六千人，如何支散得遍？’”

遗漏 失火。《通言》8：“（崔待诏）连忙推开楼窗看时，见乱烘烘道：‘井亭桥有遗漏！’”又：“当日有这遗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

激发 刺激，使发火。《恒言》20：“那时我与你再把冷话去激发，必定赶他出门。”

其他如：

叫呐　哄赚　消豁　撇弃　疑影　争竞

3）形容词

精细 精明，清醒。《通言》5：“王韫是个精细的人，早已察听在耳朵里。”

罄净 干净，完。《西》18：“若再吃荤酒，便是老拙这些家业田产之类，不上半年，就吃了个罄净！”

又作“罄尽”。《西》20：“呆子一顿，把他一家子饭都吃得罄尽。”《通言》8：“奔到府中看时，已搬挈得罄尽，静悄悄地无一人。”

冠冕 体面，好看。《恒言》3：“见成倾银店中方便，何不倾成锭儿，还觉冠冕。”《生》4：“天下有这样小人，好好对我说，要我这些银子，焉知我必不肯，就这等不冠冕起来。”

其他如：

焦躁　悚惧　矬矮　高长

4）连词

假饶　假如，即使。《恒言》4："假饶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来赠他，他连称罪过，决然不要。"亦可单用"饶"。同书9："饶君掬尽湘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如若　如果。《水》1："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相见。"

（5）副词。

尽皆　全部，都。《西》14："只闻得一声响亮，真个是地裂山崩，众人尽皆悚惧。"

又作"尽都"。《石》5："功名上十分正气，风月场尽都冷冷淡淡。"

又作"尽多"。其中"多"也是"都"义。《闹元宵》9："须知俺兄弟排连，尽多是江湖肚量，怎走入花月樊笼！"《初拍》32："两生心里各怀着一点不良之心，多各卖弄波俏，打点打动女佳人。"

争些儿几乎儿　几乎，差一点儿。《三遂》1："胡员外弄做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争些儿几乎儿三口儿饿死。"其中"争些儿"即"差一点儿"，例见前。

但只　《鼓》4："你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恰正　《鼓》4："这正是杜开先凑巧的所在，方才到得府中，恰正午后光景。"

恰可　《鼓》3："两人别了许叔清，遂起身走进城来。恰可皓月东升，正是上灯时候。"

2. **反义词素并列**

1）名词

上下　对差役的尊称。《二拍》1："（辨悟）对原差道：'有烦上下代禀一声，略求宽容几日，以便往回。'"①

阴阳　阴阳先生。《西》23："却只是仓卒间，不曾请得个阴阳拜

---

①《高文举珍珠记》10："年庚与我女上下。"其中"上下"则为"不相上下"之省称。

堂撤账，你可朝上拜八拜儿罢。”

动静 举止。《西》42：“观其动静举止都象，只是言语不象。”

男女 明代有三义：(1) 儿女。《醉》3：“两人甚是相得，又生几个男女。”

(2) 仆人。《欢》5：“男女见了，道：‘新娘到了，快治酒筵。’”

(3) 詈词，坏家伙。《恒言》4：“受了这班泼男女的呕气。”

首尾 关系。《恒言》33：“你既然与那妇人没甚首尾，却如何与他同行共宿？”

其他如：行止　行藏　表里　水火

2) 副词

左右 反正。《三拍》8：“左右都是读书不成的，等他胡乱教教罢！”

好歹 一定。《黑旋风》2：“我好歹要了他这女儿。”其他义项见上文第259页。

早晚 一旦。《白兔记》7：“我早晚不测，刘官人在家，你可照管他夫妻二人便了。”

3) 动词

俯仰 巴结，讨好。《闹》9：“魏玄成虽做黄冠，高岸气骨还在，如何肯俯仰大户，结识无籍？”

4) 形容词

利害 厉害，关系重大。《三遂》3：“这件事却是利害！”又：“若还外人得知时，却是老大利害。”

休咎 好坏。《醉》10：“倒是这两个识休咎，道：‘银子撇些罢了。’”

3. 相关词素并列

口面 口角，麻烦。《西》30：“他能腾云驾雾，宣他也进来，不宣他也进来。倒不如宣他进来，还省些口面。”

茶酒 在宴席上供应茶酒的人。《金》73：“六名厨役，，二名茶

酒，明日具酒筵共五桌，俱要齐备。”

体面　模样，规矩。《通言》3：“倘此老出书房相待，见了些诗，当面抢白，不象晚辈体面。”

二三　明代有二义：(1)唠叨，絮烦。《二拍》1：“辨悟道：‘不必二三，取了来就是。”

(2) 含糊。《醉》3：“其妻又来道：‘这事断要死争，二三不得的。’”

头口　牲口。《元朝秘史》第39页：“因这般头口也有，茶饭使唤的都有了。”《宛署杂记》卷十七：“驴骡曰头口。”

4. **偏义词素并列**

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偏义复词”。词素之间虽具有意义相反或相关的关系，但整个词语的意义却偏于部分词素上，另一部分只起衬音或修饰作用。

1) 名词

儿女　偏于“儿”，“女”无义。《鼓》31：“小子姓张名秀，原是大家儿女。”

嘴脸　偏于“脸”，“嘴”无义。《石》1：“今到这样年纪，一个举人也弄不到，转被后生小子轻轻夺去，叫我还有什么嘴脸去见人？”

眼脑　偏于“眼”，“脑”无义。《牡丹亭》37：“贼眼脑生毒害，那些个怜香惜玉，致命图财！”

人物　偏于“人”，“物”无义。明代有三义：(1)人。《西》23：“那妇人带着三个女儿，走将出来，叫真真、爱爱、怜怜，拜见那取经的人物。”

(2) 人的长相。《醉》3：“冯老看得汤小春人物齐整，日后料不落魄，一心要把女儿招赘他。”

(3) 杰出的人材。《七修类稿》卷七：“今封神为都土地，乃太祖龙飞之地，今方圆数丈，不生草木，而凤阳一府，亦少人物。”

其他如：

兄弟：偏于"弟"。

妻妾：偏于"妻"。

洛阳汴城：偏于"洛阳"。

2）动词

有无　偏于"有"，"无"无义。《欢》1："这五两银子，也有用了的日子，况未必有无。"

死生　偏于"死"，生"无"义。《水》110："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

饥饱　偏于"饥"，"饱"无义。《娇红记》17："儿，你病为何而起？想来必是往来途路饥饱劳役所致。"

3）形容词

高下　偏于"高"，"下"无义。《绿牡丹》9："贼牢笼知他好手无高下，黑衚衕教人何处觅瑜瑕？"意谓车家没有高明的好手代笔。

轻重　偏于"重"，"轻"无义。《醋》10："睡见钱通手里捧着白雪雪地两大锭银子，约有二三十两轻重。"

缓急　偏于"急"，"缓"无义。《闹元宵》3："只此四路人，暗地相随，缓急策应。"

远近　偏于"远"，"近"无义。《西》16："那山离此有多远近？"

4）量词

月日　偏于"月"，"日"无义。《隋》16："因循个把月日，叠连骗他几次，只管迁延过去。"

5）短语

有家难奔，有国难逃　偏于"有家难奔"，"有国难逃"无义。《醋》4："我男儿汉，倒弄得有家难奔，有国难逃！自与老乞婆憋气出门，不觉一月有余。"

四、补充式

有些词语内部是谓语与补语的关系。即后面的词素是补充说明前面的词素的。因为前面的词素是动词，所以补充式以构成动词为主，也可构成少数形容词、名词和副词。

1. **动词**

搅恼　打扰。《水》57："聚集着五七百小喽啰，打家劫舍，如常来搅恼村坊。"

交欢　男女欢会。《金》73："我和他那日相逢脸带羞，乍交欢心尚怯。"

批直　改正，斧正。《绿牡丹》16："拙稿请教，求老师面加批直。"

抢白　讽刺，挖苦。《杀狗记》24："在我跟前比长就短，抢白了一场。"《吴下谚联》卷三："言不顺而声为之抗曰呛白。"

打短　说坏话，破坏别人的好事。《初拍》11："我们小本经纪，如何要打短我的？"

其他如：展开　脱白

2. **形容词**

把细　细心。《恒言》19："万里是个把细的人，仓卒之间，岂肯倾心吐胆。"

撇清　卖清，故意显示清白。《小说》23："冷面撇清，还察其中真假。"《恒言》3："兰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撇清道：'小官人几番调戏，好不老实！'《欢》10："这官第一个贪赃，又要撇清。"《醉》1："那里有不要钱的人？这是人面前撇清的话儿。待他做出来，便见分晓。"

3. **名词**

传奇　戏曲。《高文举》1："请问后房子弟，今日搬演谁家故事，

那部传奇?”

写真　画像。《西》10:“众臣依旨,选两个会写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挂,照样画了,贴在门上。”

4. 副词

立定　立即,马上。《水》26:“倘若有半句儿差错,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佰个透明的窟窿。”

跳起来　至多,充其量。《三遂》1:“莫不这先生作耍笑?跳起来这画儿值得多少?”

五、偏正式

有些词具有修饰关系,修饰性成分为偏,被修饰性成分为正。又以其位置的不同分为两种。

1. 前偏后正式

清话　闲聊。《西》26:“却说那观里大仙与三老正然清话,忽见大圣按落云头。”

哈话　愚蠢的话。《西》20:“行者道:‘老儿,莫说哈话,我们出家人,不走回头路。’”今四川方言仍有此语。

义男　仆人。《醉》10:“那银缺欠,拿回吊打,打死只是家主打死义男,空丢性命。”

体访　寻访,寻找。《石》2:“乐昌不忘旧日恩情,冒死禀知越公,也差人体访德言,恰好相值。”

这种前偏后正式的词特别能产,在复合名词中占绝大多数。其他如:

剧贼　肩舆　跟寻　罗拜　挟获　社会　名笔　寨士　劝盘　故事　叫驴　木主　水客　上厅行首　解手刀　黄花女儿

2. 后偏前正式

首级　头颅。《英》68:“那伯颜不花撞着张龙,一枪仆于地下,

取了首级。”

体段 样子。《西》2：“祖师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个修行的体段！’

田亩 田地。《水》22：“他自在县里住居，老汉自和孩儿宋清在此荒村，守此田亩过活。”

葫芦提 糊涂。《韩》17：“因此上葫芦提，不辨是和非。”

辱没、辱抹、辱莫 使受辱。《初拍》12：“我是在此会试的举人，也不辱没了你。”《如是观》6：“生生的把人辱抹杀！”《黑旋风》1：“姐姐，你休啼哭，我也不辱末你。”《恒言》3：“无非是王孙公子，贵客豪门，也不辱莫了你。”

其他如：

碗盏　人众　船只　年把　牲口　分张　惊致

腿肚子　道分　夜来

六、变序式

在汉语的造句法中，一般说来，词序是很重要的，但在汉语词汇中，有些词却常常改变词素的顺序。变序后与它的正常形式并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变化。

1. **名词**

袱包——包袱

《生》16：“惊得林公人丢了袱包，拿了水火棍，飞也似赶过冈子来。”《西》14：“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

菜蔬——蔬菜

《山歌》8“歪缠”：“一日，姐儿立在大门口，瞟个菜蔬过去，只见钓鱼个走到面前。”《金》20：“酒肴蔬菜齐上，须臾堆满桌席。”

人客——客人

《金》20：“但凡人客到，必请他席侧相陪，吃茶吃饭。”《金》76：

"他跟客人淮上来家这一年多，家中胡乱积赚些小本经纪。"

珠珍——珍珠

《水》89："年年进牛马，岁岁献珠珍。"《明言》1："婆子把珍珠之类劈手夺将过来，忙忙的包了。"

2. 形容词

闹热——热闹

《夹竹桃》"添得黄鹂"："我就走进子花园，也无啥热闹处。"《金》9："正吃酒在热闹处，忽然把眼向楼窗下看。"

蹊跷——跷蹊

《三遂》3："跷蹊作怪，一应货物，主人都从里面取出来！"《西》22："干甚么蹊跷异样事儿，老孙都会。"同书 85："手中使件蹊跷物，九齿钉钯个个惊。"

齐整——整齐

《西》39："街市上人物齐整，风光闹热。"《通言》24："见门前站着几个女子，衣服整齐。"

3. 动词

罕稀——稀罕

《隋》34："罕稀他家的娃子哩。"《杀狗记》2："我有了龙卿、子传结义，胜如手足，那稀罕这小畜生！"

张主——主张

《三拍》2："王俊道：'如今二位伯祖如何张主？'"《恒言》3："倘得姨娘主张从良，胜造九级浮图。"

掯勒——勒掯

《诏令》19："不许里书人等掯勒刁难。"《西》53："已后再的取水者，切不可勒掯他。"

第三节　修辞学构词法

有些词语是通过运用修辞手法构成的。称谓语中的尊称也具有与修辞手法相类似的功能，因此，我们也在这里一并讨论。

一、比喻式

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以构成名词为主，也能构成动词和形容词。

1. 名词

螟蛉　比喻义子。《木皮词》："姑夫的家业又落在妻侄的手，柴世宗贩伞的螟蛉倒不差。"

篾片　帮闲。《醋》11："小弟道出家门，岂不有类篾片？"

其他如：

老鸨：比喻妓母。　烟花：比喻妓女。　猱儿：比喻妓女。
猢狲：比喻小孩。　酸丁：比喻穷秀才。光棍：比喻无赖。
酸虫：比喻媒婆。　喜虫：比喻媒婆。　风月：比喻男女情爱。
猫眼：一种宝石。　金狮子：一种首饰。海底眼：比喻隐秘。

2. 动词

渔猎　设法得到。《醋》7："倘被老儿渔猎去了，不枉费下这番心术？"

入马　比喻男女勾搭成奸。《水》26："那妇人惊得魂魄都没了，只得从实招说，将那时放帘子因打着西门庆起，因做衣裳入马通奸，一一地说。"《通言》35："此妇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机会，倘得挺身入马，他的家事在我的掌握之中，岂不美哉！"《二拍》4："张

贡生见了这些油头粉面行径……一时间不知走那一家的是，未便入马。”

其他如：

扎火囤：设圈套骗人。　　狼藉：糟蹋。

结丝罗：缔结姻缘。

3. 形容词

炎凉　形容趋炎附势。《鼓》31：“嗳！朔风，朔风，你好炎凉也！”

狼狈　形容身体虚弱。《双忠记》26：“婆婆放心不下，忧愁成病，这几日十分狼狈。”

三脚猫　不精通的，不中用的。《隋》15：“这些三脚猫的军官，见他舞得这重枪，也便吃惊。”《型》32：“这些贵公子识古董，也只三脚猫，看得是红红绿绿便好了。”《韩》3：“其实是个三脚猫，一件也是不到家的。”《嘉定县续志》：“俗谓人于各种技术均略有门径，而未入堂奥者曰三脚猫。”

二、借代式

上一章，我们已谈到借代这种修辞手法在明代汉语中的运用。作为构词方法，借代这种构词方式主要是构成名词。如果说比喻式是以其他事物的形象特征命名，那么借代式则是以事物自身的特征命名。

玉兔　月亮。传说中月中有玉兔。《醋》7：“不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将次船泊岸来。”

绿蚁　本指斟酒时泛起的绿色泡沫，因以代指酒。《西》82：“又有墨花轩、异箱轩、适趣轩、慕云轩，玉斗琼卮浮绿蚁。”

王婆　代指媒婆。《隋》5：“店主笑道：‘往来老爷们，把我示字颠倒过了，叫我做王小二。’叔宝道：‘这也是通套的话儿。但是开店的，就叫做小儿；但是做媒的，就叫做王婆。’”

小玉　代指妓女。《南词序录》："小玉，霍小玉，妓女也，今以指妓女。"

其他如：

方寸：代心。　丙丁：代火。　纳款：代投降。　狴犴：代牢狱。

三、夸张式

有些词使用了夸张手法，是极而言之，并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阡张　即"千张"，祭祀时烧的纸，以其薄而得名。《通言》22："当下忙忙的办下些香烛纸马阡张定段，打叠包裹。"《宛署杂记·民风》："岁时元旦拜年……烧阡张。各家祖先，具用三牲熟食，货草纸细剪者为阡张。供其前，俟三日后焚而撤之。惟佛前是用果面，阡张至元宵罢，乃焚。"

万福　见面时的寒暄语，不限于女子。《娇红记》3："[生]舅妗想俱万福？"

海口　夸大话。《西》15："是那个敢在这里海口伤吾？"

天话　明代有二义：(1)大话。《隋》15："我这表兄也会说天话的。"《笑史·微词部》"天话"条："吴下谓大言曰天话。"《二拍》1："有的道：出家人惯说天话，那有这事？"同书2："有的说，这小伙子调喉，……却又撰出见神见鬼的天话哄着愚人。"按，《本草纲目》卷四"鹊"条："凡物大者皆以天名。天者，大也。"

(2) 闲话，聊天的话。《型》12："(王指挥)走到监门口，簌簌掉下泪来，道：'李先生，再要与你在这边讲些天话，也不能勾了。'"

其他如：

撮合山：指媒人。　　云梯：一种攻城用的梯子。

踢天弄井：形容手段非常。　泼天家计：形容家财极多。

百子炮：一种火炮。

四、敬称式

有些词是用表示尊敬、客气的表达方式构成的。这类词以表示感情色彩为主，而不大注重词的构成方式。

1. **使用表敬词头**

尊

尊长　称地位或辈分比自己高的人。

尊正　称别人的妻子。

尊阃　同“尊正”。

尊宿　称博学老成的人。

尊使　称别人的仆人。

贤

贤契　称别人的学生。

贤卿　皇帝称臣。

贤阃　称别人的妻子。

令

令尊　尊称对方的父亲。

令堂　尊称对方的母亲。

令爱　尊称对方的女儿。

令弟　尊称对方的弟弟。

老

老爷　称县官。

老尊　称别人的父母。《恒言》21：“原来父母虽亡，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却也有些田房遗下。”

老翁　尊称士大夫。《四友斋丛话》卷三十五：“松江十来年间，凡士大夫年未四十即称老翁，奶奶年未三十即呼太太。”

老先生　尊称同僚。《觚不觚录》：“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

生，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门生称座主，亦不过曰老先生而已。”

行旌　尊称来访者。《英》19：“宋濂对孙炎道：‘请问行旌从何而来？高姓大名？不知来寻在下，有何见教？’”

行台　尊称对方。《英》19：“我刘基向闻江淮狂夫，姓孙名炎，不知便是行台么？”

其他如：

盛价　尊价　台甫

2. **称官名**

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人们常对没有官职的人称以官名，不过，这些官名多半是明以前的，也有明代新出现的。

员外　本指正员以外的官员，即员外郎，宋元时称有钱有势的豪绅，明代各种手工业主都可称员外。《三遂》1：“上下有许多员外，有染坊王员外，珠子李员外，泛海张员外，彩帛焦员外，说不尽许多员外。”

安人　明代六品以上官员的妻子封安人，又用作富贵家主母的尊称。《初拍》29：“杨老妈道：‘方才老员外与老安人的意思，嫌张家家事淡泊些。’”

朝奉　宋代有朝奉郎、朝奉大夫。明代可指一般的商人。《三拍》6：“前日已收多礼，怎再要朝奉送？”

其他如：

博士：泛指各种工匠。　　祗候：尊称仆役。

大夫：称医生。

五、谦称式

谦称式与敬称式是相互为用的。实际上，谦称自己也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在形式上，则常常用一些与敬称式相反的形容

词。

贱质　称自己身份低下。《恒言》3："若不嫌我烟花贱质，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

贱冗　称自己有事。《绿牡丹》2："[生]连日奉邀作文，为何不至？[净]家下有些贱冗。"

奉渎　称自己有事相央。《鼓》32："杨员外道：'二位若不嫌少，权请收下！老朽还有一言奉渎。'"

奉承　称自己送东西给对方。奉，本为进献。《西》3："龙王道：'委的没有，如有即当奉承。'"

其他如：

贱役　贱造　寒族　寒舍　卑人　敝房　敝衙　小犬　小价　小生　拙荆　下官　舍下　在下　房下　不肖　鲁酒　区区　鄙意

第四节　语音学构词法

上面几节所谈的构词法都是取义的，语音学构词法则是取音的。用这种方法构成的词，词素只表音，不表义，记录语词的"字"只作为音符出现。其中音译式、合音式，上文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重复。

一、双声式

即组成一个语词的两个字声母相同。

嘹呖　鸟鸣声。《恒言》4："芦苇中鸿雁群集，嘹呖干云。"又作"嘹嘹呖呖"。《西》13："玄鸟去，宾鸿至，嘹嘹呖呖声宵碎。"

零落　杂乱不堪。《小说》24："等至三更前后，香残烛尽，杯盘零落。"

唐突　冒犯。《韩》18："韩愈这厮唐突朝廷，欺毁贤圣，着实可恶。"

其他如：

伶俐　喽罗　嘹亮　张致　踌躇　留連　琳琅　因依　差池　玲珑　整治　尴尬　迷蒙

二、叠韵式

栲栳　明代有二义：(1)一种柳条编的器皿。《三拍》9："他便赶上去，道：'你栲栳里甚物儿？'那人道：'是米。'"

(2) 一种坐具。《生》12："伯婆回了，便自在那栲栳儿上坐着。"

乜斜　明代有二义：(1)因情绪激动而眼睛眯缝的样子。《金》14："吃到三更时分，李瓶儿星眼乜斜，身立不住。"同书28："睨视妇人云鬓斜軃，酥胸半露，娇眼乜斜。"《欢》4："那夫人那知真假，搂住着，柳腰轻摆，凤眼乜斜。"

(2) 痴呆的样子。《金》73："这离情更比前春较徒些，害的来乜斜，瘦的来乜斜。"《牡丹亭》55："且问你，鬼乜斜，人间私奔，自有条法，阴司可有？"

此义又作"乜乜些些"、"乜乜屑屑"、"乜乜踅踅"。《西》61："将身一变，变作一只香獐，乜乜些些，在崖前吃草。《醒世姻缘传》43："他乜乜屑屑的不动弹。"又："那晁信乜乜踅踅的不肯动身，只得三薄两点，打发了打发。"

强梁　明代有二义：(1)强盗。《白兔记》26："兹者太行山强梁作反，朝廷昨日报马已到。"

(2) 强悍，凶狠。《木皮词》："莫不是他强梁的老祖阴骘少？活该在龙子龙孙受折磨！"《初拍》11："常见大人家强梁僮仆，每每借

着势力，动不动欺打小民。”

其他如：

灭裂　勤谨　混沌　劣撅　郎当　伶仃　消耗　奢遮　兀突
缠绵　蹀躞　胡卢　宛转　缱绻　眍兜　徉徜　逡巡　响亮
作撒　号啕　朦胧　淹缠　酩酊

三、拟音式

有些词是运用模拟事物声音的方法构成的。又分为单纯拟音词和重叠拟音词两类。

1. **单纯拟音**

扑腾　扑通　扑塔　扑碌　呼哧　哗剌　匹力扑六

2. **重叠拟音**

还有不少拟音式采用了重叠的形式。AA 式、ABB 式、AABB 式都有。

1) AA 式

沙沙　撒小便声。《西》45：“那呆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吕梁洪倒下板来，沙沙的溺了一砂盆。”

泠泠　水击石声。《西》51：“泠泠如漱玉，滚滚似鸣弦。触石沧沧喷碎玉，回湍渺渺漩涡圆。”

喳喳　叫声。《初拍》36：“牛黑子还喳喳嘴强，推着杜郎道：‘既约的是他，不干我事。’”

其他如：

潺潺　聒聒　呼呼　呵呵　唏唏　丁丁　汪汪　嘤嘤　滴滴
潇潇　飕飕　哏哏　嚓嚓

2) ABB 式

嘤嘤　苍蝇叫声。《西》72：“行者暗中喜嘤嘤的，一翅飞在那衣架头上钉住。”

扑轳轳　鸟飞声。《西》20："草里飞禽，扑轳轳起。"

其他如：

扑喇喇　不喇喇　拨剌剌　滴流流　嘓喇喇　唧哝哝

淅零零　骨都都

3）AABB 式

嗒嗒嗤嗤　吆喝马声。《西》23："那呆子拉着马，有草处且不教吃草，嗒嗒嗤嗤的，赶着马，转到后门首去。"

结　　论

最近20年来，近代汉语逐渐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并作为汉语史的一个学科独立出来，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近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古代白话语词的考释和古代白话作品专书语言词典的编纂，这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为今后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要比较全面地勾勒近代汉语的词汇面貌，探讨汉语词汇由近代向现代发展演变的规律，就必须重视汉语词汇的断代研究，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理清汉语词汇的基本情况，描写它们各自的词汇面貌，总结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当然，政权的更替并不一定能确切地反映词汇的发展变化，但在汉语词汇各个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还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前，目前也只能暂时把时代作为静态观察词汇面貌的基点。假如这一工作做好了，我们就能联系各个时代的词汇面貌，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及其异同关系，更便于总结近代汉语词义演变的规律。这无疑有助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逐步深化。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书试图截取近代汉语的一个横断面——明代，在借鉴前修时贤有关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汉语描写词汇学的理论作指导，比较全面地描写明代汉语词汇，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其词汇特点和演变规律。

通过本书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由于受元代汉语、宋明理学、明代文学和西学东渐等因素的影响，与前代相比明代汉语词汇的白话程度，大为增强。尽管文言与白话的矛盾还远没有停止。

对明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前修时贤曾作过不少工作。

1. 明人的记录。包括俗语辞书的编纂，笔记杂纂的记载，某些文学作品中关于明代汉语白话语词的解释，本来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时最可靠的参考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既多且杂，写作者的水平也不一样，加上受作者所用方言的因素的影响，使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审慎去取。

2. 清人的编录。清代学者编著了大量的俗语辞书和方言专著。这些著作虽多数是为稽古证今而作，但其中也有不少对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汉语词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今人的研究。近年来，明代专书语言词典的编纂，明代白话文献资料的注释和整理，近代汉语、元曲语词和其他特殊语汇的研究，都可作为我们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时的参考。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对于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应该是整个明代汉语研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现代汉语词汇溯源的津梁，也是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基础。当然，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对汉语文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明代汉语白话文献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文学作品（包括白话小说、戏曲、民歌、鼓词），历史文献、会话书和笔记杂纂。明代白话文献的语言特点是：文言与白话夹杂，官话与方言共用，宋元语汇与明代语汇混合，汉语与蒙古语相杂糅。当然，这些白话文献本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有很多俗字、通假字、方言记音字等。尤其要注意其中的错字、脱文等文字讹误及句读等。

三、从词汇性质上看，明代汉语词汇具有不同的类型，每一种

词都有自己的特点。古语词具有不同的时间层次，明代以前各个时代的词汇在明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明代汉语在吸收古语词时，有的是使用原形原义，有的用其割裂形式，有的用其引申义，有时仅仅是作为复合词的构词成分，有的只是用典而已。在现存的明代白话文献里，以吴方言的材料最多，其次是山东方言、江淮方言，其他如北京方言、南京方言、四川方言、广东方言等也有所反映。明代口语词反映了明代社会各地的风俗民情，记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表现了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人生。明代汉语口语词的写法比较灵活，以记音为主，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词，流行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具有高效能产、表现力强的特点。

四、明代汉语的外来语主要有蒙古语和梵语，也有个别契丹语、突厥语、波斯坦语和阿拉伯语。明代汉语吸收外来语的方式，有音译式、意译式和所谓"描写"式。这些外来词在写法上不太固定，以记音为主，常用简称，而且多用其引申义。明代汉语的社会习惯语，有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军事、医药卫生、教育科举等在内的行业语，也有涉及官场、司法、行院、江湖、贸易、宗教等集团习惯用语。

五、从构词方式上看，明代隐语可分为反语、藏词、拆字、拟人、拟物、谐音、借形、切口、借代等类型。隐语产生的原因，有避讳、保密、机巧等。明代隐语具有隐密性、地域性、趣味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在明代汉语白话文献中，熟语（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成语）的使用也比较广泛。

六、明代汉语产生了一些新词新义。新事物的出现，专门词语的泛化，对外关系的影响和新观念的产生等因素，都能导致明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新词产生的方式，主要有四种：旧词赋予新义、变换组合方式、简缩、音变等。明代汉语语词的新义，主要是通过引申、连类而及、借代等方式产生的。

七、从词义的类聚关系上看，明代汉语同源词的新义具有不

同的时间层次，有单纯同源和多义同源之别。古词古义的袭用，方言的分化，语音的流变(包括音近、合音)和文字的同音替换等，都有可能导致同源词的产生。同义词分等义词、近义词和修辞同义，对应关系则有单义与单义、单义与多义、多义与多义三种。同义词的产生，往往是古语的沿用、方言的分化、避讳的影响、一物异名的结果。反义词有绝对反义、相对反义和临时反义，词义对应关系与同义词相同，明代汉语反义词的形成原因，有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有的是词义演变的结果，有的是通过吸收外来语形成的，有的则是受到人们日常交往中尊称与谦称的影响而形成的。

八、明代汉语词汇的构词法，从词性来分析，有附加式(包括附加前缀，附加后缀)和重叠式(包括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从句法来分析，则有主谓式、动宾式、并列式(包括同义并列、反义并列、偏义并列)、补充式、偏正式、变序式。还有利用比喻、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以及敬称和谦称构词的。从语音来分析，则有双声式、叠韵式和拟音式等。

附录

一、本书主要引用、参考文献

（引用较多的文献在释词时使用简称）

一、小说

《水浒传》——《水》，施耐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三遂平妖传》——《三遂》，罗贯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金瓶梅词话校注》——《金》，兰陵笑笑生，白维国、卜键校注，岳麓书社，1995。

《西游记》——《西》，吴承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英烈传》——《英》，无名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隋史遗文》——《隋》，袁于令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三宝》，罗懋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韩湘子全传》——《韩》，杨尔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古今小说》——《小说》，冯梦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警世通言》——《通言》，冯梦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醒世恒言》——《恒言》，冯梦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初刻拍案惊奇》——《初拍》，凌濛初，岳麓书社，1988。

《二刻拍案惊奇》——《二拍》，凌濛初，岳麓书社，1988。

《西湖二集》——《西湖》，周清源，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熊龙峰四种小说》——《熊》，熊龙峰刊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石点头》——《石》，天然痴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欢喜冤家》——《欢》，西湖渔隐主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醋葫芦》——《醋》，西湖伏雌教主，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型世言》——《型》，陆人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三刻拍案惊奇》——《三拍》，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鼓掌绝尘》——《鼓》，金木散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隋唐演义》，无名氏，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陆云龙，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八段锦》，醒世居士编，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一片情》，无名氏，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东渡记》，清溪道人编，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咒枣记》，邓志谟，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飞剑记》，邓志谟，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铁树记》，邓志谟，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谐佳丽》，无名氏，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3。

《南北两宋志传》，陈继儒，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杨家府通俗演义》，纪振伦校证，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宜春香质》，醉西湖心月主人，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弁而钗》，醉西湖心月主义，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贪欣误》，罗浮散客鉴定，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天凑巧》，罗浮散客鉴定，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安遇时，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无名氏，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后水浒传》，青莲室主人辑，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沈孟柈叙述，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

《隋唐两朝史传》，罗贯中编辑，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社，1999。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罗贯中批点，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

社，1999。

《混唐后传》，钟惺编次，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社，1999。

《艳史》，齐东野人，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社，1999。

《如意君传》，徐昌龄，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社，1999。

《玉楼春》，白云道人编集，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社，1999。

《唐钟馗全传》，无名氏，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社，1999。

《八仙出处东游记》，吴元泰，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三辑，巴蜀书社，1999。

《清夜钟》，于鳞，《明清平话小说选》第一集，路工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人中画》，撰人不详，《明清平话小说集》第一集，路工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禅真逸史》——《逸史》，清溪道人，齐鲁书社，1986。

《禅真后史》——《后史》，清溪道人，齐鲁书社，1988。

《开辟演义》——周游，齐鲁书社，1988。

《醉醒石》——《醉》，东鲁古狂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玉娇梨》，荑秋散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生绡剪》——《生》，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歧路灯》，李绿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

《醒世姻缘传》，西周生，齐鲁书社，1980。

二、史志

《元朝秘史》，《四部丛刊》本。

《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皇明诏令》——《诏令》，《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2 册，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1984。

《正统临戎录》，杨铭，《纪录汇编》卷十九，《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征事迹》，袁彬，同上。

《北使录》，李实，同上。

《正统北守事迹》，撰人不详，同上。

《庚申外史》，权衡，同上。

三、戏曲

《白兔记简注》——《白兔记》，无名氏，俞海宜注释，中国宝文堂书店，

1988。
《杀狗记》，徐畛，中华书局，1993。
《娇红记》，孟称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东郭记》，孙仁儒，中华书局，1960。
《牡丹亭》，汤显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邯郸记》，汤显祖，中华书局，1960。
《燕子笺》，阮大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如是观》，吴玉虹，《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杜颖陶、俞芸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绿牡丹》，吴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黑旋风仗义疏财》——《黑旋风》，朱有燉，《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豹子和尚自还俗》——《自还俗》，同上。
《梁山五虎大劫牢》——《大劫牢》，无名氏，同上。
《梁山七虎闹铜台》——《闹铜台》，同上。
《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王矮虎》，同上。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宋公明》，同上。
《宝剑记》，李开先，《水浒戏曲集》第二集，傅惜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灵宝刀》，陈与郊，同上。
《义侠记》，沈璟，同上。
《水浒记》，许自昌，同上。
《元宵闹》，李素甫，同上。
《偷甲记》，范希哲，同上。
《双忠记》，姚茂良，中华书局，1988。
《高文举珍珠记》——《高文举》，佚名，中华书局，1988。
《焚香记》，王玉峰，中华书局，1989。
《连环记》，王济，中华书局，1988。
《金印记》，佚名，同上。
《彩楼记》，无名氏，中华书局，1960。
四、民歌、鼓词

《挂枝儿》，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山歌》，同上。
《夹竹桃》，同上。
《一笑散》，李开先，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明代民歌选》，路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贾凫西木皮词校注》——《木皮词》，关德栋等校注，齐鲁书社，1982。
《二荷花史》，薛汕校订，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明成化说唱词丛刊》，朱一玄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五、笔记杂纂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四部丛刊三编》本。
《西湖游览志余》，田汝成，中华书局，1958。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中华书局，1958。
《焦氏笔录》，焦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七修类稿》，郎瑛，中华书局，1957。
《宛署杂记》，沈榜，北京出版社，1957。
《戒庵老人漫笔》，李诩，中华书局，1957。
《名义考》，周祈，《湖北先正遗书》第三册。
《暴嫌小录》，中华书局，1961。
《客座赘语》，顾起元，中华书局，1987。
《庚巳编》，陆粲，中华书局，1987。
《云间据目抄》，范濂，《笔记小说丛刊》本。
《水东日记》，叶盛，中华书局，1980。
《四友斋丛说》，何良俊，中华书局，1983。
《万历野获编》，沈德符，中华书局，1980。
《五杂俎》，谢肇淛，李维桢序刻本。
《笑史》，冯梦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
《笑赞》，赵南星，《明清笑话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笑府》，冯梦龙，同上。
《笑倒》，陈皋谟，同上。
《笑得好》，石成金，同上。
《明宫史》，刘若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通雅》,方以智,《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俚言解》,陈士元,见《明清俗语辞书集成》,长泽规矩也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世事通考》,陆嘘云,同上。
《雅俗稽言》,张存绅,同上。
《目前集》,赵南星,同上。
《常谈考误》,周梦旸,同上。
《字汇》,《字汇补》,梅膺祚、吴任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正字通》,张自烈,清芥子园重刻本。
《蜀语》,李实,巴蜀书社,1992。
《宋人小说类编》,余叟辑,中国书店,1985。
《陔余丛考》,赵翼,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闲情偶记》,李渔,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乡言解颐》,李光庭,中华书局,1982。
《吴下谚联》,王有光,同上。
《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1～9册,波多野太郎编集,横滨市立大学纪要,日本昭和十七年。
六、会话书
《老乞大谚解》,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
《朴通事谚解》,同上。
《训世评话》,李边,大东文化研究第24辑。
《华夷译语》,火源洁译,箬伯符辑,台湾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七、其他参考资料
《水浒词典》,胡竹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香坂顺一,文津出版社,1992。
《金瓶梅词典》,白维国,中华书局,1991。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李申,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金瓶梅俚俗难词释》,张鹭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章一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西游记辞典》,曾上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宋元明市语汇释》，王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方龄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小说词语汇释》，陆澹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戏曲词语汇释》，陆澹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元曲释词》，第1—4册，顾学颉、王学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84/1988/1990。

《汉上宧文存》，钱南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优语集》，任二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方言词例释》，傅朝阳，通俗读物出版社，1957。

《简明吴方言词典》，闵家骥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黄遵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近代汉语读本》，刘坚，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语文出版社，1992。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

《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学林出版社，1985。

《汉语史通考》，太田辰夫著，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

《中国语历史文法》，太田辰夫著，蒋绍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古汉语词汇纲要》，蒋绍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唐诗语言研究》，蒋绍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蒋绍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中华书局，1985。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义府续貂》，蒋礼鸿，中华书局，1987。

《训诂学》，郭在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江蓝生，语文出版社，1988。

《近代汉语探源》，江蓝生，商务印书馆，2000。

《诗词曲语辞例释》，王锳，中华书局，1991。

《诗词曲语辞集释》，王锳，语文出版社，1991。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方一新，王云路，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词汇学简论》，张永言，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汉语描写词汇学》，刘叔新，商务印书馆，1990。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蒋冀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近代汉语概论》，袁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近代汉语纲要》，蒋冀骋、吴福祥，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二、词语索引

说明：

一、本索引收录本书所涉及的全部词语。

二、本索引所收录的词语如有异体，分别注录。

三、所有词语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列。

A

阿呆 265
阿爹 263
阿法 264
阿芙蓉 9
阿公 264
阿舅 264
阿老 264
阿路色 264
阿妈 264
阿母 264
阿侬 264
阿叔 264
阿正 264
挨光 197
矮 115,246
爱 183
叆叇 202
安 227
安人 301
按酒 95
案酒 95
媪 246

B

八刀 49,165
扒 172,230
扒灰 172,230
巴子 171
笆 116
把把 280
把势 53,258
把细 293
罢 15
灞陵桥 181
白鹤香 200
百子炮 299
白话 121
白粮 193
白米 175
白日鬼 31
白日贼 31
白日撞 31
白汤 96
白物 199
拜见钱 4
拜匣 152
扳 224
扳害 224
扳谈 224
扳陷 225
半晌家 271
伴 111
蚌壳植 171
包袱 295
鲍老 183
报君知 155

报子 268
贝 182
贝戎 165
惫赖 222
本 182
逼疽疸 109
鼻涕了 179
鼻头 35
比 182
狴犴 299
壁里安柱 166
宾郎 113
宾天 174
兵变黄袍 180
丙丁 299
拨儿马 276
拨刺 277
波波 227
波查 131
勃兰 170
勃龙 170
博钱 204
博山炉 146
博士 301
补衬 112
补凜 151
不便处 171
不毒不 164
不及 279
不级 279
不看僧面看佛面 185
不稂不秀 206
不郎不秀 206
不三不四 171
不秃不毒 185
不毒不秃 185
不语先生 171

C

才 182
才丁 165
才子 269
菜蔬 295
苍根 47
鸧鹒 248
草 182
草曾子 180
叉 182
姹女 167
插号 208
插老 275
茶酒 290
柴 182
柴扒 230
柴爬 230
缠 208
缠染 83,208
颤笃速 279
长 182
长例 205
长条 170
长往 174
常例 205
常例钱 4
常言 184
常言道 184
场 15,151
超增补凜 151
朝奉 301
朝元 183
炒茹茹 180
车中猴 177
陈妈妈 166
陈姥姥 166
趁 96
趁工 145
成 182
成两价 271
吃醋捻酸 191
吃醋拈酸 191
吃寡醋 191
吃酸 191
痴痴症症 281
迟夯 254

迟延 234
绸缪 93
出恭 196
出尖 196,275
出脱 146
初度 241
厨头 273
踹浑水 190
川破腹 180
穿窬 176
传奇 293
船家烧纸——为
　河(何) 187
窗前 164
噇 237
闯寡门 154
捶胸跌脚价 271
春 182
春鸟 249
绰号 208
雏儿 258
慈悲 139
刺挠 111
促织 235
殂 182
催妆 194
寸 182
撮合山 299
撮松香 248
矬 246
措大 97

D

搭刺 123
嗒嗒嗤嗤 305
达达 280
达子 201
鞑虏 202
鞑子 201
打 124
打抽丰 48,189
打跌 266
打叠 266
打短 293
打鬼 120
打鬼净净 266
打夹帐 111
打甲帐 111
打辣酥 79
打揍挣 266
打量 266
打没贯 115
打没头 115
打蓬蓬 180
打秋风 48,189
打觑 266
打睡 266
打一抖 265
打一丢 266
打一观看 265
打一倾 265
打一望 265
打挣 266
大 182
大虫 248
大海里翻了豆腐
　船,——汤里
　来,水里去 188
大解 250
大娘子 254
大碗价 272
大细 109
呆子 268
歹 259
但只 289
耽延 234
耽阁 234
耽搁 234
担阁 234
担搁 234
诞日 241
当家的 114
倒灶匠 114
倒赃 97

道化贤良释化愚 185
道者 274
得手 4
登东 173
等 42,52
等子 158
戥子 158
提溜 124
底 182
底老 275
地阁 253
地狱 253
弟子 207
帝子 267
颠倒 248
点 116
点额 18
淀 182
吊嘴 231
调光 241
调喉 242
调嘴 231,242
调嘴调舌 231,242
调嘴口 231
掉嘴 231
掉嘴弄舌 231
爹娘行 272
丁 182
丁不勾 182
丁东 241
丁香 178
钉着他 114
顶缸 285
顶老 275
东 182
东床 246
动火 122
动静 290
兜收 204
斗草 120
斗分子 120
豆 182
独 182
～笃速 279
渡子 268
端公 116
端溪 218
短剑长 163
短路 157,234
段锦 183
断大 183
对 182
对头 242
多 84

E

鹅眼儿 103
儿孩儿 250
儿家 270
儿女 291
儿女夫妻 252
耳边风 181
二乎诚 114
二会子 268
二婚头 273
二三 291
二十四 162

F

发 182
发背 285
发昏 188
发昏章第十一 188
发卖 146
发韶 112
发市 146
法师 139
番鬼 140
番回 140
番语 139
番子手 195,246
翻腾 17,115
翻子手 195,246
犯 96

犯由 205
犯由牌 205
饭头 272
方便 247
方寸 241,299
方面 98
方头 121
房头 272
放羊剌剌 278
飞过海 189
斐西加 9
分不刀 182
分头 182
分张 97
坟 240
风鉴之术 158
风角鸟占 158
风月 297
封 182
封家十八姨 248
封姨 248
奉承 321
奉渎 321
佛郎机 134
佛在心头坐，
　酒肉穿肠过 185
袱包 295
福禄 200
俯仰 290
复帐 286
富贵 175

G
盖老 274
干方 169
干净 212
乾没 15
甘州 183
赶趁人 118
赶集 114
㭎 113
高下 282
高曾祖 164
戈 182
戈十贝 165
疙搭 114
阁老 15
隔宿猪头—冷脸 187
各 182
个星 18
根器 138
艮头 180
梗 182
工 182
供养 139
狗 115
估倒 17,115
姑嫂守寡——
　没公(工)夫 188
孤 182
孤老 274
股栗 283
固 182
顾盼 237
罟罟 136
瓜葛 18,115
挂搭僧 114
乖觉 16,115
乖角 16,115
拐子头 114
关 287
关取 287
关支 287
观场 151
观瞻 237
官妓 249
官伎 249
官家 269
官买 250
官卖 250
官身 257
官使 250
官司 152
官箴 152

冠冕 288
馆谷 233
管家黄 163
光斯欣 18
光棍 297
光天 162
光头 217
广疮 200
鬼撮脚 248
鬼打钹 114
鬼浑 114
柜 209
棍徒 207
国老 177
果报 256

H
哈敦 140
哈话 294
哈喇 130
哈豚 140
哈帐 40
海底眼 201
海口 299
海老 274
海青 118
海贼 201
憨大 180
寒 182
罕 142
罕稀 296
汉每 114
汉子 267
翰林风月 180
汗巾 188
蒿 123
号啕痛 162
好 259
好歹 259,290
好生 276
好事不出门，
恶事传千里 185
耗 233
呵卵捧脬 191
呵脬捧卵 190
呵脬捧屁 190
呵脬捧腿 190
禾中走 177
和尚是色中饿鬼 186
荷包内鬼叫——
腰(妖)精 187
荷叶了 179
赫赫 280
黑古董 114
亨通 251
喉急 235
喉极 235
猴儿 240
猴子 240
后场 218
后生 209
后庭花 180
呼剌 278
囫囵 230
胡 123
胡博词 133
胡柴 121
胡人 140
胡神 139
胡梯 119
胡诌 114
葫芦提 295
猢狲 240
糊涂 226
糊突 226
鹄突 226
鹘卢 170
鹘突 226
搰突 226
搰搰突突 281
虎刺孩 140
唬人剌剌 278
花报 256
花交菜 17

花为茶博士，
  酒是色媒人 186
花烛夫妻 252
化白 40
缓急 292
焕乎其有 164
荒笃速 279
荒资 179
慌笃速 279
皇帝轮流做，
  明年到我家 186
黄白 199
黄白之术 199
黄道 156
黄冠 217
黄鹂 248
黄婆 159
黄庭 158
黄莺 248
回 182
回回 280
回回教 200
回买 145
回子 267
毁 31
会 18
会同馆 196
浑 230
浑家 234
混堂 188
混堂里汗巾——
  杂人用 188
活变 43
活络 115
火把节 194
火头 273
货 49
货卖 204
豁 182

J

豁 182
几般儿 276
几遍价 271
几多价 271
几番家 271
饥饱 292
唧溜 225
积棍 207
激发 288
即伶 225
即溜 225
吉日良 163
鲫溜 170
鲫令 170
鲫跳 170
机户 145
急哩咭古
计 114
妓弟 207
妓者 274
祭赛 203
嘉靖 217
甲科 193
假 182
假饶 289
奸诈不及 279
肩舆 235
剪拂 18,174
剪径 156,234
剪路 156,234
减妆 284
见 237
贱冗 302
贱质 302
江风 183
江洋 246
讲欢 248
焦滕 210
饺子 228
角子 228
狡黠 253
交不× 182
交欢 293

嚼 45
脚色 51
脚踢 219,284
搅恼 293
叫化头 273
轿子 235
结发 162
结果 285
结束 287
结丝萝 298
接 182
接唇 239
解当 287
解库 158
解子 268
羯奴 202
金井 240
金莲 215
金陵郡公 248
金生丽 163
金狮子 295
金乌 239
金衣公子 248
锦衣 195
锦衣卫 195
尽都 289
尽多 289
尽皆 289
熈 100
截然高 164
精 214
精神 179
精细 288
惊闺 285
经纪 147
净手 173
净桶 162
酒博士 206
酒下 163
救情郎 181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185
卷 31,45
决 29,56
攫 32
绝 32
军 148
军丁 148
军士 148
军政司 217
君子 260
君子儒 93
菊花 182
巨地 116
倨傲 251
K
开风 41
开交 210
看 42,237
看看 44,281
抗声 232
栲栳 303
可可 281
科 193
科甲 193
科举 215
壳 182
客人 295
掯勒 44,296
空工 183
控头 40
口 182
口敝 283
口面 290
苦相思 180
苦主 153
窟笼 170
窟栾 170
窟陀 170
匡 108
狂且 102
尴不首 183

L
喇茄 109
篮 182
懒儿 275
郎不朗
秀不秀 206
郎当 105
郎神 183
狼狈 298
狼藉 298
狼伉 124
朗声 233
老 210
老鸨 297
老爹 262
老公 262
老官 262
老虎 248
老渴子 262
老郎 252,262
老妈 262
老娘婆 234
老婆 262
老师 263
老实头 274
老翁 300
老先生 300
老爷 300
老尊 300
扐捎 44,296
缧绁 94
累及 114
泪 240
类 182
里 182
里急 173
鲮鳍 115
冷淋侵 278
哩下 116
利 182
利害 290
利市 15
利市仙 164
力 182
立定 294
恋绨袍 180
粮长 145
梁家 269
两法司 154
两番价 271
两日家 270
量小 283
量酒 206
嘹呖 302
料然 205
零布 55
零落 303
伶俐 115
泠泠 304
苓 182
令 182
令爱 300
令弟 300
令堂 300
令尊 300
溜 17
溜答 114
溜撒 254
留 183
流水 212
柳摇金 181
六问三推 105
龙 182
咙咙踵踵 281
陋子 268
卤簿 94
鲁酒 104
垆 115
鹿鸣宴 151
露白 176
潞绸 145
碌乱 204
路岐 283
卵袋 169

乱代头 169
驴 115
驴马畜 162
吕太后的筵席 188
绿蚁 298
罗刹 132
骡轿 252
洛日加 9
洛阳汴城 292
落 214
落莫 251
落窠 223
落魄 223
落泊 223

M

妈 227
马 182
马扁 164
马户册 164
骂 31
埋怨 235
买干鱼放生——
不知死活 187
买嘴 252
卖良姜 178
卖凉姜 178
卖豚 169
卖嘴 252
蛮子 268
馒首 204
馒头 204
莽戆 224
莽撞 224
莽壮 224
猫儿头 276
猫实 115
猫眼 297
猫咬尿胞——空
喜欢 188
毛大户 114
毛实 115
卯儿姑 276
没巴臂 98
没巴鼻 98
没把臂 98
没搭撒 126
没揣的 98
没掴 112
没下梢
没账 252
门墙 103
门中草 177
蒙 182
孟浪 224
觅封侯 180
眠川 183
勉铃 200
缅铃 200
面脸 287
面染 83
面善 83
苗子 267
庙市 194
乜斜 303
乜乜些些 303
乜乜屑屑 303
乜乜煁煁 303
篾片 155,297
名头 273
明明 280
螟蛉 297
命若穷，掘得黄
金化作铜；命
若富，拾得白
纸变作布 188
磨磨 227
馍馍 227
抹胸 284
某 182
母 227
母难日 241
木 182
木木樗樗 281

木边之目，
田下之心 164
木边之目，
心上之田 164

N
拿班儿 275
拿堂 114
那颜 3
纳款 297
南 182
南风 168
囡儿 258
男风 168
男女 290
男子无妻财无
主，妇女无
夫身落空 184
猱 181
猱儿 295
闹嚷嚷 117
闹热 296
嫩凉生 277
泥金 102
年末 180
年作 115
捻酸 191
念念 280
娘子 182
尿泡虽大无斤
两，秤砣虽
小压千斤 185
宁家 154
牛 115
弄若葱 180
弄璋 101
弄嘴调舌 231
暖 221
暖房 118
獳战 286
女孩儿 250
女郎行 272
女傍之石 165

P
爬踏 230
爬蹉 230
爬爬 111
爬灰 230
盘桓 172
跑之夭夭 203
配头 242
捧粗腿 248
捧脬呵卵 190
捧腿呵卵 190
丕丕价 271
批直 293
批点 287
批子 268
皮脸 40
疲混 18
偏僻 213
偏生 277
撇清 293
贫子 268
平头 182
泼赖 222
泼天家计 299
泼牟麟 79
婆儿气 276
朴鲁 253
扑铲铲 305
铺兵 99
铺陈 108
铺衬 112

Q
七步成 164
七大八 163
妻妾 234，292
妻室 234
妻小 234
妻子 234
蹊跷 296

齐耦　101
齐整　296
旗儿　179
乞　42
乞力　46
乞巧　118
砌花台　181
起火　30
气不分　48
恰可　289
恰正　289
千定　207
阡张　299
前　182
潜垛　179
遣泰山轻如芥子，
携凡夫难脱红
尘　185
羌　182
强梁　303
抢白　293
跷蹊　296
敲　182
敲丝　157
敲纹　157
瞧科　196
巧言令　163
且　42
钦天监　196
亲目　228
亲亲　239,280
亲嘴　239
唚嘴　239
禽行　272
勤儿　275
勤勤谨谨　281
青　182
青蚨　245
青顾　228
青花田　241
青衿　216
青目　228
青钱　245
青资　180
清　216
清话　294
清目　228
轻重　292
请客　285
罄尽　288
罄净　288
秋　115
秋风　48
秋胡戏　162
屈杀　170
觑　237
去后　247
全　182
痊可　103
犬马　163
缺丑　183

R

饶把火　47
饶道　114
热呼喇　278
热闹　296
人　182
人从　283
人道　171
人轿　252
人客　295
人情钱　4
人事　172
人物　291
人芽儿　275
人有善愿，天必
从之　185
壬子日　169
仁　182
合　169
日里鬼　31
日头　239
日逐家　270

如法 286
如若 289
辱没 232,295
辱末 232
辱抹 232,295
辱莫 232,295
入港 286
入马 297
入泮 193
入韵 186
软兀剌 278
若要不知,除非
莫为 185
若要俏,带三分孝
186

S

洒家 270
洒银 141
撒漫 255
撒 113,123
撒花钱 4
撒帐 117
赛 142
三宝 143
三不知 189
三脚猫 298
三朝染出布——
假青(亲) 188
三法司 153
三昧 144
三推六问 103
散 115
散秋香 181
臊子 202
色系子女 164
涩剌剌 278
傻子 114,268
沙 182
沙沙 304
山 182
山巴土獠 115
山高水低 174
善善 180
上床 174
上东厮 247
上溜头 251
上流 251
上流头 251
上路 247
上梢 258
上厅行首 154
上下 243,289
尚飨 247
梢 114
梢子 267
烧刀 119
烧刀子 119
勺铎 112
杓子 180
韶刀 112
韶道 112
少艾 100
哨聚 156
奢遮 125
舍利子 181
设法 285
设设 281
伸 253
参 182
生口 135
生生 280
生药 149
牲口 235
胜败兵家之常 185
盛价 259
盛仆 259
盛使 259
尸解 18
失教 49
失张失智 126
时病 150
时文 152
时样 30

时疫症 150
时艺 152
时症 150
十疋 165
十八姨 248
十二月贩扇——
背时的买卖 188
识荆 104
识时务者呼为俊
杰 185
示不小 183
侍娘行 272
使长 19
势要 51
收 182
收科 197
收生婆 234
手本 194
手滑 284
首级 294
首尾 18,115,290
寿算 287
书 182
疏头 273
蔬菜 295
束脩 233
漱老 275
腰 150
梳拢 154
梳笼 154
梳栊 154
梳弄 154
秫秫 172
竖子 94
数奇 94
刷子 168
耍子 268
爽利 115
双全 182
水 182
水高 169
水户 43
水火 173
水客 43
水手 175
水丝 157
睡临侵 278
睡目 182
搠包儿 180
瘦马 168
私肚子 41
私窠子 155,249
私身 257
私窠子 249
思乡马 181
斯文 217
厮 245
死临侵 278
死生 292
酥 115
苏木水染街——
紫地 188
俗语 184
俗语说 184
俗语云 184
宿头 273
酸虫 296
酸丁 168
酸黄齑 168
酸子 268
腹 237
缩 253
索簸席 163
所天 101

T

塌豆腐 180
踏浑水 190
踏肩 213
踏了爹床便是娘 185
阘茸 94
阘冗 94
太 182
太阳 239

檀越 131
汤 100
汤家里 167
汤婆 167
汤婆子 167
唐突 303
堂堂 280
倘刺 277
逃之夭夭 203
桃之夭夭 203
腾那 248
踢天弄井 299
踢跳 115
提罐 198
体段 295
体访 294
体面 291
替 49,107
天 103
天崩地裂价 271
天仓 253
天光 216
天话 299
天家 269
天堂 253
天庭 253
天行时气 150
天行时疫 150
天行证候 150
田 182
田亩 295
跳起来 294
通陈 109
通诚 109
同袍 217
痛决 54
痛生生 277
头口 114,235,291
头上的 218
头踏 153
突栾 170
突落 170
突突 281
图书 16,199
土 182
土兵 195
土退 115
驮老 275
透 17
荼毗 18
推牛子 176
推问 103

W

歪缠 50
歪剌骨 122
歪事缠 50
歪思缠 50
歪斯缠 50
歪斯胡缠 50
歪死缠 50
弯 182
万福 299
王不直 183
王鸾儿 164
王婆 298
望 237
望头 273
尾 209
未 182
未丸 182
喂眼 237
文法 9
纹银 157
稳婆 234
稳善 161
窝窝 280
倭夷 140
乌卢班 114
呜 96,239
呜呼 174
呜呼哀哉 174
呜咂 48,239
呜嘬 239

无常 143
无染 250
武林 246
舞弄 248
五谷轮回的关头 173
五谷轮回之所 173
五姑娘 167
五郎神 17
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神水 181
五轮八光两点瞳人 181
五轮八光玩着两点神水 181
吾不口 183
仵作 153
兀的 265
兀刺 278
兀那 265
兀谁 265
杌儿 275
物故 174
误佳期 181

X

西宾 150
西厂 196
西席 151
蟋蟀 235
稀罕 296
洗肠居士 180
喜虫 297
喜嘤嘤 304
细疾 174
细丝 157
细作 149
戏虾蟆 180
戏子 267
瞎子吹箫——摸(莫)管 188
下饭 119
下溜头 251
下梢 258
嗄饭 119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85
闲时不烧香，极来抱佛脚 186
贤阃 300
贤契 300
贤卿 300
线 17,183,244
线道 176
涎瞪 237
香 182
降真香 200
响马 156
像心像意 90
象意 90
像意 90
相 237
削 182
潇洒 213
消耗 233
消息 233
嚣 31
啸聚 156
小阿姐 263
小阿奴奴 263
小差遣 180
小官 263
小鬼头 263
小价 259
小解 250
小介 260
小郎 252,263
小炉匠 263
小娘爱俏，鸨儿爱钞 185
小娘子 254
小仆 260
小器 255
小人 260
小肉儿 263

小使 260
小心 251
小奚 93
小星 93
小油花 263
小玉 299
小篆 263
鞋 182
写 120
写吕字 178
写真 294
些些 280
心 182
心上刃,寸边而 164
心心念念 107
星 182
行不由径 185
行房 248
行奸心 161
行旌 301
行台 301
行头 273
行在 95
行者 274
刑法 215
兴头 274
性急 235
兄弟 292
芎 182
休咎 290
秀 182
秀溜 115
须臾 18
轩 182
暄 221
宣 182
选青钱 97
旋 32,221
旋捏佛旋烧香 48
镟 221
学士 183
学生子 267
逊 214
巽二 248

Y

压重 179
牙不 129
牙人 148
牙牌 193
研光 241
讶 220
讶迎 220
揠 107
揠家怀 107
揠相知 107
烟花 297
言寸 165
言乍 165
炎凉 298
眼 244
眼脑 291
眼里火 166
厌钝 114
厌厌闷 282
晏 227
晏驾 174
怏怏 280
阳曹 257
阳间 257
阳人 257
仰八叉 122
仰百叉 122
么令 182
药百嗜 180
谒先生 181
野狐精 18
曳白 105
曳刺 133
爷爹娘 163
业报 256
业障 175
夜不收 148
夜叉小 163

夜磨子 114
伊 182
伊家 270
一帮儿 276
一差牙齿 180
一垛儿 276
一妻一 163
一顿相 163
一日夫 177
一顿子 269
一个家 270
一会儿 276
一会子 269
一金 205
一片价 271
一条鞭 192
一阵家 271
依也其奴嘛咀郎 19
疑影 203
遗漏 288
义男 297
驿子 267
意思 37
意挣 51
谑挣 51
呓挣 51
忆多娇 181
音耗 233
阴捕 246
阴间 257
阴人 257
阴司 257
阴阳 289
迎 220
迎迓 220
婴儿 167
鹦哥儿 162
樱桃小 162
影 42
应捕 153
油盐酱 163
由你奸似水，也
要吃老娘洗脚
水 186
有家难奔，
有国难逃 292
有染 250
有无 292
有账 252
有账目 252
鱼豕 101
渔猎 297
羽化 18,158
羽士 159
玉兔 298
玉箸 240
渊 182
冤家 36
元宝 99
员外 301
远 182
远近 292
远来的和尚
好看经 185
怨唱 232
怨怅 232
怨畅 232,235
怨望 235
怨咨 235
岳 182
月 182
月旦 94
月日 292
云从 163
云梯 299
云雨 247

Z

在他矮檐下，
怎敢不低头 186
咱每行 272
早晚 290
噪剌剌 278
皂不白 183

皂底 182
则 182
则声 241
怎生 277
怎生样 277
喳喳 304
扎火囤 298
诈奸不及 279
战笃速 279
张 237
张主 296
张皇 98
张志 114
长进 208
长俊 208
掌 209
招头 273
爪老 275
爪哇国 218
赵 109
这行 272
针不金 183
珍珠 296
真 182
枕边灵 218
镇昏朝 229
镇日 229
镇日价 271
镇朝昏 229
争些儿几乎儿 289
整齐 296
整日 229
正气 213
只在前面 180
支 288
支花野味 110
支楞 115
祗候 301
执柯 104
直气 204
致仕 54
擲擲儿 276
中 182
中馈 234
舟子 267
周发商 163
周面复 164
朱(猪)八戒的母亲——怪精 185
珠珍 296
竹 182
竹夫人 167
逐日家 270
主腰 108
主张 296
铸大盆 180
专专 281
钻刺 121
转毒转秃，转秃转毒 185
庄家 144
庄尊 208
追节钱 4
卓 182
子 182,267
子女 164
子孙桩 171
姊妹行 272
梓人 103
自家 270
自鸣钟 9
总 229
总或 229
总使 229
众生好度人难度 185
纵然 230
纵使 230
鳖生 102
走百病 117
走州府 176
足 182
祖母绿 135
嘴 41
嘴脸 291

罪不非　183
醉渊明　180
尊价　259
尊阃　300
尊使　300
尊宿　300
尊长　300
尊正　300
左边的　170
左嫁人　109
左近　207
左右　243,290
做光　197
做吕字　178
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　186
做声　241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186
做嘴　239
作伐　104
坐监　152
坐启　107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以增补修订而成的。我在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跟随李运益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时，本来是学习训诂学的，对近代汉语所知甚少。后来因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雅〉与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机缘，才逐渐转向学习近代汉语。1991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刘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古代白话，正与《〈通雅〉与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课题相吻合。所以经先生同意，决定合二为一，定下"明代汉语词汇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当时也就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个题目的难度，我就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一本一本地阅读明代白话文献，同时涉猎一些近代汉语及词汇学论著，尤其受蒋礼鸿、蒋绍愚、张永言、郭在贻、江蓝生诸先生的著作启发良多。到了真正动手作起来时，才越来越感到这个题目"戛戛乎难哉"！

我认为，近代汉语词汇的断代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学理论功力和比较丰富的汉语词汇知识，还需要相当全面丰富的文化知识。就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做这样的题目，对我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究其原因，无非是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就主观方面说，自己学习近代汉语的时间不长，读书不多，学力有限，做这样大的题目，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就客观方面说，明代汉语文献材料素称浩繁，据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估计，仅笔记杂纂就约在千种以上。作为语言研究用的资料，又缺乏认真细致的董理；而断代的语言研究更需同相邻的甚至更远的历史时期的语

言现象做比较；另外，词汇本身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资料，也缺乏类似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本书写作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我力所不及的。

如果本书的研究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首先应该感谢刘坚先生。在这部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先生不辞辛劳，逐字逐句地批阅，甚至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在论文答辩和修改过程中，蒋绍愚、江蓝生、李思敬、白维国、曹广顺、方一新、蒋冀骋诸先生，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此外，王云路、张涌泉、吴福祥及台湾东吴大学鹿忆鹿等先生，或热情鼓励，或惠赠资料。对以上各位师友的指导、关心和帮助，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语言所毕业后，我到了教育部所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本想假以时日，将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继续下去，把这部论文好好修改打磨一番。可近几年，正赶上中学语文教材的更新换代，当然这对我国的语文教育来说是件大好事，但也使本书的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原定的修订计划也不得不大打折扣，迟迟未能完全落实。有时我也想，学贵有恒，总拖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加之师友、家人的督促与鼓励，才使我鼓足勇气把它交付出版。书稿虽交出了，未免"心有惴惴焉"。因为书中的疏漏和错误肯定不少，诚恳地期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白维国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河南大学出版社王兴业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

顾之川

2000年4月于蓟门之两不厌斋